

马丁·瓦尔兹

布莱斯特·加纳 著
赵 德 明 译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马 丁·里 瓦 斯

布 策 斯 特·加 纳 著

赵 德 明 译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新
平
和
船
PDG

ALBERTO BLEST GANA

MARTIN RIVAS

EMPRESA EDITORA ZIG-ZAG, S. A.

SANTIAGO DE CHILE, 1963

马 丁 · 里 瓦 斯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850×1168 大32开本 14.75印张 323千字

1981年 6 月第一版 1981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5000 册

统一书号: 10209·9

定价: 1.45元

布莱斯特·加纳与《马丁·里瓦斯》

阿尔贝托·布莱斯特·加纳(Alberto Blest Gana)是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家，智利小说的开拓者。他的创作为二十世纪拉美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拉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加纳在一八三〇年生于智利圣地亚哥。青少年时期学习军事工程，以后被校方派往法国深造。留学期间，他大量阅读了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的作品，立志做一个“拉丁美洲的巴尔扎克”。一八五二年回到智利，先后在国防、外交等方面任职。一九二〇年于巴黎病逝。

加纳的创作活动，给后来二十世纪拉丁美洲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开辟了一条道路。他的作品，写出了从独立革命以后到十九世纪末智利社会的巨大变化，比如：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鼓动的社会运动，圣地亚哥的世态风俗，金钱势力和金钱关系的抬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封建意识的冲突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和地主阶级政党的斗争等等。

加纳一生的著作异常丰富。他的主要作品有：《马丁·里瓦斯》、《爱情的数学》、《一个傻瓜的理想》、《在光复时期》、《移居者》等。其中《马丁·里瓦斯》被公认为加纳的最优秀作品。

品·

长篇小说《马丁·里瓦斯》于一八六二年问世。小说以智利

圣地亚哥一八五一年自由派的武装起义为政治背景，描写了大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小说以马丁·里瓦斯与丽奥娜之间的爱情为主题，叙述了这一对青年男女如何逐渐冲破等级观念的束缚，最后在武装起义受挫时互相倾诉衷肠，并在马丁越狱之后终成眷属。

《马丁·里瓦斯》的成就无论在智利还是在拉美其它国家都得到了最充分的肯定，许多著名的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智利文学评论家劳尔·席尔瓦·卡斯特罗（Raúl Silva Castro）认为：

“《马丁·里瓦斯》是所有的智利长篇小说当中最为受人欢迎的一部小说。它的版本越来越多，这进一步证实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始终未见减退。这部文学作品既是学校的传统教材，又是舞台上优秀的保留节目。”（引自《智利文学概论》柳小培译）

智利作家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Volodia Teitelboim）在《智利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文中指出：

“《马丁·里瓦斯》这部文学作品是加纳试图赋予其创作以现实主义的、民族的、人民大众的三个主要特征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有一定的革命浪漫主义。

无疑地，现实主义的巨匠阿尔贝托·布莱斯特·加纳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美洲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智利的长篇小说是随着他的作品的问世而正式诞生的。总的来讲，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智利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

智利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托雷斯·里奥塞科（Arturo Torres-Rioseco）在《拉丁美洲文学简史》一书中做了如下的评论：

“上个世纪西班牙美洲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无疑是阿尔贝

托·布莱斯特·加纳……他是民族生活的一个细致入微的观察者，是社会风尚的一个高明画师。因此，人们要了解智利的贵族、中等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形式，要观察共和国初期政府如何发挥作用，要就近目击民众的行动和民众的言论，那就只需要翻阅这位认真的现实主义者的小说就行。”

阿根廷作家恩里克·安德森·因贝尔特（Enrique Anderson Imbert）在《西班牙美洲文学史》一书中指出：

“在第二代的浪漫主义作家中，也就是说除去那些在一八五〇年以前对浪漫主义运动曾经作出先驱作用的作家之外，最伟大的小说家是智利的阿尔贝托·布莱斯特·加纳。”随后，他又强调说：

“他是我们讲西班牙语的民族中最早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西班牙的大作家佩雷斯·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 1843—1920）所发表的作品还在加纳的后面。”

古巴文学评论家雷蒙多·拉索（Raimundo Lazo）在《西班牙美洲文学史》一书中认为：

“阿尔贝托·布莱斯特·加纳是智利长篇小说的奠基人，是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家，是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并有深远影响的作家，是坚持表现西班牙美洲民族特色的作家。尽管作品流传的范围由于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作为智利文学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贡献和作用却始终是有历史意义的。”

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艾·巴·托马斯（Alfred Barnaby Thomas）在《拉丁美洲史》一书中指出：

“到了十九世纪末，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已经彻底探索本国情景的智利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在这方面，浪漫主义运动为

探测智利的社会底蕴的现实主义作家开辟了道路。小说范围内最伟大的智利现实主义作家是阿尔贝托·布莱斯特·加纳。”

此外，多米尼加作家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Pedro Henríquez Ureña, 1884—1946 年），秘鲁著名历史学家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Luis Alberto Sánchez），乌拉圭作家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Emir Rodríguez Monegal）等人都曾给加纳的作品以极高的评价，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总而言之，布莱斯特·加纳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对拉丁美洲文学，特别是智利文学以重大影响。今天，拉丁美洲的文学，特别是小说方面不断涌现新的作家，他们以雄浑有力的作品形成一条澎湃的大流，反过来给英、美、法等西方大国以影响，统观这些作家的作品仍然象布莱斯特·加纳那样，集中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的焦点上，这说明拉丁美洲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好似接力赛，代代相传，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今年是布莱斯特·加纳诞辰的 150 周年，又是他逝世的 60 周年，我们翻译介绍他的代表作《马丁·里瓦斯》除去可以了解和欣赏拉美的优秀作品，也是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纪念。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谈家芳，柳小培、陈文良，马振芳等同志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 者

1980年10月27日

人 物 表

马丁·里瓦斯：22、3 岁的青年，本书主角。

达玛索·恩西那：圣地亚哥城的百万富翁。

恩葛拉萨夫人：达玛索的妻子。

奥古斯丁·恩西那：达玛索的长子。

丽奥娜：达玛索的女儿。

菲德尔·埃利亚斯：达玛索的妹夫。

佛兰西斯卡夫人：达玛索的妹妹，菲德尔的妻子。

玛蒂勒德：菲德尔的女儿。

拉法埃尔·圣路易斯：玛蒂勒德的未婚夫。马丁·里瓦斯的
好友。

彼德罗·圣路易斯：拉法埃尔的叔父。

卡拉拉：拉法埃尔的姑母。彼德罗的姐姐。

阿德莱达：拉法埃尔的情人。

埃德米拉：阿德莱达的妹妹。马丁·里瓦斯的女友。

贝尔纳尔达太太：一个中下层社会的老寡妇，阿德莱达和埃
德米拉的母亲。

阿玛多尔：贝尔纳尔达太太的长子。

里查德·卡斯达纽：警官，埃德米拉的追求者。

克列门德·巴林沙：年轻的资本家，丽奥娜的追求者。

埃米略·门多沙：高级职员，丽奥娜的追求者。

西蒙·阿雷纳：政客，达玛索的朋友，菲德尔的干亲家。

何塞·里瓦斯：马丁·里瓦斯的父亲。

1850年7月初的一天，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来到首都圣地亚哥一座非常漂亮的住宅门口。

他的衣着和举止与我们首都时髦青年那一套大不相同。这位青年的全身打扮充分说明他是一个首次来京的外省人。他那用宽牛皮绳扎裤脚的青色长裤，还保持1842、1843年的习惯；上衣是短袖的，里面的黑绸背心是开襟的，两片衣襟各形成一个锐角，它的等分线刚好对准裤子的中线；头上戴着一顶别致的帽子；脚上则穿着皮靴，黑色的靴带绑在踝骨上……总之，令人记起那些过时的装束，那只有外省人在首都街头走过时，才偶而能够见到。

这个青年走到一个看门的仆人面前，——后者靠在通往庭院的门框上，轻轻搅动着身体，一面望着年轻人——小伙子表现出那种乍到某个陌生地方，不晓得会遇到什么样接待的胆怯神情。

这个外省青年走近仆人，停住脚步，点头问好。那仆人则以一种人上人的姿态颌首微笑，大概是年轻人那张忧郁的面孔引起了他的怜悯吧。

“这里是达玛索·恩西那先生的府邸吗？”他开口问道，声音里似乎抑制着心中的不快。这种不快是男仆那傲慢的回礼引起的。

“是的。”仆人答道。

“请您禀报一下，说有位先生想见见他。”

听到“先生”二字，仆人唇边隐隐约约地撇出一丝嘲笑。

“您贵姓？”他干巴巴地问道。

“马丁·里瓦斯。”外省青年回答说，他极力压住心中的焦躁，但是，仍然有所流露。

“请等一等。”仆人说毕，慢吞吞地向内宅走去。

这时，中午十二点的钟声响了。

让我们趁男仆不在之际，更为详尽地介绍一个这个自称马丁·里瓦斯的青年吧。

这个年轻人长得身材匀称，中等个子；黑色的眼睛虽然不大，却由于忧郁的神情而令人注目，这是一双沉思、愁闷的眼睛，笼罩在微黑的眼眶中；粉白色的面庞衬托着这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十分和谐、端庄。嘴唇上方长着一片黑色的小胡须，配上微微突起的下唇，使他显出一种刚毅的神色。加上那挺直的脖颈，便给人以倔强的印象。他的帽子下沿露出一缕缕浓密的栗色头发。这样的一表人才，同那身寒酸的衣着实在格格不入。这使人联想到，如果他同样打扮时髦的话，在那些不把美貌局限于脸如敷粉、身材修长的人们眼中，也可以称得起是美男子了。

马丁一直站在原来同看门人说话的地方。他一动不动地立了两分钟，欣赏着涂漆的木栅栏和带有金色棧框的玻璃窗户。但是，由于他等待的仆人迟迟不回，他似乎有些不耐烦了。两只眼睛便漫无边际地四处望望。

门终于开了。那个看门的仆人出现了，他对马丁说：

“请进。”

马丁跟随仆人来到一扇门前。男仆停下来指着门，对他说：

“东家在这里。”

马丁推门进去，看见一个人，根据相貌，按照法国人委婉的说法，就是介于壮年与暮年之交，即处于壮年之末、老年之初的人。他那藏青的服装、浆洗笔挺的衣领、锃亮的牛皮靴，说明他是个有条不紊的人，还说明他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是按部就班的。他的相貌并没有任何特色，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典型性格的特征。而在有些人的脸上，观察家能够猜测出大致的脾气来。他的面孔刮得精光，头发梳得整齐；表明清洁卫生也是他的生活准则之一。

他一看到马丁，便摘下头上的帽子，用一种类似询问的目光迎上去。小伙子明白了他的眼神，便颔首致意，一面开口道：

“您是达玛索·恩西那先生吗？”

“是的，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马丁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交到达玛索手中，并说：“这封信，请您过目。”

“啊，您是马丁。”恩西那先生不慌不忙地撕开信封，读过署名之后，高声说道：

“您的父亲好吗？”

“他去世了。”马丁难过地回答说。

“去世啦！”那位先生惊讶地重复道。

后来，好象突然想起什么，又连忙关切地说：

“请坐，马丁。原谅我没有给您让坐。那这封信？……”

“劳驾您过目。”马丁回答说。

达玛索先生走到写字台前，把信纸放在桌上，拿起一副眼镜，用手帕小心细致地擦了擦，然后轻轻架在鼻梁上。坐下来的时候，他瞅了青年一眼，说道：

“不带眼镜，我不能看书。”仿佛对自己用些时间做这些准备，感到得意。

接着他便看起信来，只见上面写道：

“我尊敬的先生：我现在重病缠身。希望在上帝召唤我到他那神圣的法庭之前，能把我的儿子托付给您。不久之后，他将是我那不幸家庭唯一的支柱。我的财产微薄，为此已留下遗嘱，以便死后，我的妻子、儿女尽可能地节俭度日。我全家将不得不靠这点财产赢得的蝇头小利艰难地维持生计，这样方能供给马丁所需，让他在首都学完法律为止。根据我的计算，他每月仅能收到二十比索。鉴于这样一点有限的钱远不能满足他起码的生活所需，我记起了您，并且冒昧地求您帮助：请让他在您家借宿，直到他能够自食其力为止。这个孩子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您能给予我为他恳求的帮助，他那在地上的慈母和在天上的父亲，（如果我死后上帝赐给我这个永远的荣耀，）都将为您祈福。您忠实的仆人顿首。

何塞·里瓦斯”

达玛索先生又象戴上眼镜时那样，小心翼翼地把眼镜摘了下来，仍然放回原处。

“您知道您父亲在信里对我的要求吗？”他问道，一面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知道，先生。”马丁答道。

“您是怎么从高比阿堡来的？”

“搭在轮船的甲板上。”年轻人回答说，好象颇感自豪似的。

恩西那先生说：“朋友，您的父亲是个好人。我是欠下他的恩情的；我很高兴能在他儿子身上有所补报。我的楼上有两间空房，它们归您支配。您带行李了吗？”

“带了，先生。”

“在什么地方？”

“在圣多明哥旅馆。”

“佣人会取来的，您把地址给他。”

马丁从座位上站起来，达玛索先生叫来听差。

“跟这位先生去，把他交给你的东西取回来。”他吩咐说。

“先生，”马丁说，“对您的厚意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才好。”

“好了，好了，马丁。”达玛索先生回答说，“这里就是您的家。取回行李来，在上面收拾一下。我五点钟吃饭。请您提前一会儿下楼，我把您介绍给我的夫人。”

马丁又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便离开了。

达玛索先生待客人走后，向着隔壁房间高声喊道：“胡安娜，胡安娜！把报纸给我拿来！”

二

在读方才看见马丁·里瓦斯自荐前来的这所住宅里，居住着这样一家人：达玛索·恩西那先生，他的妻子，一个二十三岁的长子，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另外他还有三个男孩，这时寄读在法国神父主办的学校里。

达玛索在二十四岁上和恩葛拉萨·努涅斯小姐结婚，那与其说是由于爱情，莫若是看中了一笔交易。恩葛拉萨虽无美貌，却

有三万比索的遗产。这笔财富点燃了年轻的达玛索的热情，并进而达到向小姐求婚的地步。当时的达玛索只是瓦尔帕来索港一家商店的伙计，除去微薄的薪金之外，别无长物。成亲的次日，他已能支配那三万比索了。从此，野心勃勃，跃跃欲试。蜜月之后，为了店铺的商务，他被派往高比阿堡出差。好运气使恩西那在收取老板签署的一笔数目不大的支票时，遇上一个诚实、正派的人，此人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您可以使我破产还债，因为我无法付款。但是，假如您肯冒点风险，设法不收这笔钱的话，我会给您签一份价值两倍于这笔款子的文件，把我的一处矿山让给您一半。我保证干上一个月准能够获取厚利。”

达玛索是个稳健的人，他未置可否便回去了。他找来一些人进行磋商，大家都对他说，何塞·里瓦斯这个负责人是个疯子，为了寻找他想象中的矿脉，已经把全部家财都赔进去了。

恩西那把何塞提供的情况和那一席话做了权衡，对后者的许诺颇有好感。

“咱们去看看矿山吧。”第二天达玛索·恩西那对何塞·里瓦斯说道。

二人上路之后，一面议论矿山的事，一面向目的地走去，不久便到达那里。谈话中，唐^①达玛索·恩西那眼前仿佛露出一片矿脉、矿带、矿层、矿条等层层无尽的宝藏，虽然他并不懂得那些词义之间的区别。唐何塞·里瓦斯一讲到开矿，就滔滔不绝，不但条理清楚，而且很有说服力。他虽然家产荡尽，却信心依然。

^① 西班牙语在名字前面加“唐”表示尊称。

听了他的一席话，恩西那觉得连路旁的石块也在闪烁银光哩。

但是，唐达玛索·恩西那尽管有一番考虑，却用很长时间盘算着一旦矿山如意，该如何向里瓦斯提出要求。在查勘过矿山之后，恩西那心中已经计议妥当，于是便发起了进攻：

“这些东西我是一窍不通的。”他说，“不过，总的说来，我觉得这座矿山还不赖。您让给我十二份矿山股票吧。至于您的债务，我去老板那里替您延期，再减去几成利息。开发这座矿山嘛，咱们二一添作五，签定一份合同，上面写清楚，您对我的投资要付一点五的利息。如果您想出售股票或矿产，必须优先卖给我。”

唐何塞面临着坐牢的威胁，那样一来，妻子和一岁的儿子马丁就完全无倚无靠了。但是，尽管如此，在接受对方的条件之前，他还是做了一番无力的挣扎。恩西那一一坚持各项条款，结果只得按原来的条件签定合同。

从那时起，达玛索便以他为之工作的那家瓦尔帕来索商店代理人的身份，在高比阿堡住了下来。与此同时，他本人也经营了一些赚钱的生意。整整一年，那座矿山的开销均由他支付。达玛索逐渐把里瓦斯那份矿山股票买了过来。到最后，何塞·里瓦斯只落个管家身份。当最后一股买下之后，又过去六个月的时间，采矿出现了重大的进展。短短数年后，达玛索·恩西那购进圣地亚哥附近一座昂贵的庄园，以及现在接待马丁的这所住宅——而这些财产是亏了马丁的父亲他才弄到手的。

发家致富以后，达玛索家族被看作是圣地亚哥最显赫的一家。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金钱消除了旧大陆上某些家族的忧虑。在欧洲，有一种人被称之为“金钱贵族”，他们永远不能用荣华

富贵使人完全忘怀他们出身的卑微。而在智利，我们看到一切都正在给金钱让位。金钱用它那闪闪的光芒使从前社会上的暴发户受到的种种蔑视黯然无光。我们很怀疑这也是走向民主的一步。因为那些把虚荣寄托在被财神盲目恩宠的人，常常装出一付倨傲的神气，以为藉此便可掩盖身上的瑕疵。这种傲慢的态度还使他们蔑视那些不能象他们那样用金钱来收买尊敬的人们。

依仗着金钱势力，达玛索家族成了圣地亚哥的显贵之一。如同上面我们方才指出的那样，这个家族享受着社会上的青睐，他们以其奢华的趣味而招摇一时。这种显示富贵的风气那时正风靡于社会。此外，唐达玛索·恩西那的坚实信贷，更是增加了他家的威望。达玛索其时主要的交易就是大规模地经营高利贷款。当时这种交易在智利资本家中是相当普遍的。

富贵豪华加上丽奥娜——达玛索和恩葛拉萨的娇女——的美貌，便构成一幅绝妙的画面。如果在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屋里看见这样一位十九岁的妙龄女郎，人们一定会责怪命运之神的恶作剧，因为他没有给这样的美女配上一个相应的画框。所以，当你看见她依偎在天兰色绸缎复盖的沙发上，当你看见她那丽影出现在中古世纪的宝镜里，当你看见她那小巧美妙的双脚飘然擦过那柔软细密的地毯时，一定会惊叹不已，因为天赐的美貌与命运之神的安排竟然这般巧合。丽奥娜在这所豪华的住宅里闪闪发光，好似那珠宝巨商的金银库中耀眼的钻石。她那粉红色的面庞上长着一对弯月似的眉毛，如水含波的双眼衬着长长的睫毛，透出眼底柔情。她的双唇是那样嫣红，两排整齐的牙齿，宛若珍珠米色。浓密的青丝遮盖住部分前额，把鹅蛋形的脸盘烘托得格外姣美。年轻人见到这样的美容会心情激荡，老年人也会勾引起对青

年时期的幸福回忆。

达玛索夫妇特别宠爱丽奥娜，就象别的父母一样，最疼爱子女中最漂亮的那一个。她呢，从小娇生惯养，早已学会用美貌作为制服别人的武器；她骄傲之极，甚至敢用任性的脾气，对抗母亲的意志和命令。

恩葛拉萨夫人原本是个性格怪僻、喜好专权的人，那三万比索的嫁妆使她颇为自豪，因为这笔钱是现在家庭财富的源头。但是，渐渐地她反而为女儿所左右，甚至发展到对家庭其它成员漠不关心的地步，并且极力摆脱家庭里那漫长的明争暗斗，以保持洁身自好；她除去抚爱那裙边的小狗，而绝不操心任何人，这是她那多血气质的产物。

在本故事开始的时候，达玛索全家为庆祝年轻的长子奥古斯丁·恩西那从欧洲留学归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舞会。他从旧大陆带回的是大量服装和首饰，而没有注意在旅欧期间获取知识。他那卷曲的头发，玩笑式的言谈，新颖的时装，使人忘记了他那大脑的空虚，以及挥霍在漫游欧洲大城市的三万比索。

达玛索除去长子及长女丽奥娜之外，还有几个孩子，鉴于他们在本书中无关紧要，这里便不一一赘述。

奥古斯丁的归来和几笔好生易的成交，使达玛索心情愉快，因此在接待马丁·里瓦斯并且留他寄宿时显得慷慨大度。这样的心境甚至使他忘掉了对清洁卫生的留意——他一向努力用此法来保健。这样的心境还使他完全自由地献身于某些政治信仰，这些信仰是以渴望占据参议院一席地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们在这位资本家的心头燃烧起爱国主义之火。

这就是在热诚地接待了那个外省青年之后，他索取报纸的

原因。

三

马丁·里瓦斯是在自己和亲属心情悲痛、丧亲带孝的时刻离别故乡的。父亲去世以后，除去母亲卡特利娜·萨拉撒拉和唯一的妹妹马蒂尔德之外，马丁在人间再也没有更亲的人了。他和母亲及妹妹在病危的何塞·里瓦斯的床头守护了十五个昼夜。在那沉重的日子里，悲痛仿佛成了紧密团结这家人的纽带。三个人以同样的勇气，借助于一种佯装的力量支撑着，每人都极力为别人分担痛苦。

一天，何塞·里瓦斯晓得最后的时刻迫近了，便把妻子和儿女召唤到身旁。

他拿出前一天写好的遗嘱，对他们说：“这是我的遗嘱。”接着又说：“这里有一封信。马丁，你把它亲自交给达玛索·恩西那先生，他住在圣地亚哥。”

然后，他拉着儿子的手说：

“今后，你母亲和你妹妹的命运就全指望你了。到达圣地亚哥以后，就发奋读书吧。上帝一定会褒奖你持之以恒的工作。”

何塞·里瓦斯死后的第八天，马丁的离别给这家人再次带来悲伤。在这个家庭里，无可奈何的泪水已经替代了心中的绝望。马丁买了一张轮船甲板票，乘船来到瓦尔帕来索。他心中只想着读书，在港口，他没有去任何地方；到达首都，也没有任何东西

能引起他的丝毫兴趣。他满心挂念着母亲和妹妹。父亲临终时简明的话语仿佛还在耳边回荡。马丁性格孤傲而富于幻想。在这之前，由于贫穷所迫，他离家在高金堡城里年老的伯父家居住，在这位亲戚的监护下求学。唯一幸福的日子是假期里回家团聚的时光。在这种孤独的生活里，他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亲人身上。到达圣地亚哥之后，他暗暗发誓，不获得律师头衔决不回高比阿堡，并且一定要改变对自己寄以希望的那些人的命运。

“上帝一定会褒奖我持之以恒的工作。”他心中不断念叨着父亲逝世前讲的那些充满信任的话。

马丁怀着这些念头在达玛索·恩西那豪华住宅的楼上房间里整理着自己的简单行囊。

这天下午四点钟，达玛索的长子奥古斯丁敲了几下丽奥娜的房门。这位年轻人身穿一件钮扣整齐的天蓝外套，下身露出雪白的裤子，双脚穿着洋漆皮靴，后跟上镶有两个金色的马刺。他左手持着一条嵌有象牙柄的马鞭，右手夹着一支抽到半截的古巴大雪茄。

如上所述，他敲敲房门。里面传来他妹妹的问话声：

“谁呀？”

“是我。可以进吗？”奥古斯丁边问边推开门。

没等答应，他已经十分潇洒地走进房间。

丽奥娜正在对着镜子梳妆，她转过脸来，望着哥哥嫣然一笑。

她突然叫道：“哎呀，你又带着雪茄烟进来了。”

这位时髦公子说：“好妹妹，你可别让我扔掉。这是帝国牌的，二十比索一百支呐。”

“你应该抽完再进来。”

“我本来想这么做。可是我去跟妈说话，她嫌烟味太呛，把我赶出来了。”

“你去骑马了吗？”丽奥娜问他。

“去过了。为了报答你让我留下这支烟，我给你讲一件会使你高兴的事。”

“什么事？”

“我跟克列门德·巴林沙在一起来着。”

“还有什么？”

“他热情地对我谈起了你。”

丽奥娜轻蔑地撇撇嘴唇。

“得了，”奥古斯丁大声说，“你别装模作样了。巴林沙并不让人讨厌。”

“跟很多人一样。”

“也许是吧。可是象他那样的人并不多。”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三十万比索呀！”

“不错，可是他长得不漂亮。”

“我的妹妹，人一有钱就不丑啦。”

丽奥娜笑了一下，是因为听了哥哥这句格言呢，还是为自己梳好一部分头发的杰作而得意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奥古斯丁斜靠在沙发上，继续说道：“亲爱的妹妹，在这个时代，金钱就是最好的媒人。”

“应该是德才兼备。”丽奥娜反驳说。

“这么说，你应该喜欢埃米略·门多沙啦，*Fi, ma belle !*
(法语：是吧，我的妹妹。)”

“我没这么说。”

“得了，得了，还是跟我说说你心里的秘密吧。你知道，我是爱护你的。”

“我的心掏给你也没用，因为我谁也不爱。”

“你可真让人没办法。咱们说点别的事吧。你知道咱们家新来了个房客吗？”

“我只知道他是个高比阿堡的小青年。他怎么样？”

“穷极了。”奥古斯丁带着十分轻蔑的神情回答道。

“我是说人长得怎么样？”

“我还没见到他呢。一定是个让太阳晒得又粗又黑的乡巴佬吧。”

丽奥娜这时已经梳完头发，她朝哥哥转过身来。

“你真 *charmante*（法语：迷人）。”奥古斯丁说道。虽然旅欧期间他并没有学好法语，却常常说上一堆半通不通的法国话，或者一些法文的只言片句，企图使人以为他很博学。

“我可得换衣服了。”丽奥娜下了逐客令。

“这么说，你是赶我走了。好吧，我走。*Un baiser, ma chérie*（法语：吻一下，我亲爱的）。”说着，他走到姑娘跟前，在她前额上亲吻一下。随后，他一面拉开房门，一面转过身来，对丽奥娜说：“这么说，你是看不上这个可怜的克列门德·巴林沙喽。”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姑娘装做难过的样子答道。

“你看，三十万比索呐，你可别忘了。那样一来，你就可以到巴黎去啦。回来就能当上时装皇后了。我向你担保，你一定会使克列门德 *cire et pabile*（法语：当个软蜡和面团）。”他想

用一句法语俗话来形容那种听话的人，特别是在爱情方面。

丽奥娜的法语比她哥哥强多了，听见奥古斯丁关门时说的蠢话，她不由得放声大笑起来。随后，便又转身回到梳妆台上来。

奥古斯丁提到的两个青年，在追求达玛索的长女的人中，是最出类拔萃的。不过，在人们的议论中，还说不清二人之中哪一个已经赢得了丽奥娜的欢心。

读者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在情场上的头衔是不同的。

克列门德·巴林沙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其貌不扬，尽管他凭藉那三十万比索在衣着上炫耀自己的富有。奥古斯丁曾经多次向妹妹提起这三十万比索的财产。在那个时代，即1850年，追求时髦的未婚青年还没有接受象今天陈列在白杨树大街的古贝或卡雷契商店里的那些时装。那些爱出风头的人，只要有件比较漂亮的带袖斗篷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每逢9月18日独立节或别的重大节日穿上斗篷让车夫拉着去都蒙大街上兜风。为了装璜门面，向平民百姓炫耀阔气，克列门德·巴林沙在欧洲订做了一件大衣。这件衣服引起了姑娘们的注目，招致了老人们的批评。这些老人责备任何多余的花销，他们每天去“快活”树林散步，经常聚在一起，在一条长凳上闲谈。但是克列门德并不理会这些批评，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吸引女人的注意。妇女与那些可敬的男子不同，她们并不认为装饰性的开支是无用的。所以，这位年轻的资本家由于人们崇敬财神而到处受到礼遇。母亲们总是在客厅里待他为上宾；姑娘们则喜眉笑脸地对他露出雪白的牙齿，并且暗送秋波，以此表明她们有意于他；而有些父亲也很乐意向他请教生意经，十分尊重他的看法，因为在必要时，为了进行重大交易，可以求他出面作保。

奥古斯丁·恩西那在上述谈话中讲到的第二个追求他妹妹的人是埃米略·门多沙，他以克列门德的缺点即美貌而光彩照人，但是他缺乏克列门德所富有的东西，即用以进入首都显贵客厅的那种充做通行证的东西。他是个美男子，但是贫困。不过，尚未穷到衣冠不整的地步；他虽然财力不够，难以象他的情敌那样穿上带袖斗篷去白杨树街招摇过市，却也可以比较整齐地出现在勇士们中间。埃米略生长在这样一种家庭里，他们一发现在政治舞台上发财的机会，便立刻攀附于政界人士身上。他作为政府职员，薪金一向不少。眼下他正担任一项月薪三千比索的公职。靠了这些钱，他也能在服装上点缀一些已被他的情敌弃置不用的首饰和刺绣。

这两人除去追求达玛索的女儿之外，还都另有野心。克列门德·巴林沙企图借丽奥娜可能继承的遗产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埃米略·门多沙则十分懂得一旦同丽奥娜结婚，除去随之而来的财富以外，达玛索的庇护对于他的政治生涯也颇有价值。

因此，两位青年有两个重要的竞争之点：征服姑娘的心及赢得父亲的好感。但是这两点都有重大障碍，因为丽奥娜的脾气和达玛索的性格是很难降服的。达玛索在朋友的劝说和两派报纸宣传的影响下经常动摇于执政党和在野派之间。至于丽奥娜，按照公众舆论的看法，她对自己的美貌估价得极高，以至于没有任何男子能使她称心如意，更不必说求婚了。当达玛索一心想当参议员而倒向 he 认为是胜利的一方时，他女儿则忽而给予、忽而打消两个青年在前一夜他们入睡时所抱的希望。

所以，克列门德·巴林沙这个在野派的支持者——他是由于家庭关系而不是政治信念（此人缺乏政治信仰）而赞成在野派

的——发现达玛索完全变成执政党的保守观点了，而在前一天分手时，他俩曾在对待政府缺点给予必要抨击方面是观点一致的。同样地当他走近丽奥娜时，发现她唇边流露出一丝嘲笑，这使他几乎确信埃米略·门多沙已经征服了姑娘的心。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他情敌身上，他极力使达玛索看到参议员的交椅已经遥遥在望，以便让他一味盲目地支持当局。结果，正当他以为对此事颇有把握之际，却受到姑娘的冷遇。

这些就是围绕达玛索一家而展开的利害冲突。

四

在达玛索殷勤安排的楼上，马丁·里瓦斯收拾完简单的行囊之后，开始沉思起来。种种想法在脑海里翻腾：现在已置身于首都——以前在高比阿堡曾多次听人谈到这个城市……；不得不远离家乡——全家还在居丧，而且处在贫困之中……；突然被接纳进这个巨富之家……。一想起亲人们离别的眼泪，他的心胸由于痛苦而不由得感到压抑。同样地一想起他的衣着寒酸，由于忧虑和贫穷将会举止拘谨地站在这些养尊处优的阔人面前，他的心感到忐忑不安。此时此刻，对他说来，甚至连经常伴随青年向往未来的憧憬都消失不见了。他从仆人口中知道，这里是圣地亚哥城最豪华的府邸之一。他还听说，在这个家庭里，有一位少爷和一位小姐，都是美丽风雅的人物。他暗暗思量着，自己是个外乡人，可是不得不坐在这些惯于享乐的人们中间，这会损害他那天

生的自尊心。这种情况使他暂时忘记了到达圣地亚哥时所发出的誓言以及决心实现的目标。

下午四点半，一个仆人进来通报说，东家在客厅里等候他呢。

马丁不由自主地向桃木洗脸架上的镜子里望去，他觉得脸色苍白难看。但是，在幼稚气馁的心理占据心头之前，他的毅力唤醒了，使他感到羞愧；同时，他的决心也发出理智的声音。

他走进那一家人所在的房间里，片刻前使他难过的苍白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脸上一片绯红。

达玛索把马丁介绍给自己的妻子，然后是丽奥娜，这姑娘好象漫不经心地点点头。这时，奥古斯丁走了进来。他父亲把小里瓦斯也介绍给他。马丁看到这位时髦青年只是向他微微一点头。这种冷淡的态度使这位外乡人感到不知所措。他站在那里，不晓得双臂怎样摆放才好，他不会模拟奥古斯丁的姿势——用两手按按那洒过香水的头发。达玛索的声音——请他坐下——把他从窘境中解救出来。他眼望着地面，在恩葛拉萨，丽奥娜和奥古斯丁这一圈人之外的地方，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奥古斯丁已经在谈骑马散心的事了，他在讲自己那匹坐骑的好处。

马丁从心底羡慕那些夹杂着法语的交谈以及说话时那副可笑的、矫揉造作的姿态。他开始欣赏着周围贵重的家俱——他还从未见过如此阔绰的陈设呢。他仔细欣赏着那些镀金的装饰品，欣赏着垂挂在窗前的那些富丽的帷幔，欣赏着摆满长桌的各种餐具。由于他未曾见过世面，所以把周围的这一切都看做是富丽堂皇的象征，并且使他那纯洁的心灵产生了对豪华场面的向往，好象这一切超过了任何属于青春的珍宝。

一开始，马丁便抬起头悄悄观察着，而没有发觉心中的胆怯

已经让位给一股突如其来的勇气，而不必象方才下楼那样极力镇定自己。

达玛索是个爱讲话的人，他与马丁交谈起来。他希望了解高比阿堡矿山的情况。马丁在答话时发现夫人及其子女的眼睛都在望着他。这种情形非但没有使他慌张，反而让他意外地镇定下来，所以他的回答明确而又洪亮，并且十分沉着地回望着那些把他当成怪物的人们。

他一面说话，一面凭藉毅力——他那善于同困难作斗争的个性——恢复了心中的平静。从这时起，他方能得以观察那些正在听他讲话的人们。

他看到恩葛拉萨夫人远远地呆在房间中最荫凉的角落里，因为她害怕闷热，所以一向坐在光线最少的地方。在这位夫人的长裙上，卧着一隻小白狗。它的毛细长而髻曲，可以清楚地看出那是刚刚梳理过的，因为那长长的髻毛还显得很轻柔呢。小白狗不时抬起头来，两只亮闪闪的眼睛紧紧盯着小里瓦斯，间或还轻轻叫唤几声。对此，恩葛拉萨夫人低声训道：

“地阿梅拉，地阿梅拉！”

她一边轻声地训斥着，一边却疼爱地轻轻拍打几下，好象对待一个刚刚淘过气的宝贝儿子一样。

但是，马丁并不十分注意夫人及小狗地阿梅拉的表情，也不很欣赏那位时髦青年的故作姿态，而只是一味地把目光停留在丽奥娜的身上。只有旅行家眺望尼加拉瓜瀑布时的感受，或是艺术家站在拉斐尔①的《升天》前的感觉，方能说明马丁在丽奥娜惊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伟大画家和建筑家。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杰。代表作有《西斯廷圣母》、《草地上的圣母》、《雅典学派》和《升天》等。

人的美丽面前所产生的意外激动。她身穿一件白色的长裙，宛若罗马美女似地散着腰带，前身罩着精美挑花的绣裙；绣裙底部露出一段十分华贵的瓦林西亚式衬裙。袒胸露臂的围腰向上展开，形成夹角，露出部分丰满的胸脯，再上面便是洁白如玉的颈项。这身衣裳好似简易，实际上相当昂贵，它完成了一件不易办到的事情：使主人锦上添花。马丁是那样地凝眸注视着，以至于姑娘向另一边转过脸去，并且显得有点不耐烦。

仆人前来报告说，饭菜已经摆好。这时，奥古斯丁正在给他母亲描绘巴黎的 *Boulevard*（法文：林荫大道）。与此同时，达玛索——这天他赞成反对派——正在实行他那套共和派主张，因此对待马丁亲切而友好。

奥古斯丁一面把左臂伸给母亲，一面想用右手抓住地阿梅拉。

“小心！小心！孩子。”夫人看到她的长子对那只宝贝狗不大爱护，于是叫喊起来，“你不要碰伤它！”

“不会的，妈妈。”花花公子回答说，“我看这只小狗真 *charmante*，（法语：漂亮）我怎么能弄伤它呢！”

达玛索把胳膊伸给丽奥娜，一面转过身来对马丁说：

“朋友，咱们吃饭去吧。”说罢跟在他女人和儿子后面走了。

达玛索邀请马丁时用的“朋友”二字，向他表明他与房主一家中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当他样子十分寒酸地走向饭厅时，他看到奥古斯丁这个时髦公子是那样趾高气扬地把油光锃亮的皮靴踏在地毯上；他看到丽奥娜满面春风，为自己的美丽和富有而露出十分骄傲的样子；这时，气馁的心理再次占据了他的心头。

大家喝汤的时候，只听到奥古斯丁在说话：

“我在 Frères provençaux （法语：南方兄弟）那里，每天喝一个可口的甲鱼汤。”说着，他擦擦遮住上唇的细绒毛。“啊！巴黎的面包哟！”他又补充道，一面掰开一块所谓法国面包。

“那是一种 divino mirobolante （法语：妙不可言的）面包。”

“你学了多长时间的法语？”恩葛拉萨夫人问道，一面给地阿梅拉喂了一勺汤，一面得意地望望马丁，仿佛向他显示自己儿子的高超。

但是，不知是因为她这样一瞥，没把汤匙放进地阿梅拉可爱的咀巴里呢，还是因为汤太热而烫疼了它那娇嫩的咀唇，总之，这只狗发出一声尖叫，吓得恩葛拉萨夫人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她这个动作很快，一下子就把眼前的盘子连同里面的汤水撞洒在台布上了。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就是把狗弄到饭桌上来的结果。”达玛索叫道。

“我可怜的心肝！”恩葛拉萨夫人一面说着，并不理睬丈夫的话，一面怜爱地紧搂着地阿梅拉，它还在恼火地尖叫呢。

“好了，闭上咀吧！polissone （法语：调皮鬼）”奥古斯丁冲着小狗说道，它一脱开夫人的怀抱，马上就安静了。

恩葛拉萨夫人抬头望望天花板，仿佛为造物主的万能而惊叹；然后她回过头来看看丈夫，用亲热的口气说：

“亲爱的，你看，这个鬼东西居然懂得法语了！”

“噢，狗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奥古斯丁叫道，“我在巴黎用西班牙语叫它们。我拿出一块面包晃晃，它们就跟着我跑。”

又端上一盘汤才结束了地阿梅拉的不快，并恢复了饭桌的秩

序。

“北方对政局是怎么看的？”主人问马丁。

“先生，因为我父亲生病，我住得离城镇很远，所以不大了解人们的想法。”年轻人回答说。

“巴黎有很多种政治派别，”奥古斯丁说道，“有奥尔良派，有波旁家族的 *brancha* 派，还有共和派。”

“什么是 *brancha*？”达玛索问道。

“是波旁家族的一个支派。”奥古斯丁回答说。

“可是在北方，大家都是反对派。”达玛索说道，再次和马丁谈起来。

“我想普遍是这样的。”马丁答道。

“政治有损灵魂。”这个家庭里的长子发表了格言式的评论。

“怎么会有损？”他父亲惊讶地问道。

“我是说，容易玷污灵魂。”儿子答道。

“但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关心公众事务。人民的权利是神圣的。”

正象我们前面讲过的，达玛索这一天是个反对派，所以特别强调了刚刚从自由派报纸上读到的这句话。

“妈妈，那是一种什么点心？”奥古斯丁为了打断这场让他讨厌的政治谈话，指着一块甜食问道。

达玛索并不理会儿子的不快，继续说道：

“人民的权利是记载在福音书上的。”

“是杏子做的，孩子。”恩葛拉萨夫人这时刚好回答了奥古斯丁的问题。

“怎么会是杏子？”达玛索叫起来，他以为老婆用这句话形

容人民的权利。

“不，亲爱的，我是说那个是杏子做的甜食。”恩葛拉萨夫人答道。

“Confiture d'abricots”。(法语：杏仁点心。)奥古斯丁用传教士引用拉丁原文的口气强调说。

在这场谈话中，马丁不时地望望丽奥娜。她不参加自己家人的交谈，而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吃完饭，大家按照进来的顺序离开了饭厅。在客厅里，各自继续自己喜爱的话题。

奥古斯丁在给母亲讲他在多勒德尼喝的饭后咖啡；达玛索正在把自由派的言论当成自己的话讲给马丁听，这些言论是他上午从报纸上看来的。丽奥娜则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一本英国木刻。七点钟，马丁方从主人的共和派演说中解脱出来，离开了客厅。

五

马丁脸上露出一副长途跋涉后的倦容，在一张桌子边坐下来。到达圣地亚哥后被介绍到一个富翁家里寄宿而引起的激动心情，加上奥古斯丁那副风雅派头所造成的印象和看见丽奥娜惊人美貌的感受，都逐一地从他脑海里闪过，仿佛是梦中不连贯的场面，把他弄得精疲力尽。

那个高傲的美人——她不屑于加入谈话——以其优雅的举止和富有的家庭使马丁感到地位的卑下。她的智力会象父母长兄一

样地平庸吗？难道这就是她保持缄默的原因么？马丁不由地这样思索，并以此克制心中的烦恼。这是由于自己无法引起丽奥娜这样姑娘的注意而产生的。想到她的时候，他第一次朦胧地望见了爱情的火花，如同他这个年龄的青年所希望的那样：一座无限幸福的乐园，它象青春一样美好，又象美梦一样富有诗意。这样的触景生情是产生或者渴望爱情的心灵的忠实伴侣。

对家庭突如其来的想念一时驱散了那些悲观的念头，并把他的心从刚进去的火圈里拉了回来。他戴上帽子，下楼上街去了。他打算看看市容以及居民的活动，这个想法使他逐渐平静下来。另外，他还需要买几本书，于是向路人询问什么地方有书店。随后，就按照别人的指点，来到阿尔玛广场。

1850年的时候，广场的纪念碑并不象现在这样周围是座漂亮的花园。除去碑下的石板底座，再也没有多余的地方给停步观瞻纪念碑的行人坐下休息。天黑以后，小商小贩又占据了这块地盘。在这些人中，有一群鞋匠，他们向每个过路的行人推销皮鞋或长统靴。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马丁也想看看纪念碑。走出蒙西托大街以后，他停下来眺望广场；接着穿过广场，来到纪念碑前。当他正注视顶端那两个大理石雕像的时候，有个人走近他身旁，开口问道：

“先生，买双短统皮靴吧？”

这句话叫他想起了奥古斯丁油亮的皮鞋和离开他家时的那些想法。他想，穿上皮靴，在这个收留他入户的华丽家族里，自己的外表将有所改善。他是年轻人，一旦有了这种看法，即使钱不多，也不会后退。他停下来看看那个跟他说话的人。那人正要走

开，这时又立即朝马丁转来。

“让我瞧瞧靴子。”马丁说道。

“老板，您看。”那人一面答话，一面拿鞋给他看。那皮靴上的闪光终于消除了这个年轻人的疑虑。

“请看吧。”卖主说着，在纪念碑的底座边上铺了一条手巾，“请您坐在这儿，穿上试试看。”

里瓦斯十分信任地坐下来。他脱下自己那双粗皮靴，拿起一只卖主递过来的鞋。但是，正当他用力穿这只鞋的时候，他大吃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他一下子被六个人围住了。而且他们每人都送到他眼前一双鞋，并且同时开口说起话来。马丁比《塞尔维亚的理发师》^①一剧中的巡逻队上尉，在霸尔多洛先生家被人们围起来的时候，还要慌张，他耳边响着七咀八舌的喊声，白白挣扎一番，怎么也穿不进那只鞋。

“老板，您瞧瞧，这双鞋更好。”一个人说。

“先生，您看看这个手工，没有比这个再细的了。”另一个一直把鞋送到马丁鼻子跟前，插咀说。

“这双鞋能穿一辈子。”第三个在他耳边低声说。

其余的人也用类似的字眼炫耀着自己的货色。结果，这种奇特的售货法，把个可怜的小伙子弄糊涂了。

头一双鞋被淘汰了，因为太挤脚。第二双又太松。第三双则太贵。

与此同时，围在这个年轻人周围的鞋匠们已经增加得相当可观了。马丁终于对这种强迫性质的买卖感到厌烦了，他穿上自己

^① 《塞尔维亚的理发师》是法国著名剧作家博马舍的名著，1772年写成，叙述老医生霸尔多洛强迫养女结婚的故事。

的旧鞋，站起身，慢慢地说：“以后有机会再买吧。”这时，他发现一分钟前倾盆而来的那些殷勤话，变得刻薄起来。他听见第一个卖主在说：

“要是不想买，干嘛开玩笑？”

另一个添油加醋地补充：

“也许根本就没钱。”

第三个接着说：

“哼，瞧他那份穷酸相。”

由于初到首都，马丁还不了解当地工人的粗暴无礼，他因此感到恼火，而且实在按捺不住。

“我没有骂人，”他说，一面冲着那群人走去，“也不允许别人骂我。”

“人家怎么是骂你呐？就因为说你穷吗？我们也都是穷人呀。”有人搭腔说。

“我们得说你有钱喽？”又有一个说道，一面朝马丁围拢过来。

“你要那么阔，干嘛不把鞋买下来？”第一个卖主更加气势汹汹地吼着，一面跨到最前边来。

到这个时候，马丁再也无法忍耐，他猛然一推，那个鞋贩子就摔倒在那群家伙脚下了。

“你竟挨了这个穷酸的揍？”一个说。

“起来，伙计，别当孬种！”另一个叫道。

那个鞋贩子真的猛然爬起来，狂怒地向马丁扑了过去。二人立刻拳打脚踢地恶斗起来。旁边的人们则兴高彩烈地鼓掌助兴，一面公允地夸奖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打击。

“狠狠地照鼻子上打！”一个说。

“让那个穷酸流点巧克力！”另一个恶狠狠叫着。

“使劲揍！打他个满脸花！”第三个在火上浇油。

忽然，有人高喊一声，仿佛变魔术似的，人群“哗”的一下四散开来，只丢下两位角斗士孤伶伶地在那里纠缠。

“巡警来了！”几个人边跑边喊。

其余的人也跟在他们后面逃走了。就在这时，警察已经抓住马丁和鞋贩子，口里连连喝道：

“走，到局子里走一趟！”

马丁听见这句话，并看到抓他的那个人的军服时，才从殴斗造成的昏头昏脑中清醒过来。

“这件事，我没有错，”他说，“放开我！”

“走吧，走吧，别废话。”警察回答说，接着就吹起警笛来。

马丁想解释事情的起因，但是，不行，警察根本不打算听他讲，继续吹着警笛，直到跑来一位军曹和一名士兵方才停止。在这些人面前，马丁的口才同样失败了。军曹冷漠地听完他的叙述，只是用城市警备队操练的口气说：“开路！”

军曹与警察的口气是如此地相似，使得马丁只好听其自然。结果，两个人都被带到警察局。

马丁本以为值班警官会秉公处置，但是，这位警官先生听罢他的申述以后，却下令暂时关押，待局长来到以后再行发落。

六

马丁被拘留在警察局的时候，达玛索家的客厅里，正是灯火辉煌，照耀着每天晚上前来聚谈的客人们。

在一张沙发上，恩葛拉萨夫人和达玛索的妹妹，佛兰西斯卡夫人在聊天。在另一张沙发上，她的女儿玛蒂勒德和表妹丽奥娜，表兄奥古斯丁在谈话。在隔壁套间的角落里，三位派头尊贵、头发花白的绅士和达玛索一道，围着台球桌在交谈。丽奥娜的追求者之一，门多沙，在桌边旁听。

恩葛拉萨夫人在给她的小姑子，佛兰西斯卡·恩西那夫人讲小狗地阿梅拉是多么聪明，以及它在学习伏日拉和伏尔泰^①的语言的进步。她们旁边，佛兰西斯卡夫人的小儿子——也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宝贝儿，在玩舅妈的小狗，他一会儿拉拉它的尾巴，一会儿又揪揪它的耳朵。

和丽奥娜谈话的玛蒂勒德，在相貌上，同表妹形成鲜明的对照。凡是看见玛蒂勒德那金黄的头发、雪白的皮肤、湛蓝的眼睛的陌生人，绝不会相信另一个坐在她身旁的棕色皮肤、黝黑头发的姑娘跟她同属一个民族，更不会相信丽奥娜和她的表姐玛蒂勒德还是近亲。此外，表姐脸上露出一丝忧郁的神情，这正好与表妹的傲气形成对照。她的装束同样十分华丽，不比丽奥娜的逊色

^① 伏日拉：法国语言学家（1595—1650年），主张语言规范化。

伏尔泰：（1694—1778年）法国十八世纪声望最高的启蒙运动的大作家。

半分，但是，她的姿色与表妹相比之下，便立刻相形见绌了。

克利门德·巴林沙走进客厅的时候，这一对表姐妹的四只手正亲热地紧握在一起。

“哎呀！这个浑身都散发着资本家铜臭的人又来了。”丽奥娜讨厌地撇撇嘴。

年轻的资本家没敢在这两位表姐妹身边停留，因为达玛索的女儿十分冷淡地回答他的问候。他于是讪讪地坐到母亲辈的身边去了。

“你知道吗？人家都说你要跟他结婚呢。”玛蒂勒德对表妹说。

“我的上帝！”她惊讶地反问，“是因为他有钱吗？”

“有人以为你喜欢他呢。”

“不管是他，还是谁，我都不喜欢。”丽奥娜骄傲地声称。

“谁也不喜欢？那么门多沙呢？”玛蒂勒德问道。

“说实话，玛蒂勒德，你真正恋爱过吗？”丽奥娜盯着表妹反问。

玛蒂勒德脸色绯红，没有吭声。

“你跟阿德连诺要结婚的时候，有那种小说里描写的爱情吗？”表妹继续在追问。

“没有。”她简短地回答。

“那么对拉法爱尔·圣路易斯呢？”

玛蒂勒德没有作声，脸更红了。

“你看，我一直不敢向你提这个问题。从前，你对我说，你还爱着拉法爱尔。可是后来，你就不肯讲心里话了，我看你在准备跟阿德连诺结婚的嫁妆。那时候，他们俩个里面，你究竟爱哪

一个呢？好了，给我讲讲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的未婚夫已经死了一年多了，我看这时间也够长的了，何必再扮演未婚寡妇的角色呢？用不着对你的好朋友保密了。告诉我，那时候你真的爱阿德连诺吗？”

“不爱。”

“那当时你没有忘掉拉法爱尔啦？”

“我能忘得掉吗！现在也忘不了呀！”玛蒂勒德回答说，她极力抑制着夺眶欲出的眼泪。

“那你为什么把他给丢了？”

“你知道我父亲是很严厉的。”

“^{四四}。可是谁也不能强迫我的婚事，”丽奥娜骄傲地高声说，“更不用说，当我爱上什么人的时候了。”

“要是象你说的，你从来没爱过什么人，那当然可以这么讲了。”玛蒂勒德反驳道。

“按照我对爱情的看法，我是没恋爱过。有时，我也喜欢某个人，可是从来没有持久过。男人总是极力要别人爱他，这叫我讨厌。我觉得他们总是想站在女人上风。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凉了。我还没见到过那种骄傲得能蔑视金钱势力，在美女面前也不低头的男人。”

“我可从来没想过这些事。”玛蒂勒德说，“我和拉法爱尔是一见钟情，而且至今还爱着他。”

“阿德连诺死了以后，你就自由了，你跟他谈过吗？”

“没有，我不敢谈。我没有勇气违抗父亲的命令。现在他当然有理由瞧不起我。我偶而在街上遇见他，他脸色白白的，还是那么漂亮。我告诉你，在他面前，我觉得好象会晕倒。可是，他

不朝我这边看，迈着大步，很潇洒地走过去了。”

丽奥娜兴奋地倾听着表姐如何激动地谈出自己的爱情。她想，这样充满热情而富有诗意的崇拜某人，心里一定很甜蜜吧。

“这么说，你认为他已经不爱你了。”她说。

“我是猜测的。”玛蒂勒德叹息着回答。

“可怜的玛蒂勒德！你瞧，我真想有你那样的爱情，那怕吃些苦也行。”

“嗨，你还没吃过这种苦头呢。你可别这么打算。”

“我宁肯去吃千遍苦，也不愿过现在这种乏味的生活。有时，我以为自己不如别的姑娘，人家都有个心上人，可我从来没有连续两天只想某个人，我常常难过得想哭。”

“也许你将来会幸福的。”

“谁知道呢！”丽奥娜凝神地低语。

仆人通知说，茶点已经备好。众人纷纷起身到隔壁打台球的房间。正在玩台球的一共三个人，除主人以外，一位是达玛索的朋友，名叫西蒙·阿雷那，另一位是玛蒂勒德的父亲，菲德尔·埃利亚斯。这两个人都是那种攀附权贵，靠政治投机混饭吃的人物。他们鼓吹的政治信条，就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加上盲目维护的所谓的“公共秩序”，而他们执行起来则是随心所欲的。我国的政治舞台上挤满了这号人物。正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座模范地狱。我们并非有意将我们的政治比做地狱，尽管我们看到这二者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西蒙·阿雷那和菲德尔·埃利亚斯毫无保留地拥护当局的镇压行动。他们给那些未经当局批准就过问政治的人一律扣上造反、扇动的大帽子。他们这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首先不赞成政府允许反对派的报刊存在。他们把公众舆论称

之为自由派的无聊废话；他们把任何没房屋、没土地、没金钱、没股票、敢于直言的人都囊括在一些罪名里。

这两位朋友按照个人私利鼓吹的独裁政治，给菲德尔·埃利亚斯带来家庭纠纷。菲德尔的夫人，佛兰西斯卡·恩西那读过一些书，喜欢独立思考。这样就破坏了她丈夫规定的社会准则，因为他把任何书籍都看做是无用的，或者是有害的。佛兰西斯卡夫人喜好读书的特点，使她接受了自由派的政治观点，并且积极向她哥哥宣传，努力要他转变。菲德尔和西蒙则千方百计拉拢达玛索倒向执政党，即后人戏谑地称为强权党。

众人都在茶桌四周坐下来，根据兴趣和年龄分成几圈，每圈的话题是不同的。

为了证明地阿梅拉懂得法语，恩葛拉萨夫人在给小姑子讲述晚饭时那个场面。佛兰西斯卡夫人则举出一些专门描写良种犬的作家。

丽奥娜和表姐玛蒂勒德，跟一些年轻人围成一圈。达玛索跟他的妹夫和朋友则坐在桌子上首。

“达玛索，你好好想想吧。这个平等社是由一群要瓜分我们财产的穷光蛋组织的。”菲德尔说道。

“那些自由派的人就是想当官。”经常被政府任命主管某个部门的西蒙补充道。

“可是，先生们，这个平等社为教育人民而创办的学校又该怎么说呢？”达玛索反驳道。

“人民！什么人民！他们能干出来最坏的坏事莫过于教那群穷鬼当老爷了！”菲德尔回答说。

“要是我执政的话，就绝不允许他们集会。要是所有的人都

参与政治，那我们这些人往哪里放呢？”西蒙说。

“可是他们象我们一样，也是地地道道的公民哪！”达玛索反驳说。

“对，不过却是些身无分文的公民，是饥饿的公民。”菲德尔回击道。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是共和制呢？”佛兰西斯卡插进来说。

“如果不是才好呢！”她丈夫回答说。

“我的上帝！”他夫人愤怒地叫道。

“好了，亲爱的，妇女不该谈政治。”菲德尔教训她说。

严肃的西蒙先生点头赞成这项准则。

“给妇女以鲜花和时装，亲爱的姑妈。”奥古斯丁听到菲德尔的警句后说道。

“这孩子从欧洲回来后，反而更蠢了。”这位女才子没好气地说道。

“前几天，一位部长跟我谈到您，他问我，您是不是反对派。”西蒙对达玛索说。

“我，反对派！从来我也不是反对派！我是独立派。”达玛索叫道。

“我想，他是要给你一个委任状。”

达玛索沉思起来，对刚才的回答有些后悔。

“是什么样的委任状呢？”他问。

“我现在记不得了。您知道政府在找有身份的人担任……”西蒙答道。

“有道理，这才是树立权威的办法。”达玛索说。

“丽奥娜，你看，他们要把你爸爸拉过去了。”佛兰西斯卡

说道。

“不，他们不会的，亲爱的。我一向认为，政府应该起用有名望的人。”达玛索答道。

“对你能否当上参议员，我并没有失去希望。”菲德尔说。

“我并不追求这个，不过，要是人民选举我的话……”达玛索应道。

“这里的选民就是政府。”佛兰西斯卡抨击说。

“理应如此，否则就不能管理国家。”菲德尔反驳说。

“要是这样管理国家的话，还不如让我们安安静静过日子呢。”佛兰西斯卡说。

“女人家，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你们不要过问政治。”她丈夫责备地说。

西蒙再次表示赞成。佛兰西斯卡生气地找她嫂嫂去了。

茶后，谈话的人们回到了客厅里。在那里，父辈们继续那场政治谈话；年轻人则围在丽奥娜身边，她本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那桌子上放着一本漂亮的、封皮上镶着珍珠母的书。

“丽奥娜，你看，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借出的那本诗集，已经给你装订好了。”她哥哥说。

“您没把它带来吗？”丽奥娜冷冰冰地问埃米略·门多沙。

“小姐，象我答应过您的那样，今天晚上我给您带来了。”

“您拿走它是为了往上面写诗吗？”克列门德·巴林沙问他的情敌。“诗这种玩艺儿，我从来都受不了。”这位资本家说着，一面把表链弄得“哗哗”响。

“我也受不了。”奥古斯丁说。

“看看诗集吧。”佛兰西斯卡打开书说。

“姑妈，那是文字上的 morsoes（法语 伤感）。最好来点音乐吧。”奥古斯丁叫道。

“妈妈，念吧，这里大部份是表哥说的文字上的 morsoes。”玛蒂勒德说。

佛兰西斯卡翻到一页，说：

“这里有些诗，是门多沙先生的。”

“你写诗啦？亲爱的，是在恋爱吗？”奥古斯丁问道。

埃米略脸红了，他看了丽奥娜一眼。她却好象没看到他的目光。

“这是一首短诗。”佛兰西斯卡夫人说，她急切地想要大家听她来朗诵。

“姑妈，那就念吧。”奥古斯丁说。

佛兰西斯卡用激动而富有感情的声调朗读起来：

在你的眼睛里 ...

如果你再看上我一眼，
你的明眸会更加甜蜜。
你的目光我实在费解，
既然它是欢乐的源泉，
对我却是痛苦的深渊。

命运是如此残酷无情，
它已经使我失去理性。
但愿这目光柔和些吧，
它给予别人的是蜜糖，
对于我却是一副毒剂。

因为爱你而冒犯了你，
你可以对我进行报复。
正是爱情会使你看到，
你若是不让我再爱你，
那你就结束我的生命。

用我的爱情来衡量你，
你的报复是如此严厉。
我的心灵已被你征服，
为了偿付这样的爱情，
我结束这短促的生命。

诗歌朗诵完毕，埃米略·门多沙胆怯地望了丽奥娜一眼，似乎在说：“您就是我的灵感女神。”

“这些诗是什么时候写的？”佛兰西斯卡夫人问道。

“今天早晨才写完的。”门多沙装做谦虚的样子回答说。他随后小心翼翼地解释道，他只不过把西班牙诗人坎博阿莫的作品抄录了一遍。那时在智利知道这位诗人的还不多。

“这里还有些散文。”佛兰西斯卡夫人继续念道：“人类总是沿着一个称之为爱情的圆圈走向进步。圈子的中央，有位天使，人们赋予她一个雅号，叫做女性。”

“多美的思想！”佛兰西斯卡夫人十分动情地赞赏。

“是的，仅仅对于懂得它的人而已。”克列门德·巴林沙不快地说。

佛兰西斯卡夫人还在继续翻阅那本书，那里除去一些空洞的废话，便是向女主人乞求爱情的诗文，她却满有兴味地玩赏不尽。

“要是把这本书留给我姑妈，她能一夜不睡。”奥古斯丁对他的朋友巴林沙说。

这时，菲德尔拿起帽子，发出告辞的信号。

走在街上，他对妻子说：“你知道吗，达玛索暗示我，如果他儿子能爱上玛蒂勒德，他一定会感到高兴。我想，奥古斯丁到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少好处。”

“这个孩子太俗气了。”佛兰西斯卡夫人想到她侄子对诗歌毫无兴趣时，便这样回答道。

“什么？太俗气？他父亲有将近一百万比索呐！”她丈夫满腔热情地反驳说。

佛兰西斯卡夫人没有回击菲德尔这种急功近利的看法。

“玛蒂勒德和奥古斯丁结婚，对我们来说，将是极大的幸福。”菲德尔兴致勃勃地说下去，“你想想，亲爱的，明年我那橡树庄园的租约就要到期了，那个庄园主不愿意再续租了。”

“到如今，这个橡树庄园也没有给你生产很多东西。”

“问题不在这里。我是假设租约到期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把玛蒂勒德嫁给奥古斯丁，除去女儿的前途有了保障以外，达玛索还会给我的商业信贷做保人，就象他从前做过的那样。”

“一句话，你反正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夫人生气地回答说。她为丈夫无聊的小算盘感到恼火。

他们默默地走完了余下的路，来到了家门口。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达玛索这一家人吧。这时，客厅里只剩下他们家里人了。

“咱们的房客做什么去了？”一家之主问道。

他喊来仆人询问，后者回答说，马丁还没有回来。

“不会迷了路吧？”达玛索猜测着。

“在圣地亚哥迷路！在巴黎倒有可能。”奥古斯丁惊奇地说。

达玛索对恩葛拉萨夫人说：“我想马丁对我很有用处。我正好需要一个人管管帐簿。”

“看来是个老实青年。我喜欢他，因为他不吸烟。”夫人这样回答道。

马丁确实说过，他不吸烟。那是在饭后，达玛索在平等思想的推动下曾经请马丁吸烟。但是，达玛索在和他的朋友们告别之后，想起他们说的某部长打算给他一个委任状，于是把平等思想给丢掉了一半。

达玛索上床的时候，心里想：“确实，这些自由派的人也未免过火了一点……”

七

马丁·里瓦斯对侵犯他人身的这种武断专横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但是毫无效果。他要求自由，保证次日接受传讯。可是值班军官仍然坚持最初下达的命令，他象拿破仑大帝的掷弹兵那样倔强。

马丁提出抗议，甚至哀求，最后他烦了，只好无可奈何地等着局长的到来。他于是难过地思考着这个意外出现的情况。

他首先想到，由于不能立即获释，第二天他如何向达玛索全家解释；他估计会遇到丽奥娜的傲慢目光，奥古斯丁的嘲笑，他

们父母使人难堪的怜悯，想到这里不由得感到羞愧。他认为，这次不幸事件的根本原因就是丽奥娜；这时，他脑海里浮现出那姑娘婀娜多姿的娇态，心头不由得激动起来。一想到她会轻蔑地听他讲自己不幸的遭遇，一股深深的悲哀便油然而生。这时，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便咒骂自己的命运，绝望地质问上帝，为何有人富贵、有人贫穷。只是在此时，他才想到人世间这不公道、不平等的现象，并且对那些财神的宠儿们产生一种朦胧的愤恨。

“假如丽奥娜谅解了我这次可笑的处境，其余的一切就无关紧要了。我会惩罚那些敢于无耻嘲弄我的人。”马丁心里暗暗思量。

仅仅这个想法就说明不管马丁多么想回避丽奥娜的形象，但仍然时刻不能忘记。

“她会轻视我吗？”他痛苦地思索着。

他偶而也冒出这样的念头：用手中微薄的财力返回高比阿堡，在那里一心一意地劳动养家。但是，在他那坚强的毅力支配下，他马上感到自责了，怎么能因为被一个仅仅见过一面的姑娘所歧视，就想打破自己的誓言呢？

午夜十二点钟，警察局长来了，他接见了马丁。听罢这个青年的申述，局长觉得他的衣着虽然寒酸，但是讲得却有道理，便下令释放了马丁。

十二点半，马丁赶到他的保护人家。这时，街门已经关闭，他轻轻扣打几下，院里全无声息。他没有敢再做进门的尝试，便走开了。他鼓起勇气，以极大的忍耐，决心在达玛索家不远的街道上徘徊过夜。

那时，圣地亚哥是一座入夜以后很快就安静下来的城市。因

此，除房屋建筑的模糊轮廓和保护居民安全而巡逻在街头巷尾的守夜人之外，马丁在闲逛中是没有任何热闹场面可以观看的。

第二天一大清早，当给上市场去的仆人开门的时候，马丁才走进大门。看门人嘲讽地望着他一笑，对这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个信号：他就要尝到在达玛索家受侮辱的滋味了。

在午饭之前的片刻里，他下楼来到院落，决心宁肯蒙受耻辱，也不让他的房主及其子女胡乱猜疑。

达玛索看到马丁朝他的书房走来，就给他开了门。

“马丁，夜里过得怎么样？”他一面回答青年的问话，一面说道。

“先生，相当糟糕。”他回答说。

“怎么？没睡好吗？”

“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街上度过的。”

达玛索瞪大了眼睛。

“在街上？十二点钟关大门的时候，您在哪儿？”

“我被关在警察局里。”

接着，马丁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当他快讲完的时候，他看到他的保护人在极力忍住不笑出声来。

“对您发生的事，我从心底里感到遗憾。”达玛索尽量装做严肃地说，“为了让您忘掉这件不愉快的事，我有个打算想同您谈一谈，因为与您本人有关系。”

“我听从您的吩咐。”年轻人没敢要求达玛索，就他发生的这件事说出心里的想法。

“除去念书，您白天还有不少空闲时间，”达玛索继续说道，“我想知道，请您替我管一管来往信件和我经营生意的帐

簿，您是不是有什么不便？我每月付给您30比索的酬劳。您要是能接受这个建议，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您就算是我的秘书了。”

马丁回答说：“先生，我接受这项工作，借这个机会，报答您对我的款待。我很愿意替您管理帐簿和信件。但是，请允许我拒绝为这点区区小事接受报酬。”

“可是，马丁，唉，你很穷，有了这笔收入，你就有50比索可支配啦。”

“可是，我更想得到的是您的尊重。”马丁用一种自尊的口气回道说。这使达玛索对这个贫寒的外省人不禁产生几分敬佩，因为他拒绝了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所渴望的报酬。

于是，马丁动手熟悉他在达玛索书房里该作的工作。而达玛索一面浏览信件，一面不由自主地思考着他的被保护人的品行。对有些人来说，不爱金钱的品格就是无私的顶峰了。因此，达玛索把马丁的那些话誉为真正的英雄主义。金钱拜物教的信徒一向人数众多，这些人遇到教外的人，总认为难以置信，特别是当今这个世道更是如此。达玛索在钦佩的同时，也有他自圆其说的想法，他认为马丁身上有某些实用主义者称之为堂吉诃德主义的烙印。此外，由于达玛索关心政治动向，他便想到，这个年轻人很容易为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空话去冒险。

沉思了一阵，他说：“马丁，你看圣地亚哥到处是搞政治的人。要是你肯听劝告，那么我愿意告诉你，要特别注意那些别有企图的自由派人，他们一向处在下层，从来不满现状，没干过什么好事。我想，在这个城市，如果有谁想堕落下去，就会去当自由派分子。我认为，在智利，他们要想上台是很困难的。”

这番坦率的话，使马丁明白了构成达玛索思想的那些政治信

条。达玛索希望用这种思想在共和国参议院取得一个席位。马丁由于远离社交，埋头读书，不晓得这样的信条正是国内大多数政治家所遵循的。由于他那正直的品格，加上血气方刚的年龄，他认为他的保护人做为政界人物有这种思想，是很可悲的。他这种看法，更多地是出于本能而不是见识，因为马丁从未认真思考过那些象热病一样扰乱人类的政治问题。这只有当社会进入大同世界的时候，那彻底自由的时候，人类方能安静下来。

午饭前不久，达玛索把马丁的不幸遭遇讲给他夫人和子女们听了。

“这么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整夜没有睡觉啰？”恩葛拉萨夫人抚摸着地阿梅拉说道。

“也就是说，他是 *a la belle étoile*（法语：在美丽的街道上）过夜的。真是绝妙的历险记。”奥古斯丁说道。

“不过，你们听着，这个到广场上去买鞋的小伙子，虽然每月只有二十比索的生活费，今天上午却回绝了为请他作我的秘书而给他的每月三十比索的酬劳。”

“嗯，嗯，”奥古斯丁一面理着他唇上的细绒毛，一面说，“这么说他还挺傲气喽！”

“他不愿意当你的秘书吗？”恩葛拉萨夫人问。

“不，不，他接受了工作，可是不要报酬。”

丽奥娜看了父亲一眼，似乎只是在这时她才听到这场谈话。奥古斯丁斜靠在沙发上说道：

“他这是为了让你原谅他买鞋的事。”他一面得意洋洋地欣赏着自己那双红底拖鞋和华丽入时的晨装。

正在这时，马丁走进门来。他是被叫来吃午饭的。

“马丁朋友，这么说您在圣地亚哥睡得不好^哪？”奥古斯丁一面打招呼，一面笑道。

马丁的脸色刷地变红了。达玛索赶忙打手势要儿子闭上嘴巴。

“是的。”马丁回答说，他努力用较好的态度对待这句玩笑。

“可是，先生，您怎么能到广场上去买鞋呢？您干嘛不对我说一声呢？我可以告诉您一家法国鞋店嘛。”

“您这是什么意思？”马丁骄傲地质问道，“我是个外省来的穷人，这就是我遭到不幸的原因；其次，去法国鞋店，对我来说，也许太贵了吧。”

“你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你刚到巴黎的时候，因为无知而干下的蠢事，所以你就这样毫无顾忌地批评这位先生。”丽奥娜冲着哥哥说道。

这一席话，丽奥娜是面带笑容说出来的，以便掩饰对哥哥批评的尖锐性。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双眼并没有看着马丁。

马丁心里明白，应该谢谢这位替他解围的姑娘，可是由于慌乱，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与此同时，奥古斯丁知道他妹妹占据着优势地位，他一时无话可说，便假装抚摸小狗地阿梅拉，借以遮掩他的窘态。

“我把您发生的事讲给家里人听了，为的是让他们明白您昨晚没有回来的原因。”达玛索说道。

“先生，您做得很对。”有了丽奥娜这一席话，马丁已经恢复了镇定，他说：“我希望夫人和小姐能够谅解我这次并非有意的失礼。”

“那当然啦，先生，”恩葛拉萨夫人说，“任何人都可能发生意外的事。”

奥古斯丁看到大家都站到马丁那边去了，于是赶忙说：“确实如此，谁都可能发生。刚才我对您说的话，只不过是无意的玩笑罢了。”

丽奥娜点头赞同母亲的话，马丁把这个小小的表示，看作是对他所处困境的大赦，而这种境遇完全是外界强加在他身上的。

吃过午饭，马丁去打听民族学院的情况，以及进入大学预科、进修法律专业课程的手续。

办完这些事情，他立刻回到达玛索家，开始在书房工作起来。他心里反复在想：“她并没有轻视我。”

这个想法掀开了压在他心上的重负。在那富有希望的、遥远的地平线上，一线幸福的光芒出现在他的前方。

八

从次日起，马丁开始刻苦地学习，他坚信命中无财的时候，读书就是幸福前景的唯一基础。

他这身古旧的外乡服装，从第一天起就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他们中间许多人是花花公子，上课的时候，脑海还浮现着前一夜的舞会或是谈情说爱时的激动情景。这些事情要比七部法典和诉讼程序的印象深刻多了。马丁在这些人中间便显得十分孤立。在青年中，凡是不能用漂亮的时装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的

话，要赢得别人的好感，就必须冷眼旁观，有时则需要傲视他人。大家都把马丁看成穷鬼，认为他除去一副寒酸相，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所以都不肯向他伸出友谊的手。马丁鄙视那些以穿戴为荣的人，尽管他孤立无援，却始终保持尊严；除去在学业上时而表现他那横溢的才华之外，他没有任何称心如意的事。

有个情况引起马丁的注意，就是有个学生的名字常常挂在众人的嘴边。

“拉法爱尔·圣路易斯没有来吗？”他几乎天天听到有人这样问。至于这个叫拉法爱尔的缺席的原因，马丁也听到一些议论。从人们一味地提起这个人来看，此人大概颇有威望。

上过两个月的功课之后，马丁看到又来了一个青年。同学们都用他早已熟悉的名字向这位青年问好。这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白皙的面孔，细嫩得象个姑娘，使黑亮的唇髭显得很突出，浓密的头发从正中分成两股，更显得天庭饱满；两股黑发分别垂到洁白的耳朵旁边，越发显得鲜亮；两只眼睛虽然不大，却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并且反映出他有一颗火热的心。漂亮的五官配上匀称的中等身材，构成一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

上课以后，马丁很有兴趣地注视着那个青年。那个青年也看了他一眼，便转身对旁边一个同学耳语了几句什么。此时，教师就一个正在讨论的法律问题，要求马丁发表意见，因为刚才有个学生回答得很乱。马丁便起来做了纠正。

马丁理直气壮地做了驳斥，气得那个学生面红耳赤。

那个引起马丁注意的青年和他身旁的同学做了如下的交谈：

“他是谁？”拉法爱尔问道，他发现马丁也在观察自己。

“是个新入学的。”那个同学回答说，“看外表，好象是个

穷乡下人。他谁也不认识，只有在课堂上被提问的时候才说话。看来一点也不笨。”

拉法爱尔对马丁观察了一阵，似乎对马丁与他对手辩论的问题发生了兴趣。

下课的时候，那个被马丁击败而感到恼怒的人，样子狂妄地走近马丁说：“您纠正的很对呀，”他傲慢地望着马丁，“不过，以后别再用今天那种腔调说话。”

“我不忍受任何人的傲慢无礼，人家对我什么腔调，我就用什么腔调来回敬，”马丁声色俱厉地答道，“既然您是对我说的，那么我告诉您，在学校我只接受老师的教育，也仅仅是与学习有关的方面。”

“这位先生说得对，”拉法爱尔·圣路易斯一面高声赞同，一面走近前来，“米盖尔，你对这位先生说话的口气太粗暴了。他纠正你的错误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再说，这位先生初来乍到，我们至少应当以礼相待。”

年轻的拉法爱尔既不装腔作势，也不刻板教条地讲完这些话，这场争吵便结束了。

马丁怯生生地靠近拉法爱尔。

“我想我应该谢谢您这番话，请您接受我的谢意。”

“我应该这样做。”拉法爱尔一面回答，一面坦率而亲切地向马丁伸出手来。

“既然您肯替我说话，”马丁接着说道，“我希望您多加指点。我在圣地亚哥住的时间很短，不了解这里的风俗习惯。”

“从刚才这件事来看，在圣地亚哥凌驾一切之上的就是傲慢与偏见，我看您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它们。”拉法爱尔回答说，

“既然咱们谈到这里，我坦率地告诉您，您很穷，又不认识任何同学，可是这里的人嫌贫爱富，我是不赞成这一套的，所以我很同情您这种孤立无援而又生活贫困的处境；至于原因那是多方面的，跟刚才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谢谢您的同情，”马丁说，“如果能和您交朋友，我将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

“那您就交了一个爱发愁的朋友。”拉法爱尔忧郁地一笑，“不过，我有些经验或许对您有用。总之，时间一长，您就了解了。明天见。”

说到这里，拉法爱尔就告别了。他在马丁·里瓦斯的心中留下异样的感觉。他凝视着拉法爱尔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由地沉思起来。

那个青年身上确实有些神秘的东西，他那诗人般的气质就很引人注意。马丁好奇地观察着他的举止：朴素之中透出尊严，话语里流露出忧伤，这立刻引起他深深的同情。马丁还注意到拉法爱尔的衣着打扮；与班上流行的摩登时装相反，他的装束显得很随便，别人穿着浆得笔挺的紧身上装，他则马马虎虎地系着一条黑领带，露出颈项的柔和线条，令人想起雕塑家制做的拜伦塑像的头颈来。此外，马丁从拉法爱尔讲的最后一句话看到，他的处境同自己有某些相似之处，有可能象自己一样，也是一个没有财产可继承的后裔。他很高兴他们又多了一层相似之处。这个想法促使他第二天更加接近拉法爱尔。他俩恢复了前一天中断的话题。

“您什么时候方便的话，请跟我到一家我常去的老饭馆吃饭，我们可以在那里好好谈一谈。您住在什么地方？”拉法爱尔

问道。

“住在达玛索·恩西那家。”

“住在达玛索家！？”他惊叫起来，“您是他的亲戚？”

“不是，我带了一封父亲的信给他，他就留我住下了。您认识他吗？”

“有些接触。”拉法爱尔一面回答，一面露出慌乱的神情。

两个青年沉默了片刻，直到拉法爱尔又谈起一些无关紧要的、和刚才话题完全不同的事，才打破了冷场。

下课以后，拉法爱尔邀请马丁吃午饭；两个人朝一家拉法爱尔所说的老饭馆走去。

一瓶酒落肚，两个小伙子便打开了话匣子。

“达玛索的儿子是不会在这里跟您共进午餐的。”拉法爱尔说，“不过，您在这儿吃饭会觉得更自由一些。”

“您到过他家？”马丁问道。上次谈到他的房主时，这位新朋友的慌乱神色曾引起马丁的好奇。

“到过。那是在家境富余的时候，”他回答说，“他女儿怎么样？”

“噢，漂亮极了。”马丁充满热情地说。

“小心呀！您这个回答说明了一种赞赏的态度，这会给您带来不幸。”拉法爱尔神情严肃地发出警告。

“为什么？”马丁不解地发问。

“对于象您这样一个贫苦的青年，最倒霉的事莫过于爱上一个有钱的姑娘了。什么念书啊，前途啊，希望啊，就都告吹了。”拉法爱尔一口喝完一杯酒，激昂地说道，“您昨天要我指点，那好吧，这就算是第一点。这些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于一个

正在念书的大学生，恋爱就象是极乐园里的禁果。马丁，我告诉您，假如您想有所成就又有雄心壮志，要当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那就要把自己的心包上一层象盘石一样坚不可摧的冷漠外衣才行。”

“我不打算恋爱，”马丁回答说，“对这点我自有重大理由。您刚才指出的就是其中的一条。”

接着，拉法爱尔改变了话题，他说的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他是那样滔滔不绝，似乎要使马丁忘掉刚才那番劝告。

在达玛索家，马丁谈起他这位新朋友。在这之前，奥古斯丁曾经谈到此人。

达玛索开口道：“那小子非常阴险，他专门追求嫁妆丰厚的姑娘。”

丽奥娜反驳说：“爸爸，说话要公道。我对拉法爱尔的印象比较好。”

“爸爸说得对，”奥古斯丁插言道，“他是个骗子。咱们这个时代，谁不爱钱呀！”

“有很多穷人比富人更配得到金钱，所以他们有些做法也是对的。”

丽奥娜这简单的几句话在马丁心中留下疑团。当她父亲和哥哥攻击拉法爱尔的时候，她为什么极力替他辩护？再加上他朋友那些关于爱情的论调，便觉得眼前忽然一亮，同时又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烦恼在扰乱着他的心。

他想：拉法爱尔一定爱过丽奥娜，这种爱情可能遭到过达玛索的谴责。这个发现使他颇为不快，仿佛听到什么伤心的消息。带着这难言的不快，他闷闷地埋头于工作。这无名的烦恼还使他

带上深色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前途。

直到把达玛索的信件处理完毕，上面那些想法还在脑海里翻腾。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使他难过的结论：毫无疑问，他俩相爱过；而且丽奥娜至今还在替他辩护，说明现在还爱着他。

九

丽奥娜可能仍然爱着他的新朋友的想法，使马丁对拉法爱尔产生了某种保留，虽然这位新朋友一度曾引起他极大的好感。几天来，马丁极力想从拉法爱尔的话中澄清心中的疑团。但是，他一直没有听到推心置腹、可以使自己释疑的谈话。

一天下午，在达玛索家吃过晚饭之后，马丁象往常那样准备离去，因为过一会就是客人来访的时间了。

“您喜欢音乐吗？”丽奥娜问马丁，这时他已经戴好帽子。

马丁刚要开口，心头突然一阵慌乱，因为这个骄傲的姑娘竟然会跟他说话，他感到十分意外，以听至一听到她的声音，竟以为是在梦境般的幻觉里。他怀着这种感觉向丽奥娜转过身来，没有立刻回答她的问话，似乎害怕自己听错一样。

丽奥娜带着一副微微的笑靥重复了自己的问题。

“小姐，”马丁激动地回答说，“我很少听音乐，很难从欣赏的角度说是不是喜欢它。”

“没关系，”姑娘用命令的口气说，“您就听吧，我给您

弹。请坐在钢琴旁边，我要跟您说话。”

马丁跟在丽奥娜后面，感到十分惊讶。

达玛索，恩葛拉萨夫人和奥古斯丁在玩一种叫做“八点甩”的法国纸牌，奥古斯丁在教他们。

丽奥娜指给马丁一个紧挨着自己的座位，接着便弹起一段华尔兹舞的序曲来。他心醉神迷地呆望着她那惊人的美貌，不由得怀疑眼前情景的真实性，因为在几分钟之前他几乎不敢想象这个情景。

丽奥娜弹过华尔兹舞的序曲之后仍然没有开口。马丁开始怀疑这姑娘在拿自己开心，这时只见她用那高傲的目光注视着他，问道：

“您认识拉法埃尔·圣路易斯吗？”

“认识，小姐，”马丁答道，一面心里想，这个问题可以证实自己那些猜测可能是对的。

“他跟您谈起过我们家某个人吗？”丽奥娜再次发问。

“谈得很少。他是很谨慎的。”他回答说。

“您是他的朋友吗？”

“我们刚刚认识没有几天。”

“可是，无论如何，总会谈过话吧？”

“自从我们成为朋友起，几乎天天都谈话。”

“对我家某个人，他没有特别跟您说过什么吗？”

“没有。噢，是了，有一回他向我打听过您。”

马丁之所以补充了后面这半句话，是想从姑娘脸上证实一下他心里正在增大的疑团。

“啊！没有别人吗？”丽奥娜又追问了一句。

“没有，小姐。”小伙子答道，望着那超凡出众的美丽面庞，不觉感到失望。

丽奥娜又弹奏一阵，半天没有开口。

在这个姑娘的傲慢态度面前，马丁感到胸中窒息、不安和恼火。她之所以肯和他说话，是因为要谈一个可能是她爱着的人。在自尊心的支配下，他产生一股强烈的冲动：希望自己有举世无双的美貌，巨大的财富和声誉，总之要能够达到丽奥娜的高度，以便引起她的注意，占据她的心灵。而此时也许自己就象她身边的家俱一样，她已经把他忘记了。他那卑微的出身和贫困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使他感到屈辱。为了能引起姑娘的注意，他感到尽管怀着恐惧，却打算去触动刑律。

又过了一阵，她扭头望望他，又继续起那中断的谈话：“可是，您总该知道那位青年在做些什么，或者出入哪些地方吧。”

“小姐，我感到万分的遗憾，实在不能满足您的好奇心，”他声调有些生硬地回答说，“我从拉法爱尔那里没有听到什么秘密，也根本不知道他出入的地方。我们只是在学校里见面。”

丽奥娜停止弹奏，翻翻乐谱，站起身来。

“你们玩这种牌玩得挺熟啦？”她走近父母和哥哥的牌桌，一面对他们说。

“爸爸和妈象我一样熟练。”奥古斯丁说。

由于羞辱和生气，马丁脸色涨得通红。丽奥娜竟然一言不发，一眼不看，起身走开了，好象他不是按照她的吩咐站在那里的。

“您不懂这玩艺儿吗？”丽奥娜终于又开口问他，似乎直到这时，她才想起把他丢在钢琴旁边了。

“不懂，小姐。”他回答说。

又过了几分钟，他不引人注意地悄悄离开了客厅。

马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感到心都快碎了。他觉得十分痛苦，以至于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搅乱了自己的情绪。他暗暗咒骂自己的苦命，咒骂富人的骄横，同时设想着种种疯狂的报复。展望未来，那里是一片失望。他梦想赢得非凡的荣誉，以博得众人的赞扬。他百感交集，种种想法象道道金光刺激着大脑，冲击着心房，加速了血液循环。他感到胸口发胀，感到火一样的热泪要夺眶而出。这一切使他如坐针毡，不停地在椅子晃动着；这一切使他恐怖地睁大了眼睛，向穿衣镜里望去。他的脑海里时时闪现出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象暴风雨中的闪电，它拦住了别的思路，震动着他的心灵；他嘴上虽然没有说出，心里却在默默地念叨：“啊，她是那样地美丽，她是那样地美丽！”

马丁渐渐地平静下来。他开始温习起初恋时的幸福诗篇。她曾经谅解过他呀！丽奥娜会突然发现他那火热而纯洁的心是多么宝贵，会接受一种柔顺的爱情，让他爱上。就这样，马丁遨游着一个梦幻的世界，仿佛他和丽奥娜一起倾听着仙乐般的华尔兹舞曲，合着音乐的节拍，一再海誓山盟；他俩发誓要白头到老，不求同生求同死，在极乐园里永远不分离。他想，待到她那傲慢的态度被克服以后，爱情的种子也会发芽，也会开花结果，到达理想的境界。最后，他心不在焉地上床躺下，忘记了现实生活。

当马丁处于烦恼的时候——烦恼中，爱情象火的威力使银子从矿石中分离而出出现在坩埚底部一样，也在他的脑海里光芒四射地被描绘出来——，丽奥娜和玛蒂勒德正走向远离客厅的沙发，因为客厅里有客人在谈话。

坐下以后，丽奥娜握着表姐的手，说道：“就象那天我跟你说的，马丁在饭桌上谈起过拉法爱尔·圣路易斯。针对父亲的攻击，我替拉法爱尔做过辩护。”

玛蒂勒德感激地握紧丽奥娜的手，表妹这时继续说道：“今天下午我把马丁叫到钢琴旁边，问了他几个有关拉法爱尔的问题。他们认识的时间还短，尽管两个人是朋友。他没有对我讲出什么拉法爱尔的事，看来圣路易斯还没有把心里话讲给他听。可是，我向你保证，一定把情况给你打听出来。马丁很聪明，我想他很快就会赢得拉法爱尔的完全信任。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还在爱你。”

两位姑娘一直谈到埃米略·门多沙坐到丽奥娜身边的座位上为止。小伙子胆怯地向她倾诉衷肠，她既不露出不快的神色，也不给他任何希望。

第二天，马丁冷淡地回答了拉法爱尔的问候，他的朋友已经对他真正有了好感，所以马上觉察出这种审慎的态度。

“你怎么啦？”拉法爱尔首次用“你”这种亲热的称呼问马丁，“我看你愁眉苦脸的。”

面对拉法爱尔亲切友好的表示，马丁感到被解除了武装，因为他知道他对别的同学是十分冷淡的。他仔细想想，自己心中的苦恼，拉法爱尔是没有过错的，他完全有理由过问自己这副荒唐可笑的模样。

“确实，昨天晚上我很苦恼。”他一面说着，一面握住拉法爱尔早已伸过来的手。

“我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拉法爱尔问道。

“那有什么用呀？”马丁泄气地说，“要想使我幸福，你是

帮不了忙的。”

“马丁，小心啊，别忘了我的劝告，爱情对一个穷学生来说，就象极乐园里的禁果。你要是尝了，那就毁了。”

“可我又能怎么样呢，当我……？”

拉法爱尔没有让他说完，便开言道：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两个人一旦相互信任，就会产生感情，而且很容易发展成爱情。你不必跟我说了。不过，我的确对你很感兴趣。我想在你病入膏肓之前，就给你把病治好。孤独是个不幸的伴侣。你生活得太孤单了，需要散散心。”看见马丁仍在沉思，他又补充一句：“这件事由我来办。”

“我看很困难。”马丁说道，他回想起前一夜的情景来。

“没关系。做个试验嘛，也损失不了什么。明天晚上八点到我家来吧。我带你去见一些可以使你开心的人。”

两位朋友分手后，马丁向达玛索家走去。

十

吃饭前，马丁走进客厅的时候，丽奥娜正坐在钢琴旁边。从第一天起这姑娘就使他产生了畏惧心理，这时尤其厉害。他觉得，她单独在那里，只要让她看见了，她就会猜出他心上流露出来的感情。这种担心得不到响应的爱情，可以使最有毅力的人感到胆怯。

“她也许会同情我，”他一面这样想，一面准备退出客厅。

同时，他认为这个想法本身就令人羞愧，所以觉得面红耳赤。

马丁刚一走进客厅，丽奥娜就看见他了。她一反往常的冷淡态度，突然离开座位，快步赶到门口喊住了他。

这意外的召唤，使马丁既惊讶又慌乱，连忙回转身来。

“您干嘛要走？”她问，同时发现了马丁脸上流露出来的慌乱神情。

“我看您很忙，害怕打搅您。”他答道。

“打搅我？为什么？您看到了，我在叫您。”

“谢谢。”

“来，请这边坐。我和您谈谈。”

马丁不高兴心里想，丽奥娜之所以用那富于感情的声调跟他说话，大概又要问类似前天那些问题。他跟在姑娘身后重新走进客厅。他站在离开姑娘坐的沙发远些的地方。

丽奥娜亲切地指给他一把椅子。

“昨天我没看见，您就走了。”她定睛地望着他。

“小姐，”马丁已经从慌乱中镇定下来，“我以为您已经没什么要问我的了。”

“我请您来，不仅仅是为这个。我确实由于疏忽把您给忘在一旁了，所以我想向您表示歉意，因为我想会无意中得罪了您。我当时有些担心的事，没考虑自己会失礼。”

在这些道歉的话里，没有平时常见的那种口气。看来这姑娘向他道歉是经过思想斗争的。但是，为了对马丁表示他们之间的尊卑，她就用那种以为是对待下人的、有些凌人的口气说话。虽然如此，她这番话确实出于正直的本能，尽管她的家庭培养了她一身的骄气，应该赔个不是的想法还是占了上风。这是良知主宰

了心灵的结果。那天在马丁离开之后，丽奥娜就察觉到自己的失礼，她立刻意识到，即使他的地位再低下，也有充分的理由生气。假如她那群追求时髦的、有钱的求爱者中，有某个人处于马丁无依无靠的贫苦地位，她会丝毫不注意什么后果，一点也不考虑她的行为是否正确。但是，她一看见马丁走了，心中就对自己的过错懊悔起来，并且认识到应该改正。因此，她稍加考虑之后，便果断地下了决心，就是说，在短时间内，向马丁当面道歉。

可是，一旦面对这个青年，需要赔礼的时候，丽奥娜感到这一步并不象她起初想象的那般容易。这使她感到意外，但是，她那倔强的性格促使她实现自己的决心，那怕困难很多。因此，她开口的时候，由于担心自己的话在马丁心里会产生误解，便用那种高人一等的口气说话。

讲完以后，她两眼望着马丁，想从他脸上看看有什么反应。她最后那句话引起了小伙子的怀疑，所以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于是他也用丽奥娜那种口气说道：

“小姐，从我这方面讲，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昨天没有给您提供更详尽的、您所关心的那个人的情况。”

“可那并不是为我自己！”丽奥娜吃惊地叫道，忘记了一切乔装和刚才那高人一等的造作腔调。

“啊！”马丁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快乐地说，“那不是为您自己！”

丽奥娜凭着女性对情愫特有的敏感，猜到了马丁脸上高兴的原因。

“难道他爱上我了？”她想，心里不免有慌乱，因为马丁讲

到后面那一句话时，眼神显得十分热烈。

丽奥娜吃了一惊，而且也很生气；于是马上恢复了原来的腔调，似乎对马丁胆敢妄生爱慕之心，要给予惩罚似的。

“先生，我看您的想象力实在过于丰富了，竟然根据几句话就做出这种假设。”她说。

“的确，小姐，坦率地说，我的想法是有些冒失。”马丁答道，他不明白为什么姑娘本来是向他道歉的，片刻之后，却用比以前更生硬的腔调责备他。

“您有什么理由认为我打听一下拉法爱尔的情况，就是我感到兴趣呢？”

“没有任何理由。我坦率地跟您说，我的怀疑是无意中想象出来的，不然的话，过去绝不会，今后也不敢这样想了。”

“但愿如此。”丽奥娜高傲地对他说，这深深地刺痛了马丁的心。

这时，恩葛拉萨夫人在前，她的丈夫在后，走进客厅。迈进套间的房门，达玛索看到马丁和丽奥娜单独在一起。

“为什么她单独和这个小伙子在一块儿？”他问恩葛拉萨夫人。

坐下以后，达玛索和马丁商量一笔生意，他的夫人则把她父亲的看法告诉了女儿。

“我爸爸没想想他在说些什么。”丽奥娜愤怒地叫道，“他太看重他的被保护人了。如果象他说的那样，马丁在生意上给了他很大帮助因而夸他有才干是正确的，可我也不能同意他就那样袒护他，更不能认为我就会看上他。”

母亲低下头，不敢加以批驳，对于自己没有威望的处境，只

好自我安慰。她把跳到脚下的地阿梅拉抱到裙子上来，因为它在提醒女主人。

与此同时，达玛索早已忘记刚才看到马丁和他女儿单独在一起的印象，正在专心致志地倾听马丁就一项他决心开始的重大投机活动所发表的意见。

丽奥娜对她母亲的答复，说明达玛索经常夸奖他的秘书。马丁通过与各省代理人的通信联系，已经熟悉了达玛索的商业秘密，他不只一次地用些有益的劝告帮助了达玛索。在这方面，马丁借助了天赋的聪明和智慧，从而弥补了他所缺少的商业经验。为了报答房主的款待，他在任职的岗位上发挥了最大的力量，因而使达玛索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并因为能有他在身边而感到庆幸。这样，在短时间内，马丁在达玛索心目中已占据重要地位了。达玛索用巨额资本进行的每项生意都要和马丁磋商。

正象上面讲的，达玛索和马丁谈的是生意。马丁刚刚发表了一条意见，它可能为达玛索的投机活动开辟新的场所。达玛索十分满意，为此想对他的秘书表示一点谢意。他说：“我发现晚上您不到客厅里来。”

“先生，因为功课忙，我的时间不很多。”马丁答道，他听了达玛索的话感到很高兴，因为他看到今后有了接近丽奥娜的可能性，而且可以认识一下追求她的是些什么人。

“尽管是这样，您若是有时间，就放心地来吧。我希望您和各方面的人多多联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社会。对一个投身于法律工作的青年来说，友谊总是有好处的。”

这天晚上，凭着达玛索的邀请，马丁来到恩葛拉萨夫人的客厅里。九点正，读者所熟悉的那些人物都到场了。

必须指出的是，在圣地亚哥居住的短时间内，马丁通过拉法·爱尔介绍的一家店铺，已经明显地改善了衣着。办法就是每月付给裁缝12个比索，就可以先穿上一套新衣裳。马丁已经开始付款。他具备了这必需的行头，便可以在这种社交场合露面了。他用另外8个比索支付别的花销。

为了明了这天晚上达玛索家笼罩的不安气氛，我们必须介绍一下首都的形势。了解这种形势，就可以明白恩葛拉萨夫人的宾客们谈话的内容了；同时也可以知道在那个热情关心政治的年代里，人们的精神状态又是如何。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曾经两次提到平等社，它是1850年初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但是很快就壮大起来。到我们叙述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平等社已经成为普遍受到注意的对象。对于政府当局，仅仅平等社这个名称就足以令人心惊肉跳了。毋庸置疑，该社极力宣传的政治纲领自然会有许多人士积极响应。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拥有八百多名社员。他们讨论了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从此，一种新的生活，在圣地亚哥死气沉沉的居民中开始形成了。家家户户都在关心议论政治问题，它们成为一些人的希望，也成为另一些人的梦魇。

心平气和的公民于是发现，家里的客厅变成激烈争论的场所。一家几个兄弟参加了不同的派别。叛逆的子弟不再听从父辈的命令。政治的狂飙席卷了大批安宁的家庭。1850年，和随后的1851年，大概没有一个家庭里，不回响着政治辩论的吵嚷声；大概没有一个人不热衷于某个派别。里古勒哥^①那时如果生在智

^① 里古勒哥(Licurgo)，生于公元前九世纪，根据历史传说，认为他是古希腊的雅典立法人。

利，就不会实行他那关于制裁不关心公共事务者的法律了，因为那时找不到这种犯人。

在 8 月 19 日以前，即发生了人们称之为“大棒”会议之前，平等社召开过四次大型会议。

正是这天晚上，马丁·里瓦斯首次参加了他的保护人达玛索家的夜间聚谈。

十一

我们在上一章里说过，在参加达玛索家经常聚谈的人们中间，笼罩着惊恐和不安。

这一天是 8 月 19 日夜晩，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就在传说平等社会被政府下令解散，有人还举出这样的证据：几天前的一个深夜，有四个手持武器的人袭击了平等社在秦巴建立的第七小组。

马丁由达玛索介绍给与会者之后，坐了下来。谈话中断了一下，又重新继续下去。

“驱散那些蛊惑人心的集会，这是在当局权力范围之内的事情，”菲德尔·埃利亚斯在回击有人刚提出的异议。“要么，什么叫权威呢？就是有下令的权力。要下令驱散集会，就象我说的那样，这是权力范围内的事情。”

他女人，佛兰西斯卡夫人听了他这套关于权威的逻辑，恐怖地捂住了脸。

自诩为重要人物的老鳏夫，西蒙·阿雷纳接着说：“一个善

良的人民应该满足于节假日里有娱乐的权利就够了，而不必介入他们不懂的事情中去。如果每个手艺人都发表一通政治见解，我看，那就没有念书的必要了。”

达玛索对受政府委任一事失去了希望，因为让他等得太久了。这天晚上，他的思想是受自由派报纸的影响的；报纸上的文章，他还记忆犹新。

“结社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说，“这是文明战胜野蛮的成果之一。禁止结社就是对为了自由而流尽鲜血的烈士们的亵渎，另外……”

“要是他们夺了你的财产，我看你还谈什么烈士和自由。”菲德尔叫嚷着打断了他的话。

“这与抢夺财产无关。”达玛索反驳说。

“不对。”西蒙·阿雷纳说，“您以为他们预先不加考虑就取了这个名字吗？平等社就是说为建立平等的社会而奋斗的团体。由于他们最反对贫富不均，那么富人自然就是婚礼上的鸭子了。”

“那就是，*les canards des nocces*, （法语：婚礼上的鸭子。）”时髦的奥古斯丁说道。

“这是毫无疑问的，先生。”埃米略·门多沙这时点头赞同道。

达玛索沉思起来。这些威胁他财产安全的论调，当时是用来威吓那些倾向自由派的富人的，这些话使他惶恐不安，从而沉默不语了。

“象您这样有身份的人，应该借此机会支持政府。”埃米略说道。

“当然啰，这是一切爱国者的责任。因为，国家是由政府来代表的。所以，支持政府，就是一种爱国的表现。”菲德尔说道，他是喜欢搞三段论法的。

“可是，老头子，你这个定理是假的，因为……”佛兰西斯卡夫人反驳道。

“得啦，得啦，得啦，”菲德尔打断她说，“女人家是不懂政治的。对吗？先生。”他对离他最近的马丁又加了一句。

“先生，我的意见并非如此。”里瓦斯谦逊地回答说。

菲德尔惊讶地看看他。

“怎么！”他叫道。

接着，他好象心中有个想法一亮，说道：

“您是单身汉吧？”他问道。

“是的，先生。”

“啊，所以呀，好啦，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谈的啦。”

正当这时，克列门德·巴林沙进来了。他一向要比别人到得晚。

“我从蒙西塔大街经过，”他说，“那里一大群人挡住了我的路。”

“怎么啦？是暴动吗？”菲德尔和西蒙吓得脸色灰白，异口同声地问道。

“不是暴动。如果发生暴动，那也是政府的过错。”巴林沙的回答使听众异常惊讶，因为平时人们已习惯于这位资本家说起话来吞吞吐吐的模样。

“我想，通过政治，甚至连傻瓜都会变成口才雄辩的演说家。”佛兰西斯卡夫人对身边的奥娜说道。

“得了，喂，出什么事了？你在卖关子。”奥古斯丁对巴林沙说，后者还没开口，而大家都安静地等着他解释那些话呢。

“到底出什么事啦？”别的人也问。

“平等社召开了全体大会。”克列门德开口道。

“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

“会议是十点钟左右结束的。”

“真是了不起的消息。”佛兰西斯卡夫人低声说。

“这是人家在大街上对我说的。”那个青年接着说。

“还有什么？后来呢？”奥古斯丁问道。

“有些人闯进了大厅，那里还有几个社员没走。进来的人拿起棒子就打这些社员。”

“拿棒子打？！”男女齐声叫道。

“拿棒子打？！”奥古斯丁洋腔洋调地叫道。

“这是暴行。”佛兰西斯卡夫人愤怒地说，“我们简直不是生活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

“女人家，女人家，政府知道它该做什么。你不要参与政治。”菲德尔驳斥道。

“但是，这太过火了。这可是超出界限了。”奥古斯丁说。

“当局的职责就是维护和平，而这个捣乱的团体直接地威胁着我们的安宁。”

“但是，这太令人气愤了！”佛兰西斯卡夫人激动地反驳。

“那有什么关系！政府有军队！”

“打得好，打得好，就是要狠狠地打！他们不是喜欢干涉他们不该管的事吗？”菲德尔说道。

“但是，这会引起一场革命的！”达玛索说。

“笑话！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叫他们学会尊重。任何政府在百姓面前都要显得有力量。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西蒙回答说。

“这是拿棒子打人，而不是治理国家。”马丁反驳说。他那善良的性格和激昂的个性非常反对这种独裁的论调。

“西蒙先生说得对。对敌人就是要狠。”埃米略·门多沙接着说。

“真是怪论，先生。至今我仍认为，高尚的品格就是对敌人要宽宏大量。”马丁生气地说道。

“那是对另外一类敌人，而不是对自由派的人。”门多沙轻蔑地回答。

里瓦斯走向一张桌子，一面抑制着心中的气愤。

“您别争了。别的道理他是听不进去的。”佛兰西斯卡夫人说道。

政治性的谈话，在男人中间继续进行着。妇女们则围到一张桌子旁边，一个佣人刚刚端上一个托盘，上面摆着一杯杯巧克力。

马丁在整个谈话期间，一直在观察着丽奥娜。在那些不同的政见里，他看不出她的意见如何。同样，他也无法了解丽奥娜究竟更喜欢两个追求者中的哪一个。只见她高傲地跟他们每个人都说话，脸上只露出一种应酬式的友好，而根本没有那种女人听到敲打心房的话语时，脸上流露出来的慌乱。但是，这个发现，非但没有使马丁高兴，反而使他深深感到悲伤。

他想，既然丽奥娜冷眼对待那个漂亮的职员和那个阔气的资本家，那么她的注意力就永远也不可能落在自己身上，因为他没

有任何吸引力，能够同那些他认为是情敌的人进行竞争。同时，他日益感到自己的心已被那高傲的美人所降服。他以爱情的神圣的光轮把这位美人环绕起来。这时，他每一个想法都成了失恋者心中的多情诗篇。有时他这样想：丽奥娜赛如天仙，难于下凡接受任何人间的爱情。

里瓦斯担心别人会猜出他的心事，就克制着自己的眼睛，不去注视丽奥娜。玛蒂勒德和她表妹这时已离开了桌旁。

“这个小伙子是拉法爱尔的朋友。”丽奥娜说。

“你知道吗？他这个人挺招人喜欢的。”玛蒂勒德应声说。

“你的看法可不是没有私心的。”丽奥娜笑着反驳说。

“你又问过他拉法爱尔的事吗？”

“没有。因为我那些问题使他以为，是我在恋爱。另外，由于我仅仅为这些问题而叫住他，他生气了。”

“啊，是个骄傲的人。”

“非常骄傲。奇怪的是，今天晚上他到这里来了。以前他是从不这样做的。在饭桌上，要是没人跟他说话，他就很少开口。如果讲话，也是为了对那些庸俗的见解表示异议。”

“我看你很仔细地研究了他。”玛蒂勒德用调皮的口气对表妹说：“我认为你关心他超过了所有来这里的青年人。”

“真是胡说。”丽奥娜叫道，骄傲地别转了头。

但是，玛蒂勒德这番议论却使丽奥娜想到，连她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回事，马丁确实比那群平时到处围着她转的青年更加占据着她的心头。想到这里，她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慌乱。当她想到，这个想法同马丁高兴地听到她解释询问拉法爱尔的理由时，同她产生的另一个想法相吻合，便羞得脸红了。这位姑娘，一向

蔑视首都最时髦青年的追求，现在的脸红与慌乱，完全可以在父母的娇生惯养和天赋的性格上得到解释。丽奥娜虽然对表姐说过，希望恋爱，人们看到的却是，她那极盛的傲气。这反映在她冷淡地对待女友们最羡慕的那些青年。因此，当想到把注意力放到这样一个被看做是无足轻重的人身上时，这使她生自己的气。这个想法促使她打算考验一下自己的毅力，看看能否战胜她认为自己有意志薄弱的表现。女性的心特别热衷于这类考验；她们为了驱散心头的冷漠与厌烦，而在这种考验中消磨时光。从这时起，丽奥娜就把里瓦斯看做对手了，而没有觉察到，这个打算则迫使她犯了一个她刚刚自责为软弱的错误，即：她在注意他。

正当她下这番决心的时候，马丁失望地离去了。象所有初恋的人一样，他并不想压制自己的激情，反而对爱情在他心上唤起的痛苦感到快慰。他处于一首悲伤诗歌的影响下，这首诗包含着 他新酿的苦酒。他品尝着爱情带来的磨难，而感到一种陌生的、正在胀大的快感。处在这种情况下的爱情，就象站在很高的地方向脚下张望一样，会令人头晕目眩。里瓦斯眺望着心中这扇希望之窗，他把这点希望对准那不会被爱上的可能性孤注一掷。

这些感触使他忘记了拉法爱尔与他次日的约会。只是到了下课的时候，他的朋友说：“别忘了今天晚上到我家来。”这时，他才想起来。

“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他问道。

“不要失信。你来看吧，我想做个治病的试验。”

“拿谁做试验？”

“拿你。我看你的病情令人担心。”

“我看没有用。”马丁伤感地握握圣路易斯的手，道别说。

拉法爱尔未做任何回答，待里瓦斯走出几步后，方才深深地长叹一声，这揭穿了他刚才的快活声调仅仅是为了朋友高兴才那么说的。

十二

晚上八点钟，马丁走进座落在塞尼查大街上的一所旧住宅里，圣路易斯住在这个地方。

圣路易斯出来迎接他，把他让进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富丽的装璜和摆设引起里瓦斯的注意。

“这是我的窝。”拉法爱尔说道，一面请他坐在一张绿色羊皮安乐椅上。

“从这条街上路过的人，决不会想到这里会有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房间。”里瓦斯说道。

“你看见周围的这些东西，是家境富余时候的纪念，”拉法爱尔答道，“我失去了很多东西，”他伤感地说，“可是，仍然喜欢舒适的生活，就保存了这些家俱……算了，咱们还是说些另外的事吧。我想让你快活一下，我自己也要开开心，你知道我要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吗？”

“不，不知道。”

“我一边刮脸，一边讲给你听。”

拉法爱尔拿出一个小盒，准备好肥皂沫，在一面可升降的圆镜子前面，坐下来。做完一切，他动手刮起脸来，一边根据手势

允许的情况开口讲话。

“我告诉你，我给你介绍这么一家人，那里有女孩子。至于你参加的活动，用专门的术语说，叫做‘狂欢日’。你如果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你会得出结论说，那不是你要钻进去的圣地亚哥的贵族圈子。接待你的人，用智利社会上的话说，叫做‘无足轻重的人们’。”

“那些女孩子怎么样？”马丁趁拉法爱尔停手的时候，问道。

“我都会告诉你的。不过，咱们从头讲起：这个家庭由一位寡妇加上一儿两女组成。按照年龄，咱们先从女性开始。这位寡妇叫贝尔纳尔达·高尔德罗·德·莫利那，据她自己极不准确的计算，说是有五十岁。她与众不同的是特别喜欢吃喝玩乐。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叫阿德莱达，另一个叫埃德米拉。第一个是教父给起的，第二个是母亲给起的。因为母亲怀着小女儿的时候，看了一场《奥赛罗》，为纪念那个剧院之夜，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你会听到她对你谈起这次纪念演出的。阿德莱达野心勃勃，她想找个阔少爷，所以能演上一出历险记。这些‘无足轻重’的人不了解上层的沙龙社交，认为我们这些阔少爷，或按照她们的叫法‘世家子弟’，是完美无缺的人，因为她们以衣冠论人。她的妹妹埃德米拉，是个温柔浪漫的姑娘，很象小说里的巾帼英雄。顺便说一句，她喜欢看言情小说，那是一个杂货铺的老板借给她的。她们姐妹俩长得很象：两个人都长着栗色的头发，雪白的脸庞，碧色的眼睛，美丽的牙齿。但是，各自的表情反映出她们心中珍藏着不同的东西：阿德莱达的野心和埃德米拉的爱情。埃德米拉的心，如同巴尔扎克描写他书中的一位女英雄那样，象一块海

绵，能把每一滴情感都吸收在里面。

“还剩下一个男的没讲，他今年26岁，是个没有头脑的人，整天追求舒适享受。顺便说一下，洗礼的时候，人家送给他的大号是阿玛多尔，他留着三撇小胡子，这与他的身份挺相称。一弹起吉他来，他就唱‘我的心肝儿，之类的玩艺儿。这是个值得研究的怪物。你会见到他的。

“现在，我再给你讲讲他们怎么生活，据说，是靠一个傻雇工的劳动维持生活。贝尔纳尔达夫人的丈夫达米安·莫利那大概出身于富裕家庭，这从留给他妻子的遗物上可以看出来。可是他自己一生都很穷，死后只留下一小笔资金：8000比索。借助这点钱，全家才免遭吃苦。阿玛多尔挥霍掉父亲给的那份东西以后，就依靠母亲生活。他有时用赌牌的办法赚些零花钱。大选期间，如果在野党比执政党给的钱多，他就是个活跃的激进派；要是政府提供经费让他四处拉票，他就是个地道的保守派。有时，他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哲学办事：同时为两派服务。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家都是同胞嘛。

“有这样两个漂亮的姑娘，爱神不可能不在那里栖身。果然，这位神仙来落脚了。不过，我要是说出热恋着阿德莱达的人来，你也许不相信。”

“是谁？”马丁问。

“你那保护人的风流儿子。”

“奥古斯丁？！”

“是的。他刚从欧洲回来，是他的一个朋友把他带到那里去的。起初，他以为凭着自己华丽的衣着和满嘴的洋话可以追上阿德莱达。谁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却遇到那姑娘的坚决抵抗，他

对她的迷恋也就认真起来。

“假如阿德莱达真的爱上他，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她。但是，由于姑娘的抵抗，他那任性的脾气反而带上真正狂热的色彩了。”

“另外一个姑娘爱上谁了？”

“目前她谁也不爱，尽管有位警官在认真地追求她。埃德米拉梦想找一个类似小说里的人物，既温柔多情，又有英雄的肝胆，她瞧不起那位战神之子的爱情，所以警官很难过，好象在他的仕途上，从此不会有什么长进了一样。”

讲到这里，拉法爱尔已经整妆完毕，最后又梳理一下头发，方才住口。这时，马丁的目光转移到写字台上的一幅相框上。

“哎呀，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马丁惊叫道。

“是吗？可能吧，”拉法爱尔一面回答，一面挪开蜡烛，“咱们走吧！”说罢，他熄掉一支蜡烛，又拿起另外一支，抬腿向外面走去。

“好的。”马丁跟在朋友后面走出来。

他俩离开拉法爱尔的家，来到高来秋大街的一幢住宅面前，街门是关着的，这是私人聚会时的习惯。

拉法爱尔用力敲敲门，不久，有个女仆开门迎了出来。

如果介绍那位女仆的外貌，会有损读者的情感。这是一位典型的下层佣人，她衣裳褴褛，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厨房气味。有些形象是难以用笔墨描绘的。还是让某些艺术家用画笔把她们再现出来吧，比如：穆里奥的作品《乞儿》就是一个例证，在那幅画里，没有半点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方。

“我们正赶上狂欢的高潮。”拉法爱尔对马丁说。他俩这时

已站在面对着狭窄天井的窗户跟前了。

“都是些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应邀来参加聚会的。你瞧，那个姑娘就是野心勃勃的阿德莱达。你觉得怎么样？”

“满漂亮的，不过，眉宇间露出厉害的神情，说明她好猜疑，不相信任何人。我这个看法大概受到你介绍的影响。”

“不，不，你说得有道理。这些都反映了阿德莱达的精神面貌。不过，在庸人眼里，这种厉害的神情就变成了威严。你熟悉的那个奥古斯丁就曾经说过，阿德莱达好象化装舞会上的女王。你看，她和埃德米拉长得多象啊！可是，姐妹俩个之间的差别又是多么大呀！旁边那个就是埃德米拉。你去掉她脸上由于多愁善感而造成的忧郁神情，你会看到那是个很可爱的人儿。”

“说得对。我觉着她比姐姐长得美。”马丁答道。

“你快瞧，你快瞧，”拉法爱尔抓住马丁的胳膊说，“那个人就是阿玛多尔，就是手里端着一杯甜酒的那个。在这样的晚上，人们都叫它水酒。你不认为阿玛多尔在他那一类人里还挺神气吗？他身上那件府绸坎肩就是一件富有浪漫色彩的馈赠——大概是某个认真的情妇给绣的花边吧。领带上那两根褐色漆布条给他的外表增添了特殊的色调。他那卷曲的头发，好象教会游行里的天使一样，有着巧夺天工般的感染力，因为它巧妙地勾画出他的人格。你看他，在得意洋洋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干：向一位姑娘祝酒呢。”

这时，有个小伙子走近那位正被两个朋友观察的对象，跟他耳语了几句。

阿玛多尔离开那里，穿过这个通向院子的房间，随后来到圣路易斯和里瓦斯站着的地方

“先生们，”他走过来说道，“请到客厅里面好吗？”

“我们脱下手套来。”拉法爱尔回答说，“马上就进去。”

接着，他指指他的朋友说：

“阿玛多尔先生，我很荣幸地把马丁·里瓦斯先生介绍给您。”他又对马丁说：“阿玛多尔·莫利那先生。”

“您的仆人，听您的吩咐。”阿玛多尔说道，一面回答小里瓦斯的问候。

三人于是走进阿玛多尔称做客厅的隔壁房间去了。

十三

出席晚会的人纷纷把目光投向跟随阿玛多尔进来的这个人身上。小伙子们扭扭捏捏地打招呼；把他俩介绍给姑娘们之后，她们则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马丁和拉法爱尔站在天井时听到的那阵晚会上的喧闹声，自从他们一进门，便戛然而止了。突然，一个女人的尖嗓门叫喊起来，从而冲破了寂静：“嘿，怎么都象死人一样地站着，好象从来没见过生人似的。”

这是贝尔纳尔达夫人的声音，她两手叉腰，站在客厅当中，兴致勃勃地使客人们活跃起来。

姑娘们低下头来笑了；小伙子们仿佛听了这动人的鼓励才苏醒过来。

“贝尔纳尔达夫人说得好。”有人叫道，“咱们来跳四对

舞。”

“四对舞，四对舞！”其余的人随声附和地喊道。

本家的一位朋友向一架钢琴走去。这是他本人早晨派人搬来的。一对对舞伴站好，准备开始跳的时候，他弹起琴来。舞伴中是不分年龄和身份的。一位几乎近五十岁的母亲与十四岁的女儿相遇了。小姑娘用力拉长自己的衣服，仿佛不惜拉断腰带就可以变成大人一样。

“嘿，你这么使劲拉，要把衣裳撕破了。”母亲说道，这使她的舞伴当着里瓦斯和他朋友的面前，感到十分难堪，从而影响了动作的协调。

在另外一角，一个小伙子在高声追求他的舞伴，以便在刚来的人面前表示他是不害羞的，他说：

“小姐，我说您是窃贼，因为您在偷盗别人的心。”

她脸颊绯红，低声回答说：

“先生，我求求您别说了。”

贝尔纳尔达夫人，作为一家之主，绕着舞场巡回一圈，按照她特有的方式，对每个人都说上几句客套话。她走近那位与女儿面面对的母亲时，她望着她，诡秘地摇摇头说：

“瞧瞧这个老太婆，也玩得这么起劲。”她叫道，“还和这么一个漂亮小伙子跳呐！”“对，亲爱的，别后退！”

“当然啦！”老太婆回答说：“难道只有姑娘们才能玩吗？”

阿玛多尔在四处活动，寻找着缺对的舞伴。

当几个姑娘表示歉意不能跳时，他对其中一个姑娘说：“可以伴舞吗？小姐。”

“我从来也没跳过四对舞。”她细声细气地回答说，“要是您愿意跳波尔卡舞的话……”

“出来吧，玛丽奇达。”贝尔纳尔达夫人说道，“大家会教你的。别以为他很粗鲁。”

经过一再请求之后，玛丽奇达决定跳一次。在不和谐的钢琴伴奏下，四对舞又开始了。弹琴的人在踏板上卖力的踩着，在板凳上激烈地晃动着，他的动作之大，弄得板凳几乎和乐器一样响。

跳舞的和旁观的喧闹声对窒息低沉的钢琴声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玛丽奇达和那十四岁的女孩不时地跳错舞步，所以差不多有三、四个人同时在纠正她们。

“往这边来，玛丽奇达。”一个说。

“这样，行礼。”另一个接着说。

“这边来，这边来！”又一个叫道。

“看着我，这样做。”阿玛多尔说道，一边摇晃着身体，面对舞伴，时而向前，时而向后。

“别这么乱嚷嚷！”弹琴的吼道，“那样就听不见音乐了。”

“喝杯酒，凉快凉快吧。”贝尔纳尔达太太递给琴师一杯水酒。这时，阿玛多尔用力击掌，指挥弹琴的换乐谱。

在第二套舞曲里，那个十四岁的少女仍然按第一套那样做，这样就把她对面的人搅乱了，并引起了普遍的混乱，因为人人都想纠正搞错的人，都想同时解释明白，都想立即恢复秩序。

这种混乱状况使小伙子 and 姑娘们感到难堪，他们竭力想把晚会的气氛弄得稍许规矩些，但是贝尔纳尔达夫人却特别喜欢这股

乱劲，她手里举着一杯酒，为跳错的地方喝倒彩，这热闹的气氛使她很开心，她不时地重复说：

“热热闹闹地跳吧！”

拉法爱尔·圣路易斯是那些显得最快活中的一个；对此，里瓦斯十分惊讶。拉法爱尔总是尽量卷到最乱的舞圈里去，常常可以听见他那盖过别人的高嗓门。他趁着混乱就夺走别人的舞伴，从头另跳一套，这样就把刚刚表面上恢复的秩序又打乱了。

马丁从这个新角度观察着他的朋友：拉法爱尔的样子与平时流露出来的忧郁、严肃的神情截然相反。他觉得圣路易斯所表现的热情中，有强颜欢笑的成份。

“你的朋友是这里的宠儿。”贝尔纳尔达夫人走过来说。

“我没想到他的情绪这么好。”马丁回答说。

“他一向是这样的，喊啊，闹啊，不过，他的心地可善良呐。他没对你讲过为我做的事吗？”

“没有。这方面，他从来没讲过什么。”

“这是他又一个优点。他对谁也不说他做的好事。但是，我可以讲给你听，让你更好地了解他。去年，我差点死掉，病好以后，我到大夫和药师那里付钱的时候，他们说我不欠款，原来他已经替我交上了。啊，真是个好孩子！”

贝尔纳尔达夫人说这番话时所流露的深切谢意，在里瓦斯心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时候，跳四对舞的人们混乱、吵闹达到了顶点。圣路易斯那种疯狂般的快乐再次引起里瓦斯的注意。

拉法爱尔发现自己的朋友在注视着他，就离开那里走了过来。在走到马丁跟前的短距离中，他那快活的表情从脸上消失了，而代之以常见的忧伤。

“这只是刚刚开头。越是不怕难为情，就会玩得越起劲。”

“你真的在玩吗？”马丁问他。

“真或假是无关紧要的。”圣路易斯有些激动地说：“主要为了求得陶醉。”

说完这番话，他就走开了，留下里瓦斯仍在原地。正当马丁准备到隔壁房间去的时候，面对面地遇上了刚刚到达的、穿着时髦、容光焕发的奥古斯丁·恩西那。两个年轻人犹豫了片刻，二人的脸上同时泛出一片淡淡的红晕。

“您在这里，里瓦斯朋友。”这位时髦公子叫道。

“您已经看到了，既然您经常光顾这里，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惊讶的。”马丁回答说。

“我感到惊讶？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您是个不很露面的人……我来这里，因为这里让我想起巴黎那些玩艺儿来。再说，圣地亚哥也没有青年娱乐的地方呀。”

随后，奥古斯丁前去问候这里的女主人了。夫人为了对他表示亲热，露出了残存的三颗牙齿。

这时，拉法爱尔刚刚看见小恩西那，就挽起里瓦斯的胳膊，朝他走过去。

他握住奥古斯丁的手，一面对马丁说：“你和这位漂亮公子打过招呼了吗？这里所有的姑娘都为他着了迷……”

“亲爱的，你真风趣。”小恩西那回答说，他脸色有些微红。

“我很高兴见到你。”

他穿过客厅，一路上炫耀着那粗大的金表链，想用它征服那骄傲的阿德莱达。

四对舞跳完了。贝尔纳尔达夫人唤来几位好友。

“咱们耍上一把。”她说，“咱们也得玩一玩嘛。”

于是，几个人围住桌子，贝尔纳尔达夫人在桌子上放了一副纸牌。其余的人则跟着里瓦斯和圣路易斯进了客厅，那里正在弹吉他。

是阿玛多尔坐在一张矮脚椅上弹吉他。他不时地望望听众，这时，给拉法爱尔开门的那个女仆端进一个托盘来，上面放着一杯杯甜酒。

男男女女都高兴地端起酒杯来。阿玛多尔放下吉他，给里瓦斯和拉法爱尔各递一杯酒，并强迫他们一口喝干。连饮数杯后，人们的脸上显得格外兴奋。酒精使大家热情地欢迎这样一个声音。

“民间舞，民间舞，咱们来跳民间舞。”

几条手帕在空中挥动起来。里瓦斯不能不吃惊地看到有个姑娘走到屋子中央，她把手递给正是他被拘留那天接待他的那个警官。

“那个人就是我被拘留那天的值班警官。”他对拉法爱尔说。

“就是他在追求埃德米拉，”拉法爱尔答道，“他刚刚来到，所以你一直没看见他。”

阿玛多尔的手指弹奏出快乐的民间舞曲。一对对舞伴翩翩起舞，耳中听着贝尔纳尔达太太的长子的歌声。他两只眼睛瞅着天花板，唱起下面这首同舞蹈一样古老的歌：

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两个黑人要杀我，
原来是你那美丽的眼睛，

她们怒气冲冲，把我死盯着。

许多旁观者按照舞曲的节拍，不停地击掌；另外一些人则怪声怪气地给跳舞的人助兴。

“哎呀呀，我的黑美人！”一个声音叫道，还长长地叹息一声。

“嘿，嘿——！”另一个喊着。

“小伙子，上啊！”

“别让她停下来！”

“摇晃手绢儿！”

“警官，加油！”

吵嚷声此伏彼起，阿玛多尔仍然唱下去：

两个漂亮的美人儿，

不管哪个我都喜爱。

如果说男人有福气，

公鸡更是悠哉快哉。

唱完最后这一句，也就跳完最后一圈舞。按照男追女的古老习惯，警官双膝跪在舞伴面前，众人齐声喝彩。

接着，大家继续饮水酒。其结果就是男客们的热情更加高涨，他们装腔作势，花言巧语，向姑娘们献尽殷勤，或者嘲笑其他追求者有伤风化的甜言蜜语。粗鲁的追求与咬文嚼字的风雅相结合——使这种晚会别具一格——逐渐代替了开始时模仿上流社会的傲慢作风。这个置于贫苦百姓与豪门世家之间的、称之为中间阶层的人们——他们鄙视贫民，羡慕豪门，模仿后者的习俗——常常拿出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把平民风俗与上层倨傲的气派掺杂在一起；他们把上层社会的礼仪甚至弄到啼笑皆非的程度。实际

上，上层社会的人们是把自己的丑态极力掩盖在金银的外衣和彬彬有礼的举止下面。

拉法爱尔向马丁阐述了上面这番见解，一面避开一个固执地要和他俩干杯的人。

拉法爱尔说：“所以，爱情在这些人中间要比上层沙龙里来得快。在沙龙里，为了头一次表白，必须认真研究措词。胆怯和愚蠢的情侣们惯用的暗送秋波之类的把戏，在这里是多余的。你喜欢某个姑娘吗？不必拐弯抹角，请直截了当地说吧。可你别以为会得到预想的、坦白的回答。这里的女人，在爱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她们希望你能恳求她，然后她只答应你的部分要求。”

“拉法爱尔，说实话，在这里我并不开心。”

“哎，我可没强迫你开心。不过，要是你下面看到的场面都不能使你快活，我看你可就没救了。我让你看一个你从来没见过

的场面。”

“什么？”

“让你看看，一个自负的阔佬在情欲的支配下是多么的不幸，你等着吧。”

拉法爱尔唤来那个正在阿德莱达身旁反复倾诉爱情的小恩西那。这个年轻人被酒精烧红了脸，而那姑娘则冷冰冰地听着他的表白，这使他很难过。

“爱情进行得怎么样？”圣路易斯问他。

“平平常常。”奥古斯丁晃晃悠悠地回答说。

“您愿意我对您说句真话吗？”

“请吧。”

“象您这么干，您永远也搞不成。”

“为什么？”

“因为您追求阿德莱达就象追求一位贵妇人一样，要想让这种人高兴，就必须显得和她们一样，而不要用您现在这种腔调。”

“可是，怎么办呢？”

“您跳过民间舞吗？”

“没有。”

“那就请阿德莱达跳个民间舞，她就会明白您并不轻看她，而愿意和她跳舞。”

“您认为这会有效果吗？”

“肯定会有。”

奥古斯丁因为饮酒过量，头脑已不很清醒，他觉得这道理合乎逻辑，不过还有些犹豫。

“糟糕的是我不会跳民间舞。”

“那有什么关系！您不是说过在法国跳过那种‘康康’的玩艺儿吗？”

“啊，不错。”

“好了，那是一样的，区别不大。”

奥古斯丁决定听从劝告。于是去邀请阿德莱达跳民间舞。

大家一起喝彩，欢迎这对新舞伴；拉法爱尔把吉他放到阿玛多尔手中，后者就张咀唱起来，由于喝过酒，声音显得更洪亮了：

心肝，我在吃苦，
苦头来自真命苦。
可你，没良心的，

却嘲笑我的痛苦。

奥古斯丁在圣路易斯的怂恿下，从歌声一起，就跳了出去，由于动作过猛，跌了一跤，他在阿德莱达脚下晃了几下才爬起来，这时四周拍掌的人呐喊起来，人人都冲着这位倒霉的公子哥说着俏皮话：

“胖子，趴下喽！”

“喂，亲爱的，扶他起来！”

“没事，摔得不重。”

“给他一根平衡木，他正在走钢丝。”

奥古斯丁终于站起来了，他摇晃着身体，一跃就跳起舞来。众人的喊声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调门更高了。阿玛多尔装做女高音的样子尖声唱着，大家十分快活地听着他的歌声：

有个瘸娘们儿

要过河沟，她说：

“抓住我的拐棒，

别让它沾上水哟”。

人们跟着重唱最后这句歌词，那位公子哥以为大家的叫声是在热情鼓励他呢，就模仿别人的样子，一下子跪倒在自己的舞伴面前。

阿德莱达用哈哈大笑接受了他这个献殷勤的表示，然后跑回自己的座位上。众人看到那个年轻人仍旧一动不动地跪在屋子正中，便跟着她哄笑起来。

拉法爱尔随里瓦斯来到隔壁房间。里瓦斯对他保护人的儿子刚才扮演的角色，表示很不高兴。

圣路易斯回答里瓦斯这种表示说：“这是个油滑的纨绔子

弟，他象一切有钱人一样，以为靠几个臭钱，就可以盖住他们的荒唐事。再加上，我们这个社会十分尊敬那些用金子来掩饰傲慢无礼的人，但是，我可以狠狠嘲弄他们任何一个人。”

里瓦斯离开了他的朋友，而圣路易斯则留在贝尔纳尔达夫人玩牌的桌子旁边。

埃德米拉身旁有把空椅子，马丁在她身边坐下来。

“我看您不大参加这些娱乐活动。”姑娘说道。

“小姐，我不喜欢吵闹声。”他回答说。

“这么说，您不太愉快了。”

“是的。我对这些娱乐也不感兴趣。”

“您说得对。这些玩艺儿我看得很多了，可是至今不能习惯呢。”

“为什么？”马丁问道，她这些话引起了她强烈的好奇。

“因为我想，这种娱乐使我们失去尊严。象您和您的朋友圣路易斯这样的青年到这里来，是来开心的，是把我们看成一种娱乐品来玩的，而不是当做身份相称的人对待。”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您错了，至少我本人并非如此。既然您这样直率地跟我谈话，那么我可以告诉您，刚才，当我看见您的时候，已经从您脸上猜到您讲的这番意思。”

“啊，您觉察到了？”

“是的，我坦白跟您说，我喜欢这种不满的态度。我曾经难过地想到，您大概正为这种处境苦恼吧。”

“正象我对您说的那样，我一直不能习惯我母亲和哥哥喜欢的这种晚会。可是，要想在象您这种青年和我们之间建立一种真诚无私的关系，那是有很多障碍的。”

“可怜的姑娘！”马丁想，他遇到另一颗被损害的心，象他一样，也是被可诅咒的贫困伤害的。

马丁还把自己的爱情同这种情形联想起来，他猜测，也许埃德米拉象他那样，也在毫无希望地爱着什么人吧。

他说：“想到您年轻又漂亮，我不明白您怎么会流露出这种消沉的情绪来。您别以为这是恭维的话。”他看到埃德米拉伤心地低下头来，便又说道：“我这个看法仅仅是我的猜测。我想您可能被谁爱上了，而且可能是幸福的。”

埃德米拉伤心地回答说：“人家不会象爱有钱的姑娘那样爱上我们的。也许我们发疯地瞧上眼的人，正是使我们最感到屈辱的人，正是他们让我们看到周围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不幸。”

“那么，您认为没有人能够理解您这颗心啦？”

“可能是的。因此我将永远也不会找到一个非常爱我的、能够使我忘掉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人。”

“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赢得您的信任，从而纠正您这种看法。”

“我和您谈话是很坦率的，”她回答说，“因为您的朋友曾经跟我谈起过您。您自己也部分地证实了他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您谈起话来，并没有追求我的意思。可是差不多所有和我们在块消磨时光的青年，总是一味地追求我们。”

有几个客人极力要马丁和埃德米拉跳民间舞，两个人异口同声地拒绝了。但是，要不是拉法爱尔前来解围，证明他的朋友从来没有跳过舞，他俩也难以摆脱众人的要求。

十 四

由于酒精渗入大脑皮质达到明显令人担心的程度，哄闹的劲头在急速升级。这时，人人都放开了喉咙，个个都想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起初那些沉默寡言、外表稳重的人，现在也健谈起来，直到饮酒过度，舌头转动不灵，方才被迫停止。

一架竖琴伴上吉他，排挤了钢琴的地位，后者被看成是多余的长物了。两个乐器在一旁和谐地伴奏，一位带鼻音的女歌手配上阿玛多尔的歌声，组成男女二重唱。其余的人则努力重复最后一句歌词。所有这一切，使贝尔纳尔达太太不时地昂起头来，吆喝一阵，以便维持秩序：“嘿，又乱轰轰啦！”

那位警官，大家都叫他里查德·卡斯达纽，他趁马了站起身从民间舞脱身出来的机会，急忙在埃德米拉身旁坐下来。他抱怨她不该去跟别人谈话。奥古斯丁这时置贵族尊严于脑后，一口喝干阿德莱达沾过唇的一杯酒。

警官问埃德米拉：“您要是不喜欢他，干嘛允许他跟您说悄悄话呢？”

奥古斯丁在另外一个角落里对阿德莱达说：“我的心整个属于您，我把整个的心都掏给您啦。”

在竖琴的伴奏下，阿玛多尔唱道：

我将离开这里，和你一块走，

我要把你装在心坎儿上，宝贝儿。

假如您想到别处去藏身，

那么我的爱情可不答应。

在这两个房间里活动的人们，手里举着酒杯，杂乱无章地重复着：“那么我的爱情可不答应。”

马丁听到最后这句歌词时，由于孤独而心中感到痛苦和忧伤；他还想到，那幸福的良辰美景永远和他这年轻、纯洁的心灵无缘。周围嘈杂的闹声使他烦躁；对别人借助酒力而轻率地倾诉临时编造的甜言蜜语，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

正当马丁这样沉思冥想的时候，拉法爱尔招呼客人们到天井里去。他在那里燃放焰火，每当礼花在空中爆炸的时候，众人就发疯般地狂啸一阵，他们高呼，祝生日的女主人贝尔纳尔达太太健康长寿。

接着，阿玛多尔请来宾们回到屋里去。

他说：“伙计们，现在该吃晚饭啦。”

有个人高声道：“吃晚饭？真阔气呀！”

“你们以为怎么样？”贝尔纳尔达太太的长子神气地补充说：“我们家是按规矩办事的。”

众人吵吵嚷嚷地涌进一间雪白的小房间，里面早已备好一张长桌。每人根据与女主人的亲疏，各自在她身边找好位子坐下。没有在桌旁找到座位的人，就站在他们身后。

“孩子们，”贝尔纳尔达夫人喊道，“凡是没有餐刀的人，就爽爽气气下手抓。”

这个通告再度引起热烈欢呼；同时发出了向饭菜冲锋的信号。众人于是发动猛攻。

面对着身居首席的贝尔纳尔达夫人，一只火鸡闪耀着被炉火

烤得金黄光亮的嫩皮。不管东道主的经济条件如何，做为传统菜，火鸡要出现在智利的晚宴上。炸鱼和凉拌菜给饭桌上增添了特殊的风味，它们和红烧乳猪一起，再加上一大盆橄榄，使饭菜显得相当丰富多采。贝尔纳尔达夫人告诉大家，这些橄榄是早晨从她一个在阿古斯地那做修女的表妹那里弄到的。为了便于消化这样营养丰富的食物，还摆上几盆加西亚·毕卡地区出名的草莓。另外还有一坛甜酒。每位来宾可以酌满自己的酒杯，但是按照阿玛多尔的警告，斟酒时有个条件，就是手指不得沾酒；满杯之后，要一饮而尽，并且要对酒味发表意见。

向女性献殷勤的人，纷纷给姑娘们挟菜，还一面说些客套话或者是温文尔雅的措词。有个小伙子给他追求的对象献上一块火鸡的尾羽部分，他拿叉子递给姑娘这块肉的时候，说出一句甜甜蜜蜜的话，意思是说他的心已被爱神丘比特的箭射中了。警官里查德声称，除去埃德米拉沾过唇的酒杯之外，拒绝用任何别的杯子。阿玛多尔大口大口地为身边一位姑娘的健康干杯，一面表示他不惜为此牺牲生命。这时，奥古斯丁对阿德莱达表示爱慕的情话已经说到山穷水尽，便吹起有关巴黎晚餐的事，他一面讲着豪华的宴会排场，一面吞掉最后一块烤乳猪肉。

接连不断地饮酒，终于在警官的大脑中产生了魔术般的影响：他打算试试自己的爱情，企图亲吻埃德米拉。她立刻吓得惊叫起来。随着这一声叫喊，母亲特有的尊严使贝尔纳尔达太太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她朝着那个侵犯人身者发出严厉的呵斥。她那付斜瞪着眼睛的模样，令人想起警官的祖母来。阿玛多尔也打算惩罚那位鲁莽的追求者的轻举妄动，但是，他的双腿拒绝开路，结果扑倒在地上。这件事暂时中断了众人的喧哗。可是，并没有

制止住奥古斯丁胃中烧酒的翻腾，他象战场上的伤兵那样被人拖走了。与此同时，警官里查德仿佛面对着自己的下属，开始发号施令。这时，有几个人虽然还在拼命猛灌，却忽然伤心起来，他们面对着墙壁，眼泪汪汪地诉说着自己的不幸。在另一个角落里，几个年轻人勾肩搭臂地发誓，要结交终生，同甘苦共患难。更多的人则唠叨不休地劝解贝尔纳尔达太太，不要因为有人亲吻埃德米拉而生气。在这些光怪陆离的场面里——每个人不是凭藉理智而是借助酒劲在活动——出现了安达鲁西亚画派得意题材中最怪诞的形象，艺术家毫无顾忌地把我们称之为酩酊大醉的情景搬到画布上来。但是，由于男性角色的体力衰竭，狂欢晚会宣布进入尾声。大部分男子得到女士们的救护，他们那痛苦的爱情总算得到一些安慰。

可是，为数不多的、尚能站稳的几个男子汉仍然不想收场。为了阻止马丁和拉法爱尔兰开门回家，他们把街门的钥匙偷偷藏起来。结果，最后一场戏是：要走的人和坚持要继续狂欢的人大吵一通。终于，还是贝尔纳尔达太太的恳求使守卫街门的人放弃了主张，他们不情愿地给那些尚能靠两条腿回家的客人让了路。

贝尔纳尔达太太和女儿回到警官和另一个客人躺倒的地方，给他们盖上毛毯。达玛索·恩西那的长子毫无知觉地被人抬到阿玛多尔的床上，在那里继续昏沉地酣睡。

贝尔纳尔达太太和两个女儿回到自己的住室，她们进屋不久，阿玛多尔随后就来了。在这类活动中，他的确比别人更善于应付，现在，他已经基本恢复了理智。

他对阿德莱达说：“喂，妹妹，我看那小子已经爱得你五体投地啦。”

“可这个傻瓜，”贝尔纳尔达太太指着埃德米拉说，“她在警官面前还装腔作势呢。你应该学学你姐姐的样子嘛。”

“妈妈，我还不想出嫁呢。”埃德米拉回答道。

“你瞎想些什么呀？难道要我养活你一辈子？女大当嫁嘛。”

“你想想，警官的薪金不少。咱们佣人的亲戚，那个当军曹的，告诉我警官要提升啦。”

阿玛多尔瞅着阿德莱达说：“不是什么姑娘都能象她那样找上一个侯爵。”

“不过，要小心谨慎，”母亲说道，“事情要试探着进行。这种阔少爷只想寻开心。阿德莱达，犹豫不决的要输牌。”

“假如他不谈结婚的事，阿玛多尔就把他轰出去。”阿德莱达回答说。

“你们把他交给我好啦。”阿玛多尔接着说，“不出一年，妈，咱们就能跟这个阔财主结亲啦。”

阿玛多尔讲完之后，女主人叮咛一早必须唤醒晚会上那些“伤兵”，好在她们去晨祷之前，这些人就能离去。接着，他们互相道了晚安。

这时，奥古斯丁由于酒醉，仍在鼾声不绝地沉睡着，全然不知晚会的东道主正准备接纳他为东床快婿的绝妙计划。

十五

拉法爱尔和马丁离开贝尔纳尔达太太的家之后不久，就回到圣路易斯的住所。

两个人走进拉法爱尔在塞尼查大街上的住宅时，已经临近清晨三点钟。

“你要回去，就太晚了，”拉法爱尔对马丁说，“我看你今夜就睡在我这里吧。奥古斯丁还睡在别人家里，他一时也回不去，这样就没人进家门了，谁也不会发现你没有在家。”

拉法爱尔说着点燃两支蜡烛，并请马丁坐到一张矮脚椅上。

“你一点也不开心吗？”拉法爱尔问道。

“不大开心。”马丁靠在椅子上，沉重地说道。

“我看见你跟埃德米拉谈了一会儿。这个姑娘既可怜又不幸。她为自己家里人感到羞愧。她想结交感情上和她一致的人。”

“从我们短短的谈话里，我猜想她在爱情上可能有些问题，那是令人同情的。可怜的姑娘！”马丁说道。

“那么，你同情她喽？”

“是的，她感情脆弱，好象很苦恼。”

“不错，可是，那又怎么办呢？不过是又一颗碰到幸福之火而自焚的心罢了。”拉法爱尔叹口气说。

接着，他拢拢头发补充说：

“马丁，这就是蝴蝶的故事：幸存的蝴蝶的翅膀上永远留下

了火烧的痕迹。得了，我好象在作诗，这都是酒在作怪。”

“说下去呀！”里瓦斯说。圣路易斯那忧郁的声调和他的心情刚好吻合。

“这种可恶的甜酒把我的脑袋弄得象着了火。咱们喝杯茶，聊一会儿吧。这酒让人打开了话匣子，使心里敞亮了。”

他点燃酒精炉，并用点火的纸燃着一支烟。

“我看你没怎么开心。”他靠在沙发上说。

“是的。”

“马丁，你有个大毛病。”

“什么？”

“你对待生活过早地严肃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爱上了。”

“你说得有道理。”

“来，咱们估计一下，因为什么都得算计算计。你估计你成功的希望占百分之多少？”

“什么希望？”

“被丽奥娜爱上的希望，你爱的是她，对吗？”

“没有什么百分比。我毫无希望。”

“得了，别摆出一付倒霉的样子来。”拉法爱尔站起来叫道。

里瓦斯吃惊地望望朋友，因为他认为，无望的爱情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不幸。

圣路易斯接着说：“那么说，连一点点眉目传情，一点点姑娘谈情说爱时的细微迹象都没有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

“这样反而更好。”

“你见过丽奥娜吗？”马丁问道，他越来越惊讶了。

“见过。她的确漂亮极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来解释一下：假设她爱上你了。”

“噢，永远也不会的。”

“这是个假设。你会坦率地说，得到响应的爱情比处在叹息和无望中的心情，会有千百倍支持内心的力量。一句话：她爱你。这样，你就征服了整个世界。为了确保胜利，你想跟她结婚。生活就是如此。你恳求苍天赐福，直到向她父母提出要求为止。你和你那天使的爱情——它把你举到自以为是半个上帝的高度——使你忘记了自己是个穷汉。可是，依照她父母的公式，现实就戳到你的伤口上了。你害了麻疯病，他们象轰一条狗似的，把你从家里赶出去。亲爱的，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这个所谓文明的社会里，并不因为每天都在不断发生，而失去它那令人痛心的真实性。你想当这种故事里的英雄吗？”

马丁看到圣路易斯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的时候，令人窒息地哈哈一笑。

圣路易斯一面准备茶，一面讲下去：“可怜的马丁！相信我好啦，在我这不大的年纪里，已经有了经验。用我自己的历史就可以向你证明这个道理。这段历史，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因为，一想起它来，我就难过。我愿意给你讲一讲，你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一直在研究你。我和你交朋友，是因为你为人善良，品德高尚。我真不愿意看到你有什么不幸。”

“谢谢你。多亏了你的友谊，在圣地亚哥我才能稍微有些快乐。”马丁回答说。

拉法爱尔泡好两杯茶，搬来一张茶桌，放在马丁身边，随后在里瓦斯对面坐下来，说道：

“你好好听听吧。我要讲的不是什么动人的故事，而是我的恋爱史。要是你现在还没堕入情网，我是根本不会给你讲的。因为即使事情再简单，你也可能不理解。就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我必须从头讲起，因为从前我没给你讲过我的经历。我刚满六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有时候，她那被孤儿的爱慕之情神化了的形象，出现在我的梦中。醒来时，我还依稀记得她的模样。我是在一所寄宿学校里长大的，父亲常常来看我。童年就这样无忧无虑、快乐地过去了。青春时期开始了。本来我是个单纯的孩子。当思维开始支配我的行动时，我依然如故。十八岁时，我爱上了诗歌。我狂热地写诗，就象伏日拉^①描写爱情时心中的狂热一样。这一年，我认识了相片上这一位。”

马丁看看拉法爱尔指给他的相框。这正是几个钟头之前引起他注意的那付相框。

“这是玛蒂勒德吧？她是丽奥娜的表姐。”他瞅着相片问道。

“是的。”圣路易斯看也不看地回答说。

“昨天晚上，我在达玛索家见到过她。”

拉法爱尔继续说道：“那时，我心中充满了对她的爱，这使我避免了爱情蒙昧期给青春带来的紊乱。我爱上玛蒂勒德两年多

^① 伏日拉：法国语言学家（1595—1650年），也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诗人。

也没有向她吐露心事。可是，她和我早在互相表白之前，就已经心心相印了。我 20 岁的时候，知道她爱上我已经有两年了。于是，我就处在不久前对你所说的那种情况之下了：你征服了全世界，并用它的全部光辉，照亮了一位女性的心，她正在热恋着一个 20 岁的青年。”

拉法爱尔停顿一下，点燃了那支熄灭的香烟。

“到那时候为止，你还是幸福的。”马丁插言道。他心里想，这种一见钟情的幸福足可以消除随后而来的任何痛苦。

“我在 22 岁以前是生活在玫瑰色的世界里，”拉法爱尔继续说道，“玛蒂勒德的父母那时待我很好，因为我的父亲有钱，他正在经营大规模的投机生意。她本人呢，一向很温柔，不断为我祈祷生活快乐。正象你刚才说的，我那时还是很幸福的。可是，正当我和玛蒂勒德处在一生中最美好的季节时，忽然，乌云遮盖了大好春光。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情敌：他年轻、有钱、长得漂亮。这时，玫瑰色的世界变得一片灰暗。我心情紧张，感到胸中在痛苦地翻腾着。那时候，我在枕头上夜夜留下许多胡思乱想。经过与嫉妒作斗争之后，我的傲气对爱情作了让步。我当时竟然会吃醋！面对着真挚的爱情，是没有自尊心可言的。我的爱情是这样地深厚，只要我活着，它就会存在。玛蒂勒德给我拨开了乌云，她对我发誓说，她永远也不会不爱我。当我认为自己又重新赢得了她的爱情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感情已经发展到狂热的程度。乌云时散时聚，我时而看到太阳闪烁着金光，时而看到乌云密布。一年的时间，就在这样无尽的折磨中过去了。

“有一天，我父亲要我到他房间里去，我一进门，他猛然扑倒在我的怀里。我对自己事情的担心使我不能看到他脸上增多的

皱纹和蜡黄的颜色。他第一句话就说：‘拉法爱尔，我把一切都赔光了’。

“我吃惊地望着他，因为社会上还以为他是个有钱人呢。

‘我还完债务，就只剩下咱们过苦日子的啦。’他这样告诉我。

‘那咱们就过苦日子好了。’我亲热地回答他，‘您干嘛要难过呢 我找个工作好啦。’

“给你解释我父亲破产的原因，就等于给你讲商业上每天都在发生的那些故事：载有大量货物的沉船；加利福尼亚浪费的小麦；这就是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倾家荡产。总而言之，市场投机不利。这个消息使我替父亲难过。至于对我本人，就好像是对中国皇帝谈到他有个百姓死了一般。因为玛蒂勒德爱我，我拥有六千万个幸福。损失五十万或六十万比索，对我来说又关什么要紧呢？”

“你穷了，她还爱你吗？”里瓦斯按照原来的思路问道。

“她还爱我。我依旧到玛蒂勒德家去做客。我和她谈情说爱；和她父亲摆学问。你知道爱情常常会在人们的眼睛上蒙一块布吗？由于这块布，我没有看到菲德尔先生突然用冷淡代替了以往对我的款待。一天晚上，我来到玛蒂勒德家里，只见你那保护人达玛索一个人在座。不知为什么，我一看到他那打招呼的架势，身上就凉了半截。

“达玛索对我说：‘我接受了一项令人不快的委托，希望您能象勇敢的骑士那样，克制地听我讲下去。’

“我回答他说：‘先生，您只管讲吧，我在学校里受过必要的礼貌教育，用不着别人提醒。’

“达玛索说：‘您不是不知道，未婚的姑娘是要谨慎行事的。父母有责任叫她躲开任何担风险的事情。我的妹夫菲德尔·埃利亚斯听说社会上对您到他家的访问有些议论，所以，他担心玛蒂勒德的名誉会受到影响。’

“当时我觉得有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我的胸膛，一股剧痛几乎使我失去知觉。

“我于是对达玛索说：‘这意思就是说，菲德尔先生把我从他家赶走了？’

“达玛索回答说：‘他希望您不要再来做客了。’

“结果，我那些关于礼貌教育的大话全成了虚词。我气得发狂，朝着达玛索猛扑过去，一下子扼住他的喉咙。这里我得向您说明，有位朋友曾经告诉我，达玛索被玛蒂勒德的另一个追求者阿德连诺所逼迫，要他偿还一笔巨款；当时他手头十分拮据，没有力量还债，因此，他答应替他的债主从他妹夫那里把玛蒂勒德弄到手，然后以此为条件就可以延期还债了。在这之前，我是不相信这些话的，现在看到他接受委托，要把我从菲德尔家里赶出去，就证实了我原来的怀疑。愤怒使我忘却了任何克制。

“当我看到达玛索的面孔，在我双手的愤怒压力下由红变紫，声音窒息，满脸恐怖的样子时，才把他松开，朝沙发上狠命一推，自己绝望地从他家里跑出去了。

“我回到家里，发现父亲躺在床上正在服发汗药。我的姑妈卡拉拉，就是现在和我住在一起的这一位，在床边护理他。她看到我父亲入睡了，才告辞回去。我留在父亲床头，整整守护了一夜。

“我想看书，但是不行，痛苦使我感到憋气，眼睛发呆，不

知道书上说些什么，因为我的脑海里象有一座火山在燃烧。我在那两个钟头里受的折磨，真是难以形容。父亲困难的呼吸声不但没引起我的注意，反而觉得好象是达玛索在喘气。我惩罚了达玛索，因为他给我带来永远毁掉我的幸福的可怕消息。我父亲开始咳嗽起来，他是那样地费力，于是我心中的痛苦就让位给对他的病情的担心了。第二天，医生说我父亲患的是急性肺炎；病势很猛，三天以后就夺去了他的生命。我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床头。我姑妈搬到我家来住，和我一起守护着我的父亲。白天，我叔叔来陪伴我们，那时候，他还很穷，是后来才发财的。我可怜的爸爸就在为我祝福的时候，靠在我的怀里断了气。你想想，当时我需要超人的勇气和毅力才能经受这么沉重的打击。

“一个月以后，我出门对朋友们的吊唁表示感谢时，方才知道玛蒂勒德和阿德连诺要马上结婚了。从那时起，对我来说玫瑰色的世界已经变得一片漆黑。除去我父亲的逝世，我还要承担那样深重的痛苦，你不认为这太不公平了吗？”

“是的。”马丁答道。

“所以，我告诉你，你的病并非不可救药，因为你还没有被爱上，你还可以忘掉她。”

“忘掉她？一旦爱上就不容易忘掉了，”马丁高声说，“我只好忍受了。”

“那就想办法爱别的姑娘吧。”

“不行，因为贫穷把我通向社会的大门都关闭了，或者说，至少我是得不到这个社会尊重的。”

“在我身上正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拉法爱尔接着说，“悲伤的一年过去之后，我开始厌恶道德，打算放纵自己。绝望的情

绪把我抛到了放荡的深渊。我以为在堕落的底层可以忘记过去。我怀着痛苦的心情开始实行这种打算，这是不乏诱惑性的。可是，由于自作自受，这种忘记过去的打算反而会落空。我以为某个穷姑娘的牺牲丝毫不能和我那种自暴自弃所受的折磨相比较。从那时候起，我荒废了学业。而在那之前，为了在得到法律头衔后跟玛蒂勒德结婚，我是发奋读书的。我不再去上课，而是经常泡咖啡馆，同时迷上了台球，整天在那里消磨时光。后来，我交往了一些朋友，他们是这样的青年：对仆役摆威风，大喊大叫，似乎要让大家听见他们的嗓门一样。

“我的道德观念虽然没有全部丢光，也没有完全忘记以往的爱情，我游手好闲的名声已经开始传播开来。在一次五月节的游行集会上，我和一位新交的朋友正在阿尔玛广场上闲逛，有三个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们的姿容服饰很特别，是那种有意在集会上炫露自己的人。三个里面，一个上了年纪，另外两个，年轻又漂亮，在她们身上，有某种不知该怎么说的那么一种正派圣地亚哥人区别于中产阶级的东西。

“我对我的朋友说：‘两个漂亮姑娘。’

“他问我：‘你不认识她们吗？她们姓莫里那，身旁的老太太是她们的母亲。’

“我反问他：‘你认识她们？’

“他回答说：‘当然了。在她们家里，举办过很热闹的狂欢晚会。’

“阿德莱达带有特别风韵的美丽引起我的注意，她那樱桃般的小口，炽热多情的眼神，黝黑的黛眉，露出头巾外面的黑发，苗条的身材，首先使我忘记了痛苦，接着就为我另求新欢的打算

提供了目标。我凭着长得精神，又有决心扮演傻瓜的勇气，就托人去她家拜访。从一见面起，我就狂热地追求阿德莱达。

“我一开始呆在她身边，就开口说：‘我在五月节的集会上—看见您，眼睛里就没有任何别的美人了。’

“她好象并不讨厌这种别有用心恭维的话。帮我介绍的那位朋友，声称我是个有钱人家的子弟，这使我戴上一顶到处迷人的桂冠。夜里，我上床的时候，双眼凝望着玛蒂勒德的肖像。她那纯洁的前额和平静的目光，使我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感到羞愧；但是，嫉妒比内疚更有力量。我照旧到阿德莱达家去做客。在娱乐消遣中，我装得象疯子一样的快乐，其目的就是为了忘记过去。有人不肯相信，不幸的爱情能够使一个已经是19世纪的年轻人绝望，这种人没有看到人类的感情是不会随着历史而衰老的。在花天酒地的狂欢中，我感到了痛苦的压力；在对阿德莱达的山盟海誓中，我仿佛听到了玛蒂勒德的声音。一个月之后，阿德莱达爱上了我。我曾经多次想从我那种卑鄙的行动面前后退；但是，为了报复一个女人，我还是走上了伤害另一个女人的错误道路。再说，马丁，那倒霉的命运已经把我心里的高尚情操摧毁殆尽。人们由于失望常常在紊乱的生活中寻求忘却，失恋的时候尤其如此。在以生命相许的两颗心中，在表示为对方的生存而生存的庄严誓约里，背约的人不知道在他后退的时候，就毁灭了被他抛弃的人的生命。在伤害阿德莱达之前，我本应该三思，但是绝望的情绪使我丧失了理智。我认识的三、两个朋友，详尽地给我讲述了玛蒂勒德和阿德连诺准备结婚的情况。有位老太太。她是我家的老朋友，向我夸耀玛蒂勒德是多么幸福，她说有人送给新娘三千比索的珠宝首饰。总而言之，我这个丝毫没有圣徒约瑟

的美德的人，认为自己有权践踏道德，因为命运之神已经残酷地把我践踏个够。

“不久，我才明白对待不幸的唯一办法应当是忍受，因为我发觉未来比过去更加不幸。一个丧尽天良的诱奸者的淫秽生活，使我不断受到良心的谴责。我追求的这种不道德的快乐，非但不能治好我的创伤，反而使我认识到自己的下流，使我看到自己确实配不上玛蒂勒德的爱情。这正是我失恋之后一直渴望着的。几个月前，我欠这姑娘家的债，变得越发沉重了，因为她有了小孩。从那时起，我用自己的全部财力来改善贝尔纳尔达太太的家境。我还下了决心，要中断和阿德莱达的关系。她以令人惊讶的冷漠态度接受了我的要求。我一直觉得她的心肠很硬。她听过我的声明，似乎无动于衷，连半句怨言也没有。

“从那天起，她对我的态度，就象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恋爱关系一样。我不知道她现在是爱我还是恨我。

“那么你也许会问我，要是可能在你身上也发生我这样的类似事件，为什么我还要带你到她家去？”

“是有这样的问题。”马丁点头道。

“我花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代价，才换来这点教训，”拉法爱尔解释道，“我本想让你散散心，因为我看你要走上绝路去了。我想搭救你，所以请你出去玩一玩；同时也想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假如我在你身上发现了青年人常有的轻浮态度，我是绝对不会带你到那里去的。”

“说得好。你对我的看法也很正确。”马丁接着说，“对我来说，除去丽奥娜，我谁也不爱！我没有权利抱怨，因为她并没有向我作任何爱情的表示。还是先谈你的事吧。假如我把玛蒂勒

德的爱情交还给你，你会说什么？”

拉法爱尔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

他问：“你？怎么交还？”

“具体的还不知道，但是有可能。”

拉法爱尔的前额一下子埋进支在桌上的双臂里去了。

“这不可能，”他低声说，“她的未婚夫的确是死了，可是我仍然很穷。”

说罢，他站起身，用几分钟的时间在沙发上铺好被褥，然后说道：“马丁，你睡在这儿吧。晚安。”接着他衣服也不脱就倒在自己床上了。

十六

由于8月19日发生了迫害平等社的罪恶事件，政治成为一切社交聚会的中心议题，并且出现了激烈的大辩论。

上述情况也同样发生在达玛索·恩西那家里。这一天是8月21日，夜晚，通常出席聚谈的人又集合在一起了。谈话围绕着圣地亚哥可能处于戒严状态的前夕说起。

玛蒂勒德的父亲菲德尔·埃利亚斯说：“政府应当尽早采取这种措施。”

“简直是胡说。”他女人愤愤地反驳说。

“佛兰西斯卡，”菲德尔激怒地高声道，“哎呀，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我得说你多少遍才行！”

“我看智利的政治还没有黑暗到我不能懂的地步。”他夫人回答说。

玛蒂勒德的教父西蒙先生对佛兰西斯卡说：“亲家母，我那亲家说得有道理。你不懂什么叫戒严状态。要懂这个，那必须学过宪法。”

这位西蒙先生被认为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常常用慢条斯理、不动声色的雄辩口气来仲裁佛兰西斯卡夫人和她丈夫之间的争论。

“那是当然的啦，”菲德尔应声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没有它，就没有立论的根据了。”

这一天，达玛索不敢出面替妹妹辩护，因为他的朋友们利用他害怕革命的心理，已经使他倒向政府那一边去了。

“你可以出来讲几句嘛，”佛兰西斯卡夫人对哥哥说，“啊，乔治桑说得真对：妇女是一种奴隶。”

“不过，亲爱的，为了避免爆发革命，我想还是多加防范为好……”

“不管她乔治桑是怎么讲的，”菲德尔一面征得亲家同意，一面反驳说，“实际情况是，如果不采取戒严措施，自由派的人就要朝着我们猛扑过来了，是这样吧？亲家。”

“瞧瞧自由派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好象他们是中世纪的北方蛮族一样。”佛兰西斯卡大声说。

“比埃及的洪水猛兽还要可怕。”西蒙先生自诩学问渊博地说。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是自由派人，还是野蛮的阿劳乌哥人，那个更可怕一些；因为佛兰西斯卡说他们是北方人，那准是

她弄错了。”菲德尔叫道。

“我说的是中世纪的蛮族。”他夫人反击道，对于丈夫的狂妄无知，她实在恼火。

“不，不，不，我没有说什么世纪不世纪。阿劳乌哥人里面，男女老少都有。自由派也一样，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痞子。要是我主管政府，就对他们全部实行镇压。”菲德尔说。

“社会秩序是家庭安宁的基础，亲爱的达玛索朋友。”西蒙看到主人不表态，便将了一军。

“这是对的。我支持保证我们能够和平生活的政府。”达玛索说道。

“可是，先生们，”克列门德·巴林沙摇晃着他那金柄手杖，插言道，“他们想用棍棒来叫我们安宁呢！”

“用棍子打呀！”奥古斯丁惊叫道。

“这是必要的。”埃米略·门多沙也参加进来。上面说过，他是站在政府一边的。他强调说：“政府有必要显示力量。”

菲德尔立刻接着说：“否则的话，他们明天就会践踏宪法。”

“可是，我想宪法上并没有写着必须动用棍棒。”佛兰西斯卡夫人评论说。她很难克制自己不去驳斥丈夫。

“女人家，女人家，”菲德尔喊起来，“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亲家，”西蒙打断了他的话，“宪法之外还有补充条例，其中有一项，就是军事条令里讲的，可以动用棍棒。”

“看见吗？我对你说什么来着？”菲德尔马上应声说，“你读过军事法令吗？”

“那是给军人看的。”佛兰西斯卡夫人回答说。

西蒙撇着官腔，慢条斯理地说：“任何反对政府当局的行为都可以看做是军事犯罪，因为反对政府，就常常使用武器，在这种情况下，造反的人就构成武装叛乱。”

“听见吗？”菲德尔得意地说，他对西蒙这套逻辑佩服得五体投地。

佛兰西斯卡夫人扭身转向恩葛拉萨夫人，后者正在抚摸小狗地阿梅拉。

“跟这些政客辩论真叫人憋气。”

“是啊，亲爱的，天气是热起来了。”我们在前面说过，恩葛拉萨夫人总是感到憋气。

“我说的是，这种辩论叫人生气。”佛兰西斯卡不快地纠正说，一面暗暗骂嫂子的愚蠢。

“可是我呀，亲爱的，就是不参加争论，整天还头脑发胀，心口发闷呢！”

佛兰西斯卡为求得安静，翻阅起丽奥娜的诗画集来。

丽奥娜和玛蒂勒德已经退到另外一个角落。与此同时，马丁刚好把帽子放在我们通常称为衣帽间的隔壁小屋里。

奥古斯丁一看见马丁出现了，立刻迎上前去。

“昨天晚上的事你千万可别出去。家里面不知道我们没有回来睡觉。”在马丁走进客厅前，他抢先说道。

丽奥娜这时对玛蒂勒德说：“看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打破他的守口如瓶，让他给咱们提供有关拉法埃尔的消息。”

一个极其自然的环境很快为丽奥娜实现自己的计划提供了方便。因为这时有个仆人拿着一件衣料走进来。这是恩葛拉萨夫人派人去商店里买来的。佛兰西斯卡夫人一见绸缎，烦恼立刻烟消

云散，再也不考虑政治问题了。姑嫂二人立刻研究起来。与此同时，达玛索和他的朋友们还在激烈地争论着祖国的命运以及各派政治家的主张。关于这些讨论，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有所介绍。这时，奥古斯丁对政治讨论已经厌烦透顶，便来到玛蒂勒德身边坐下，与表妹攀谈起巴黎的市容来。其它几个青年不敢贸然加入姑娘这一组来，仍旧在参加讨论。

丽奥娜对表姐说，她去找马丁谈谈；一方面这是向表姐解释她离开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是给内心认为是某种弱点的东西寻找借口。

这时有两件事占据着丽奥娜的心头而她又不肯承认：一是马丁的缺席，二是想在他身上试试自己美貌的威力。后一点就是她准备找马丁谈话的原因。就这样，丽奥娜在与爱情大战的第一个回合里向前迈出了一步。有人常把这种情形用颇有诗意的“玩火”二字加以形容。她的虚荣心企图在她的许多女友失败的地方夺取胜利。她怀着骄傲的心情，凭着美貌这一主要武器，投入了战斗。

马丁在搜索丽奥娜的目光，他发现她也在寻找他。他走进达玛索的客厅时，也象丽奥娜一样，虽然原因不同，也在为自己的弱点找藉口。这个弱点推动他拜倒在姑娘的裙下。他对她的爱慕给姑娘罩上了一个神圣的光圈。他的藉口是：尽量给丽奥娜广泛提供材料，以便替自己的朋友成全好事。

他看见姑娘用眼色命令他，走近前来。他于是在她身旁的位子上坐了下来，恭恭敬敬，仿佛小百姓受到君主召见一样。

马丁走到面前时的激动神情，使丽奥娜感到有些慌乱，尽管她在努力克制自己。她的的心脏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跳动，因此她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

这个动作使马丁明白，自己误解了姑娘的眼神。明白了这个道理，他真想离开那儿一千里，他暗自咒骂自己的愚拙，结果脸上流露出内心的痛苦。

丽奥娜终于使自己镇定下来，她定睛望着里瓦斯，这样就打消了小伙子发誓要永远离开那里的念头。

十七

她对他说：“前天晚上我们的谈话，被我妈妈打断了，我感到很抱歉。”

里瓦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丽奥娜最后这一句话。她停顿一下，没有得到回答，便接着说：

“我很遗憾。因为我担心没有说清楚，我向您提出的、关于您的朋友圣路易斯的那些问题。”

仿佛办了一件荒唐事而犯下过错似的想法消失了，马丁在姑娘身边坐下的时候，感到比较镇定了。

“小姐，您解释得十分清楚。”他回答说。

“您原来以为，我打听这些事情是为我自己吗？”

“那时我是这么理解的。现在我知道您问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为了。”

“啊！您有什么新发现吗？”丽奥娜叫道。

“正象您说的那样，我发现您以前向我提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

“那么，这个目的是……？”

“我想，是为一位女友帮忙。”

“请把您知道的情况讲给我听吧。”

“您这位女友对拉法爱尔很关心。”

“还有什么别的？”

“某种环境把他们分开了。”

“我看您已经得到一些什么机密了。”

“不错。”

“您现在才决定公开呀！”丽奥娜用责备的口气说道。

“昨天我才得到这些机密。”马丁回答说，他为自己能这样亲切地和她谈话，快乐得容光焕发，而在这之前的谈话，曾经使他颇为恼火。

“那么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丽奥娜立刻说。

“我想是的。”

“既然您什么都知道了，您就会明白，我提出那些问题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弄明白一点：您的朋友是否还爱着玛蒂勒德？”

“衷心地爱着。”

“真的吗？”

“我确信如此。他谈到他们在热恋时那种激越的感情，深沉的失望，他心灵里留下的哀伤，瞻望未来时的一片黯淡，都证实了我的看法。”

马丁说这番话时那股热情劲，仿佛在为自己的事情辩护。他说话的腔调招致丽奥娜这样一些议论：

“您好象是在谈自己的心事。”

“小姐，我相信爱情的力量。”马丁忧郁地说。

姑娘看到这个回答有某种危险，就本能地沉默下来。可是她的傲慢性格对自己的胆怯感到羞愧，于是提出一个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向任何男子提出的问题：

“您在恋爱吗？”

马丁无法掩饰这个问题使他产生的惊讶，也无法抑制这样一种强烈的冲动，即向丽奥娜表示，在一个可怜的、暗淡无光的乡下青年身上，有一颗高尚的心在跳动着，它可以赛过任何一个围在她身边的风雅公子哥儿。

他说：“一个处于我这种地位的人，没有权利谈情说爱，但是，他可以相信爱情，如同相信一种赋予他力量的希望一样，凭着这股力量去和命运作斗争。”

“我看您说的那位朋友所遭受的失望情绪，也传染给您了。”

“没有，小姐。不过，您向我提出问题时那种惊讶的神色使我明白过来。根据我对圣地亚哥不多的了解，我以为这里的人把爱情是当做一种消磨时光的奢侈品。所以，对那种非常珍惜时间的人来说，是不会喜欢这种爱情的。”

丽奥娜回答说：“可是，据说没有人能把法律强加于内心世界。”

“在这点上，我没有什么经验。”马丁答道。

“那么您刚才表示的这种信念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您说您相信爱情。”

“我的信念基于我的内心。有某种东西经常对我说，我这颗心的构造，并不是仅仅为了血液正常循环才跳动的；生命还有不是为追求金钱投机的非物质的一面；在散步、看戏、交谈中，一

颗青年的心，除去看看、听听、谈谈一般乏味的东西之外，还在寻求一种内心的愉快。”

“这种愉快，这种无名的东西，您就叫做爱情。是吗？”

“我认为，那种无视爱情存在的人，不是生来机能不全，就是他比别人更幸福。”马丁怀着几分自豪的口吻答道。

“比别人幸福！为什么？”

“他用不着苦恼。小姐。”

“这么说，爱情是一种不幸啦。”

“每个人以他所处的生活地位来考虑这个问题。比如，拿我来说，轮到我就该这样对待它。”

“既然在这方面您的想法是这样地肯定，那么一定是在恋爱了？”

这些话含有嘲弄的意味，羞得马丁面颊通红。心里一着急使小伙子忘记了呆在姑娘身边所产生的恐惧。

他说：“我估计，对这一点，您并不十分感兴趣，所以并不要我真心回答。我毫不费力地可以如实相告。鉴于我一向把爱情看做不幸，因此决心摆脱它的影响。”

“这么说，您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了。”

“我不过是自私而已。我不认为走那条所谓终南捷径有什么了不起。”

丽奥娜本想任意讨伐，却受到里瓦斯表面卑微态度的阻击。凭着这种态度，他表示了一种她难以压倒的力量。于是她使用了一般对付男人时的傲慢目光和严肃的腔调。

“您未免离题太远了吧。”她说，为了表示不快，她加重口气，说出这些生硬的话。

“小姐，如果您还有什么要问我的话，我立刻为您的好奇心效劳，或者，遵从您的旨意，我马上走开。”马丁装做没有注意丽奥娜这番话的意图，回答说。

“我们本来在谈您的朋友。”丽奥娜干巴巴地反驳道。

“小姐，拉法爱尔仍旧爱她，他是不幸的。”

“您可以把您那忍耐哲学教教他嘛。”

“正是他本人告诉我，既然终究是一场空，那么还是以不追求人家的酬答为好。”

“您总是考虑是否落空。”

“这就足以证明，我并非象您想的那样，自以为高明。并且，我可以表示有足够的虚心来估计自己的身价。”

丽奥娜说：“先生，有时骄傲和谦虚是很相似的。如果是这样，您的谦虚就会证明您所说的一切刚好相反。不知您的朋友在他传授时，是否忘记告诉您，要想骄傲，必得有资本。”

她没有等小伙子回答，看也不看他，就离开座位走了。丽奥娜生平首次感到在她自己挑起的斗争中受到挫折。代替那些令人厌倦的、陈腐的、公子哥儿式的甜言蜜语——至今她在跟这班人玩这套虚荣的把戏——，现在却遇上一个地位低下、生活贫穷的人的敬而远之的高傲态度。这个人并不想在她爱情的威力面前卑躬屈膝，他毫不造作地向她表白，他并不渴望讨她的欢心，以此追求幸福。这场谈话使她想到，她说自己对拉法爱尔·圣路易斯并不感兴趣时，在里瓦斯脸上仿佛露出十分高兴的样子，于是便猜测他在爱她，那么看来是搞错了。醒悟之后，她感到这是对自己信仰美貌威力的嘲弄，这激怒了她的虚荣心。因为她曾以为，在她无往而不胜的战车上又绑上了一名新的奴隶。离开座位的时

候，她不再考虑拿马丁开心的事，也不再想在爱情的战斗里试验自己的毅力，而是发誓要让那个夸口有足够力量逃避爱情的人产生强烈的爱，以便对这次受挫进行报复。

与此同时，马丁陷入每次同丽奥娜谈话后在心里留下的悲哀中。他日益确信自己是那女孩子的玩物，借以让她消磨部分时光，拿他首次谈话时眼神里流露的爱情加以戏弄，而使她开心。看到她刚一离开，他便回忆起和她谈过的一切。他咒骂自己的笨拙，几次把好机会放弃了。那几次他本可以让姑娘看到，他有一颗理解她的心，有着不容轻视的天资。丽奥娜最后那几句话使他感到恐怖。那些话清楚地说明，在她眼里，如果没有财产或门第，任何好心或天资都是没有价值的。

令人沮丧的思想使他绝望地离开那里。与所有不幸的情人一样，他祈求上帝赋予超人的能力，让所爱的女人心里不要忘却，而是燃起一股热情，以便使她们在男人的意志面前屈服。

就这样，丽奥娜和马丁怀着相同的目的在求愿。不过，她相信自己的美丽；而他则毫无希望，向苍天要求在他看来是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丽奥娜刚刚站起身来，佛兰西斯卡夫人带着玛蒂勒德和她丈夫就告别了。

丽奥娜在给她表姐整理头巾的时候，只来得及说了这样两句话：

“他爱你！明天我去看你，那时再谈吧。”

玛蒂勒德怀着难以形容的感激心情紧握着她的双手。她回到家里，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愉快。

只剩下达玛索单独和他妻子的时候，他向她宣讲起保守派的

思想来。经过政治辩论之后，他的朋友已经把他拉入保守派一边。

他对她说：“总而言之，这些内阁人士并非没有道理。难道自由派干过什么好事吗？他们劝我的时候并没有说错，因为世界各地，有钱的人们总是站在政府一边的。比如在英国，全部上院议员都是富翁。”

这样想过之后，他便睡觉去了，但是仍在考虑，自己具备了这些观点，也许会很快登上共和国参议院的宝座。

十八

上面我们说过，拉法爱尔·圣路易斯和他的姑母住在塞尼查大街上的一幢房子里。这位姑母由于既无财又无貌而成了老处女。当她看到拉法爱尔变成孤儿并被命运抛弃的时候，便渐渐把全部爱心集中在他身上了。她把自己拥有的一小笔钱财，连同她侄子按照先父遗嘱在付清债务后剩余的八千比索合在一起，她把他带在身边过活，从此，卡拉拉·圣路易斯便为拉法爱尔悉心操劳起来。她除了每日做弥撒和逢九敬神之外，便没有别的事情要做。她用一个摆脱了凡尘俗事的人的敏锐眼光，注意着拉法爱尔脸上发生的悲剧演变。她从来不要求知道这个年轻人的秘密，只是在他灰心丧气的时候，步步伴随着他，有时最多不过是大着胆子给予一些关于忍耐和道德方面的基督式的忠告。

在发生上述一幕幕戏剧的日子里，卡拉拉正忙于给拉法爱尔

找工作，以便让他离开圣地亚哥。她看到在城里，他为了解脱痛苦而浪荡逍遥、挥霍度日，因而荒废了学业。

8月21日清晨，当拉法爱尔给马丁讲述完自己的身世之后，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卡拉拉却披上头巾离家到弟弟彼德罗·圣路易斯家里去了。彼德罗住在圣地亚哥一条主要大街上。

正如圣路易斯给里瓦斯讲过的那样，彼德罗是个富翁。在离圣地亚哥城不远的地方，他拥有两座花园。由于健康情况不佳，他只好把它们出租。他的全家只有他妻子和一个叫做德梅特里奥的儿子，那时这孩子只有十五岁。

卡拉拉向弟弟家里走去，她已经胸有成竹。她希望实现心里的想法，以改善侄子的命运。

彼德罗真诚地热爱自己的亲人，并且准备随时为他们出力。

他热情地接待了姐姐。她说有重大的事情要谈，他请她到书房里面坐。

“拉法爱尔好吗？”他请姐姐在安乐椅上坐下之后，问道。

“还好。我来就是要跟你谈谈他的事。你知道，他是我宠爱的孩子。”

“也许是过于宠爱了吧。”彼德罗批评说；“真可惜，他本来是个有能力的孩子。”

“就是呀！可是，亲爱的，他越来越颓丧，渐渐荒废了学业。”

“这不好，你应该劝劝他。”

“我有个打算，这就得看你的了。”

“看我的？好吧，那就听听你的打算吧。”

卡拉拉说：“我考虑再三，发现最好让这个孩子离开圣地亚哥，让他去搞农活。在农村，发财的希望和繁忙的劳作会让他忘

掉这令人憔悴的忧伤。”

“你说得有道理。你想要我给他租个庄园吗？”

“不仅如此。你不是几次对我说，你想让你儿子管一些乡下的事吗？”

“确实，亲爱的。这个孩子的身体不适合读书，需要让他逐渐认识一下属于他自己的庄园。”

“那么，你为什么不拉法爱尔陪着，把他送到一座庄园里去管事呢？”

“想得好！”彼德罗高声说道；长期以来，他就在考虑让他儿子单独去农村的事。“你知道拉法爱尔愿意离开这儿吗？”

“我还没有问过他。但是，这事可以从长计议。橡树庄园的租约什么时候到期？”

“到明年五月。昨天我还在这里接待了西蒙·阿雷纳。他是代表菲德尔来的，想让我再把租约延期九年。”

“那么……？”

“我什么也没有答应。因为我需要再考虑一下，把德梅特里奥送到农庄是不是合适。”

老太太高兴地说：“那么你就回答说，你不想续租。”

“如果拉法爱尔愿意放弃法律专业，那就更好了。”

“我去劝劝他。他一定得答应。因为我想他念书已经没有希望了。”

卡拉拉满怀喜悦地回到家里，把这项新的计划告诉她的侄子。拉法爱尔要求给他几天考虑的时间。

第二天下午，他和马丁一起离开学校。马丁还在回味他和丽奥娜的那次会面。

他想把同姑娘的那次谈话透露给圣路易斯。但是一种本能的谨慎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丽奥娜并未授权他公开。

为了打破里瓦斯的沉默状态，圣路易斯边考虑边说：

“马丁，人家给我提了一个建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什么建议？”

“在乡下租一座庄园。”

“会有什么收益吗？”

“相当可观。”

“你还愿意学习吗？”

“兴趣很小。”

“那末就接受吧。”

“我给你说明一下这件事的情况。我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才犹豫不决。你知道现在谁在承租这座庄园吗？他希望能够续租。就是玛蒂勒德的父亲，菲德尔先生。”

“啊！那问题可就大大地变样了，来，你继续说下去。”

“菲德尔并非象你所了解的历来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内阁顽固派。”拉法爱尔说；“与很多老自由派人在变节以前一样，菲德尔也曾经对保守派作过战。不幸的是，这套保守思想在智利还会存在很多年。那时，他的政治信条把他和自己一派的人们，一般地说，联系得很紧，特别跟我父亲和叔叔更为密切一些。由于我叔叔从事农业，他把赚的钱投资到地产中去了，所以没有象我父亲那样把多年的积累赔光，我父亲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的投机买卖里，赔了个净光。当我的叔叔在圣地亚哥买房，准备养病的时候，希望租到橡树庄园的要求便纷至沓来。菲德尔也要求承租。自然优先权就该落到他这个既是朋友又是同一党派的人身

上了。对菲德尔来说，这笔交易比别人得到的好处更多，因为他在橡树旁边有一处百多顷的小农庄，那里灌溉良好，种着茂盛的紫花苜蓿，这正是一块我叔父庄园里缺少的牧场；而家叔的庄园则非常适宜种植牧草，放养牲畜。正当这笔交易要形成书面契约的时候，出现了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没有保证人。达玛索那时还没有在圣地亚哥安家落户。菲德尔的其它朋友又不处在能帮忙的地位。我叔叔之所以要人保证，是因为整个橡树庄园几乎都是用他妻子的嫁奁买下来的。尽管凭藉友谊，他也不愿意没有必要的担保就租让出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菲德尔得到西蒙·阿雷纳好象救星一样的允诺。西蒙跟他并不熟，他这样慷慨地答应给他作保，是别有目的的。他的动机是要满足他政治上的野心。

“菲德尔无论过去和现在确实在他庄园所在的选民区里，能够施加巨大的影响。西蒙为了自己能够当选众议员，便打算争取这一影响。也许你会问我，一个象西蒙这样的阔佬，怎么还有兴趣当议员。假如你知道出身卑微、发迹不久的西蒙，也需要一个名誉地位，以便同新贵们所渴望的社交层搭关系的话，那么他的兴趣就好解释了。他正是属于普遍存在我们中间的这种新贵。从那时起，菲德尔和西蒙的友谊就密切起来，他们结成了干亲家。西蒙同圣地亚哥的名门大户搭上关系；菲德尔则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求他作保，便从自由派转到保守派那边去了。因为西蒙很早以前就入了保守派，多年的经验使他知道，我们中间不在当局那里寻找支持的人，在政治上是不会走运的。我叔叔渐渐发现租出这座庄园，反而失去一个朋友。可是契约已经签字了，再也无法翻悔了。现在，租约即将满期，菲德尔不惜牺牲一切打算续租，因为随着加利福尼亚新辟的市场，农业上繁荣兴旺的日子已

经到来。于是，他便请西蒙这位干亲家从中斡旋，想从我叔叔这里续租。而我叔叔则建议由我和他儿子来经营橡树；当然，他会给这项事业提供资金的。你看，这笔交易就是这样的。”

“我认为你应该接受这项建议。”马丁说。

“我已经要求过几天再答复。”圣路易斯接着说，“你看这就是我的弱点：我之所以要求过几天再说，是因为我还不想完全放弃这样一种希望：玛蒂勒德仍然还爱我。”

“既然你一向贫穷，抱着这种希望，你又能得到什么呢？”里瓦斯问道，他费力地克制着想把他怀疑的情况告诉给朋友的强烈欲望。

“是的，我的确还很穷。”圣路易斯回答说，“但是，假如她还爱我，我可以把承租权让给她的父亲，这对她父亲是个极其重要的事情，说不定能同意我们结婚。我以这种身份出现在他眼前，也许他和我能够忘却过去，不咎既往。玛蒂勒德将是这两家结合的纽带。我在叔叔支持之下，很可以跟他儿子一起开始别的工作。”

马丁想到，也许他同丽奥娜最后那次谈话将决定他朋友的命运，因为他不能设想，那姑娘再三打听他的朋友，纯粹是出于好奇。

“你说的有理，”他对圣路易斯说，“不过，与其要求这样一个不定的期限，我想你应该把你的计划对你叔叔谈谈，完全开诚布公地谈谈。这样，这件事会解决的比遥遥无期地等待为好。”

马丁提出这一劝告的同时，心中暗暗思量，倘若达玛索的女儿再叫他谈拉法爱尔的情况，他便把刚发生的这一切报告给她。

十九

丽奥娜为了实践对表姐的诺言，第二天中午便来到她家。

玛蒂勒德用热烈的拥抱迎接着她，一夜的期待使这姑娘容光焕发，眼睛里流露出由于渴望爱情而传播出来的热情。

她一面请丽奥娜坐下，一面说：“家里只有咱们俩，我母亲出门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昨天晚上你看到了，我把马丁叫来，向他打听有关拉法爱尔的新消息。”

“告诉你的消息一定很多吧，因为谈话的时间很长嘛。”玛蒂勒德满面笑容地推断说。

丽奥娜说：“我得到的全部消息，可以归结成昨天晚上对你说的这句话，就是：拉法爱尔爱你。”

“马丁怎么知道的？”

“看来是拉法爱尔对他讲了。”

“嗯，可光是他说了还不行呀！”玛蒂勒德伤心地高声说；
“我能做点什么呢？”

“你也爱他，对吗？”

“是的，可是，我们还是不能相见。”

“那就是你的过错了。”

“我的错！可你要我怎么办呢？”

“我看事情是明摆着的。是拉法爱尔抛弃了你吗？”

“不是，但是……”

“是你甩了他。这是事实。”

“可是你知道，那时我不能不听从我爸爸的。”

丽奥娜反驳说：“可是这个借口对圣路易斯来说，毫无价值。他是从你们家被赶出去的，又没有从你这里得到任何消息，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自己被忘掉了。”

“我曾向他千百次起过誓，永远不会忘记他。”

“可是，那会儿你却要跟别人结婚去了。这不就打破了你自己的誓言吗？”

“他应该明白，我这样做是违心的。”

丽奥娜口气严肃地说：“玛蒂勒德，你看，我认为这些爱情的誓言是非常神圣的。特别是，这些誓言是向一个你父母曾经款待过的人发出的。如果说，后来他落魄了，你的誓言却不能因此就变卦，你仍然应该履行自己的诺言。”

玛蒂勒德眼睛里满含着泪水，回答说：“你是知道的，那时我没有力量反对我父亲的意志。”

“这我知道。”丽奥娜接着说，“我不只是让你考虑一下，而是要告诉你，假如你真心爱圣路易斯，你就应该改正自己的错误，因为你已经知道，他并没有忘记你。”

“对呀，可是怎么办呢？”

“给他写信。”丽奥娜口气坚决地回答说。

“啊，我不敢。”玛蒂勒德叫起来。

“既然你不愿意在和好的路上迈出第一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放弃你对他的爱情吧。”

玛蒂勒德双手捂住脸，哭出声音来。

“可是，亲爱的，”丽奥娜用比刚才较柔和的口气说道，一面亲热地抚摸着表姐，“你这样伤心是没有道理的。在一生中，有时总得有些勇气呀！”

“啊，你倒会说，可你没有处在我的地位上！”

“并不是那样，”丽奥娜激烈地反驳说；“假如我什么时候发了誓，就一定有足够的力量履行自己的誓言。”

“既然我缺乏勇气，那么你帮助我吧。”

“怎么帮法？”

“委托马丁把我不敢写出来的那些话告诉他。”

丽奥娜想了一想，说道。“的确，从我问他关于拉法爱尔的问题，以及他们之间的密切程度来看，马丁已经全部都知道了。不过，就算通过他，我们让圣路易斯知道了你还爱着他，这就算行了吗？难道不需要你向他做些解释，以便澄清你过去的行为吗？”

“你说得有道理。”玛蒂勒德沮丧地回答说。

丽奥娜又说：“必须在你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之前，认真考虑一下你和拉法爱尔之间的距离。你应该想到，一旦消息通过里瓦斯传过去，圣路易斯一定想要见你，希望听你亲口解释过去的行为，你就不能拒绝他这些要求，除非你再次地，但也就是永远地跟他破裂。因为他有理由认为自己是被嘲笑的对象。”

“我是爱他的。如果你能帮助我，我是什么勇气都有的。”玛蒂勒德高声说，一面擦掉面颊上的泪水，一面热情地紧握住丽奥娜的双手。

“你到底下决心啦？”丽奥娜说，“刚才你那样优柔寡断，我都在怀疑你的爱情是否真挚了。”

“啊，丽奥娜，相信我！我爱他胜过一切。在这段时间里，我流了多少泪水哟！为了能再见到他，再听听从前他对我山盟海誓的那些话，我相信自己有力量能战胜任何顾虑。”

“那么，咱们看看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吧。”丽奥娜回答说。

“我相信你，别扔下我不管。”玛蒂勒德说着柔情地吻吻她表妹的面颊。

“我想，你既然不敢给他写信，就应该去见见他。至于这件事，正象你说的那样，马丁可以给我们帮忙。”

“你打算怎么办？”

“告诉他可以在白杨树街和你见面。”

“什么时候？”玛蒂勒德问道，难以掩饰她因这个想法所产生的不安。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由奥古斯丁陪着我们。”

“我的上帝！”玛蒂勒德低声自语道；由于激动，她在发抖，仿佛拉法爱尔已经来到她面前那样，“万一我爸爸知道了！”

“万事都由我承担。”丽奥娜回答说，好象她表姐越是被恐惧所威胁，她越是勇气百倍。

玛蒂勒德拥抱着她，在不能抑制的啜泣声中喃喃地感谢她。

“你不用感谢我。”丽奥娜也亲热地抚摸着她说：“我帮助你的同时，除了对你的爱之外，我还有别的打算。”

“别的打算？”玛蒂勒德从表妹怀里抬起头，惊叫起来。

“是的，别的打算。”她接着说；“我打算纠正我父亲的错误。正象你多次对我所说的那样，把拉法爱尔从你家赶走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造成的。”

在说明为什么关心玛蒂勒德的时候，对丽奥娜说来，还有一个象刚才那个同样充足的理由，她没有说出口来。她想改正父亲所造成的恶果的确是真实的，但是，希望排遣一下烦闷，以便同马丁最近那次谈话在她心里留下的、无可慰藉的悲哀进行斗争；这个想法对她的决心也不无影响。当她看到事先倨傲玩味着的胜利溜掉了，由她挑起的谈话留下的是痛苦的觉醒，这使她益发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必要。这是她的自尊心受到的第一次打击；自然使她忧心忡忡，伤感不已。由于不放弃为虚荣心所受到的屈辱而复仇的思想，她便感到一种要干点什么的强烈愿望，这是她那种气质热烈的人固有的特色。对她这种人，深思与平静是一种折磨。这样的热情使她无法考虑，她的计划对表姐以及她自己的名誉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你要知道，在白杨树街上，随便哪个熟人都可能看到我们，并且会告诉我爸爸的。”

任何一点软弱的表现，都会使丽奥娜愤怒，她高声说：“玛蒂勒德，你必须正式下定决心，有所决择。我看情况是明摆着的：要么放弃你对拉法爱尔的爱情，要么勇敢地面对你父亲的威胁，他不能强迫你接受一个只有父亲认为合适的丈夫。我刚才的劝告是假定你已经下定决心跟着拉法爱尔了。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一步也别迈，而是忘掉他吧。”

“也许再等一等，会有机会……”

“告诉我，你是不是等了一年多了？”

“是的。”

“在这期间，拉法爱尔向你这边迈出过一步吗？”

“没有，一步也没有。”玛蒂勒德深深叹口气回答说：“因

此，我以为，他瞧不起我了。”

“可是他爱着你。不过，看来由于烦恼，也许是担心，妨碍着他来找你。有一点是确实的，你等下去是不会有进展的。他会继续认为你骗了他，因为这些表面现象证明他的意见是有根据的。”

“我非常了解他。但是，我特别害怕，要是我爸爸一旦知道了……”

“可是，如果我处在你这种情况下，我到宁肯让他知道。假如你的爱情是真挚的，象你说的那样，除了拉法爱尔你绝不会爱别人，那你非常担心的事，迟早也会到来。”

“我早已决心默默地忍受一切。”

“但是，你设法打听圣路易斯是不是把你忘了。”

“是的。”

“你对我说过，为了重新获得他的爱，你不惜献出生命来。”

“确实的。哎，我多么希望能有你那样的勇气哟！”

“要是你没有勇气，那么你就放弃自己的爱情吧。现在还来得及。你要我出主意，帮助你。我对你说过，处在你这种情况下，我会怎么去做。但是，假如你没有足够的勇气，为自己所爱的人战胜恐惧，那么在下面这点上你是有理的：任何有风险的步骤，一步也别向前迈；免得被社会所蔑视，免得自己不痛快。”

“啊，可是我决不放弃对拉法爱尔的爱情。”玛蒂勒德叫起来，“你说得对，为了有权寻找自己的幸福，我已经受了很多罪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勇气，就一直朝前走吧。与其默默地忍受，我到宁肯表白了自己之后再去受罪，那怕是被歧视也

无所谓。”

“我也要这样做。”玛蒂勒德态度坚决地说。

“这么说，我去找马丁谈啦。”

“你对他说些什么呢？”

“就说你爱着拉法爱尔。这一点里瓦斯大概早已猜到啦。”

“还说什么？”

“再告诉他，明天你和我到白杨树街上去散步，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两点，就在纪念碑旁边。告诉他，你一对他打招呼，他就装成在那里偶然相遇的样子，然后走过来。”

“好吧。”玛蒂勒德答道，一面极力抑制着震撼全身的抖动。

“那么，我得马上走了，”丽奥娜说，“因为我必须在马丁离开我父亲书房之前跟他谈好。不然的话，晚上也许就没有机会了。”

两位姑娘分手的时候，达玛索家的马车已经按照丽奥娜离家时的吩咐等在门口了。

二人亲热地拥抱了一下，说好晚上再见，丽奥娜便上车而去。

二十

当玛蒂勒德在丽奥娜的帮助下，加上对拉法爱尔的思念，终于克服了心中的恐惧时，菲德尔已经带着一个沉重的消息回到家中。这个消息是关于承租橡树庄园的，是西蒙刚刚转达给他的。

他心事重重地走进他女人所在的房间。后者一天之中有绝大部分的时间在埋头阅读她喜爱的小说和诗歌。这时，她正在念何塞·埃斯普龙塞达^①写的《恶魔世界》里的“亚当之梦”一节。书中的英雄按照理查三世的要求，向萨拉达要一匹马，准备去收复失地，正在此时，佛兰西斯卡夫人听到丈夫的声音。菲德尔的出现把她从诗的激情中一把拉出，使她回到现实生活的琐事里来。

菲德尔开口说起来：“咱们的亲家阿雷纳说，租橡树庄园的事一点也不牢靠。”

佛兰西斯卡夫人瞅瞅丈夫，不晓得他在说些什么；因为长期以来，她就习惯于姑且听之，而不对丈夫经管的事发表看法。但是，当有外人在场时，她要说明自己的见解，以表示自己的聪明才智远胜于丈夫。

“西蒙刚才告诉我，”他以为妻子没有听他说话，便强调说，“彼德罗·圣路易斯说，在答应续租庄园之前，他要重新考虑一下。”

“那咱们就等一下吧。”她一面回答，一面准备继续读她的诗歌。

菲德尔不快地反驳说：“你说的倒轻松。可是这一时三刻我很想了解他最后的答复。不然的话，要是丢掉这座庄园，我会破产的。”

“既然是这样，那咱们找些抵押品送给彼德罗先生吧。”

“这件事我早已想过。可更糟糕的是，这个讨厌的政治斗争

^① 何塞·埃斯普龙塞达(José de Espronceda, 1808—1842) 西班牙诗人。毕生从事革命活动，两度流亡国外，曾参加法国七月革命。写有《太阳颂》、《刽子手》、《献给祖国》、《乞丐》、《萨拉曼加的学生》、未完成的长诗《恶魔世界》等作品。对西班牙诗坛有重大影响。

夺去了他和我之间的友情；而现在我刚好需要他的友谊。”

“哈，这回你服气了吧，我是有道理的。”佛兰西斯卡夫人看到有机会报复一下而感到高兴，因为她丈夫在社交场合总是让她处于受屈辱的地位，所以这时得意地说道。

“我做的事情，我自己很清楚。我不是小孩子，用不着别人给我拿主意。”菲德尔口气生硬地反驳说，“咱们先放下庄园的事情，说点别的吧。你看奥古斯丁会下决心追求玛蒂勒德吗？”

“我不知道，谁晓得……”

“要回答这个问题用不着多么钻研。”菲德尔不耐烦地说，“我所以问你，是因为象我这样一个忙人，没有时间注意这些最好由女人家来管的事情。”

“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不这样考虑问题。”佛兰西斯卡回答说，不耐烦地又拿起刚刚搁在桌子上的那本书。

“那是因为你总是抱着那堆书本，想着那些蠢事。可是只有我一个人为全家操劳。”

“既然你认为谁办事也比不上你，那你怎么还要我管事呢？”

“这倒是真的；男人生来就是做买卖的。可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什么都管，你就得办办这方面的事了。奥古斯丁会带来很多好处，我们可不能放过他。既然家里的一切都得我来管，那么这笔买卖就由我跟达玛索谈好啦。”

佛兰西斯卡夫人打开书本，装做看书来的样子。菲德尔拿起帽子走了。他一路想，只有他才能同时照管几件事。他与通常的父亲一样，把女儿的终身大事也归进生易经之类了。

佛兰西斯卡夫人看到丈夫就这样走了，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因为她已习惯于这样和丈夫结束谈话。她重返“亚当的梦”，一面叹息男人竟然这样缺乏诗意，而自己竟然跟这样的人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想法使她暂时中断了阅读，使她回想起乔治·桑来，她把自己在夫妻关系上的不幸与这位女作家作了一番比较。

与此同时，达玛索家的马车，虽然一路上坎坷不平，却风驰电掣般地把丽奥娜带到家中。只是到今天，地方当局才注意到我们道路的状况。

丽奥娜快步穿过院落，来到父亲书房门口。

在从菲德尔那里回到家中的路上，她已想好如何对马丁履行自己的使命。她所处的地位暗示她，处理这种事情，要直截了当。所以，当她确信房间里只有里瓦斯一个人的时候，便推门而入，径直向他正在工作的桌旁走去。

马丁一看到她，便站起身来。他的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脸颊顿时显得苍白。

“请坐下。”丽奥娜用一种高人一等的口气说道。

“小姐，我还是站着吧。”看到丽奥娜一手扶着桌子，在那儿站着没有动，小伙子便这样回答说。

“我今天来的目的，跟以前我对您谈过的一样。”丽奥娜加重口气接着说，好象希望里瓦斯对她这一举动，不要有任何误解。

“小姐，我听您的吩咐。”马丁回答说，口气谦逊，但是柔中有刚。这种口气以前曾引起姑娘的注意。

“是关于您的朋友圣路易斯的事。昨天晚上，您对我谈过他的秘密。他一定跟您提过那个爱他的人名。”

“那是玛蒂勒德·埃利亚斯小姐，您的表姐。”

“根据您对我讲的情况来看，拉法爱尔仍然爱着她。”

“是这样的。”

“如果他知道玛蒂勒德一直也在爱他，您认为他会高兴吗？”

“小姐，我认为这个消息会使幸福重新回到他身旁。”

“那么好，您可以把这些告诉他。依我看，从朋友口中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令人加倍高兴。”

“我将十分愉快地转告他。”马丁说。

小伙子说这番话时的真挚态度，使丽奥娜看到里瓦斯有一颗能接受真正友情的心。这一观感大大减弱了自前晚以来的怒火。她本以为理应这样怒气冲冲地对待他。

看来在回家的途中，丽奥娜已对她和表姐商定的计划作了较大的改变。所以这时她做了一个要离开的动作。

“小姐，我有一句话，”马丁说，“拉法爱尔一向以为自己被欺骗了。现在他能相信我对他讲的话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他有真心，是可以想办法查明真情的。”

丽奥娜说完这些话便走了。里瓦斯则靠着桌子低下了头，双手蒙住前额。

他痛苦而又失望地想道：“她显然把我看得比仆人强一些，但是远远不能和那些前来做客的年轻人相提并论。”

他心中这番苦恼起源于丽奥娜刚才说话时的傲气，以及对于他的慌乱，她竟然显得那样平心静气。

直到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回到房间里，这些想法还在搅扰着里瓦斯的心。片刻后，他离开住室，向圣路易斯家走去。

当拉法爱尔热情迎接他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样的消息，你一辈子也不会带给我的。”

“好消息？”拉法爱尔喊道，他已朦胧地预感到什么，“快说，什么事情？”

“玛蒂勒德爱着你。”

拉法爱尔伤心地望望他的朋友。

他说：“马丁呀，可别拿生活里这样严肃的事情开玩笑。现在，你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哇。因为，就算不相信你这些毫无遮掩的话，我也可以想象出其中确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

里瓦斯接口说：“完全是真的。我非常同情你的痛苦，决不会骗你。你听我告诉你。”

于是，他对圣路易斯讲述了他与丽奥娜之间的几次谈话，包括最近发生的这一次。

拉法爱尔用难以描绘的快乐心情，把马丁紧紧地拥抱在怀中。

“你带给我的远不止是幸福。”他说，“你给我带来了生命。”

他在房间里开始踱来踱去，一面谈着往事，随后又展望未来，他是那样滔滔不绝，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谈过一阵之后，马丁已详尽地了解了在他朋友以往的生活里，那一幕幕热烈、纯洁的爱情场面。他羡慕朋友的幸福。

“我的好马丁，我把你给忘了，”拉法爱尔在他身边坐下来，说道：“你恋爱的事如何？”

“没有什么可讲的，”里瓦斯回答说，“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的只是伤心。象你以前几次劝我的那样，这是一种我应该治一治的妄想病。你看，她认为我只适于给你送送好消息。”

“好啦，振作起来吧！说不定哪一天丽奥娜会爱上你的。她对她表姐的关心，证明她有一颗高尚的心，将来她会理解你的。她这样做，我就不记恨她了，跟她父亲也就和解了。我原谅他给我造成的不幸。”

马丁拿起帽子准备告辞了。

圣路易斯对他说：“你别走。在我这里吃饭。咱们跟我姑姑一道吃。她对这件事会象我一样高兴。另外，我还需要再跟你谈谈。丽奥娜最后那几句话使我想到，我一定要见见玛蒂勒德，同她谈一谈。你说丽奥娜曾经回答你……”

“她说你一定想了解真情。”

“你瞧对吧。我应该想个办法见见玛蒂勒德。来，你的主意多，假如你处在我这种地位，会怎么办呢？”

“给她写信。这是很自然的。”

“书信让人讨厌。我想听听她的声音，我要告诉她，我比任何时候都爱她。好了，想点比这更好的办法。写情书要么冷冰冰，要么由于装模作样而滑稽可笑。再说，一次有她一封信也就够了。总之，我一定要见见她。”

“信里你可以约她见面。”

“可是，在什么地方呢？”

“大概她会解决这个问题。”

“好吧，我给她写信。”

有人来招呼他们吃饭。走进餐室之前，拉法爱尔把马丁带来的好消息，讲给姑姑听。他的快乐也传给了老太太。在饭桌上，圣路易斯摒退佣人，他对姑姑说：

“您必须和我叔叔彼德罗谈一谈。请您把发生的事告诉他。”

啊，对了，我曾经求您给我几天考虑这笔交易的时间，那时候我就有一种幸福的预感。”

“可是关于这些事，我对他说什么呢？”卡拉拉问道。

“您告诉他，这是能够争取菲德尔同意我们婚事的绝妙办法：如果我叔叔肯帮这个忙，我就把橡树的承租权让给菲德尔。这样我们就可以和解了。假如他要求我念书，然后再让玛蒂勒德和我结婚，我可以一直学习到取得律师文凭为止。或者，他要是希望我工作，我可以在叔叔支持下，在农村工作。您自然会说服叔叔的。再说，叔叔很爱我们，为人也很慷慨。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帮我这个忙的。”

吃完饭，马丁向老太太和拉法爱尔道别后，便回达玛索家了。达玛索全家这时刚刚走出饭厅。马丁上楼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听到丽奥娜象往常那样在给她父亲弹奏钢琴。

丽奥娜本希望在饭桌上见到马丁，以便继续实施那项傲慢地冷淡他的计划。她要用这种办法来报复一下子，因为她认为里瓦斯说了一些有损她自尊心的话。至于小伙子没来吃饭，她推测那大概是到圣路易斯家里去了。她想，晚上他一定会出席照例的聚谈的。

这个想法使她快活起来，因为她盼望晚上能使里瓦斯对前一天所讲的话感到后悔。

二十一

就在这时，奥古斯丁来到马丁的房间。

自从这位阔少爷那天晚上在贝尔纳尔达太太家遇到马丁之后，便密切了同后者的友谊。

利己主义的信条——指导着大部分人类的生活——在奥古斯丁寻求马丁的友谊时，也在他的心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一向用圣地亚哥花花公子式的轻蔑态度对待这个衣着寒酸的人。

“马丁可以陪我到阿德莱达家里去，他会对我十分有用。”奥古斯丁想道。

这个想法使他克制了上层社会的傲慢态度，从此对待马丁也比较亲热些了。

奥古斯丁接近马丁时采用的“会对我十分有用”的想法，需从社会风俗上加以说明。奥古斯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准备这样解决这个社会风俗问题：

一个青年之所以到旁人家里做客，往往是爱情这颗明星在指引着他那青春的脚步。但是，泛泛的聚谈又实在乏味，因为担心旁边有耳，只好把情话憋在喉咙里，结果只好求助于眉目传情。可是，爱情又有那么一股令人神往的力量，它一定要迸发出来。眉目传情只可满足司汤达称之为“简单的爱慕”，而远远不能满足倾吐衷肠的要求，即：迅速达到这位法国大作家所强调的“甜蜜的爱慕。”所以，必须亲耳听一听爱人的心声，当然也要把自己由于爱情而产生的苦辣酸甜吐露给对方。而在每晚的会面中，谈话是很一般的，甚至是冷冰冰的，要想对某位姑娘说几句甜言蜜语是颇不容易的。为此，就得找朋友帮助。这位朋友可以用近乎乏味的谈话给女方的母亲解闷，或者给女方的姐妹们开心，因为一般地说，她们往往比母亲的耳朵要尖些。这时，恋爱的小伙子便可趁机放心大胆地施展自己的口才，让多情的成语和双关的

暗示滔滔不绝地涌出。

奥古斯丁说，里瓦斯在贝尔纳尔达夫人家里会对他十分有用，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的。在那位太太家里，她虽然喜爱玩牌，但鉴于追求她女儿的人是位富家子弟，所以形势越危险，她老人家的警惕性也就越高。

奥古斯丁哼着一支法国歌曲的重唱部分。走进里瓦斯的房间。

“您没有再去访问过莫里那家吗？”他问马丁，一面递过来一支漂亮的雪茄。

“没去过。”马丁答道。

“您还想再去吗？”

“这个我没想过。”

“那是些出色的姑娘。”

“我也这样认为。”

“我打算今天晚上去看看她们。您愿意陪我去吗？”

“我很乐意。”

“您觉得阿德莱达怎么样？”

“相当不错。但并不是象您觉得的那么好。”马丁微笑着说。

“是有人跟您说我爱上她了吗？”奥古斯丁问道。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可这是真的呀！来咱们这个客厅里的姑娘，没有一个能象阿德莱达那样叫我喜欢。”

“这不好。”里瓦斯说。

“为什么？”

“因为这种爱情会变成狂热，会使您干下某种傻事。”

“您管什么叫做傻事？在巴黎，每个人都有这种爱情。”

“比方说，到最后您打算跟这位姑娘结婚，我说这就是发痴。”

“算了吧，亲爱的，您还不大了解这个世界。连这些姑娘都明白，象我这种人是不会跟她们结婚的。”

马丁把他能想得起来的道德观念全部考虑了一下，以批驳这位公子哥的巴黎信条。后者只是笑他不了解这个世界。

为了打断里瓦斯的忠告，奥古斯丁说：“有一点是确实的，那就是我爱她。要么您陪我，要么我自己，反正我还是要去看她的。您如果不陪我去，那可真让人感到遗憾。”

“既然您希望，那么我就奉陪。”马丁回答说。

里瓦斯一面这样回答，一面想起圣路易斯关于阿德莱达性格的描绘，以及她那跟某个阔佬结婚的愿望。

“哎，这就对啦。”奥古斯丁对这个回答表示满意，他说：“应该让朋友高兴高兴。再说，也需要娱乐一下。圣地亚哥城的生活太无聊了。那末，说好啦？我去换衣服，半个小时后我来找你。”

“好吧，我很快就停当。”马丁一面回答，一面在想，用某种方式驱散心中的忧伤也是必要的。

达玛索之子走后，马丁陷入沉思：

“随着被她爱上的希望日益渺茫，我胸中的激情却不断高涨。如果象拉法爱尔和奥古斯丁那样，把吞蚀心灵的饥渴感淹没在一场轻易而来的爱情中，不是更好吗？”

他一边为与奥古斯丁的出访做准备，一边反复考虑着上面的想法。用他们那种信条去治疗失恋的痛苦，这种风气在他身上唤

醒的是自豪。而在高傲的丽奥娜面前，他的自豪感是受到压抑的。

奥古斯丁的返回把他从沉思中惊醒。奥古斯丁衣着华丽，装饰得无懈可击。

路上，他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恋爱的事，直到走进贝尔纳尔达太太的家门，方才住口。

与此同时，丽奥娜正坐在琴凳上，起劲地弹奏着。她心情愉快，因为她准备向马丁表示，跟他在一起，她可以毫不动情。她盼望他快些到来，以便再次用傲慢的态度恐吓他。当那小伙子向她表白说，他不愿意恋爱时，她是无法忘却那些话的。这对她的美丽不是一种无礼的挑战吗？在这之前，还没有谁敢这样说呢。

她弹得累了，便离开钢琴，坐到沙发上沉思起来。

每当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响的时候，这声音便使她的心儿激烈地跳动起来。这也就是她冷冰冰地跟来访者打招呼的原因所在。她表姐的缺席更加拖长了这漫漫的长夜。她本想在这个晚上给表姐说明一下没有把白天商定的计划全部告诉里瓦斯的原因。

眼看着见到马丁的希望落空了，由于这件些微小事夺去她一番胜利的欢喜，使她益发怒不可遏。她认为里瓦斯犯下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竟然不来领受她那带有凌辱性的冷淡；她曾想以此让他认识一下，由于他不想恋爱的说法使她产生何等的轻蔑。

那时，丽奥娜竟然天真地认为，他这种说法是强词夺理，无非用来对抗美貌赋予她的特殊地位。他认为，大家应该对她的美丽倾心膜拜才对。

达玛索先生这时却一点也不关心女儿的烦躁，也不理睬夫人的蒙眬睡意，以及她裙子边上的小狗地阿梅拉，这一晚，他公开

反对内阁派，公开反对向他猛烈进攻的菲德尔和西蒙。

由于玛蒂勒德借口头痛，所以便同佛兰西斯卡夫人留在家中了。当菲德尔到家后，发现只有他女人独自在攻读乔治桑的作品。

菲德尔当着他的干亲家和保证人的面攻击过反对派之后，回到家中，他暗暗思量：假如转到反对派那一边的话，是不是能够取得橡树的续租权呢？

他在佛兰西斯卡面前，高声讲出自己的思路以及围绕着这种情况下会出现的种种可能，他用下面这些话，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件事就是要一下子敲准。因为假如我站到反对派那边，我就将失去干亲家的担保，他已经在有身份的阶层中走动了。那么他会把我抛到脑后。这个可恶的政治！”

佛兰西斯卡受她刚读的书籍的影响，想把什么都归纳成为理论，她高声提出下面这样一条：

“亲爱的，你看，政治，就象我不知道是那个作者说的那样，是个燃烧的火圈……”

“女人家，什么火圈，什么作者，”菲德尔不耐烦地打断说，“如果彼德罗给我签一张橡树的新租约，我就可以嘲笑全世界。”

佛兰西斯卡只好抬头望望苍天，好象是让上帝瞧一瞧，她的心是和一颗多少无聊的心拴在一起的。

二十二

里瓦斯和奥古斯丁走进贝尔纳尔达夫人家里的时候，那里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位太太正在准备牌桌，她把阿玛多尔的两个朋友叫了过来。这两个人加上阿玛多尔和那位警官里查德，正围在姑娘们身边。

“喂，孩子们，别聊废话了，过来帮帮忙吧。”贝尔纳尔达夫人说道。

阿玛多尔的那两位朋友应着这位家庭主妇的召唤声走来。这时，她手里拿着纸牌，在迎接刚到的客人。

贝尔纳尔达夫人打算上前迎接他们。

“夫人，别为我们打搅了您，”奥古斯丁说，“请继续玩儿吧。”

“不，孩子，没有什么打搅不打搅。”贝尔纳尔达夫人回答说。

“我是说，您不要麻烦了。”小恩西那说着，俏皮地一笑。

“啊，刚才我没闹懂这个洒满香水的‘法国人，在说什么。”贝尔纳尔达夫人快活地大笑说，“你们也来甩一把吧？”

“夫人，过一会儿的，”奥古斯丁答道，“我们去问候一下小姐们。”

两位姑娘，正呆在隔壁房间，这时被母亲叫了过来。

她对姑娘们说：“把蜡烛拿到这里来。咱们大家在一块呆着。”

阿德莱达和埃德米拉听从母命走过来。那位警官端着蜡台跟在她们的后边。

“我真喜欢这些听话的军人。”这是贝尔纳尔达夫人在夸奖里查德·卡斯达纽会献殷勤。他把蜡台放在桌子上，在埃德米拉身边坐下来。

奥古斯丁发觉在这个房间里，很难跟阿德莱达进行一场愉快而又不被旁人听到的谈话。于是便开始恭维起阿玛多尔的歌声来。

“噢，我为这些歌声要发狂了。”他对阿玛多尔说，后者立刻拿起吉他来。

“你最喜欢什么歌？”他问。

“你爱唱的，我都喜欢。”奥古斯丁答道。

阿玛多尔调整了一下琴弦，与此同时，奥古斯丁也打开了话匣子。接着，阿玛多尔伴着单调的古老音乐，唱起下面这首歌来：

我并不打算自尽，
因为她并不想为我身亡。
我只钟情于那个爱我的人，
至于不喜欢我的人，那就算了吧！

奥古斯丁在歌声的掩护下，情调激昂地对阿德莱达说：

“我需要一个您爱我的明证。”

“可您又给我什么证明呢？”她问。

“我吗？您要求什么就给什么。”

“假如象您说的那样，您爱我，您相信我的话就足够了，用不着再要什么证明。”她接着说。

“这是因为我一直不能和您畅所欲言地谈一谈。”奥古斯丁接着说，“所以，我坚持有一天晚上提出的那个要求。”

“有一天晚上？什么要求？我不记得了。”

“一次约会。”

“哎哟，我的上帝！这个要求可太过份了。”

“为什么？”奥古斯丁问道，他把声音放到最低限度。

“如果跟您约会，倒霉的是谁呢？是我，对吗？”

“您认为我不大正派吗？”

“正相反，太正派了！”

“为什么加个‘太’字呢？”

“因为您从来就没有打算和我结婚。您说真心话吧！”

阿德莱达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目光锐利地盯着小伙子。这是她第一次如此坦率地跟奥古斯丁交锋。

而他碰到这样的问题则有些慌张，一时间他在犹豫；但是，他马上求助于下午他曾对马丁宣扬过的那套有伸缩性的道德理论，回答说：

“我会跟您结婚的，您为什么要怀疑呀？”

阿德莱达从他那一瞬间的犹豫中已看出这种回答的虚伪性。但是，她并没有露出不快的样子，而是相反，她假装相信这句话，接着问道：

“您没有骗我吗？您能对我起誓吗？”

奥古斯丁这时已经是谎话连篇了，所以毫不踌躇地回答说：

“没有骗您，我起誓。”

他说这番话时的轻浮样子，使阿德莱达证实了她刚才对他那些回话的怀疑。

“啊，您真的没有撒谎吗？”她用激动的口气喊道，奥古斯丁认为这口气很真挚。

“我向您发誓：我没有撒谎。”小伙子回答说，“答应我一个约会吧。咱们再好好谈谈。”

这时，阿玛多尔的歌就要唱完了，阿德莱达轻轻地对奥古斯丁说：

“明天夜里十二点，街门会开着。”

奥古斯丁差一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他高兴得容光焕发，两眼闪出快乐的火花。

“您使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压低声音叫道，最后一句话淹没在音乐的尾声里。

“您走开吧。我母亲在瞧咱们呢。”阿德莱达透过牙缝对他说。

公子哥于是向牌桌走去，再三奉承阿玛多尔的歌声，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听。

“喂，小法国人，”贝尔纳尔达夫人这时正在玩“憋七”，她对奥古斯丁说：“来甩一把老‘七’，吧。”

在这段时间里，马丁一直独自呆在自己的座位上。象所有真正恋爱的人所具有的共性一样，他孤单地呆在周围的人群中。伴随着阿玛多尔的歌声，他也在唱自己那无望的情歌，只是歌词不连贯，仅仅在他脑海里回荡罢了。

歌声終了，他和埃德米拉的目光相遇了。

在另外一种爱情里寻求安慰的想法，使他感到有损人格。埃德米拉的眼睛里，有股忧郁的神情，这与他身上难过的悲怆相吻合。

这时，阿玛多尔把警官叫走了，请他就一种家制甜酒发表意见，里查德是无法拒绝这个带有荣誉色彩的邀请的。

里瓦斯趁此机会便坐到埃德米拉身边了。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又在这里看到您。”姑娘对他说。

“为什么？”马丁问。

“因为那天晚上，我想您并不怎么开心。”

“可是我和您曾经谈了一阵话，这就足以使我很想再来了。”

马丁说出这样的话，是想试探一下对方的反应如何。他之所以如此，是受到这样一种思想的影响：在另求新欢中得到安慰。

埃德米拉带着吃惊而遗憾的神情望着他。

她问马丁：“难道您也和别人一样？”

“您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原来以为您是与众不同的。”

马丁这时还不懂得一般的姑娘在说埃德米拉这种话时的含义。

他并没有想到，她那听了恭维话以后的惊讶神情和最后这一句话完全可以理解为他所希望的爱情先兆。

他只是问她：“那么您对我是怎么看的呢？”

埃德米拉回答说：“您说话诚恳，不会拿严肃的事情开玩笑。”

这个对马丁诚实品行的纯朴评价，在他高尚和正直的心灵里，产生出一种沉重的谴责力量。他立刻发觉，自己几乎走上一条正派人不该走的道路。拉法爱尔的经历有力地提醒他，在那初次倾诉了秘密之后的谈话中，他的朋友所流露的悔恨心情。

他说：“您别以为，我说跟您谈过一次使我想再来的话是在扯谎。不，那是真心话，因为您给我描绘在这个世界上由于社会地位给您造成的痛苦时，也引起了我的同感，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和您十分相似。”

埃德米拉回答说：“我喜欢现在您和我谈话的方式，这比刚才开头时的方式好。”

“我刚才说的是实话。”马丁强调说。

“是的，我相信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您十分信任我，您跟我谈话时，就象那一晚我对您谈话时一样的坦率，那么我会非常高兴。”

“我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呀，因为我刚才对您说过，我发觉您和我的情况非常相似。”

他们就以这种方式继续谈了很长时间。埃德米拉感到马丁便是那种喜读小说的女郎在青春期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她不愿意从马丁口中听到平时里查德·卡斯达纽和其它经常光顾她家的青年爱讲的那种甜言蜜语，为此便处于一种很自然的担心状态。随着友谊的发展，她为能深入到里瓦斯的灵魂深处而感到快意。友谊是多情善感的心灵所具有的必然财富，这种情感天生地厌恶谈情说爱时的咬文嚼字。

马丁在良心上已经谴责了那种追求他不该追求的爱情的想法，他发觉埃德米拉向他表示的浪漫友谊是很甜蜜的。在短时间内，他对那姑娘的同情便在心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他在她身上察觉到一种细腻的情感，其中包含着对一些人深深的鄙薄。那些人不能理解她感情的细腻之处，却觉得有权获得她的爱情。在她的苦闷中，散发着某种诗歌般的芬芳，这样的诗意很难找到一个身

心健康的青年做知音。马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埃德米拉的细腻感情所吸引，竟然使谈话发展到下面这种程度，只听见他说：

“我可以直率地告诉您：我在恋爱，不过毫无希望。”

为了不再被那种在埃德米拉的爱情中寻求安慰的思想所诱惑，马丁做了上述直率的表白；不料却使姑娘感到一种难言的痛苦，她觉得这些爽快的话打消了她的一线希望。原来通过她与马丁的谈话，这线希望已经隐约可见。马丁的话还在她心中引起了好奇心，这是任何一种秘密都会在女性身上引起的东西。

“那一定是一位既有钱又漂亮的小姐吧？”她问马丁。

“她可美极了！”马丁激动地说，他并不想掩饰自己的热情。

听到这样的回答，两个人便都沉默起来，直到阿玛多尔和警官进来宣布甜酒是第一流的，才打破了冷场。

看到马丁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埃德米拉开口说：

“希望您今后经常不断地来看我。”

“有您这样一位朋友，不用别人陪同我也会来的。”马丁立刻答道。

这时大家都围在牌桌四周，阿玛多尔拿起贝尔纳尔达太太的纸牌。夫人因为赢了一百比索而感到满心欢喜。

输得最多的是奥古斯丁·恩西那，他由于爱情上的成功而狂热起来。输光之后，为了在阿德莱达面前表现自己挥金如土，他毫不顾忌这场赌博的种种后果。

为了给奥古斯丁助兴，阿玛多尔叫人拿来一瓶新做的甜酒。于是赌注便随着酒量而扶摇直上了。

毫无疑问，贝尔纳尔达夫人的儿子对某些赌徒用来攫取他人金钱的手段，颇为熟谙，那只不过比拦路抢劫的礼貌一些罢了，

但是丝毫不比后者正派。他仿佛活捉了财神爷，赢的钞票越来越多。十五分钟之后，奥古斯丁已经囊空如洗。

“用我的诺言做筹码。”这位公子哥喝干一杯甜酒，这时他发觉已经身无分文了，便这样叫喊着。

“随您的便。”阿玛多尔回答说，“假若我处在您那种情况，我就放下不玩了。”

“为什么？”年轻的恩西那问道。

“因为您手气不好。”

“我能改变坏运道。”公子哥神气十足地回答说，他非常鄙视这群可怜的对手。

阿玛多尔和桌旁另外一个人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个眼色。

“多大的筹码？”贝尔纳尔达夫人的儿子抽出两张牌问道。

“六盎司七成金。”奥古斯丁说。

一小时后，他输了一千比索，再半个小时后，增加了一倍。直到马丁前来干涉，赌博方才收场。

“拿纸来，我写欠条。”奥古斯丁对阿玛多尔说。

欠条上答应偿还两千比索。奥古斯丁真想写上四千，因为这时他看到阿德莱达向他送来爱慕的秋波。

走出贝尔纳尔达夫人的家，年轻的恩西那由于情场上的进展和酒力的发作而兴奋起来，他俚语连篇地向马丁讲述他用来勾引阿德莱达的那套难以抵挡的手段。

客人走散后，房间里，在牌桌旁边，就只剩下贝尔纳尔达夫人、阿德莱达和阿玛多尔了。

埃德米拉听罢母亲关于任何姑娘都必须找个好丈夫的训诫之后，便走开了。

阿玛多尔看到只剩下母亲与大妹妹，便关好房门。这时埃德米拉刚刚出去。

“事情如何？”他问阿德莱达。

“约好明天晚上。”她回答说。

“啊哈，这个洒香水的法国人要求约会吗？”贝尔纳尔达夫人大声说。

“这并不是第一次。”阿德莱达说。

“这些有钱人总想勾引人家的姑娘。”阿玛多尔接口说，“为这个，他也得付出代价。”

“那么明天你把你那位朋友带来。”贝尔纳尔达夫人补充说。

“这包在我身上。”阿玛多尔满口答应。

“假如他不愿意来呢？”母亲问道。

“亲爱的妈妈，您不必担心。”阿玛多尔答道，一面拿起蜡烛要走。

接着他走到母亲身边，补充说：

“您别忘记我们对您说过的话。”

“难道我是傻瓜，会把事情忘掉？”她回答说，“我会不会办事，你们走着瞧吧。”

就在阿玛多尔要走开的时候，他听到谈话前他关好的门后边有响动。

“大概是埃德米拉那个傻瓜在偷听吧。”贝尔纳尔达夫人喊道。

“她听见我们的话又有什么关系？”阿玛多尔说，“明天她也就知道发生的事了。”

母亲听了这番话觉得挺满意，便和儿女道了晚安。

二十三

马丁走后，拉法爱尔觉得在灰心失望中突然发现幸福临门，这实在难以置信，朋友带来的消息仿佛是一场美梦。

他挂念的第一件事，是让姑母把他关于橡树庄园的新方案通知叔叔，以便争取菲德尔对婚事的同意，清除他和玛蒂勒德之间的障碍。

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置身于四周的家俱中时——它们是他长期痛苦的见证，雨点般的亲吻便落满了他所保存的、心上人的相片上。昔日幸福的时光重现在脑海里，他回想起自从命运把他跟玛蒂勒德分开以来的行为，不免有些自责。为安抚自己的痛苦而牺牲掉阿德莱达的名声，使他感到深深的内疚，良心的谴责比往日更加严厉。幸福使他恢复了正直、诚实的美德，如同灰心失望毁灭了这些美德一样。他羞愧地感到，他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胸怀坦然地到那个毫无指摘、为他坚守贞操的人儿面前海誓山盟了。这就是第一个前来扰乱他欢乐心情的想法，也是这个想法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使他感到有必要以更大的热情来排遣那令人烦恼的回忆。

与玛蒂勒德相会，亲耳听听她为他保留神圣爱情的倾诉，这是占据拉法爱尔心头的又一件事。因此，他想起马丁奉命传达的丽奥娜的话，她说，通向玛蒂勒德眼前的路是畅通的；他赶忙在桌旁坐下，提笔疾书；在一个小时里，他撕掉了两封信；最后才

写出下面这封他真正满意的信来：

“我的朋友刚才告诉我，您还爱我。我难以向您描绘这个消息突然带给我的幸福。您一定要当面听听我的倾诉，因为区区一纸远远不能包罗即将被新的希望驱散的痛苦经历。假若您真的还为我保留着爱心——这是我唯一幸福的源泉，那么请让我亲耳听听您的声音吧。我恳求您见我一面，因为您要是不肯理睬我的要求，我会以为是别人欺骗了我。若是要我再回到那无尽无休的痛苦中去，那将是极为可怕的。”

拉法爱尔之所以对这封信感到满意，是因为它表达出自己的激动心情。他觉得头两封信中使用的冗长的情话，实在过于冷淡，难以传达出他的激情。粘好信封，他动身去菲德尔家。他走到那座门前，——最后那次离开这座住宅时，他的心都碎了，现在他浑身颤抖，仿佛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几乎在打腹稿的阶段，他就编造好交出这封信时要说的话。夜幕降临了，这对他的安排十分有利。街上昏暗的灯光使他不必担心会被认出来，他径直向大门走去，向门房打听佛兰西斯卡夫人长期雇用的一个女仆，因为拉法爱尔过去就认识她。他只花了四个小银币，门房就去传呼那个女仆了。十分钟以后，那封信已送到玛蒂勒德手中。

当菲德尔和佛兰西斯卡夫人准备和女儿去达玛索家的时候，玛蒂勒德假装头疼留在家中，她害怕在舅舅家的聚谈上，会有人发觉她读过拉法爱尔的信后所产生的慌乱神情。

次日清晨八点钟，丽奥娜蒙着披肩，在一名女仆的陪伴下走出教堂。

她从教堂一直来到表姐家。玛蒂勒德在前一天她俩呆过的房

间里，接待了表妹。

“你真的病啦？他们昨天晚上是这么说的。”她问玛蒂勒德，因为表姐的脸上由于失眠而显得格外苍白。

“你看看这封信吧。”玛蒂勒德回答说，一面把拉法爱尔的信放在表妹手中。

“你妈妈呢？”丽奥娜一面坐下，一面问道，并没有看信。

“她在睡觉。”

丽奥娜把蒙在头上的披肩推到脑后，开始读起信来。看罢信，她抬头向表姐望去，后者站在她的对面，现出一副囚犯在法官面前的神态。

“你大概不明白，咱们昨天谈话以后，拉法爱尔怎么会约你见面的吧？”丽奥娜对她说。

玛蒂勒德于慌乱中本来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只记得跟丽奥娜曾经约定，这一天准备和拉法爱尔见面。

“是的。”她回答说。

“我离开这里以后，”丽奥娜接着说，“改变了计划，我觉得只讲一半，让圣路易斯提出约会来更自然一些。这封信说明我没有弄错。你回信了吗？”

“没有。我想见到你再写。”

“在昨晚之后，你没改变决心吗？”

“没有，”玛蒂勒德说，“说真的，我有些害怕。可是我会克制的。现在拉法爱尔已经给我写了信，就不能再改变决心了。因为假如我拒绝的话，他会以为我不爱他了。”

“说得对。那么你现在给他回信吧。”

“我跟他说什么呢？”

“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昨天商定的事。时候还早，你的回信正好及时送到。你别忘记，最迟不得过两点钟。一点钟我和奥古斯丁到达这里。”

表妹走后，玛蒂勒德立刻用刚才建议的措辞写起回信来。然后按照收到拉法爱尔信的途径，把信发了出去。

丽奥娜很快回到家中。她向哥哥住的房间走去。到门口，她轻轻敲了三下。

奥古斯丁的问话声从里面传来。

“谁呀？”

“你还没起床吗？”丽奥娜问道。

“妹妹，请进。”他对姑娘说，“什么事情这么早呀？你从教堂里来吗？”

丽奥娜对他的问话做了肯定的回答，便在公子哥递过来的绿色羊皮安乐椅上坐下来。

“你怎么这样早就起床了？”姑娘拿掉披肩问道。

由于幸福的袭击，奥古斯丁这一夜睡得不好；他悲伤时失眠，高兴时也失眠。

“不知道。我很早就醒了。”他说。

“昨天晚上，你回来得很晚。”

“是的，我在外边玩来着。”奥古斯丁答道，他快活地看到有机会回忆昨夜的出访。

“你到哪儿去了？”丽奥娜漫不经心地问道。

“在一位姑娘家里。”

“有很多小伙子吗？”

“有几个。我和马丁在一起。”

“马了！”丽奥娜惊讶地说，“在什么样的姑娘家里？”

“哎呀，亲爱的妹妹，你太好奇了。咱们只讲奇迹，不点神仙。”

“我还不知道，我们的房客喜欢家访。”丽奥娜说着，手里玩着一本弥撒圣书。

“和任何街坊的儿子一样。”

“姑娘们漂亮吗？”

“啊，迷人极了！”

哥哥回话的热情在丽奥娜心里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

“我认识她们吗？”她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也可能吧。”

奥古斯丁之所以这样吱吱唔唔地回答，是因为尽管他很想说他已被人爱上，但是却不愿意让妹妹猜出他去寻花问柳的地方是社会低层的。

“这些姑娘里面，”丽奥娜说，“一定有你喜欢的。”

“最漂亮的那个。”奥古斯丁骄傲地回答说。

“她喜欢你吗？”

“可以这么认为，因为有证明。”

丽奥娜先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的是不叫她哥哥对下面的问题有所注意。

“马丁……他追求什么姑娘吗？”

“我不大清楚。不过，我看见他和我那位的妹妹谈了很久。”

奥古斯丁在说“我那位”的时候，颇有得意之色，因为他想起阿德莱达答应的约会来。

“她也漂亮吗？”丽奥娜问。

“当然漂亮了！不过不及我那一位。可是也很令人喜爱。”

姑娘沉思了一会儿。这一发现使她感到有损自尊心。

显然，里瓦斯故作谦虚，跟她说不想恋爱是在撒谎。也许当她打算用傲慢的态度使他狼狈的时候，他却和别人谈情说爱呢。她这样思索着，忽然想到，她这样沉默不语会引起哥哥怀疑造成这种沉默的原因，便决定谈她要办的事，以便引开他的注意力。

一想到这里，她立刻高声说：“啊！我忘记了，有件事要你帮忙。”

“帮忙吗？妹妹，你说吧，我完全听你调动。”奥古斯丁说。

“我要你今天陪我到白杨树街去，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

“做什么？今天又不是星期日。”

“你先答应陪我去一趟，然后我再告诉你。”

“我答应你，这毫无难处。”

“奥古斯丁，你告诉我，你真的爱上了刚才你对我说的那位姑娘吗？”

“哎，我真心实意地爱着她。”

“那么假如你不能见到她，一定难受极了，对吗？”

“当然。不过，我想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那关系不大。假设人家把你跟她分开了。”

“好家伙！那可不容易。”

“我知道，就算是事实吧。”

“啊，是假设呀？好吧。”

“当你见不到她的时候，你一定会非常感谢给你提供机会跟她见一面的那个人，对吗？”

“那当然啦！我会从心眼里感谢他。”

“你陪我去白杨树街要做的事也是如此。”

“啊，调皮鬼，你也有恋爱的事啦？”

“不，不是我。”丽奥娜不免有些伤感地说。

“那么是谁呢？”

“玛蒂勒德。”

“是表姐？这是第几个啦？我在欧洲的时候，听说她和拉法爱尔·圣路易斯在恋爱。后来，你写信告诉我，说她要 and 另外一个结婚了。现在她又要别人带她去白杨树街，毫无疑问是去见第三个了。嘿，很抱歉，真不算少呀！”

“不是去见第三个。玛蒂勒德一直都是，除去拉法爱尔·圣路易斯谁也不爱。”

“可是那会儿，她怎么要跟阿德连诺结婚呢？”

“在很大程度上，那是爸爸的过错造成的。”

“爸爸的过错？妹妹，我不明白。”

“因为你了解，是爸爸劝菲德尔姑父从他家赶走圣路易斯的。”

“为什么呢？”

“据说因为拉法爱尔破产了。”

“也是个理由。”

“即便是个理由，父亲也不应该参予，给一个善良青年造成了不幸。”

“这是真的。”

“我想应该尽我们的义务，尽量弥补父亲的过失。”

“我认为这很对。”

“玛蒂勒德一直爱着圣路易斯，她绝不会爱别人的。”

“她做得对，我赞成爱情要专一。”

丽奥娜立刻解释破镜重圆计划的其余部分，使她哥哥确信有必要支持玛蒂勒德的爱情。

谈话以后，奥古斯丁答应准时到达，他们便分手了。

这一天，公子哥儿宽洪大量，因为约会的希望给他带来快乐，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便表示愿意给玛蒂勒德的爱情帮忙。

二十四

中午一点钟以前，丽奥娜从卧室出来，走到前厅。一身手工精细、样式典雅的服装使她那令人惊叹的美丽更加生辉。一件镶着法国式花边的白绸上衣裹住她那苗条的腰身，双肩上披着黑天鹅绒的斗篷；下身是一件垂向地面的百褶裙，越发衬托出她的雍容华贵；由钻石别针扣住、用西班牙式精致的花边绣成的白色衣领，与线条优美的颈部细嫩皮肤浑然一体。

丽奥娜坐下来等着哥哥，手中玩弄着阳伞。过了不大功夫，她离开座位，站到壁炉上的圆镜跟前，一只手轻轻地从华丽的 *bandeaux*（法语：束发带）上掠过，她是那样小心翼翼，表明她十分欣赏自己的人品。

丽奥娜万万没有想到，这时有两只眼睛从连结前厅和她父亲

书房的玻璃门后边，在热烈地注视着她。那是马丁的眼睛，他一听见丽奥娜路过的关门声，就立刻注意起来。象往常那样，姑娘每天这个时候练习钢琴，为了看看这位姑娘，马丁已经多次这样做了。

她是那样地美丽，那样地高雅，使初恋的青年的心为之激烈地跳动。马丁象任何恋人一样，怀着贪婪的心情，打算从最近的地方欣赏他的女神，并且立刻找到一个接近她的借口。他觉得有股奇怪的诱惑力拖着他去蔑视情场上的冷遇。这股神秘的力量既可以推动某些不幸的人克制自己的痛苦，也可以推动某些人走上犯罪沉沦的危险道路。尽管沉湎于痛苦之中，马丁却自得其乐，宁愿在丽奥娜傲慢的目光面前感受那胸中的压迫，宁愿把自己的悲惨命运与她的财富和美貌相比较。这种种感触推动他激动地拉开房门；他之所以身不由己，是因为丽奥娜傲慢的目光所造成的痛苦已经使他迷惑了。姑娘突然扭头望着门开处，她看到马丁脸色苍白、神色慌乱地出现在她面前。

丽奥娜马上想起前一天晚上的打算来，她目光冷淡、神色傲慢地接受了马丁的问候。

面对这样的冷遇，里瓦斯明白自己行为的冒失并感到担心。

“小姐，”他声音胆怯地说，“我冒昧地前来告诉您，昨天我完成了您委托的事。”

“我本来希望昨天晚上得到回话。”丽奥娜坐下来答道。

马丁握住门把，表示要离开。

“我哥哥早晨告诉我一些秘密，”丽奥娜不容里瓦斯离开，便说：“这些秘密使我明白为什么我等候的消息迟迟不来。”

听了这些话，马丁脸上的苍白消失了，变得通红，因为他猜

想奥古斯丁大概讲了贝尔纳尔达夫人家里的事。

“小姐，我没有想到您是那样焦急地等待回音。”他回答说。

“这么说，您已经使朋友重新幸福起来啦。”丽奥娜说道，从外表上看，对待小伙子的辩解，她丝毫不接受。

“这多亏了您，小姐。”马丁欠身道。

“对您来说，这也许是个坏榜样。”她接着说，唇边带着一丝难以觉察的冷笑。

“小姐，我看不出这是为什么。”

“因为您朋友的幸福，对那天晚上您表示的雄图大略，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拉法爱尔所处的地位和我完全不同。”里瓦斯说道，他的声音是那样自然地流露出忧郁之情，使得丽奥娜十分深沉地瞅了他一眼。

“就因为他确信自己会被爱上吗？”她问。

“正是如此。”

“那么您呢？”

“我嘛……不敢妄想。”马丁真正谦虚地答道。

“您太缺乏自信了，”丽奥娜反驳说，唇边又露出刚才那种冷笑。

“我想我的不自信可以成为盾牌，用来抵挡比永远没人爱还要不幸的事情。”

“还要不幸的事情？比如说，是什么？”

“毫无希望地爱着别人。”

马丁说出这番话来是这样地动人心弦，尽管丽奥娜颇能控制

自己，她的脸还是变得绯红。她一遇到小伙子那热烈的目光，不由得垂下了眼帘。

立刻，她那难以克制的高傲使得她对于自己不由自主的激动感到羞愧。

正当她低下头的时候，便听到内心自尊的呼声在嘲弄自己的软心肠。因此，那长长的睫毛刚一遮住瞳孔，便马上抬起头，重新露出傲慢的目光。

“您不应该被那种不幸吓退。”她说，“男人总会找到爱自己的人。根据奥古斯丁讲的情况看来，您正在踏上迅速摆脱自己忧虑的路。”

说罢，她便象女王般的威严，起身离座，用嘲弄的、但丝毫不减自尊的神情，望望小伙子，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奥古斯丁说，昨晚您们拜访的姑娘当中，有一位对您表示好感。您看，您可以对自己的命运更有信心啦。”

她离开房间，呼唤着女仆，把里瓦斯一动不动地丢在原地，整个谈话期间，他都是站在那里的。

接着他便听见丽奥娜这样说话的声音：

“告诉奥古斯丁，我等他一个多小时了。”

这句话把他从茫然若失的状态中唤醒过来。他拉开门，走进达玛索的书房，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丽奥娜最后对他讲的，以及后来她对女仆说的话，使他认为她只不过把他看做是一件消遣品和戏弄的对象。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留下了创伤，遮掩了青年人瞻望未来时的光明。

“算了吧，”他恼火地想道，双手撑着前额，“应该工作了。”

他狂乱地拿起笔，极力回忆起他那可怜的家庭，以便平息那压在心头、~~他~~他想孩子般地大哭一场的痛苦。

丽奥娜走回来，在刚刚和马丁谈话时的那张沙发上坐下来沉思。她的一双眼睛不由自主地停留在小伙子刚关闭的门上，仿佛看见他靠近门站着，脸色苍白，神色慌张，用炽热的目光，激动的声音，向她说出那句短短的、描绘出心中忧伤的话：“毫无希望的爱情。”她又一次机械地低下头来。但是，当她再度抬头时，那傲慢和固执的目光已经从眼里消失，而流露出反映内心世界刚刚萌发的、一种朦胧的激动。

丽奥娜这时想到——但无法准确地表达出来——在马丁那些十分伤感的话语里，在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在他那流露出内心激情的声音里，有着超过每晚那些纨绔子弟多次重复、令人厌倦的恭维话千百倍的吸引力。这次短暂的会面，在她心里留下一种陌生的深情、一股难言的忧伤；并且从她的记忆里抹掉了那个胆怯的、衣着寒酸的、可怜的外省青年的形象，而代之以一个忠诚朴实、温柔腼腆的小伙子。马丁的寥寥数语使人看到他那颗动人的内心。

奥古斯丁的到来打断了丽奥娜内心徜徉徘徊、漫无边际的沉思。

这位公子哥为了把领带、上装和裤子三者的颜色搭配得尽善尽美，而做到了不遗余力。光洁的面孔证明剃刀刚刚刮过新长的胡髭。头发里散发出最名贵的发膏香味，这是巴黎卫生公司用葡萄牙产的茉莉花制造的。

“好妹妹，叫你久等啦？”他问丽奥娜，一面灵巧地炫耀着在巴黎由杜索台依裁剪的、式样新颖的长裤。

“等了一会儿。”丽奥娜站起来答道。

他们走出家门，不久来到菲德尔家，玛蒂勒德正在等候他们。

玛蒂勒德在衣服上也认真细致地下了功夫，完全可以同她表妹的衣饰媲美。她已下定的、这个颇为鲁莽的决心，给她的美貌增添了某种风采，她本来老实的近乎胆怯。她的两眼由于活泼灵动而炯炯有神，这更增加了她的妩媚。

他们上路以后，都装做快活的样子，但实际上，只有奥古斯丁才是真的高兴。因为丽奥娜，特别是玛蒂勒德不能掩饰接近白杨树街时心头的慌乱。当他们到达圣地亚哥人为之自豪的这条大街时，丽奥娜已经镇定下来，她在鼓励玛蒂勒德。恐惧使后者完全失去了离开家门时，人们在她脸上看到的活泼与兴奋。

由于并非假日，白杨树街上行人稀少。春天里欢快的阳光，在光秃的阳树枝头嬉戏。金色的光芒一直照到路面上。

两位姑娘和奥古斯丁径直走到纪念碑前。这个空旷的地方给玛蒂勒德增加了信心。到达这里之前，已失去生气的谈话现在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们在离一颗胡桃树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这颗树不知是那位园林局的朋友出自个人爱好而种在纪念碑的椭圆周内的。

他们在那个地方刚坐下来不久，奥古斯丁在丽奥娜耳边说道：

“拉法爱尔从那边来了。”

玛蒂勒德从很远的地方就发现了他，她以极大的努力来掩饰和克制全身的颤抖。

圣路易斯走近靠背椅，首先潇洒地问候丽奥娜和她的表姐，接着便向奥古斯丁伸出手去，后者满面笑容地握住他的手。向每

位姑娘致意的时候，他的礼貌一样，丝毫看不出其中只有一位，多年来占据着他的心头。

拉法爱尔于是有了充分的机会进行交谈。所有的人都参加进来，打破了见面时自然产生的窘境。随着谈话，玛蒂勒德完全平静下来，不再发抖，敢于抬头向拉法爱尔望去，她心中怀着纯真的温柔与热爱，而毫不矫揉造做，脸上流露出心头的欢快与激动。

不久，丽奥娜起身示意该回去了，一面挽住哥哥的臂膀。拉法爱尔便把手臂伸给玛蒂勒德。于是两对青年男女便缓步踏上归途。

圣路易斯立刻开始这场在悲伤的时日里多次梦寐以求的谈话。他热烈地描绘了自己的痛苦；用满怀表情的言语使他所爱的人儿高兴得心儿发颤；接着，他怀着难以抑制的快乐倾听着玛蒂勒德用朴实、温柔的话，讲述迫于父命而做的痛苦牺牲。在这两颗心——时而被炽烈的爱情结合在一起，时而被他人的野心而强迫分离——互相倾吐衷肠的密谈中，直言不讳的话儿从幸福荡漾的胸中滔滔不绝的涌出，这是些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话语，二人都闪烁出天堂般幸福的目光。

“总之，”拉法爱尔说，“现在把我的一切痛苦全部勾销了。因为我看到连最发疯的梦想也是可以实现的。你爱我呀！”

这句话是玛蒂勒德讲到她为了约会是怎样战胜恐惧的时候，他这样说的。

“现在，”姑娘补充说，在这极为幸福的时刻，她感到心中有了坚定不移的勇气，“我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为了今后不再有阻力，我已经吃了很多苦了。”

拉法爱尔于是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以及克服菲德尔这一障碍的可能性。这个计划在这对情侣面前展现了一幅玫瑰色的希望境界、一幅总是显现在幸福情人前方的海市蜃楼。美好的计划在他们头上张开了金色的翅膀，使他们觉得天空分外的蔚兰，谈话四周的空气益发的清新。

走过三个街区，他们用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这期间，奥古斯丁给丽奥娜讲了他情场中的事。他在叙述中把阿德莱达说成是圣地亚哥名门世家的女儿。他没有讲约会的事情，而代之以由这位公子哥编造的、狂热爱情的万千个证明。

走到第四个街区的时候，丽奥娜站住了。应该分手了。可是玛蒂勒德和拉法爱尔觉得还没有说什么话呢。这位青年象开始见面那样，向众人告别了。假如丽奥娜同意再陪玛蒂勒德来一趟的，他希望再次见面。同时他准备实施那项争取菲德尔·埃利亚斯同意的计划。

二十五

至此，我们的故事必须退回到贝尔纳尔达夫人庆祝命名日的第二天，方能了解后来奥古斯丁·恩西那得到约会的那次访问之后，贝尔纳尔达夫人、阿德莱达和阿玛多尔之间那场谈话的含义。

拉法爱尔对马丁吐露的他和阿德莱达之间的情爱隐私，埃德米拉和阿玛多尔也是知道的。阿德莱达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为的

是在母亲面前瞒住她那风流行为的后果。阿玛多尔在那件事里充当了妹妹的帮手，他想办法让妹妹离家一个月。一个月之后，阿德莱达从兰卡地方旅行归来，而把初生的儿子留在一位姨妈家里了。

埃德米拉则只是为姐姐的错误哭了一场。

我们觉得无庸详述，阿玛多尔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避免别人对这件微妙的事不致产生怀疑的。其结果则是，阿德莱达在世人眼中毫无瑕疵地回到家中。

但是，阿玛多尔是个善于趁火打劫的人，为的是填补艰难时事造成的干瘪腰包。为此，他便利用那件隐私造成的优势，强迫他妹妹对那个着了迷的达玛索之子，不要那么傲慢。

阿德莱达则一味考虑对那个抛弃她的人，进行报复。奥古斯丁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引进家门的。显而易见，公子哥来的不合时宜，自然要忍受几天这颗晦星的冷遇。

但是，奥古斯丁并没有因为初次受挫而气馁；后来阿玛多尔命令她要亲热一点，为的是从这个富家子弟身上捞些油水，阿德莱达唇边才有了一丝微笑。这时，奥古斯丁以为是自己那些不断的甜言蜜语发生了作用呢。

野心勃勃的阿玛多尔甚至揣摩着把自己这户普通的贫寒世家同这个豪门巨富联姻的可能性。

她任凭别人摆布，同意那野心勃勃的哥哥在这出喜剧里指定她扮演的角色。她这样顺从，只希望能够改变命运，假如成功，则更可以找到对拉法爱尔·圣路易斯进行报复的手段了。

为贝尔纳尔达夫人庆祝诞辰的第二天，阿玛多尔走进阿德莱达的房间，这时贝尔纳尔达夫人和埃德米拉刚好到商店去了。

“昨天晚上，奥古斯丁对你怎么样？”阿玛多尔坐下来问道，“总是那样恋着你吗？”

“总是那样。”阿德莱达答道，眼睛并没有离开正在缝纫的针线活计。

“你跟他说什么？”

姑娘脸上带着经常流露的坚定的神情望望哥哥，说道：

“我几乎什么也没有答复他，因为到现在你还没对我说明白你打算干什么。”

“我打算干什么？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你要设法让他相信，你是喜欢他的。”

“为了什么？”

“首先，因为我穷。”阿玛多尔点燃一支烟，把用过的火柴棍一扔，说道。

“差不多你每天晚上都赢他的钱，我不晓得你怎么还会穷。”阿德莱达低下头看着针线反驳说。

“我的确赢了他不少钱。他还给我写了字据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收账？”

“你知道会出什么事吗？常常发生这种情况：你赢了一个阔佬的儿子，可是人家不想给钱，你去他父亲那里要，他父亲大发雷霆，威胁着要把你送进监狱。”

“那奥古斯丁付给你的钱呢？”

“那太少了，一、二两金子，早从指头缝里花掉了。”

阿德莱达沉默了。

过了片刻，阿玛多尔说道。

“我打算干的事情就是，咱们俩个要捞点好处。告诉我，

愿意跟奥古斯丁结婚吗？”

“你明白，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法爱尔要受到惩罚。”

这个粗俗的回答令人惊异地从阿德莱达口中说出，两只眼睛里则同时闪烁着深仇大恨的阴影。

“假如你肯帮助我，我会给你帮忙的。”阿玛多尔对她说，
“你看，不要再傻啦。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办，你就会和奥古斯丁结婚，成为有钱人。你还想要什么呢？”

“你谈起结婚的事，好象很容易办成似的。”阿德莱达回答说，她不敢顶撞哥哥，因为他掌握着她的秘密呢。

“的确有些困难，”他回答说，“可是我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办？”

“你不断地给奥古斯丁一些盼头。你不是对我说过，他总是要求跟你约会吗？”

“是的。”

“好极了。我一通知你，你就跟他约会。我就带着请好的那位朋友来，然后，我就逼他结婚。”

“嗯，可是谁来主婚呢？”

“我这位朋友。你用不着担心。”

“你那个朋友不过是个教士。”

“那有什么关系呢？你先听我说，因为咱们得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假如她知道我的朋友不过是个教士，她就该不同意了；所以咱们就跟她说，他是牧师，或者说，他带来了结婚证书。”

“然后呢？”

“我就跟母亲说，在她看见你们结婚之后，让她告诉奥古斯丁，他如果不把这件事通知他家，并且转告亲友说你们结婚了，

就不让你和他同居。这样做，我保证母亲不会反对。奥古斯丁也只好把这件事向他父亲摊牌，他父亲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认可，并通知诸亲好友。我会劝奥古斯丁让他跟家里说，你们得在乡下或别的什么地方去结婚。一旦发出通知，我就把事情的真相对奥古斯丁讲出来。奥古斯丁一来难以开口说出去，二来怕圣地亚哥城里讪笑他，他就会真的结婚了。”

“他要是发觉我对他干的这种圈套，他该讨厌死我了。”

“你干吗要跟他说你什么都知道呢？你看，只要他一来赴约，我和母亲就露面，你就装做一无所知的样子，要哭、要喊随你便。这时候，我就逼着奥古斯丁，于是你们就举行结婚仪式。奥古斯丁会以为，你什么也不知道哩。”

在专横的哥哥面前，阿德莱达对这项计划只做了一些极其无力的修正。因为，她真的要反驳的话，她哥哥会以告发相威胁。再说，这项计划使她那高傲的心胸也感到一定的快慰，并使她眼看着就能变成富家子弟的女人了，从此便可以与社会上第一流的人平起平坐，并且赢得女友们的羡慕。此外，另一个因素也在阿德莱达心中起作用，促使她只做了些微的抵抗，就在哥哥的意志面前就范了。这个因素的根源在于当前的心情。由于不幸，她的良知已经泯灭，她很轻易地就赞同这一计划，因为这可能改变她的命运，用豪华的物质享受换得生活的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在人们心目中常占有重要地位。

这次谈话以后，阿德莱达对奥古斯丁不再那么板着面孔了，甚至使他以为，她已接受了他的爱情，并答应跟他约会。陪同丽奥娜和她表姐去白杨树街散步之后，奥古斯丁便为这次约会认真准备起来。

阿玛多尔在与阿德莱达交谈，并指定了约会的那几天里，小心翼翼地让贝尔纳尔达夫人知道了他的谋略。同恩西那家这样的豪富联姻的想法，使她为生下一个象阿玛多尔这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她的儿子居然能设想出这样一条锦囊妙计来。她被美好的希望所陶醉，答应给予合作，因为根据阿玛多尔讲的，她以为儿子的好友是个管结婚证明的牧师，可以为阿德莱达和奥古斯丁的结合祝福。

讲罢计划，阿玛多尔是这样说的：“母亲，假如我们不这样做，说不定哪一天，某个有钱人就会诱骗了我们的姑娘，那时我们就要出丑啦。”

“你说得很有道理。”贝尔纳尔达夫人回答说，她由于十分激动而两眼潮润，因为她想到女婿所在的富有家庭会给女儿大量的彩礼，虽然不是出自爱情，而是出于虚荣也得那样做。

阿玛多尔补充说：“您别以为这就算同意他们结婚了。因为奥古斯丁家里必须承认这门婚事才行。”

“要永久的权利嘛。”母亲答道。

“那您就办我说的这件事；您跟小伙子说，等您让他家里知道以后，再把媳妇给他。”

“他如果不乐意呢？”

“那我就威胁他，我对他说，那样一来他更倒霉。”

有了这番说明，读者便可明白，奥古斯丁和里瓦斯走后，贝尔纳尔达夫人和儿女之间，在预定约会的前夕，那场谈话的含义了。

二十六

奥古斯丁随同妹妹陪玛蒂勒德散步归来，不时看看手表，他觉得表针比平时走得慢，心里焦急地盼着夜幕快点降临。

他和阿德莱达事先约好，为了不至引起怀疑，他不再出席平时贝尔纳尔达夫人的聚会，并约定，一扇带小窗户的街门敞开着，表示情人在等候他。

这天吃晚饭的时候，马丁没有露面，原来他收到圣路易斯一纸便条请他去，为的是给他讲述这次激动的会面，以及心头洋溢的幸福感受。

在饭桌上，奥古斯丁说个不休，满口的法国俚语方言。据恩葛拉萨夫人说，宝贝小狗地阿梅拉懂得其中的话，因为它那两耳的扇动可以为证。

达玛索由于政治上的摇摆不定而苦闷，他间或跟儿子搭上几句不大相干的话，这使人以为他在打瞌睡，否则就是耳聋。丽奥娜则情不自禁地记起马丁那忧郁的形象，他倚着门，向她投来那样的目光，使她心里有种难以言传、冷热不定的感觉。

饭后，奥古斯丁回到自己房间。为了抑制心中的焦急，他接连抽了几支雪茄烟。他看着徐徐上升到天花板的怪状烟圈，心中希冀和顾虑的谜团也在盘旋。

晚上九点，他来到楼下客厅里，一路上散发着欧洲公主、侯爵夫人爱用的香精和花露水的芳香。这股四溢的香气，立刻弥漫

了客厅的空间。这说明公子哥为了追求爱情的成功，是多么精心地洒遍了香水。

为了排遣心中的焦急，奥古斯丁在玛蒂勒德身边坐下来，后者是不久前随父母刚到的。菲德尔的女儿的心快乐地跳动着，并且早已喜形于色了。玛蒂勒德的脸上容光焕发，幸福爱情的激动使这女子面庞生辉，她好象在情感的天地里又获得了新生命。奥古斯丁遇到表妹时，便是这样一种状态，他很容易和她兴致勃勃地聊起来，并且话题很快就转到圣路易斯身上。

菲德尔和佛兰西斯卡夫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自己的女儿，他们发觉玛蒂勒德在快活地谈话，便立刻凭着主观臆断推测，既然这对青年男女谈得那样热烈活泼，大概已开始了爱情的前奏吧。

这样的想法在观察玛蒂勒德的父母身上，是以不同的内容出现的。

“你看看，我一向不会搞错。我早就想到，他们会相爱的。”菲德尔心里想。

佛兰西斯卡夫人望着女儿，暗暗思量：

“这样天资聪颖的人，遍访生活的田园而未遇到情投意合的人，最后找上一个毫无艺术灵感的庸人，也并非幸福……”

他们夫妻二人猜想，玛蒂勒德那欢快的笑脸，一定是外甥献殷勤的结果。

就在这个时候，马丁来到客厅。他心中装着朋友那些有份量的秘密，这自然使他羡慕，因为他几乎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幸福。渴望相爱——青年人惯常的梦想——在他心中占有巨大的地位，并一味缠绵地折磨他。

丽奥娜本来担心这天晚上会见不到马丁，一看见他来了，非

但不觉得高兴，反而高傲地认为，上午那件事以后，她有理由把小伙子的拜访看做是胆大妄为。这个被大自然和父母宠爱的姑娘，由于心性高傲而不肯承认，在已开始的、以自己的感情做戏并嘲弄爱情强大威力的斗争中，她逐渐失去自信心，并且让位给某种异样的激动了。这种激动，甜蜜地盘踞在心头，她觉得这未免有损尊严。

问好之后，马丁在离钢琴不远的地方，独自坐下来，便偷眼向丽奥娜和埃米略·门多沙谈话的地方望去。

从马丁的座位上，看不到丽奥娜面部表情的变化。那姑娘呢，由于上述的心理影响，则假装兴趣盎然地倾听门多沙的讲话，而在马丁来到之前，她对门多沙的话几乎不予理睬。

几分钟后，丽奥娜似乎对这样装做专心致志地听那个青年的谀辞感到厌倦了，便流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来。她利用门多沙回答弗兰西斯卡夫人问题的时机，起身向钢琴走去。她在琴凳上坐下，手指漫不经心地滑过琴键。

这时马丁在回想几天前，就在这同一地点，他和丽奥娜那次谈话，他觉得那是失去了的幸福。这颗毫无爱情希望的心，由于对现在和未来不能有任何向往，便只好拿一些毫无意义的往事抒发感怀。为此里瓦斯忆起那次谈话，心甘情愿地忘掉了心头的不快。

“马丁，我要找的乐谱，在您身边的那本书里。劳驾递给我。”

丽奥娜口气自然说出来的这些话，把小伙子从沉思中唤醒。把乐谱递过去的时候，他心里在探索这道命令的真实意图，一切恋爱中的人，都喜欢揣摸从所爱的人口中听来的每句话的真正含

义。丽奥娜冷淡地道谢以后，便坐下翻起这本乐谱来，这使马丁以为，她求他除了找份乐谱以外，并无他意。马丁这个情场上的新手，考虑的结果总是和那些挤满客厅的纨绔子弟们在他这种情况下所想的相反。这些花花公子认为，要征服某颗心，只需象苏丹国王那样，朝着他们要征服的牺牲品，挥动一下手帕便可以了。

马丁正要离开，丽奥娜并不抬头看他，说道：“这些乐谱放不牢靠。”

她左手按住乐谱，右手在弹琴。

马丁走到她身边说：“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来扶住它。”

丽奥娜没有吱声，只是抽回左手，把地方让给马丁，开始弹起一支熟悉的华尔兹舞的序曲。

“您能自己翻篇吗？”过了片刻，她问他。

“不行，小姐，”里瓦斯回答说。他激动得声音有些发颤。

“我等着您指给我翻页的时候。”

谈话既然开了头，就必须继续下去。至少丽奥娜是这样想的。而里瓦斯则忘记了一切烦恼，专心致志地欣赏着姑娘，她的目光时而注意着乐谱，时而望着钢琴。

“今天您大概看到您的朋友了。”丽奥娜说，这时她看看里瓦斯，示意他该翻页了。

“是的，小姐，”马丁回答说，“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这么说，您一度很同情他喽。”丽奥娜接着说，两眼紧瞅着这个青年。

“我？为什么？小姐。”后者惊讶地高声说。

“为了坚持您那逃避爱情就象逃避灾难一样的理论。”

“我的主张指的是那种毫无希望的爱情。”

“啊，我忘记了。不过这种爱情会存在吗？”

马丁立即想对丽奥娜故作怀疑的这一点举出事例；想用那深深的忧伤，滔滔不绝地向她描绘毫无希望的爱情给心灵造成多么深重的痛苦；想向她吐露，他对她珍重的、但是狂热的爱慕；想用语言表达出，他深藏在胸中的爱情珍宝，是献给那个至今还不知道对他拥有绝对统治权的人儿。但是他的声音突然在喉咙里梗塞了，打消了鼓起的勇气，因为他想起上午谈话中，丽奥娜对他的言谈和目光是那样的冷酷傲慢。他预见到自己的爱情会受到嘲弄，并且害怕地想到，姑娘会用骄傲、讥讽的目光对待他的陈述，他的心于是痛苦地紧缩起来，依然保持他所处地位规定的谨慎态度。

这些想法在他心头一闪即逝，在丽奥娜的提问和他的回答中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小姐，我想是存在的。”他答道，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激动。

“啊，这么说，您并不肯定。”

“是的，小姐。”

“但是在您朋友身上，您可以得到这样的先例，而不应该看做一场灾难。”

“拉法爱尔以前曾经被她爱过，当然可以盼望再度相爱。”

“这不对。假如他也象您这么考虑，他就会努力忘掉往事了。现在他有资格获得这种幸福，因为他能够持之以恒。”

“对一个从来不敢吐露自己爱情的人来说，持之以恒有什么用处呢？”里瓦斯在丽奥娜上述理由和结论的鼓励下，说道。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从我这方面来看，我不理解一个男人身上怎么会有这样的胆怯。”

“小姐，这关系到他的一生幸福，也许是他的生命呀。”马丁激动地回答说。

“男人们不是经常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去拼命吗？”

“的确如此。但是，那是为了对付某个敌人。而在我们所说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把爱情看得比生命更宝贵。比如说，我们刚刚谈过的拉法爱尔，我想他在敌人面前是不会发抖的。但是如果没有您们为他俩的团圆而创造的良好环境，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找您的表姐说话。小姐，真正的爱情能使最勇敢的人变得象孩子一样的胆怯。假如这种爱情是毫无希望的，那么就会更增加他的胆怯。”

“据说通过实践，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学会的。”丽奥娜微微一笑，说道：“我想战胜这种胆怯的方法也符合这一法则吧。”

马丁没有回答，因为他不敢猜想这番话的含义。

“您不这么想吗？”丽奥娜问他。

“我觉得很难。”他回答说。

“但是，试一试也不会损失什么。我想您正在这样做吧？”

“我？我从来没有想过。”

丽奥娜不想加以反驳。

“您忘记翻篇了。”她凭着记忆弹完了整个华尔兹舞曲，说道。

丽奥娜说这句话时那付冷冷的神色，使他慌张起来。“我在等着您的指挥呢。”马丁回答说。

“您的朋友现在有什么计划？”她问。

马丁回答说：“他想再和玛蒂勒德小姐见一次面。”

“我和她准备星期日骑马去马尔代广场。他可以在那里见到她。”

“如果您允许我把这个消息转告他，那么他一定会从心底里感激您的。”马丁说道。

丽奥娜停下来，离开钢琴。马丁由于希望渺茫，便把什么都看得很悲观，他认为丽奥娜这次谈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他最后这句话，就象某些人写信那样，常常在附录里说明书信的意图。

奥古斯丁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是来谈天的，二人聊到夜里十一点，方各自回屋。

不久，菲德尔·埃利亚斯，他的夫人和女儿玛蒂勒德也告辞了。

路上，他对佛兰西斯卡夫人说：“奥古斯丁和玛蒂勒德谈话的情景，你看见了吗？我说什么来着，他们已经相爱啦，这我可以肯定。明天我去我达玛索谈一谈，咱们好办喜事。”

“是不是最好等一等，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相爱了。”佛兰西斯卡夫人提议说。

“等一等！你以为象奥古斯丁这样的机会是那样好找的吗？假如我们再等下去，抢走这个机会的是大有人在的。天晓得他在什么地方当座上宾！不，先生，在这些事情上，必须灵活点。明天我就去找达玛索谈一谈。”

这时候，奥古斯丁在重新装扮那套华丽的衣着。为了去赴约会，他在衣服上洒满了名贵的香水精。

二十七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奥古斯丁到达贝尔纳尔达夫人家附近。

客人们已经走了，女仆吱吱嘎嘎地关上了大街门。奥古斯丁把脸藏在大衣领里，离他不远的地方，贝尔纳尔达夫人的两个客人和警官里查德·卡斯达纽一起走了过去。

达玛索的儿子看到旁边的小门打开了，他那颗心高兴得几乎跳出来。那是有人在等待他的信号。这时，他认为自己是某本小说中最有艳福的英雄。他一想到一个美丽的女子这样钟情于自己，并肯为他牺牲名誉，他就很有点沾沾自喜了。自命不凡之余，他对那位愿意把身心奉献给他的妙龄女郎充满了爱心和感激。他觉得这位美妙的人几是被他那翩翩的风度迷惑住的。

在甜蜜地等待着幸福的时刻里，教堂里十二下钟声惊醒了他。约定的时刻到了，奥古斯丁尽管自鸣得意，轻轻推门的时候，却感到害怕了。象关门那样，推开门的时候也是吱嘎作响。这位公子哥听见响声，真想拔腿便逃。他后退两步，听听里面没有响动，才稍稍放心一些，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到院中。

院子里漆黑一团。一线微弱的烛光从没有关严的前星的门缝里漏出来。阿德莱达事先并没有告诉他，会伴着灯光等他。所以，他有些慌乱，勇气也减退了几分。

慌张了片刻之后，他朝门里窥探了一下，整个住宅都是静悄

悄的。他决定进去。为了避免发出声响，他小心翼翼地跨过屋门。一种本能的谨慎告诉他，这道屋门要半开着，以备必要的情况下留有逃跑的后路。

奥古斯丁进来的这个房间空无一人。一个黄铜的灯台上，在绿色的灯罩下面，一盏油灯照着整个房间。

奥古斯丁一个人呆在这间冷冷清清的房子里，进门时的恐惧心理加强了。一个被出卖了的念头从他心里闪过。由于个性里缺乏勇气，他只好求助于情欲和不大果敢的意志，免得害怕的心理占了上风。这种心理在催促他赶快从原路返回。

正当他的意志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阿德莱达进来了。这立刻使他镇静下来，幸福的感觉重新回到身上。

“我还在担心您不来了呢。”他对姑娘开口说，一面打算拉住她的手，但是她躲闪开了。

“我在我的房间里等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阿德莱达回答说。

“为什么留着灯光呀？这太大意了！”这位恋爱的人声音柔和地责备说，说罢，走向灯台，打算吹灭它。

“别吹灭！”阿德莱达急忙说，她装出一副讨人喜爱的慌乱模样。小伙子看到自己由于爱情居然会造成一种恐怖感，觉得十分得意。

“您不相信我吗？”他问，再次企图握住姑娘的手。

“相信。可是有灯光，咱们好一些。”她回答说，一面缩回自己的手。

“为什么不把手给我？”小伙子问。

“干什么呀？”

“为了向您吐露我的爱情，把您美丽的手握在我手里，会感到。……”

一声巨响突然打断了这位追求者的表白，他惊骇地看到一扇门开了，贝尔纳尔达夫人和阿玛多尔每人端了一盏灯在门口出现。

奥古斯丁第一个反应就是朝那半开的门跑去。这时，阿德莱达则扑倒在一把椅子上，双手蒙住面孔。

阿玛多尔比奥古斯丁跑得更快。他在门口前面截住公子哥，用一把雪亮的匕首指着他。

奥古斯丁的脸色变得象僵尸一样的惨白。匕首的寒光吓得他向后直退。

“妈，您瞧，”阿玛多尔叫喊道，“我说什么来着？这些绅士老爷们，到老实厚道的穷人家来，来作践人！我可不同意这个。”

阿玛多尔说着，一面在锁孔里转动钥匙，锁好拿出来，装在自己口袋里，然后咄咄逼人地向房子中间走了几步。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他冲着奥古斯丁雷鸣般地大喝一声。

“我……我以为你们还没睡下……我从这里路过……”

“撒谎！”阿玛多尔吼道，打断了他的话。

“啊，小法国人，”贝尔纳尔达夫人高声说，“你竟敢钻到别人家里勾引姑娘。”

“夫人，我到这儿来，并没有歹意。”奥古斯丁答道。

“这个下贱坯也不是好东西。”阿玛多尔装做气忿的样子说道，“假如她不同意，那一个也不会进来。我得先跟她算账。”

说罢，便怒气冲冲地向阿德莱达扑过去。他对准她就是狠狠一刀。任何一个在场的人见了都会发誓说，幸亏阿德莱达十分灵巧地从椅子上躲开了，否则难免一死。

贝尔纳尔达夫人一下子猛扑到儿子怀里，一面发出可怕的叫喊声。她口中点着诸神的名字，祈求他们赦免宽恕。阿玛多尔仿佛没有听见她的喊叫，一味抱住母亲，好象因此他才不能继续行动了。

“如果您不想让她为这件丑事付出代价，”他叫嚷着，“那就让我来收拾这小子，他凭着几个臭钱就想糟踏我们。”

他用手指着奥古斯丁，后者正躲在一个角落里发抖，身前用几把椅子挡住自己。

听见这些话，看到阿玛多尔要放开母亲冲过来，奥古斯丁以为，他的末日到了，便歇斯底里地哀求上帝把他从这意外的天亡中拯救出来。

阿玛多尔把母亲用力一甩，推倒在地板上，纵身一跃，跳到奥古斯丁乞求上帝的椅子后面。

奥古斯丁一看见阿玛多尔手中高举的、令人胆寒的匕首，便急忙下跪求饶。

“你拿出什么，才能饶你一死呢？”贝尔纳尔达夫人的儿子杀气腾腾地逼问。

“你们要什么，我拿什么。”这位吓破了胆的追求者答道，“我父亲有钱，我给你们……”

“钞票，对吗？”阿玛多尔叫道，“你以为你们有钱，我们就得出卖自己的荣誉吗？有钱人就是这个德行！你要是拿不出相当的代价，我就宰了你，我不怕事后挨枪子儿！”

“你们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奥古斯丁声调凄惶地说，他一看见阿玛多尔面孔上那付横眉怒目的神情，就魂飞天外了。

“我们要求你结婚，不然的话，就宰了你。”阿玛多尔专横地回答说。

“好吧，我明天就结婚。”奥古斯丁说，他以为这个条件是唯一救命的办法。

“明天？你想跟我们开玩笑？你好溜到什么鬼地方去？不成，马上结婚！”

“可是，现在不行啊！爸爸知道了，会怎么说呢？”

“你爸爸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啦。谁让他有这种引诱良家妇女的儿子呢？好啦，结婚不结婚？”

“现在不可能呀！”公子哥绝望地叫道。

“你听见了吗？他说不可能。”阿玛多尔对妹妹说；“你看他追求你为的是是什么？傻瓜，为了拿你开心。啊，我了解你这号人！”他盯着奥古斯丁嚷道：“最后说一遍，你结婚不结婚？”

“我向您发誓，明天……”

阿玛多尔没容他说完，就动手挪掉他和奥古斯丁之间的椅子，打算抓住那家伙。

正当他搬动椅子的时候，贝尔纳尔达夫人急忙赶过来。阿玛多尔刚好举起匕首要刺过去，就被她拦腰抱住了。

可是奥古斯丁并没有看见贝尔纳尔达夫人的行动，因为他已跌倒在地，同意结婚。

“啊，啊，答应啦？”阿玛多尔说，“这样做就对了，要不是我母亲，我早就捅进你的心窝了。好了，你得对我请来的神父说，你愿意结婚，嗯？”

“是的，我说。”

“我看他是由于害怕才同意的。”阿德莱达这时高声说，“我不愿意这样结婚。”

“不，不是因为害怕。”公子哥羞愧地强辩道，“我答应明天办，可是你哥哥不相信。”

“马上结婚，”阿玛多尔说，“我说了算。”

他走遍这座房屋的每扇门前，锁上门，把钥匙收好，接着掏出通往院子那扇门的钥匙，把门打开。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他说，“我去找住在附近的神父。”他冲着奥古斯丁补充说：“假如你跑掉了，明天我就上你们家里去，把你这些丑事都告诉你爸爸，然后还得跟你算账。”

阿玛多尔走了，随手锁上通向院子的屋门。

先是他那踏在砖地上的脚步响，后来是开关街门的声音，随后便是一片沉寂。

奥古斯丁从阿玛多尔装扮得十分巧妙的愤怒所造成的恐怖中，很快清醒过来。

他说：“夫人，如果您放我出去，我保证明天结婚。现在我实在不能这么做，因为不通知我父亲就结婚，他是不会饶恕我的。”

“瞧你这话说的！”贝尔纳尔达夫人耸耸肩膀高声说：“你没看见吗？要是我把你放跑了，阿玛多尔还不得宰了我？他可是不听我的，你刚才看见了，他差一点就给姑娘一刀。”

“可是，夫人，看在上帝的面，我起誓明天来结婚。”

“我如果能办到，我就放你走了。”阿德莱达轻蔑地瞪了他一眼，喊道：“要是他们不逼着我，我是不结婚的，因为我看出来，你是在欺骗我。”

奥古斯丁绝望地揪住满脑袋洒了香水的头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群起而攻之了。

“你错了，”他哀声地解释说，“我真心爱你。我想他们强迫我干的事，你不会认为是正当的吧。不用他们威胁，我也会和你结婚的。”

“你要是能对付阿玛多尔，你求他去吧！”贝尔纳尔达夫人对他说，“你想我们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在乞求和拒绝中，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过去了。奥古斯丁绝望地坐下来，双手抱着脑袋，胳膊支在膝盖上，痴痴地发呆。他忽然觉得，这里发生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恶梦。似乎已经感觉到他在家人和经常出入他家的名门贵族面前所受到的耻辱。

院子里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接着阿玛多尔进来了。

“神父来了。”他声调阴沉，带着威胁的口吻对奥古斯丁说，“你要是说个不字，你就小心脑袋。一句话也别瞎嘟哝。要让人家看到这一切都是真的。你要是第一句话就说错，我上去就是一刀。”

说完这些话，他再次回到院子里。

“请进，我的神父！”他说，“都在这里呢。”

一位神父表情严肃地走进房间。一条棉毛巾做成的兜帽，从后颈和两耳将头部盖住，甚至遮住部份面孔，那肥胖的脸颊好象怕见空气一样。

一副宽边绿色墨镜挡住眼镜，加上部份面孔被遮住，神父的真面目很难被识别。

“好了，站起来吧。”阿玛多尔说。

贝尔纳尔达夫人，阿德莱达和奥古斯丁站了起来。

神父让阿德莱达和奥古斯丁拉起手来。贝尔纳尔达夫人和阿玛多尔分别站在两侧。神父随后一手端着蜡烛，一手拿着事先打开的圣经，用单调、混浊的喉音开始宣读结婚仪式。

仪式刚一结束，奥古斯丁就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色比僵尸还可怕。

签完结婚证书以后，神父在阿玛多尔陪同下走了。

不久阿玛多尔便回到母亲和新婚夫妇默默静坐的房间。

“好了，奥古斯丁先生，”他略带讽刺口吻的说，“您已经自由了。”

“这种方式举行的婚礼，我一辈子也不敢讲出去。”奥古斯丁懊丧地说。

“这个小法国人为这么一点事情就烦了，”贝尔纳尔达夫人说，“这么说，你并不真心喜欢阿德莱达罗？”

“正因为我真心想她，我才想经过家庭同意之后再跟她结婚。”奥古斯丁回答说，他看到既然已经举行了婚礼，至少要打消由于他的反对而在阿德莱达心中留下的坏印象。

“得了，先同意后同意都一样。”阿玛多尔高声说；“结婚以前来不及征得父亲的同意，那么就结婚之后再征求好啦。”

“那是不一样的。”新郎官回答说，“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我才能告诉父亲说，我已经结婚了。”

一想到自己已经和几个小时前还认为是玩弄的对象结了婚，他感到十分难堪，以至于连声音都哽噎住了。

“好啦，亲爱的，”贝尔纳尔达夫人这时说，“你别以为，你不把结婚的事告诉家里，我就会把媳妇交给你。在你爸爸家里，再接媳妇吧。”

这项新的声明，在奥古斯丁心里没有产生多大反响，因为他面对这令人讨厌的悲惨现实，他的处境已经够烦恼的了。

“妈，假如他不通知家里，我还有咀呢。”阿玛多尔声称，“你还打算怎么着？要把我妹妹已经结婚的事公布于众，我这张咀是不会结巴的。”

在这个痛苦的青年身上，阿玛多尔的威胁看来比贝尔纳尔达夫人的威胁所产生的影响要强烈的多。

“至少得给我一些时间，让我爸爸精神上有个准备呀。”他生气地叫嚷说，“怎么能要我一下子就办好呢！”

“可以给你几天的时间。”阿玛多尔回答说。

“你保证在这几天里面保守秘密吗？”

“我保证。”

“好啦，天太晚了。”贝尔纳尔达夫人说，“你也该回家啦。”

奥古斯丁于是走到阿德莱达身边，她十分巧妙地装成一副痛不欲生的模样。

他对她说：“我看您和我一样，在您这些亲人使用的粗暴手段中，也吃了不少苦头。”

阿德莱达没有做声，只是长叹一声，低下头来。

“我本想用另外一种方式和您结婚。”公子哥继续说完。

“我很遗憾……”

抽抽噎噎的哭声壅塞住阿德莱达的话头，这种欲言又止的神情，在小伙子心里产生很好的印象。他以为阿德莱达同样是这个阴谋的牺牲品呢。

“别难过，傻孩子。”贝尔纳尔达夫人连忙对女儿说。

奥古斯丁接着说道：“她的难过说明她没有参与你们干的事情。”

说罢这些迟到咀边的有勇气的话，奥古斯丁把帽子一直压到眉梢上，便走了。

“别忘了协定。”奥古斯丁走到大街门口的时候，阿玛多尔从前屋门口探出头去，追加说。

象一切软弱的人拿没有生命的东西出气一样，他把街门猛力一关，朝自己家里走去。由于羞愤交加，他的肺快要气炸了。

阿玛多尔这时关好屋门，放声大笑起来：“瞧我把他吓成什么样子了。”他得意地喊道，“他那满咀的法国话都忘光了。”

对以后的行动经过一番磋商，儿子和女儿便离开母亲，回到各自的房间去了。

阿德莱达看到妹妹站在屋子里没睡。

“你怎么能同意演出这种丑剧呢？”埃德米拉对她说，看来整个假婚礼的场面，她已经偷偷地看到了。

“你的问题令人奇怪。”阿德莱达回答说，“你没看见奥古斯丁如果得逞，早就把我欺负了吗？所有这些阔佬子弟都以为我们这个阶层的姑娘，生下来就是供给他们玩乐的。啊，假如我早一点知道是这么回事，我的心肠也许会软一点。可是现在我恨透他们这些人了！”

埃德米拉不想反驳由于不幸的遭遇在她姐姐心里产生的这种感情。

阿德莱达接着又说：“假如我同意的话，这位也会象那人一样拿我开心。狠狠教训他一下，并不算过份。”

埃德米拉对这些话仍然一声不吭，阿德莱达便沉默了。上述

那些想法还在她脑海里盘旋，这些想法说明她心里经常考虑一些问题。如同很多被诱奸的姑娘一样，阿德莱达从第一次恋爱里得到了可怕的教训。痛苦之余，她对拉法爱尔的抛弃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欲望，因此已经失去妇女特有的柔情。她的心本可以在幸福中变成高尚情操的住所，结果由于被抛到不幸中，剩下的仿佛只有仇恨和愤怒的份儿。由于别人不了解她的经历，都把她对待生活的冷漠态度归咎于自高自大。这种刚有爱情的萌芽，心灵就受到创伤的故事，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阿德莱达所处的阶层更是如此，而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却没有它相应的地位。

阿德莱达的愤恨已经化为一贯的思想，因此她便认为，凡属贵族阶层的人，不管其人是否合她的意，全都是一丘之貉。所以，她对奥古斯丁的倒霉遭遇，丝毫不表示同情。这时，奥古斯丁已回到家中自己的卧室，他向床上一扑，便失声痛哭起来。

二十八

自上一章叙述的场面之后，到丽奥娜通知马丁准备星期日她和表姐去马尔代广场的这段时间里，奥古斯丁度日如年，终日惶惶不安，心里十分烦躁。恐惧与痛苦整天折磨着这个失足落水的青年。他认为生活中倒霉的事，命中注定地要发生，他早晚要在世人面前出丑。丽奥娜关于他吐露过的恋爱问题，以及他父亲关于他为什么经常外出的批评，都使他极其恐慌，以为大家马上要

揭穿他的隐私了。奥古斯丁虽然生活在一个纵容子弟对下层姑娘进行诱骗的社会阶层里，诱奸之后，他们并不准备结婚以弥补自己的过失；但是，他还是害怕父亲的震怒，母亲的眼泪和痛斥，以及妹妹的鄙夷。除此之外，从悬在颈上的达摩克利斯^①宝剑上面，他看到了那笼罩在我们文明社会之上毫不留情的魔影，那严厉而可怕的法官，即我们称之为“人们会怎么说”的舆论。这位倒霉的花花公子为了自己放荡的行径而在下层社会的情场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他一想到那次可怕的历险会在名门贵族的豪华客厅里传布开来的时候，就真的失魂落魄了。他仿佛听到杯盏之间，火盆周围，贝尔笛或拜依尼^②的某些咏叹调的乐曲声中，那些恶意的议论，从而使他的尴尬处境成为亲朋好友的嘲讽笑料。在这些思想的沉重压力下，他那往日的快活神情不见了，对法语的喜好也无影无踪了。想到目前的困境，他连衣着打扮也失去兴趣。一条青色的领带可以戴在脖子上一整天！他已经看到唐璜^③和勒甫雷斯^④的桂冠——他本想把这个令人羡慕的称号戴在自己头上——突然之间变成了讨厌的夫妻关系。这就是与社会下层的姑娘恋爱的结果！他仅仅由于缺乏勇气才没有走上自杀的道路，尽管他看到这是摆脱窘境的唯一出路。假如说勾引女性是一种乐趣，那么讲出真情就会惨遭辱骂。奥古斯丁目前的处境就是

① 达摩克利斯：是希腊神话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信，他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悬挂在他头上，使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一词，便成为“即将临头的危险”的同义语。

② 贝尔笛和拜依尼都是十九世纪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

③ 唐璜是十七世纪流行于西欧的西班牙故事中的人物，他是个漂亮、聪明、勇敢、文雅的人，同时又无耻和伪善地玩弄女性。

④ 勒甫雷斯是十八世纪英国作家撒缪尔·理查逊（1689—1761年）的小说《克萊麗莎·哈婁》中的人物，是个善于欺骗女性的花花公子。

如此，他是无法回避的，而且是越想越害怕。

在这被苦恼纠缠的日子里，奥古斯丁每天都必须到贝尔纳尔达太太家里去。按照阿玛多尔的吩咐，他扮演成这家亲朋所熟知的追求爱情的角色，以免引起对婚事的猜疑。他每次去拜访，都由马丁陪同。但是，那桩婚事还一直瞒着马丁，他只讲些和阿德莱达谈情说爱的谎话，以便让马丁认为他仍然处于初恋的序幕时期。

马丁之所以乐于陪他前往，是因为他在同埃德米拉的交往中得到一种安慰，从而减轻了心中的苦恼。他与埃德米拉之间的信任与日俱增。他虽然没有向丽奥娜表白自己的爱情，却通过对埃德米拉的信任，吐露了内心的想法以及由于单相思而引起的青春热情。埃德米拉高兴地倾听着马丁谈出他的心事。这种甜蜜的交谈，对于这些主要以爱情为生命的青年们来说，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她在每一次谈话中都不断发现马丁心灵里蕴藏着的珍宝。她觉得他头上罩着一圈光轮，这是多情的姑娘以自己的想象，移用了小说中完美的英雄的装饰。如前所述，埃德米拉虽然地位低下，却如饥似渴地读着一位朋友借给她的报刊剪辑。

里查德·卡斯达纽极其不快地看待埃德米拉和马丁的谈话，他认为马丁是自己的情敌。他用贬低马丁的口气讲了这个小伙子的广场历险记和班房的遭遇史，他企图降低马丁的威信，但是这个打算落空了。这种手段之卑劣，其结果和他的预料完全相反。一个令人讨厌的追求者向自己所追求的女性的心上人挑战，常常会适得其反，只能增加对手的威信，这在女人心理上是很自然的。因此这位警官越是想从埃德米拉心里伤害马丁，埃德米拉对马丁的好感就越是在心里迅速增加。这个忧郁青年的滔滔细语，

在这个姑娘心中笼罩了一层令人神往的迷雾。

但是，在埃德米拉和马丁中间，从来没有交换过一句情侣们追逐对方心声的甜言蜜语。马丁对埃德米拉怀有真正纯洁的友谊之情，他越是发现这位姑娘与她同一阶层的姑娘相比，有如鹤立鸡群，这种友谊的基础便越益坚实。与此同时，埃德米拉已经颇有感情地看待他了，这种感情已发展到爱慕的程度，特别是这种爱慕之情不是强求出来的。

奥古斯丁十分高兴马丁能常去贝尔纳尔达夫人家里做客。因为害怕惹恼了这一家人，奥古斯丁一天也不敢缺席。他以为，有个朋友陪同，他那可笑而又荒唐的处境，在众人和阿德莱达眼里，才不那么令人注目。

阿玛多尔这时已经开始收获他那阴谋种下的果实了。他已经向他的冒牌妹夫讨回几笔赌款。为了堵住阿玛多尔那张咀，奥古斯丁赶忙把钱付给他。向父亲要钱的时候，他说是为了付清几笔裁缝的欠款。

阿玛多尔看到这样轻而易举地就使奥古斯丁满足他的要求，便很有些洋洋得意。象通常那些不劳而获的人一样，他轻易地挥霍掉这笔钱。除了眼下的开销，他还必须补上往日的亏空，以及敷衍一下接连不断的逼债。阿玛多尔懒惰成性，游手好闲，除去坑蒙拐骗，没有任何本事。由于仅仅依靠意外之财过活，所以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这样，奥古斯丁的钞票便给他带来由于精心设计骗人所期望得到的快乐。凭着诡计多端，他买了怀表和一条粗大的表链，他益发得意起来，便开始在顾客拥挤的咖啡馆里，装出一副绅士的派头来。

在达玛索一家预定去马尔代广场前的那个星期六，贝尔纳尔

达夫人和阿玛多尔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随后给奥古斯丁的安宁以进一步的骚扰。

经过一夜的酗酒狂欢，清早阿玛多尔的脑袋还是迷迷糊糊地酒气未散，尽管浑身热得辗转反侧，他仍然企图留在梦乡。

贝尔纳尔达夫人等了好久，见他还不肯起床，便走进儿子的房间。

“喂，懒虫，你想睡到几点呀？”她说。

“啊，是您呐，妈，”阿玛多尔在床上翻个身，开了腔。

他张开两臂，伸个懒腰，响亮地打了一个大呵欠，伸手拿起一支烟，“咻”的一声在打火机上点着了。

“我想起一件事来。”贝尔纳尔达夫人说着在儿子床前坐下来。

“什么事情？”他问。

“阿德莱达结婚已经好几天了，”贝尔纳尔达夫人继续说，“可是奥古斯丁连一点礼物还没有送呢。”

“可不是嘛，他什么也没送。”

“他这个有钱人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一个穷人反到可能送礼上门。”

“这件事我来办，”阿玛多尔神气活现地说，“妈，您别担心，假如这小子装成不懂事的样子，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他要是不开口答应，今天也甭想过去。”

“别的事情也得办一办。”母亲说，“他不但没有把结婚的事告诉家里，而且连送礼的事情也想装蒜。”

“让他瞎折腾去吧。我会收拾他的。”阿玛多尔说。

贝尔纳尔达夫人于是讲起什么衣服才适合她女儿穿，自然，

也没有忘记她本人。她还指明这些衣裳在什么服装店里。她讲得这般明确细致，可以想见这位可爱的夫人很早就认真考虑过这些事情了，所以现在这样周密地布置给阿玛多尔去做。除去花色衣服，她的计划里还包括一件黑色套裙，一条罗纱披肩。这是她给自己准备的。毛料披肩太热，披上以后受不了。借助阿玛多尔在学校里，从贝拉老师那里获得的数学知识，（一想起那位教师，某些尝过他那教鞭厉害的不幸者，还不禁发抖呢）贝尔纳尔达夫人计算一下需要多少料子才能给阿德莱达做十几套衣服。此外，还必须买些刺绣花边，才能好好打扮她女儿一下。当然还要买两打袜子，几双法国皮鞋，及其它化妆品。据他说，非如此不能出入圣地亚哥的高级社交场所。

“可是，妈，”阿玛多尔对她说，“您为什么非要奥古斯丁或者我，去买这些东西呢？要是由他掏钱，您亲自去买，那不是更好些吗？”

“嘿，妙哇！那当然好啦。”贝尔纳尔达夫人回答说。

“我跟他去说，有五百比索就可以把这些最必要的东西买齐了。”

“或是六百比索吧。多一点总比不够用好。”母亲说道。

这一天晚上，奥古斯丁在马丁陪伴下又到贝尔纳尔达夫人家里来了。

阿玛多尔把奥古斯丁拉到远离众人的一块地方。

“您……什么时候把事情告诉家里呀？”他问公子哥。后者在他的控制人的逼视下，脸色变得煞白。

“办这件事必须多加小心，”他回答说，“因为我选择的时机如果不合适，爸爸一定会生气的。甚至会剥夺我的遗产继承权。”

“这件事暂时这样吧，”阿玛多尔继续说道，“可是您莫非忘记了，现在您是有老婆的人啦？哪里有连一点儿礼物都不肯送上门的新郎官呀？”

“这件事，我也想过。可是您明白我不能天天向爸爸要钱呀！”

“什么？象您这样的有钱人，总不会为千把比索就叫嚷困难吧？下星期一我到您家里去拿。”

“星期一实在太急了！”奥古斯丁惊恐地高声喊道，“前天，我刚刚要过一千比索。现在可不能再要了，爸爸会怎么说呢？”

“你爸爸爱说什么就让他去说好啦。一定要办的事情，就是星期一我要去拿这说好的一千比索。”

“您至少得等我十五天左右。”

“十五天！你发疯啦？你想让我在我母亲和姑娘们面前丢脸？我已经对她们说了，你送她们每人一些礼物。”

“我的心愿是这样的，可是，为了向我父亲要钱，我需要些时间，免得他生疑心。”

“他要是起疑心了，又怎么样呢？你以为我们要永远沉默下去吗？我并不是说，你用不着让你父亲就结婚的事有个心理准备。可是关于钱钞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你们老头子阔得很，拔根毛没有什么关系。”

“可怎么能这么快又向他要钱呢？”

“我不管你怎么要法，反正我说过，星期一我到你家去拿钱。”

阿玛多尔说罢走了，可他手心里捏着的这个倒霉鬼则陷入心

慌意乱之中。由于阿玛多尔要钱而激起的恼怒，在奥古斯丁心里渐渐平息下去了，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害怕结婚的秘密被揭穿而把内心的冲动强压下去了。他一直想把结婚的事拖延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再讲出去。象一切意志薄弱的人一样，每当处于困难的抉择时，他总想依靠拖延时间来找到某种脱离困境的办法。

夜里十一点钟，奥古斯丁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去。不管是阿德莱达的甜言蜜语，还是贝尔纳尔达太太的安顿抚慰，都不能消除压在他内心的焦虑。路上，他闷闷地走在马丁身旁。马丁对这位朋友的沉默寡言丝毫没有留意，因为他象一切没有遇到知己的初恋者一样，宁愿静静地走路，以便围绕着丽奥娜浮想联翩。

二十九

丽奥娜宣布和表姐去马尔代广场的礼拜日来到了。

关于这次郊游的详情，我们主要是介绍给这样一些读者的：他们没有机会看到光荣的智利首都如何准备隆重纪念一八一〇年九月十八独立节的。

所谓节前的活动就是去马尔代广场游玩。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将去广场上显示自己的节日服装，然后去白杨树街上游逛一番。

为举行一年一度在该广场上九月十九日的军事检阅，国民军从六月起就在每个星期日来这里操练，表演他们是如何击败西班牙统治者的。

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总爱寻找在周日娱乐的借口，因此，为观

看军队的操练，便聚集在马尔代广场上。

那时圣地亚哥的富贵人家，认为使用华丽的马车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天，名媛淑女和贵妇总要乘坐双轮马车外出兜风。如今这类车辆只有首都下层社会仍然保留着。

那时的贵公子们不象今天的人爱骑英国马，喜欢跨在英国式的马鞍上，在大街上抖威风，而是讲究用高大的鞍鞯，穿古典式的马靴，上面佩戴大得惊人的马刺，而这一套只有对农民才有实用价值。

那时与现在相同的是，军队操练是人们游玩的借口，圣地亚哥人的脾气历来如此。特别是夫人们，她们绝不是为健康原因才出来走走，而是想趁机向别人炫耀一下自己的衣着多么摩登入时，凭借衣饰的开支来显示丈夫或父亲是多么阔绰。

在圣地亚哥这个极度风雅的城市里，如果外出散步时连续两个周日穿同一件衣裳，就会被认为是着装上的失当。

这就是为什么在圣地亚哥只有男人们才每天出来散步，而妇女只是到礼拜日才感到有必要呼吸一下公共场所自由空气的道理。

那些无车可乘不想去广场的人，就在白杨树街上逛逛，同时摆出一副民族自尊的庄重神态；女人们议论着别人服装的长短，男人则寻求美女的青睐，但是，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国民军的到来。

鼓声将宣告军队的出场。在这之前，马车成排地停靠在大街两侧，骑马的公子哥儿们沿着街道转来转去，策动着一匹匹高头骏马，以显示风度翩翩的骑术，企图吸引两旁观众的注意。

评头品足，这个上流社会里不可缺少的现象，总要把那些为

赢得观众赞赏而极力讲究打扮的人们，一一指点出来。

男人里面，总有那么几个快嘴，对眼前经过、身穿长衫的人加以嘲笑。

女人群里，则施展分析的本领，她们对过路的女士的服装总要评论一番，并且以惊人的记忆力指出每种衣裳曾经使用的时间。

“你看那件花边绿裙，那是去年独立节穿的。”

“你看那条披肩，那是三年前买的东西。她以为披上妈妈的东西别人就不知道底细了。”

“你再看那位穿的，那是她姐姐结婚前的衣服，是她妈跟我姨一起买的。”

这类谈话除去反映妇女特有的记忆力，还时常夹杂着对某位女友的艳羡。

终于，国民军排成方阵开过来了，他们走在白杨树街中央，市民连忙让路。有位军官走在队伍前头，不断用指挥刀向两侧观众致意，他是那样地全神贯注，时常被后面的士兵踩掉鞋后跟。

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代，1850年，人们为庆祝独立节，象今天一样，在节前的准备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尽管那时的白杨树街北端不象如今排满了明亮闪光的小汽车，但是许多家庭还是坐在马车上热闹。

丽奥娜早就告诉父亲她要同表姐骑马去广场。这对达玛索来说，无疑地就是一道命令。星期日中午十二点，马匹已全部备好。

丽奥娜和玛蒂勒德的坐骑，都是雄姿勃勃、疾走如风的良驹。

达玛索要完成的另一任务，是女儿要他也一道前去。

此外，还给奥古斯丁和马丁·里瓦斯各预备了一匹马。里瓦斯是应奥古斯丁之邀，陪同前往的。

这一天是春天里最美好的日子。

下午三点钟，马尔代广场上挤满了人群，正在观看国民军的操练。马车载着漂亮的妇女，行驶在草地上，两旁由穿着华美入时的骑手们护卫着，他们纵马奔驰，不断追寻着女性的秋波和笑靥。一对对青年男女，策马在草地上遛逛，享受着空气、阳光和爱情。在人群中，丽奥娜，玛蒂勒德和随行的骑手们，最为引人注目。由于马儿的速度快慢不齐，使得姑娘们时而单独走在前面，时而被男子包围，他们争相走在她们身旁。埃米略·蒙多沙和克列门德·巴林沙也在这一群人里，他俩竭力赶着马儿抢在丽奥娜旁边。马丁跟在后面，总是和她们保持一定距离，他激动地注视着她，无心观赏广场远近的热闹场面。这时的丽奥娜，从一个新的角度出现在他眼前，增添了他前所未见的美丽。春风给她的脸颊吹上一层嫣红，军乐声使她的双眸闪烁着欢乐的光芒。她那苗条的身材，上面穿着藏青甲克，下面是一条骑马长裙，显得雍容大方，喜气洋洋。这时，她不再是客厅里的高傲姑娘，而是一个毫不做作的快乐女孩；在这次出游中，她的心因为热闹的场面，风和日丽的天气，阵阵拂面的清风，而欢快地跳动着。在这位美人儿面前，里瓦斯失去了主宰内心的力量。

这一行人，在一营准备射击的队伍附近停留下来。第一阵枪声惊得马群前蹄直立，第二阵枪声使达玛索那头驯马也变成烈马了。

“人家可跟我说这匹马老实着呐。”达玛索惊慌地说道。由

于坐骑愤怒地扬起前腿，他的脸都吓白了。

接连不断的枪声使所有的马再也忍耐不住，都纷纷效法达玛索那一匹的榜样。在混乱中，达玛索的马把一个卖橘子和柠檬的竹篮踢翻在地。这个意外的事故变动了骑手之间的位置。不知出于偶然，还是有意，丽奥娜忽然出现在里瓦斯身旁。这时，玛蒂勒德正要策马上前，听到圣路易斯在招呼她。

“我们在这里不好。”丽奥娜对马丁说，“往前跑一段好吗？”

“好的，小姐。”里瓦斯答道。

“那么跟我来。”丽奥娜说着放马向南跑去。

她对策马要跑的玛蒂勒德打了个手势，便向前奔去。达玛索这时在跟卖橘子的算帐，因为这一撞，不少水果都滚到正在看操练的孩子们手中去了。

“你追上她们，我随后赶来。”达玛索看到大家都放马跑开，便对奥古斯丁说道。

在马丁的带动下，丽奥娜逐渐加快了速度。

里瓦斯在丽奥娜身旁纵马飞驰，第一次感到心胸旷达，有了奔头。姑娘邀他同行时口气是那么自然，骑马的模样是那样快活，使他预感到幸福临近了。他心里这样想着，一面奔驰，一面以无法表达的激情注视着丽奥娜。马儿跑得越快，她越是兴奋；迎着拂面的和风，她那两只明亮的眼睛，快乐地、象孩童般地闪动着。他想，这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姑娘，会有一颗善良的心，绝不是象他以前看到的那样倨傲。

他俩跑到监狱附近才停下来。丽奥娜勒马向后面望去，那些人距离她和马丁停留的地方还相当遥远。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说着望望马丁。自从害单相思以来，里瓦斯第一次感到幸福。

刚才在奔驰中，借助上面那些思绪的鼓舞，他决心摆脱胆怯，为自己的幸福，而勇敢地进击。听到丽奥娜这句话，他感到心儿猛然加快了跳动，因为他看到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来到了。他终于下定决心，慌乱地说：

“您觉得遗憾吗？”

为研究这位姑娘的高傲心理，我们只好暂时搁下她和马丁之间的谈话。在这两颗互相探索的心之间，特别是当他们处于上述这种距离的时候，每次谈话都可能导致要么进一步靠拢，要么就永远分离。说话不多是这种关系的特色，往往只要一两句不妥当的话就会使二人误会起来。丽奥娜根本没想到回答刚才的问题。仅仅这种问法就足以惹动她的傲气。她请马丁骑马跑开的目的，是为了躲开那两个花花公子的纠缠，近几天来，这两个人叫她特别讨厌。丽奥娜把里瓦斯看做自己争强好胜的目标。她明白这个小伙子有些胆怯，也许真的待人冷淡，但是却没料到 he 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回答他，丽奥娜又拿出过去惩罚马丁的老办法来：摆出一副冷若冻霜的神情。于是，她装做没听见他的问话，只是说：

“您说什么？”

由于羞愧，这个青年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仿佛全身的血液一起集中到面部。但是，象一切有毅力的人一样，里瓦斯从心底感到必须反抗这一冷遇，尽管心儿在剧烈跳动，似乎难于张口，他却努力回答说：

“小姐，我问您是不是因为单独跟我在一起而感到遗憾。这

是为了向您说明，我是按照您的吩咐才跟随您的。我担心您别出事。”

“啊！”丽奥娜叫道，不再是那冷冰冰的口气，而是挖苦地说：“您是在紧要关头前来搭救我的了。”

“为您效劳而已，小姐。”马丁不卑不亢地答道。

听见这句话，丽奥娜暗暗高兴，知道对方颇有自尊心。

“仅仅为报答我们对您的接待，您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她说，“您在我父亲的生意里出的力难道还少吗？”

“小姐，”马丁反驳说，“我处在您给我指定的地位上，因此根本没有考虑会在社会上有什么重要性。”

“您这是跟某些您认为高级的人物做比较啦？”

“比如，跟那些向这里骑马奔来的先生们比较。”

“和奥古斯丁相比？”

“不，小姐，和另外一些人，同蒙多沙和巴林沙相比。”

“为什么恰恰要跟他们比较呢？”她稍微有点慌乱地问道，但是巧妙地掩饰住了。

“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地位可以向往我不敢梦想的东西。”

里瓦斯说这番话的时候，奔驰的马队距离丽奥娜站的地方已经很近了。

“我看不出您说的有什么差别。”丽奥娜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她用亲密的口吻回答说：“在我眼里，一个男人是否有价值，不是看他有没有社会地位，更不是看他是否有金钱。”她微微一笑，这一笑给马丁的心里带来极大的愉快，她接着又说：

“您瞧，我们总是想得不一樣。”

她用鞭子敲敲马背，与刚到的人汇合在一起。

马丁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想道；

“真是奇怪的姑娘。她有没有感情？有没有头脑？她是讥笑我呢，还是真的想抬举我？”

马丁正在独自思索的功夫，后面的人群已经到达他站着的地方。显然，这时的心思和从前同丽奥娜谈话后产生的想法大不一样。希望之光给他脑海里的地平线抹上一层金黄，为他胸中的激情和心中的遐想开拓了新天地。对马丁来说，仅仅这一线希望就是幸福。

当丽奥娜和里瓦斯在进行上面那场谈话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余的随行人员，不断地变换着队形，快马加鞭地飞奔而来。拉法爱尔早已插到玛蒂勒德身边，重申上次约会时那些话，即有情人都会陷入的那种话题。圣路易斯的脸上闪着幸福的光芒，眼睛和嘴巴都在海誓山盟，表白自己的爱情是海枯石烂、矢志不渝的。同时，他还借此机会向心爱的人报告为能结婚而取得的进展，情话于是转到了现实。

他说：“我叔叔很愿意帮助我，保护我。咱们的希望正在增加。要是你父亲还想租这座庄园的话，那幸福就会来到了。我想你有勇气跟你父亲说你还爱我，对吗？”

“是的，我有勇气。”玛蒂勒德回答说，“如果我不能属于你，那绝不会属于任何人。”

拉法爱尔说：“我真想跪在你面前听这些话。因为走过弯路，我更加坚定了对你的爱，这种感情可以说已经永远铭刻在心中。”

他们二人不知不觉又谈起情人们的老话题，这些情话是他们沟通感情的渠道。他们就这样来到马丁停留的地方。拉法爱尔随

后对丽奥娜和里瓦斯说了几句话，看到达玛索从远处赶来，他便放马跑开了。

同水果小贩办完交涉以后，达玛索急忙赶来与自己人汇合。在他这个年纪，因为不经常骑马，尽管是偶而这么一次，身体已经支持不住马上这番激烈的颠簸了。等他赶到女儿所在的地方，很想休憩片刻，可是丽奥娜又策马走了。其余的人立刻跟着她走，这使得达玛索颇不高兴，他骑了长时间的马，烈日又晒得厉害，累得他狼狈不堪。

这一行人众走到停放马车的地方，遇到了恩葛拉萨和佛兰西斯卡夫人乘坐的车；前者的裙子上，俯卧着小狗地阿梅拉。达玛索对他女人夸口说，他并不累；然后同众人一道高兴地吃起从马车上递过来的蜜橘来。可是糟糕的是丽奥娜好象毫无倦意，他只好跟在后面又颠簸起来，一直跑到白杨树街方才返回。他们再次停留在恩葛拉萨的车旁。休息十分钟以后，达玛索好象已经恢复了疲劳，但是，再度上路时，他那刚刚舒适一些的躯体又感到了劳累的重压。这匹驯马虽然步子迈得缓慢，可仍然弄得他叫苦不迭，嘴里不由得发出再也不干这种蠢事的誓言。这类誓言他早已说过多次，因为女儿多次来白杨树街游玩。趁着女儿停留片刻的功夫，达玛索连忙理好领带，那是骑马时领带好象要勒断颈项，他才松开的。整理好衣领之后，他戴正帽子，露出前额，按照习惯扣在脑瓜顶上。

回到家里，达玛索在庭院下了马，他咧着嘴，露出一副可怜相；他求丽奥娜再也别让他陪着外出游逛了。

三十

为了从阿玛多尔那里争取延缓付钱的时间，奥古斯丁·恩西那不得不忍再忍，多次苦苦哀求。他之所以一再拖延，因为心里明白，倘若再伸手要钱，父亲会起疑心，而且可能发现他的婚事。

奥古斯丁的指导思想是极力掩盖这桩婚事，他怀着一线渺茫的希望，企图求助于拖延时日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克服目前的困难。

他对阿德莱达的爱情，本来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这是大部分青年所鼓吹的道德观；因此，自从他以为自己被那不可解脱的锁链同她拴在一起之后，他的爱情便彻底瓦解了。他原打算找个情妇，结果成了老婆，一腔热情凉了半截，因为同她这种结合潜伏着危险，随时都会被置于死地。上层社会的嘲笑和羞辱就是法律，对此，他一直胆战心惊，希图蒙混一时，避免可能出现的威胁，于是就根本不再想念阿德莱达了。

日子这样一天天过去，直到九月十日。这一天，贝尔纳尔达夫人对儿子说，独立节要来到了，过节的东西还没有买呢。

智利社会的各个阶层有一项不成文的法律，人人都在遵守它，即：为庆祝独立节，人人都得买件新衣裳。

贝尔纳尔达夫人严格遵守这一法律，她想，她们母女二人这回可以用奥古斯丁给阿玛多尔的钱到最好的商店买东西了。

这个打算使母子二人达成协议：要求奥古斯丁马上交出约定的钱数，一天也不得拖延。

就在他们确定这一协议的当天晚上，奥古斯丁和里瓦斯象往常那样来到贝尔纳尔达夫人家里。

阿玛多尔向这个所谓的妹夫发出通知：第二天一定去他家拿钱。奥古斯丁的苦苦哀求惹恼了阿玛多尔，他声称要把结婚的事张扬出去。

这时候，埃德米拉避开里查德·卡斯达纽的严密跟踪，同马丁·里瓦斯交谈起来。在这类谈话中，她日益发现对方身上的魅力，从而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她不敢讲出马丁在自己心中掀起的爱情波澜。对此，马丁则毫无察觉。我们在前面说过，埃德米拉读过不少爱情小说，这在她心中播下一颗孤寂的爱情种子，并且渐渐生根发芽，而她除去忧郁地胡乱相思之外别无他法。这类感情常常以女性为多，也就更为纯洁。

回到家中，奥古斯丁不愿去客厅，便回自己寝室了。在回家的路上，他战胜了自己的软弱，觉得应该信任马丁，请他出面帮忙；但是，自尊心后来又占了上风，决定还是独自保守秘密和痛苦，恐惧地等待着次日的到来。

马丁没有象往常那样到客厅去，也回到自己的房间。那次骑马郊游以后，丽奥娜那番话使他心中出现的希望依然如故。姑娘用那有意的冷漠态度破坏了里瓦斯向她表白爱情的打算。但这并没有使他绝望，因为她有些话，比如象那次郊游里说的，常常使他产生疑问。

在这几天里，菲德尔对他女人的建议认真地考虑了一番。虽然他总是装做只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谁的话也不听从，但是，

佛兰西斯卡夫人那番关于他的计划尚未成熟的看法，仍对他有相当的影响，从而迫使他再稍待一些时光。可是菲德尔先生又是个缺乏耐心的人，因此，从上次同妻子谈话到九月十日的这段时间里，他仍然决定实施他的计划，准备向达玛索提出要奥古斯丁与玛蒂勒德结婚的愿望。按照他的精打细算，这门亲事是笔好买卖，因为他的外甥至少可以继承十万比索的遗产。菲德尔就是这样盘算的，这号人把世间的各种考虑都涂上金钱的色彩，只要活一天，眼睛里就只有金钱。

尽管如此，菲德尔并没有把承租橡树庄园的事置之脑后。正象俗话说，他是脚踩两只船。他野心勃勃地考虑到，让玛蒂勒德与奥古斯丁结婚的同时，再把那有切实盈利希望的庄园承租九年，这真是一桩很值得动动心思的生意。因此，他再次恳求他的朋友西蒙·阿雷那到拉法爱尔的叔叔那里试探一下，争取获得租赁权。

菲德尔认为没必要等待朋友的回音，便于十一日中午以前急忙赶到达玛索家里，因为十二点以后，他的大舅子就该上街转游去了，总要在熟人的店铺里谈上个把小时；在圣地亚哥，很少几个资本家才有这种做法。

当菲德尔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阿玛多尔按照前一天晚上对奥古斯丁讲的那样来到达玛索家。象任何收账人一样，贝尔纳尔达夫人的儿子这一次也很准时。他浑身上下露出一副明显的、在任何同样场合都可相象到的无赖相。

他的帽子尽管破旧，却刷得很干净，浪荡公子似地朝右耳歪戴着。

在花花绿绿的领带上端，绣着一只花蝴蝶。

衬衣的上襟有他妹妹的绣花，里面穿着粉红的绸衫，这是为使身材显得高大、使胸膛突出而流行的样式。

开胸的坎肩的颜色可以同花领带的颜色争艳。他只系了两个上衣钮扣，可以看到左右交叉的府绸裤带，这是某个相好的女人给他过生日的礼物。

灰色的西服上装的左角有个口袋露出一条白手绢。

珍珠白的裤子是买的转手货，稍有些短，带着破洞。

最下面，穿的是一双牛皮鞋，右脚面上有个补钉，可是擦得相当光亮。

此外，还有一根文明棍，阿玛多尔拿在手中，风车般地旋转着。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香烟；无名指上带着黑漆戒指，上面刻着：“我的心肝儿长寿！”这就是阿玛多尔的肖像。只见他走进达玛索的庭院，一面摸摸小胡子，显出一副流氓相，这足以叫他的受害者胆战心惊。

奥古斯丁怀着恐惧的心理等候着来客，他脸色苍白，眼窝深陷，可以看出，他惊恐不安地度过一夜。

阿玛多尔走进院子的功夫，达玛索一家刚吃完午饭。

从里面传出丽奥娜弹奏钢琴练习曲的音乐声。达玛索和里瓦斯正在书房处理商业信函。奥古斯丁则躲在窗户后面不安地盯着穿过院子的人。

他刚一看见阿玛多尔，就急忙拉开门，让他进来。

阿玛多尔大摇大摆地坐下来，把帽子不客气地往地毯上一扔。

他看看房间的家俱和摆设，惊讶地说：“好家伙，真阔气呀！”

奥古斯丁关好门，阿玛多尔这时掏出打火机，点燃已经熄灭的纸烟。

“喂，钱准备好了吗？”他问这个脸色苍白、慌乱地站在对面的年轻人。

“还没有。”奥古斯丁答道，“我想我这回要钱，父亲一定会生气。”

“那怎么办？是生气，还是掏钱？”

“要是他不愿意，咱们就都完了。”奥古斯丁哀求道，“你干吗不再等几天？”

“要是我也有这么一处住宅，这套家俱摆设，一群仆人，加上大鱼大肉，那肯定可以等一等。可是，亲爱的，我家里穷，你女人又不能穿得随随便便。如果老头子生了气，那是他不知道你已经结了婚。假若他想一毛不拔，我就让他吞下这丸苦药，让他只管生气好啦。”

奥古斯丁绝望地转身冲着门；当他一眼看见菲德尔走进父亲的书房时，便立刻觉得姑父的来访真是上帝帮忙。

他对阿玛多尔说；“你看，我姑父到父亲房间里去了。怎么能让我这个时候去要钱呢？”

“那咱们就等菲德尔姑父走了以后再说。”阿玛多尔回答说，“你这里有烟酒吗？咱们就象亲兄弟似的闲聊聊。”

奥古斯丁递给他一支哈瓦那雪茄，一瓶白酒和一个高脚杯。阿玛多尔点燃雪茄，象喝白开水似的，一口一杯酒，然后再斟满，一面心满意足地望望他的受害者。

他说：“真不坏！还是应该当个有钱人，每天灌上几杯香槟酒。”

且让他们继续谈吧。咱们先了解一下菲德尔和达玛索刚开始的谈话。

菲德尔把大舅子拉到房间一侧，因为马丁正在另一侧的写字台上办公。

他低声说道：“我来跟你谈一件事，几天来我就在担心。这件事与你我都有关系。”

“怎么啦？”达玛索问道。也摆出菲德尔讲话的那副神秘样子。

“你呀，不注意观察，有件事可能没发现。”

“什么事？”

“你儿子和我女儿相爱了。”菲德尔附在他的耳朵旁边低声说道。

达玛索吃惊地问：“真的吗？我怎么没发现。”

“我可发现了。什么事也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可以肯定，他们相爱了。”

“有可能。”

“好吧。我来看你就是为了这个，咱们应该有个安排。我觉得奥古斯丁是个好孩子，不会当个坏丈夫。”

“可是说到结婚，他还太年轻啊！”

“那我呢，你说我是多大年纪结婚的？我那时不过二十二岁嘛！这是顶好的年龄了。那些不早结婚的人都是想当流氓的。你要是想让你儿子毁掉，那就让他打光棍。你瞧着吧，那会儿就该要你的好看了。嗨，这种事我可知道。你瞧着，什么事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是啊，是啊，”达玛索应声说，他赞成对方的看法。“不

过，得看看恩葛拉萨怎么说，你看，我一个人就安排下孩子的终身大事，总不大妥当吧。”

“啊！这么说你是在找借口了。”菲德尔不耐烦地说道，忘记了要低声说话。

“不，我的上帝！不是找借口。先跟我女人商量一下，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因为她到底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啊。”

“可我知道你的决心，你同意不同意我的建议？”

“就我本人来说，当然罗，很高兴。”

“你能让你女人也同意吗？”

“可以。”

“记住我告诉你的话：你要是让儿子打光棍，意想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当上流氓，那可就要你的好看了。我可知这种事儿，什么事也别想逃过我的眼睛。”

得到达玛索这番许诺，菲德尔告辞出来，对自己办理这项交易的方法颇为得意。这时，他的大舅子则陷入沉思之中。

“关于钱钞的事，他不无道理。”达玛索自言自语道。他想起奥古斯丁最近常常要钱。

他两手插进口袋，开始思考起来，一面来回踱方步。

与此同时，阿玛多尔可等得不耐烦了，他站起来盯着菲德尔是否走出来。

“好了，你姑父走了。”看到菲德尔走出门外，他连忙说道。

奥古斯丁看到菲德尔由于心中高兴而容光焕发地走出庭院。姑父这一走，至少一天之内不必向父亲要钱的希望又落空了。

他想再争取一点时间，可是阿玛多尔丝毫不肯通融。他说：

“算了，要不然我自己去跟你爸爸谈谈；这好象是小孩子在玩游戏。”

“好，好，好，今天晚上你在家等我。我要么把钱给你带去，要么把我父亲的回话告诉你。”奥古斯丁高声道，他已下了最大的决心。

“不，不，不，我在这儿挺好。”阿玛多尔回答说。他坐下来，又点燃一支烟。“去吧！跟你爸爸谈谈，把回话带来。”

奥古斯丁抬头望望天空，乞求上苍的帮助，好象一个将赴刑场的受难者，艰难地向达玛索的书房走去。

三十一

达玛索先生还在一面踱方步，一面思考着。他认为，对于今后必需更加注意儿子的品德操行来说，妹夫那些话是个及时的通知。

马丁·里瓦斯办完自己的工作，离开书房，留下主人在沉思。

奥古斯丁走进书房时，达玛索抬头望了儿子一眼，又继续着自己的思路。

“奥古斯丁，你最近常去哪些地方？”他开口问道。

奥古斯丁原准备好一套要钱的话，听到这个问题，立时慌了手脚。他害怕自己的秘密被揭穿，觉得这种问题的提出就是达玛索已经怀疑到自己婚事的先兆。

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我嘛……去过一些地方……您知道那种……”

达玛索打断了他的话：“你应该想想干点什么工作了。”

“噢，我很想干点什么。最好马上能有工作的机会。”

“好，听见你这样讲，我很高兴。”父亲摆出一副教训的架势：“年轻人不应该懒惰，那样只能浪费光阴和金钱。”

这样谈下去对奥古斯丁的处境将极为不利。可是一想到阿玛多尔会闯进来，一切就会暴露无遗，他只好鼓起勇气坚持进门时的想法。

“是的，爸爸，您说得很对，所以我愿意工作。”

“很好，孩子，我给你找个工作。”

“谢谢您。我一有工作，就不会象现在这样花钱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欠下一千比索的债。”

奥古斯丁极力保持镇定，终于说完这番话；他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的反应。

正在踱方步的达玛索突然停步，两眼注视着儿子。菲德尔刚才对他说的话使他脑海里产生一种预感。

“一千比索！”他吼叫起来，“刚刚没过几天，我已经给了你一千比索。”

“是的，爸爸，可我不知道怎么……就给忘了……跟朋友玩……另外，还有裁缝铺……”

“菲德尔说得有道理。”达玛索不安地说道，“这些毛头孩子除去花钱就不想别的事。”

接着，他转身对奥古斯丁说：

“好家伙！又是一千比索！这就是说，不到两个月的功夫，

花去两千比索。哎呀呀，我的朋友，您花钱就象流水一样。”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您瞧着吧，只要一有工作，我就……”公子哥甜言蜜语地想说下去。

“什么？你早该工作了。你们这些混小子，除去花钱什么也不想。要知道，这些钱都是做父母的凭力气挣来的。是的，先生，菲德尔说得对，你们都是些无赖。”

“我向您保证，一定工作。您还上我欠的这一千比索，就一分钱也不花了。”

“光是这些保证还不够，可爱的朋友，您知道还有什么事吗？应该开始有条理的生活了。”

“噢，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得了，得了，都是些漂亮话，谁都会这么说。不，朋友，我说的有条理的生活，指的是结婚。你懂我的意思吗？”

从开场白转入这样的话题，吓得奥古斯丁慌忙低下头来。后退已不可能，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硬着头皮拖延时间。就是这个如坐针毡的小伙子唯一的想法。

“那么你就得考虑结婚了。”达玛索的口气较为平和了，因为他看到奥古斯丁低下头来，以为那是服从的表示。

达玛索是那种火气易消的人，一看到别人尊重自己的权威，便感到心满意足了。儿子想掩盖父亲那些话在心中引起的恐惧，这副紧张的模样使父亲产生了好感。由于奥古斯丁垂头望着地毯，达玛索更有感情地说下去：

“来，奥古斯丁，咱们朋友式地谈谈。不错，我喜欢别人尊重我，但是，我更愿意我的孩子们信任我。你觉得你表妹怎么样？”

“我表妹？”

“是的。玛蒂勒德是个好姑娘。”

“对，是个很好的姑娘。”

“也很聪明，对吗？”

“是的，爸爸，她很有天才，棒极了。”

“娶来做媳妇，你喜欢吗？”

“喜欢，爸爸。”奥古斯丁回答说，极力装出高兴而又顺从的模样，企图混过这一关。

达玛索高兴地喊道：“那么，孩子，刚才你姑父在这里，他对我说，如果看到你能跟他女儿结婚，他将感到十分高兴。”

“要是您觉得好，我……”

“我觉得好，孩子，很好。为了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必须及早考虑这些事情。”

“这是没问题的，爸爸。不过，我告诉您，玛蒂勒德并不喜欢我。”

“得了吧，真可笑，孩子，”达玛索拍拍奥古斯丁的肩膀说道：“我在结婚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有些胆小的姑娘，即使爱上一个年轻人，也不敢说出来，你表妹就是这样的。可是你稍微跟她谈谈，就会明白了。我想她正爱着你，不过，我也拿不太准，是你姑父告诉我的。”

达玛索添上没有把握的这么一句话，为的是说服显得异常温顺的儿子。

“不，爸爸，这不可能；玛蒂勒德爱着别人。”

“笑话，孩子，每个姑娘在没有正式求婚人之前都会有段罗曼蒂克。”

“爸爸，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奥古斯丁不想顶撞父亲，“我想事情并不那么急……”

“急，很急。”父亲的口气变了，不象刚才那么温和了。

“我需要知道她是不是爱我，是不是……”

“这些都很对。我也需要知道你别再乱花钱了。这必须严肃对待。”

“对，爸爸，只要您给我钱，还上账……”

“多少钱？”

“一千比索。”

“没别的了？”

“没别的了。”

“咱们可别随后又说忘了点什么。”

“我一共就需要这么多。”

“好吧，孩子，明天你把还钱的账单给我拿来，并且告诉我你对表妹的回复。至于债务，会还清的。去吧，就这么说定了。”

奥古斯丁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这老头儿竟然连答话的时间也不给，他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出书房。

“交出账单，还得回答表妹的事，”公子哥恐惧地想道：“这比进来的时候还糟糕。怎么摆脱这个困境呢？”

他一面思索着，一面绝望地向自己的房间走去。阿玛多尔还在那里等着他呢。

“你看看，你一急把什么事都弄糟了。”他迎着阿玛多尔询问的目光，回答说。

“怎么？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阿玛多尔不安地看着他的受害者变了形的面孔，问道。

“你把什么都弄糟了。”奥古斯丁沮丧地坐在椅子上，又重复了一遍。

“可是你说话呀！结果怎么样？出什么事了？”

“我父亲生气了。”

“他生气了？你看那多遗憾。后来呢？”

“他说要还债，就得看账单。”

“什么账单？”

“就是我跟他说过的欠的账。”

“那有什么关系？你把单据拿给他就是了。”

“可这些单据根本就不存在，你让我怎么拿给他？”

“够了，朋友，你差一点儿把事情办坏。他要的单据，我给你造出来。”

奥古斯丁恐惧地看着这个如此冷静地对他说可以提供假单据的人。阿玛多尔的表情异常镇定，眼里那股从容的目光使他害怕。奥古斯丁突然产生一种预感，觉得跟这个家伙在一起，会卷入伪造诈骗的卑劣勾当里去；这个阿玛多尔竟然这样不动声色地邀他一起来干。仅仅这个想法就足以使他心惊肉跳了。随着预感的产生，他那谨慎自卫的本能苏醒了；在这之前，这种本能一直被恐惧压抑着。这使他产生一股素来少有的力量：宁愿公开坦白已发生的事情，也绝不能追随那个让他去欺骗父亲的人，绝不能参与那种卑劣的勾当，从而玷污了自己。

他说：“用不着单据，明天我会让父亲掏出这笔钱的。”

“那好吧。我最迟等到明天。”阿玛多尔拿起帽子，回答说，“要是你爸爸生气不肯给钱，我就给他来瓢冷水，和盘托出。明天见吧。”

他摆出一副威胁的面孔，一面点点头走出房间。

奥古斯丁双手抱头，呆呆地坐了片刻。后来，他毅然抬起头，眼睛里闪出坚决的目光，便离开房间，向马丁·里瓦斯的房间走去。

马丁这时正坐在桌前读书，更确切地说是在翻阅。看到奥古斯丁神色匆忙，脸色苍白，异常激动地走进来，他不由得感到十分惊讶。

马丁亲热地站起来跟奥古斯丁打招呼，后者心事重重地在房间里踱了几步，然后停下来，默默地望着马丁。

他终于开口道：“朋友，我倒了霉啦。”

“倒霉？”马丁吃惊地问。

“是的。要是早听你的劝告，也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这回我可全完了。”

马丁给他拿来一把椅子。

“我看你是过于激动了，奥古斯丁。”他说，“请坐。如果你来找我我是出于信任，准备把不幸的事情告诉我，那你可以相信，一方面我感谢你的信任，另一方面我将尽力帮你获得某种安慰。”

“谢谢。”奥古斯丁一面答话，一面坐下来。“我确实准备把我的心事说给你听。啊，朋友，这几天我可吃尽了苦头。因为没有人能说话，我简直憋得难受。这时，我想起你曾经对我的忠告，可惜我没有照办。现在我来把心事告诉你，因为我觉得你足够朋友。”

这番一片深情的话，感动了马丁。看到这位公子哥的可怜相和绝望的表白，马丁对他产生了由衷的同情，于是说道：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不过，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你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了？”

“不，不，我的看法是恰如其分的。你知道是什么事吗？我结婚了！”

“结婚？！”马丁跟着奥古斯丁又重复了一遍。

“是的，结婚。你想得到是跟谁吗？”

“我想不出来。”

“跟阿德莱达·莫里那。”

“跟阿德莱达？是什么时候的事？这真是叫我吃惊。”

“你听我说下去，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都是没有听你劝告的结果。”

奥古斯丁把结婚事件的细微始末，连同后来的要钱经过，直到当天同阿玛多尔和达玛索之间发生的种种龃龉，全部讲给马丁听了。

马丁一面思索一面分析说：“尽管你说阿玛多尔威胁着要把秘密向你父亲揭发出来，可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值得怀疑。那个给你俩祝福的人，真是神父吗？”

“我不知道。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样的神父。”

“神父拿出什么可以给你们证婚的东西吗？”

“没有。那时我慌乱极了，不晓得出了一什么事。”

“那我们应当马上做一件事。”

“什么事？”

“去各个教堂打听一下，查一查你们结婚那天的登记簿。”

“这有什么用？”

“看一看是不是有登记存根，因为从你讲的情况来看，我估

计，你上了人家的圈套了。”

“真的！这完全可能！你说得有理？”奥古斯丁一跃而起，仿佛一线希望之光照亮了他。

“假若任何一个教堂都没有你们结婚登记的存根，这桩婚事当然无效，因为没有得到法律的许可。”

“如果你的估计被证实了，那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奥古斯丁十分感激地说。

“是阿玛多尔说，明天还要来吗？”

“是的，跟今天的钟点一样。”

于是，马丁确定了自己要调查的教堂，给奥古斯丁指定了另外一些教堂，去完成同样的任务。

他说：“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好赶在阿玛多尔来这里之前查清这件事，并且要预先通知你父亲。”

“为什么要告诉我父亲？”

“为避免阿玛多尔或别的什么人突然向他直接提出来。”

“万一结婚并非无效呢？”

“也要有勇气去坦白。如果不是你，而是别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父亲，那么他不是很有理由生你的气吗？”

“对。”

“再说，假若不幸婚姻是有效的，也必须及时通知你父亲，也许他能以某种我们臆想不到的方式妥善处理。”

“对。”奥古斯丁重复道，暗暗钦佩马丁考虑问题的周密性。

“走吧，得动身了。”马丁说道。

“我到下面房间里，拿上现有的钱，一共二百比索。咱们就出发，怎么样？”

“越快越好。”马丁说罢，一面拿起帽子，同奥古斯丁下了楼。

不久，两人分头奔向各自的调查点去了。

三十二

前面我们说过，菲德尔·埃利阿斯回到家里，对自己经商的手段和进行的交涉，颇为得意。

在我们中间，希望生活的每一步都要有利可图的，大有人在。对于这种人，凡属非商业性的事都是多余的长物。文学、艺术、历史等等对他们来说，都是庸人消磨时光的玩物。科学在他们眼里，如果能获利，也就是说可做商品的话，才是好的。政治也是按照同样的原因才值得他们注意。当社会关系有利于赚钱时，他们才讲社交。对那种面对物质利益持超然态度的人，他们是一百个瞧不起。所以他们总是在报纸的商业版里寻找最感兴趣的那一栏。

正如读者见到的那样，菲德尔·埃利阿斯是在1850年左右参加重商主义这一派的，也就是说，已有十年之久了。十年中，广告和商品已经造成了众多的派系。

上面讲过，菲德尔认为把女儿嫁给奥古斯丁是笔好买卖。但是，并非因为这个，对另一笔即将到手的生意，即租借橡树庄园，就不再感兴趣了。

家里人对他说西蒙·阿雷那先生来找过他。于是，他既不放下帽子，也不进去对佛兰西斯卡夫人说明一下他和达玛索会面的事，便满怀狐疑地跑到西蒙家里去了。

佛兰西斯卡夫人怀着大多数女人摆脱丈夫半日闲时所感到的轻松心情，望着丈夫又出去了。在不少夫妻中间，丈夫是个十字架，必须耐心地背着它，可是，一旦放下，心里是很快活的。从各种含义上讲，菲德尔都是一个十字架式的丈夫。

佛兰西斯卡夫人这时正在阅读乔治桑的《华伦蒂纳》，菲德尔这个商人，同狂热的贝内地克多相比，是这样地冷若冰霜，简直是个可悲的角色。因此，夫人高兴地望着她的十字架又出去了，接着，重新如饥似渴地又埋头读起来。

菲德尔对待乔治桑丝毫不比照顾养老院的穷人多。所以他根本没有看见老婆眼睛里的浪漫激情就开步走了。橡树庄园这笔生意比研究女人的情绪重要得多。

他怀着由于狐疑而产生的不安心理，气咻咻地跑到西蒙家里。

西蒙又是让座又是敬烟，一面夸口说，那是圣奥古斯丁广场附近的雷伊斯香烟厂的名牌货。

在我们男人之间，从一支香烟开始，就能谈上半天，因此可以这样说：香烟是一种最可靠、最积极的交际媒介。

菲德尔点着烟，不免有些激动地等待朋友告诉他，为何前去登门拜访。

“我去过你家了，家里人对你说了吗？”西蒙这样问道。

“说了，亲家，”菲德尔回答说，“我一听他们说完，就直接来这里了。”

“我是去告诉你，我完成了你的嘱托。”

“啊，你和彼得罗·圣路易斯谈过了？”

“我昨天晚上去的。”

“关于橡树庄园，他是怎么说的？”

“他就重新出租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什么条件？”

“其中一条，你是很难想象的。”

“非常苛刻吗？”

“这就瞧你怎么看了。”

“你说吧，亲家，先听听条件。然后，再谈谈看。”

“彼得罗先生对我说，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开始工作。”

“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为了让他儿子工作，他希望他侄子也一起干。”

“是拉法爱尔·圣路易斯吗？”

“是的。”

“到这里为止，我还看不出与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不答应拉法爱尔的要求，彼得罗就把橡树庄园让给儿子和侄子去经营。”

“拉法爱尔的要求是什么？”

“和玛蒂勒德结婚。”

面对这次进攻，菲德尔毫无防备，所以一时不知如何对付。他一言不发，眉头紧皱，摆出一副冥思苦索的样子。

“我果真没有料到这一层。”他终于开口道。

“这就是他的条件。”西蒙强调说。

“假若我接受这个条件呢？”稍停片刻，菲德尔问道。

“那他就把橡树庄园租给你，让他儿子和侄儿去别的庄园工作。”

“亲家，你认为怎么样？”

“我吗？不知道。你自己拿主意吧。”

“是的。”菲德尔一面说着，又思考起来。

他首先想到，这件事需要认真盘算一下。彼得罗的条件并非不可接受。我们曾经说过，菲德尔将大部资金投入承租橡树庄园之中了。这个原因，对考虑把玛蒂勒德嫁给拉法爱尔而不是奥古斯丁上面，起着重大的心理作用。从各种迹象上判断，奥古斯丁要等到父亲逝世以后才能得到遗产；菲德尔估计，达玛索由于身体强壮还会活好多年。再说，他大舅子对他的生意能否伸出援助之手还是个问号，无论如何，不会象续租九年橡树庄园那样有利。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说：“你知道，拉法爱尔早就希望娶玛蒂勒德。”

“这我晓得。”西蒙回答说。

“事情是我大舅子弄糟的。”菲德尔继续说道，“拉法爱尔那时一无所有，但他是个好青年。”

西蒙赞同地点点头。

“如果他叔叔愿意援助他，那是笔不坏的生意。”菲德尔这样说道。

“是的。”

“亲家，这个问题先不忙决定。我们还有考虑的时间。”

他们于是换了话题。又谈了半小时，菲德尔方告辞回家。

他走进家门的时候，佛兰西斯卡夫人正读到贝内地克多躲在

华伦蒂纳卧室里的一章。丈夫的到来中断了她的阅读，她的心那时正漫游在罗曼蒂克的高潮中。

菲德尔给她讲述了一天内的两次出访：他和达玛索的非正式协议，以及彼得罗提出承租橡树庄园的意外条件。

对上述情况，佛兰西斯卡夫人抛开菲德尔的生意经，去构思拉法爱尔·圣路易斯对爱情始终不渝、颇有诗意的部分。由于阅读《华伦蒂纳》所受的心理影响，她立刻表示赞成彼得罗的条件。

她高声说：“啊，你看，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菲德尔说：“如果这小伙子在农庄工作，也许会有出息。”

“他的心肠的确很好。”她热情地评论道。

“彼得罗另外那座庄园也很不错。”菲德尔看到在这项交易里，他女人的意见与他一致，便准备第一次忍受她那浪漫主义的颂歌。

“啊，我坚信他一定会使玛蒂勒德幸福。”

“那里有三千头母牛，每年可以出售一批肥牛。”

“亲爱的，别犹豫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件大喜事。”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座庄园平均每年可收获三十多万公斤的小麦。”

“再说，拉法爱尔还是个有学问的青年。”

“另外，还不算羊毛和木炭，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你把什么都算成钱。”佛兰西斯卡夫人不耐烦地高声道。

对于丈夫在涉及玛蒂勒德终身幸福的问题上，总是不厌其烦地谈论金钱，她表示非常反感。

菲德尔对妻子的罗曼蒂克也无法忍耐了，于是回击说：“既

然钱不多，又要养家，那就得精打细算，别的全是胡扯。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个世界。什么事情也别想逃过我的眼睛。要是拉法爱尔不能养家，他的爱情就是赛过阿伯拉尔^①又有什么用呢？”

“金钱并不能使人幸福。”佛兰西斯卡夫人眼睛望着天空，面带愁容地说。

“那么把金钱给我好了，我就可以嘲笑别人。”菲德尔反驳说，“什么爱情呀，善良呀，学问呀，你给我统统一边去吧！”

“得了，说点别的事吧。这个问题，我自有固定的信念。”

“我看你是太固执了。”看到妻子不肯改变看法，企图回避争论，菲德尔生气地高声说。

为借助某种富有诗意的思想求得忍让，佛兰西斯卡夫人埋头看她的书本去了。

“这么说，我们就接受彼得罗的条件啦。”菲德尔停顿一下，借以平息自己的焦躁，然后说道。

“你看着办吧。”佛兰西斯卡夫人回答说。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谁也别来教训我。我要干的事，我知道得很清楚。橡树庄园再续租九年，比你哥哥能给我们的好处要大得多。”

“那你应该跟达玛索谈一谈，告诉他这件事。”

“我会对他说，玛蒂勒德一再坚持跟拉法爱尔，她把我说服了。总而言之，不会没话说的。”

他走出房间，佛兰西斯卡夫人连忙去找女儿，告诉她这个好

^①阿伯拉尔：法国哲学家，1079—1142年，以和爱罗依萨的不幸爱情而闻名于世。

消息。

就在菲德尔忙于这笔交易的时候，达玛索已经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报告了大舅子来访的目的。对达玛索来说，丽奥娜的意见有着恩葛拉萨夫人的同等份量。做为母亲，恩葛拉萨夫人首先反对儿子这门亲事。

“女儿，你的意思怎么样？”恩西那先生问丽奥娜。

“爸爸，我认为这事不要着急。”

“你瞧，我也是这么说的。”恩葛拉萨夫人高声道，一面抚摸着地阿梅拉。她心情一激动，就爱来这个动作。

“可是，假如我们还让奥古斯丁打光棍，他挥霍的钱就实在让人没法忍受了！”达玛索说道。做为大资本家、老资格的商人，他看事论事总是先从物质观点出发。

“我们叫他改正过来。”恩葛拉萨夫人回答说，一面摸摸地阿梅拉的脑袋。

“这没有用。我们家很有钱啊！”丽奥娜立刻说道，并用那骄傲的目光，望望父亲。

“不管怎么说，他明天得给我回话。咱们等等再说吧。”达玛索这样说道。

达玛索象往常那样出门到市面上转一圈，母女二人单独留下来。

“你得跟奥古斯丁谈一谈。”恩葛拉萨夫人对女儿说。她知道丽奥娜对家庭的影响超过自己。

“放心吧，妈妈。这门子亲事成不了。”姑娘回答道。

为表示心里高兴，恩葛拉萨夫人紧搂着地阿梅拉，小狗也来回晃动尾巴，以报答女主人的爱抚。

吃饭的时候，全家要聚在前厅，这时马丁回来了，他刚要上楼回屋，就被叫住了。

过了不久，奥古斯丁也回来了，这时众人已坐在饭桌周围。奥古斯丁看看马丁，想在他眼睛里找到一线希望，但是里瓦斯只要面对着丽奥娜，就难以顾及旁的事情了。

恩葛拉萨夫人想借助有趣的地阿梅拉来打破众人由于都有心事而造成的沉默。那小狗装死躺下，女主人假装有辆马车从它身上隆隆驶过，嘴里还带着这种情况下应有的音响伴奏。奥古斯丁并不注意智利家庭训练小狗的这套把戏，他的心，七上八下，悬在恐惧与希望之间。马丁就更不注意了，他的心已拜倒在他热爱的人的石榴裙下。这只有初恋的人，才会产生发自肺腑的爱慕。

离开饭厅时，奥古斯丁凑到马丁身旁，马丁为让主人先走总是留在后面。

“到我房间里去。”奥古斯丁低声说。那腔调就象演员为披露出生的秘密而向主人公提出约会的口气。

由于近来吃尽苦头，奥古斯丁已经失去往日那种强装的坦然和饶舌，心底里蒙上一层悲剧式的阴影，所以招呼马丁时才是那种口气。

马丁随着他来到约定的房间，在奥古斯丁搬来的椅子上坐下。

他锁好门，开口就问：“结果怎么样？”

“很好。”马丁回答说，“我跑过的教堂和法院，存根簿上，都没有你们的结婚登记。你查到什么啦？”

“什么也没有。”奥古斯丁高兴地回答说。

“明天一清早我就能拿到证明。”马丁说。

“我也是。”

“看见没有，这婚姻是无效的。眼下最要紧的是，这个秘密别从家里泄露出去。”

奥古斯丁激动得按捺不住，他紧紧地拥抱了一下里瓦斯，说道：“马丁，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他刚说完这句话，就听到几下敲门声。

“谁呀？”奥古斯丁问。

丽奥娜的答话声从门外传进来。

“给她开门吗？”公子哥问马丁。

里瓦斯点点头，一听到是丽奥娜的声音，他的心脏猛然加快了跳速。

奥古斯丁打开门，丽奥娜走了进来。

“干吗关得这么严？你们在谈什么重大机密吧！”她望望马丁，说道。看到里瓦斯站起身向门口走去，准备要离开的样子，她连忙问道：

“您为什么要走？”

“也许您有什么事要对奥古斯丁说。”小伙子回答道。

“我的确有话跟他说，但是您不碍事。”

丽奥娜在沙发上坐下来，奥古斯丁坐在她身旁，马丁在稍微远些的椅子上坐下。

丽奥娜说：“吃饭前，爸爸把一切都给我们讲了。”

“什么一切？”奥古斯丁叫喊起来。

“关于姑父的来访和他的打算。”

“什么打算？”奥古斯丁问道。

“爸爸没对你谈起过结婚的事吗？”

“谈过。”

“是跟玛蒂勒德？”

“对。”

“菲德尔姑父就是为这个来的。”

“啊，这我已经知道了。”奥古斯丁说。

“你想怎么答复？”

“就说我不愿意。”

“可这与爸爸的希望相反。”

“按照今天中午我给他的答复，那当然如此；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能说明白。”奥古斯丁看看马丁的眼色，说道。

“那么现在呢？”

“应当说明天，那事情就会两样了。”

“为什么？”

“亲爱的妹妹，这里面有个秘密不能告诉你。”

“秘密？”

“对，我唯一可以对你说的就是：我曾经处于一场极大的危险之中。要不是马丁帮助，我就完蛋了。”

丽奥娜看了那小伙子一眼，父亲经常夸奖他，现在他又做为哥哥的救命恩人出现在眼前。

看见马丁用那热烈、温柔的目光迎着她的视线，她心里想：“我一定要知道这个秘密。”

她又继续谈了一阵，鼓励哥哥回绝父亲的建议。随后，她无意中换了话题，谈起音乐，谈起练琴和最流行的乐曲；她时而征求奥古斯丁的意见，时而征求里瓦斯的意见。最后，她这样说道：

“今天晚上，我要弹一首新的华尔兹舞曲，你们大概没有听过。”

有她这番话，马丁就被邀请晚上再见了，因为丽奥娜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只注视着他一个人。

经她这么一说，当天晚上马丁就参加了达玛索家的聚会。菲德尔一家没有出席，因为他们认为那天晚上露面是不慎重的。

马丁到场后，又过了片刻，丽奥娜向钢琴走去，她用目光招呼小伙子过去。马丁颤抖着走上前。姑娘暗示他晚上见面，又用这种眼神请他到身边来，这两点足以使马丁诚惶诚恐了。

“这是华尔兹舞曲。”丽奥娜一面在木架上打开乐谱，一面对马丁说。

她开始弹奏起来，马丁在一旁为她翻乐谱。

弹过序曲之后，丽奥娜对他说：“照我看来，您成了我们家的救星了。”

“小姐，我？”他惶惑地问道，“为什么？”

“我父亲说您是他商业方面的左膀右臂。”

“那是因为他夸大了我力所能及的一些小事。”

“另外，如果没有您，玛蒂勒德也许永远会处于不幸之中。”

“在这件事上，我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远远谈不上您加在我身上、而我并不具备的那些品德。”

“那件事开始的时候，您真是守口如瓶。”

“那不是我个人的秘密，而是朋友的。”

“您立刻猜想是我爱上了他。”

“小姐，那是无意的瞎猜，后来我就弄明白了。”

“另外还有，现在奥古斯丁又说您是救命恩人了。”

“小姐，那也是夸张。比起我欠您家的恩情，我为他做的那点事也是不值一提的。”

“根据奥古斯丁说的，我认为那已经很不少了。”

“想到我对您父亲的感激，我要做的事还是远远不够的。”

“奥古斯丁叫我担心，他说，面临的危险还没有过去。”

“小姐，我抱的希望比他大。”

“事情真的严重到不可告人吗？”丽奥娜问道。她开始对马丁的支吾其词感到不耐烦了。

“小姐，这不是我个人的秘密。”

她又摆出那副高傲的态度反驳说：“我原以为我向您已经做了充分信任的表示，为的是您有所响应。”

“如果可能的话，我心里想报答您的信任。”

“这就是说，谁对您都不会有影响。”丽奥娜用嘲讽的口气高声说。

“小姐，您在我心中占有绝对支配的地位。”马丁一面回答，一面投去热烈的目光。

丽奥娜不敢看他，但是，完全感受到那火一般的目光。片刻间，她默默地弹着华尔兹舞曲；当一曲终了的时候，便离开了钢琴。

这天晚上余下的时间，她对马丁一眼不看，长时间地跟埃米略·门多沙谈话，后者在离去的时候，竟然自以为受到钟爱。

丽奥娜上床以后，承认自己被马丁保守秘密的固执性格所征服，但是，在这独自的、毫不虚伪的深思中，她发觉有理由敬佩那种宁肯容忍她那傲慢的态度，也绝不背叛友谊的正直、侠义品格。她十分聪慧，完全理解马丁谨慎、持重的细微心理。在她内心深处，对这种谨言慎行的赞赏压倒了想制服这个青年的企图。这个企图以前一直在她思想上占统治地位，这是由于那骄傲的性格所驱使的。

三十三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奥古斯丁和里瓦斯走出家门，分头去取贝尔纳尔达夫人家附近几座教堂开具的证明。一个小时之后，二人重新在家里会合了。

拿到这些证明，奥古斯丁对马丁表示万分感谢，并且又恢复了那天生的快乐性格。

“我欠你的恩情终身难报。”他一面瞧着那些证明，一面说道，“凭着这几张纸，我就可以给阿玛多尔点颜色看看。这回咱们瞧瞧谁厉害吧。”

“我仍然认为有必要让你父亲知道发生的事情。”马丁坚持这个意见。

“是吗？我看没有必要。”

马丁反驳说：“根据你讲的情况判断，阿玛多尔一旦听说你不肯给钱，他完全可能去找达玛索先生。”

“是的。”

“如果达玛索先生看到阿玛多尔前来提起这件事，就会产生强烈的印象；那时候，你就很难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说得有道理。可是问题在于，我不敢和父亲谈这件事。”

“那么我去谈。我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他。”

奥古斯丁对里瓦斯又一次肯帮忙，表示十分感激，用的是他那半法文半西班牙文的特殊语言。

马丁径直向达玛索的书房走去，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达玛索一面写东西，一面在等着吃午饭。他开门见山，一开始就谈起奥古斯丁的不幸艳遇，同时话语里尽量减轻小恩西那的罪责。达玛索惴惴不安地听着马丁的叙述，做为父亲，他看到儿子和自己的名誉正在危险之中。至于莫里那家的名誉，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对他们的厚颜无耻感到吃惊，这些人为了攀附权贵，异想天开地打算和绅士富豪的儿子结婚。马丁最后讲到昨天他和奥古斯丁的谈话，他们采取的措施以及他们的调查结果：婚姻是无效的。最后这句话使达玛索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有这些神父的证明，”达玛索一面说，一面翻阅马丁递给他的纸片，“我想问题就不大了。”

“那位姑娘的哥哥，今天还会来要钱。”马丁提醒道。

“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接待他才好？”

“我想在他来这里之前，最好来个先发制人。”里瓦斯回答说。

“具体怎么办呢？”

“您今天就去他家，告诉他母亲，婚姻无效。根据我对阿玛多尔的了解，这里面可能有阴谋，他是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人。”

达玛索已经习惯于在商务方面对马丁言听计从了，所以觉得这个主意是对的。

“你说我应该几点钟去？”

“吃完午饭，赶在阿玛多尔来这里之前，他大约十二点钟来。”

随后，他们商定了达玛索在见面时谈话的内容。

“你不陪我去吗？”达玛索问马丁。

年轻人回答说：“先生，想到这个可怜的家庭对我的接待，我还有人情没报。请原谅我不能奉陪。除去阿玛多尔之外，他家的其它成员都是好人。阿德莱达是个不幸的姑娘。”

“如果这件事能按照我希望的那样解决，那我们又欠你一份情谊。”

“我求您不要为这件事再责备奥古斯丁了。这些日子，他吃了不少苦头，已经十分悔恨了。”

“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办。”

一个仆人来禀报说，午饭已经摆好。达玛索一面和马丁商谈生意上的事情，一面向饭厅走去。

午饭时，马丁极力寻找丽奥娜的目光。这位姑娘越是对他感兴趣，便越是装出严厉、冷漠的神情。前一天晚上思考的结果是对马丁有利的，但是，深思过后，丽奥娜第一次坦白地扪心自问：“难道我爱上他了？”

经过深思熟虑，她刚要合上那长着长睫毛的眼睑，这个问题象闪电似地出现了。想到这里，丽奥娜睁开了明亮的大眼睛。睡意被吓跑了。尽管她把那芳香的黑发深深埋在鸭绒枕头之中，企图追回睡意，但是全然无用。种种纷乱的思绪交织在心头。这些思绪仿佛旭日射出的霞光，它们照亮部分地区，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仍留有阴影。探索爱情加上被人追求，这样紧迫的形势，象一道夺目的光辉，照亮了她的部分心田，或者说，是绚丽斑斓的光芒照到了一部分心田，而另外的部分，则仍然笼罩着黑暗和混乱。她觉得爱情是一场幸福的梦，但是，在这神圣的时刻，她那高傲的性格变得越发执拗起来。爱上一个贫穷、不十分了解的青

年，爱上一个到那时为止尚未引起任何女人注意的青年，她认为是个不幸。一想到把马丁·里瓦斯的名字同自己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想到社会上对此会怎样说长道短的时候，她觉得脸颊发烧，益发感到不幸。失眠之夜，姑娘的脑海好似一面明镜。一颗同强烈情感斗争的心，做出了种种假设，一起反映到这面镜子之中。当女友们纷纷嫁到声名显赫的富贵人家以后，个个神气十足地挽着丈夫的手臂去散步的时候，她，一个众星捧月般的美丽女王，一个向来藐视任何纨绔子弟的骄傲姑娘，却爱上一个寄人篱下、月薪只有二十比索的朴实青年。

“这真是发疯，不去想他了。”丽奥娜一面心里想着，一面在床上翻个身，打算躲开从枕边传来的激烈耳鸣。

她想入睡，结果不行。

第二天早晨，丽奥娜凭着毅力战胜了失眠造成的困乏。黎明驱散了夜间种种思想的魔影，心底里渗出一一种麻木感，好似往日的冷漠。但是，当她看到马丁同她父亲一道进来时，她的心头涌上一股暖流。她那傲慢的性格同那颗充满活力、幻想和青春热情的心，再次展开较量。

马丁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他在丽奥娜的冷淡中感到的只是命运的乖张以及接踵而至的不幸。

于是，午餐在寂静中进行，只有恩葛拉萨夫人时而和她的宝贝地阿梅拉说上几句。奥古斯丁望望父亲的神色，希望看到秘密揭出后的反应。达玛索正在担忧里瓦斯建议的出访，结果在他儿子眼里，竟显得深不可测。午饭刚一结束，达玛索就离开了。奥古斯丁仍然没有猜出是否已被宽恕。

达玛索请马丁领路，二人向贝尔纳尔达夫人家里走去。

“那里就是。”里瓦斯指着一扇街门说道。

同马丁分手以后，达玛索走进马丁指出的院落。

这时，贝尔纳尔达夫人正和两个女儿在前屋缝补衣裳。

“贝尔纳尔达·高尔代罗太太在家吗？”达玛索问道。

“先生，我就是。”贝尔纳尔达夫人回答说。

达玛索走进房间。贝尔纳尔达太太立刻从他的装束上看起来，来者是位绅士，便起身让座。

达玛索问道：“太太，这两位小姐里面，哪位叫阿德莱达？”

“先生，这个。”母亲指着大女儿，回答说。

阿德莱达有种模糊的预感：这位先生来这里，与她和奥古斯丁的婚事有关。她一听到这个问题，就更增加了疑心。

“我想单独跟您谈谈。”仔细打量过阿德莱达和埃德米拉之后，达玛索对那位做母亲的说道。

贝尔纳尔达太太让女儿们出去。

达玛索继续说：“太太，我来跟您解决一件不愉快的事。”

“先生，什么事？”贝尔纳尔达太太问道。

“发生一起诈骗的事，可能会对您和您的家庭产生严重后果。”达玛索声调严肃地回答说。

“您是谁？”听到这番话，她吃惊地问道。

“太太，我是奥古斯丁·恩西那的父亲。”

“啊！”贝尔纳尔达太太脸色苍白地叫起来。

“我愿意这样推测，您这样做是出于好心，想把女儿嫁给奥古斯丁。”

“这么说他们已经都告诉您了！那么，先生，您想怎么样呢？您的儿子干了坏事，当然得让他俩结婚。”

“可是您大概还不知道，那婚姻是无效的。”

“什么？无效的？”

“对，就是说奥古斯丁和您女儿并没有结婚。”

“您在说些什么呀？他们结婚了，完全结婚了。”

“我掌握的证据却是相反。”

“不会有这样的证据。请您等一下。”

说完这句话，贝尔纳尔达太太向院里走去。

“阿玛多尔，阿玛多尔！”她高声喊道。

这时，阿玛多尔正在穿衣服，准备到奥古斯丁家去。他听到母亲的召唤，赶忙出来，但是一看见达玛索，脸色立刻变得灰白，因为他以前同达玛索打过照面。

母亲急促地说：“孩子，你看，你看，这位先生在跟我说些什么呀？”

“什么事情？”阿玛多尔声音含混地问道。

“他说，他儿子和阿德莱达结婚的事不是真的。”

阿玛多尔想轻蔑地笑笑，但是这笑容刚到唇边就僵化了。他丝毫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一番话，所以听完之后，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觉得除去矢口否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便撇撇嘴巴，发出一声冷笑。

“这位先生大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装出一付嘲讽的神情，回答说。

“我清楚地知道有人用了强制手段。”达玛索高声嚷道，“我有证据可以说明，强迫我儿子结婚这件事完全是非法的。”

“有什么证据？拿出来看看嘛。”阿玛多尔问道。

“这个就是。”达玛索拿出马丁事先交给他的几张纸片，说

道。“必要的情况下，我会使用它。”

阿玛多尔发现这件事会变成一项危险的交易，但是，他不敢当着母亲的面提出妥协条件。

“好嘛，您有证据，我们也有证据，看谁的厉害吧。”

达玛索想到这种交涉最好友好地进行，于是这样说道：“我掌握的证据是不可争辩的，这件婚事显然不能算数。但是，这件事可能有损我和我家的名声，因此我情愿和这位太太达成谅解，不声不响地加以解决。”

“什么不声不响地解决！他俩已经结婚了。”贝尔纳尔达太太探询地看看儿子的面孔。

阿玛多尔极力避开母亲的目光，因为他感到处境尴尬。

达玛索说：“我承认我儿子来赴约会是不对的，但这次约会是事先设好的圈套。”

贝尔纳尔达太太叫喊起来：“不错，难道想让人家白白放掉他吗？您以为有钱人讲名誉，穷人就可以不要了吗？人人都有个名誉呀！为什么不让他成为姑娘的丈夫呢！圣母玛丽亚呀！我的上帝呀！”

“太太，您安静点。”达玛索对她说，“处理这件事，您必须面对现实。”

“我就是面对现实的。他们就是结婚了，怎么着？少说没用的话。”

“我本可以把这件事提交法院，并且在那里证明婚姻是无效的。但是，到了那种地步，我就不单单是控告了，还将要求惩办那些设计陷害一个无知青年的人。”

“是啊，他可真是无知！却懂得夜里十二点钻进别人家里。”

贝尔纳尔达太太高声嚷道。她看看儿子，又说：“你干什么呐？为什么不开口？”

“先生，您瞧，我母亲说得有道理。”阿玛多尔说道，“您没办法证明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因为我们有相反的证据。”

“证据在哪里？”

“时候一到，我会……”

“教堂里有他俩结婚登记的存根吗？”

阿玛多尔哑口无言了。贝尔纳尔达太太问她儿子：

“你不是告诉我已经交给神父了吗？”

“您由他去说好啦，妈妈。”他支吾其词地答道，一时不知如何摆脱窘境。“到时候，证据多得很呢。”

“听见吗？先生。我们有证据。他们结婚了。您只好认可啦！”贝尔纳尔达太太高声说。

“我母亲的话是千真万确的。”阿玛多尔接着说，“如果您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我们可以不声张，直到您认为合适的时候为止。”

“我可是要声张的。我今天就要对你们的犯法行为进行起诉。”

“您爱什么时候起诉，尽管去好啦。咱们走着瞧吧。”贝尔纳尔达太太再次探询地望望儿子的脸色。

阿玛多尔为了让母亲高兴，便装腔作势地说：“那是当然啦。”

达玛索不耐烦地站起身来。

他反驳说：“你们这样固执是没有好处的，就会落得两手空空。假若你们同意不声张出去，我准备为我儿子的荒唐行为拿出

一定的赔偿费。但是，如果你们迫使我在法庭澄清这件事，那我可绝不客气，惩罚就会落到罪魁的头上。”

“随您的便罢。”贝尔纳尔达太太说道，“是我亲眼看着他俩结婚的，这谁也甭想否认！对吗？阿玛多尔。”

“是的，母亲，就是这样。”

“这件事你们可要三思啊，”达玛索说道，“要是明天我得不到肯定的答复，我就要去见法官。”

他没有告辞就走了出去，穿过院落来到街上，心中极为不安。贝尔纳尔达太太断言此事时那副信心十足的样子，加上阿玛多尔的佐证，使达玛索感到绝望和惶惑。阿玛多尔作证时那副心虚的样子，他是看不出来的。达玛索尽管有证据在手，却觉得贝尔纳尔达太太和阿玛多尔可能掌握着某种无可辨驳的证据，会使他在如此重大的官司中败诉。在种种担忧的重压下，他脸色阴郁地回到家中，他的心处于害怕、怀疑和动摇之中。

三十四

达玛索·恩西那一旦面临重大事务，是无法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任何决定的。所以刚刚回到家里，就把妻子和女儿叫来商讨如何应付这困难的局面。

恩葛拉萨夫人听丈夫讲完事情经过之后，几乎晕倒在地。她那高傲的贵族性格使她愤怒和惊恐地尖叫起来，在怒火的冲击下，愤慨和惊惧的表情一阵阵出现在脸颊上。

“跟一个穷鬼结了婚！”她急促地叫道，一面激动地把小狗紧紧搂在怀中。

由于意外的压力，小狗疼痛地尖叫一声；这恰好与它女主人的喊声相呼应，使夫人的话显得额外有份量。

达玛索双手抱住脑袋，嚷道：

“可是，老伴儿，这婚姻是不算数的。你没看见咱们手里有证据吗？”

“别人会怎么说哟？我的上帝，别人会怎么说哟？”恩葛拉萨夫人又喊叫起来，一面更用力地搂紧地阿梅拉，这一回它不耐烦地嗥叫一声。这就更增加了达玛索的烦躁。

他扭头望望丽奥娜，她对父母的惊慌失措漠然置之。

达玛索于是说：“女儿，你告诉她，这婚姻是无效的，我们有办法证明。”

“不行，不行，”恩葛拉萨夫人反驳说，“社会上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了，别人就会整天议论这个。”

“爸爸，”丽奥娜这时说话了。“您不是说，是马丁建议要找这些证据的吗？”

“是的，女儿，是马丁。”

“我想，最理智的办法就是把他叫来，也许他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

“说得对。”达玛索表示赞成，似乎找到了摆脱困境的法宝。

于是派人去叫马丁。片刻之后，他进来了。

达玛索给他讲述了访问贝尔纳尔达母子的经过以及他们的顽固态度。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用这句话结束了叙述。

“我认为这是骗局。”里瓦斯回答说，“因为从您讲的情况来看，假如他们真的掌握了所说的证据，肯定会拿给您看。特别是阿玛多尔，这个人我了解，他绝不会那么低声下气。”

“这一切都需要搞得清清楚楚，真正拿到无可争辩的证据，以便证明婚姻确实是无效的。另外，应该争取这一家人保持沉默。”丽奥娜用十分决断的口气对马丁说话，仿佛只有她和这个青年单独在商讨这件家务事。

“小姐，您指出了问题的症结。”马丁回答说，“是应该争取他们保守秘密。我估计阿玛多尔就是这个骗局的后台。我想用收买的办法是可以达到您所说的目的。”

丽奥娜接着说：“我父亲会支付必要的花销。”

“那当然了！需要多少就拿多少。”达玛索马上高声道。

“有一千比索就够了。”马丁说。

“事情由您来办吗？”达玛索问道。

“我尽可能处理得通情达理一些。”马丁说道，口气是果断的。

“好极了！”达玛索高兴地叫道，“带上一张由我签发的支票好吗？”

“那倒不错，总比我一句口头许诺要有力得多。”

达玛索走到写字台前，签署了一张支票。

与此同时，恩葛拉萨夫人还在生闷气，一面同地阿梅拉斗争，因为这小狗在她裙子上呆腻了，极力要挣脱控制跑到客厅里去。

丽奥娜走到马丁身旁，后者正站在距离恩葛拉萨夫人与她女

儿坐的沙发较远的地方。

“这样一来，尽管您不大乐意，我还是知道了您瞒着我的秘密。”她对马丁低声说。

“我希望您能谅解。难道我能把不属于自己的秘密讲出去吗？”里瓦斯回答说。

“既然象您说的那样，您更有兴趣保守秘密，而不想讲出来，我当然可以理解了。”姑娘说道，那口气是高傲的。

“我更有兴趣保守秘密？为什么？”

“因为这关系到您和奥古斯丁拜访的那些人。”

“我的确陪他去过几次。”

“根据我父亲讲的情况，那里有两位姑娘，长得都很漂亮。”丽奥娜调皮地说道，“我知道奥古斯丁只追求一个”。

面对这样直截了当的怪罪，马丁不晓得如何加以辨白。我们在前几章说过，这个小伙子在丽奥娜面前，总是无法保持平日的镇定。听罢这些话里的怪罪，他感到慌乱。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在非常冷静时才敢开口的富有含义的答复。

“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去她家了。”他回答说，“我再也不能拿出比这更好的解释了。”

“那您付出的代价可太大了。”丽奥娜嘲笑道。

这时，达玛索拿着他签过的支票回来了。丽奥娜便回到母亲身边。

马丁心不在焉地听着达玛索的托付。离去的时候，他的脑际里萦绕着丽奥娜的话，远远超过了他答应完成的委托。她那些话和她说话时的笑容，使他再次想到自己是丽奥娜性情怪僻的玩物。他认为这个姑娘有一副难以捉摸的冷酷心肠。

他怀着深深的痛苦思索着：“她太骄傲了，很难让一个象我这样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获得她的垂青。”

冥思苦索的翅膀张开了，马丁的心飞向那辽阔的原野。失意的人儿希望在那里呼吸到沁人心脾的浓郁花香。对于年轻人来说，痛苦也有诗意的一面。马丁陷在难以解脱的情网里，他既答应给她家帮忙，却又受到她的蔑视。自我牺牲的想法使他那毫无希望的心灵感到愉快。失恋的人们常常借助这种想法来支配感情，仿佛要从自己的不幸中寻求一点安慰。

“为了她而吃些苦头不是比那烦人的冷淡要好得多吗？”他这样想道。

他一页页回顾着这个纯真爱情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他目前的心情是这样的：宁肯沉缅于痛苦之中，也不希求冷漠的平静，他觉得这样反而好些。冷漠的平静是地狱里的忘却河，只有精疲力尽的灵魂才求助于它那魔术般的河水。

由于想着丽奥娜，他便决心完成对达玛索家的诺言。

“如果事情办得好，她也会感谢我的，因为她家里人的安宁，对她也不是没有关系的。”马丁这样想道。

自从达玛索走后，贝尔纳尔达太太便开始协调步伐。贝尔纳尔达太太，阿德莱达和阿玛多尔，聚在阿玛多尔的房间里，议论着刚才的来访。

“假如这些阔老爷们都知道了这件事，那倒是挺让人高兴。”母亲说道。她丝毫没有察觉儿女们脸上的忧虑神情。

讨论以后，贝尔纳尔达太太以婚姻有效为前题，盖起一座空中楼阁，然后对她女儿说了下面一些话。她女儿则低垂着头，以掩饰心中的忧愁。

“阿德莱达，不会把你怎么样的。这位财主只能吞下这个苦瓜。不管他脑袋再疼，脸色再难看，你也是他家的媳妇，他们也得把你接走。”

剩下阿德莱达和阿玛多尔单独留下时，二人惊慌地面面相觑。

阿玛多尔开口说：“有人在这里头插了一手。奥古斯丁是不会怀疑到这件婚事的。会不会是那个傻丫头埃德米拉呢？”

阿德莱达提醒他说：“要是人家已经查出事情的真相，可就咱们给毁了。如果他们真的告到法院，咱们能拿出什么证据来呢？”

“听天由命吧。”阿玛多尔抓抓头皮回答说，“咱们这回可能要栽跟头了。”

“都是你把我拉进去的。”阿德莱达不满地说。她一想到这件事的后果，就害怕极了。“你得赶紧想办法把事情办妥当了。”

“不错，就算是我把你拉进去的，那也是为你好。”阿玛多尔叫喊起来。“事情并不是很糟嘛，因为那老头子希望这件事不要声张出去。我敢肯定，要是我说出真情，他一定会酬谢我。”

“那就没什么可要办的了。”阿德莱达回答道。她急于以最小的代价摆脱这件事所造成的困境。

“你别傻了。”阿玛多尔低声细气、但友爱地说道，“要是我们不声张出去，老头子会给钱的。”

“我不要钱。”阿德莱达骄傲地反驳说，“我要跳出你拉我进去的这个泥坑。”

“好吧，那我再把你拉出来。”阿玛多尔回答说。

阿德莱达要求哥哥真正保证满足她的要求，随后就离开了。

阿玛多尔估计，如果接受达玛索的建议，他还能从这番惨淡经营的不幸结局中捞点好处。

他心里盘算着：“先给母亲送点礼物，让她高兴高兴。然后再告诉她，过去我骗了她，她也就不会生气了。其余的钱就全归我了。”

想到这里，他深受鼓舞，决定给奥古斯丁写封信，约他见一次面。他坐下来，刚拿起笔，这时，马丁敲他的房门了。

阿玛多尔不知道对方来访的目的，便摆出一副严肃正经的派头和马丁打招呼。

“我来这里，是受达玛索·恩西那先生的委托。”马丁没有坐阿玛多尔让过来的椅子。

“今天上午他来过这里。”阿玛多尔一面回答说，一面等待着里瓦斯说出自己的使命。

“他让我单独和您谈谈。”

“那我就在这里了。”

“他委托我的时候，说他跟贝尔纳尔达太太没法达成谅解。”

“的确如此，您了解我母亲，她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

“达玛索先生告诉我，当时您说话不多，看来要比贝尔纳尔达太太好商量。”

“我母亲就是那么个脾气，点火就着。”

“我来的目的是跟您解决奥古斯丁这件不愉快的事”。

“还能怎么解决呢？”

“达玛索先生要我向您说明，如果这件事交给法院去办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们拿不出婚姻是合法的证据；而达玛

索先生却可以提出证据，说明曾经发生过一起逼婚的事情，因此，他会要求依法惩办肇事的人。反过来，假若您承认这桩婚姻是假的，并且提供可靠的证明，使达玛索一家不再为这件事担心害怕，那么，达玛索先生会拿出一笔赔偿费，把这件事友好地了结掉。他承认自己的儿子有错，但是如果没有阿德莱达的勾引，也是不会犯下这种错误的。”

阿玛多尔沉吟了一阵，最后大声道：

“如果您有个妹妹，有人纠缠她，您说，该不该教训他一下？”

“应该。”

“对了，我对奥古斯丁就是这样做的。”

“做得对。不过，做得太绝了一点。”

“这样，他下次就再也不会干这种把戏了。”

“现在您应该把这件事结束了。”马丁一面说着，一面拿出达玛索的支票。“您看看这张纸头。”

“这是什么？”阿玛多尔望着那张纸，问道。

“您昨天不是向奥古斯丁要一千比索吗？那好，他父亲给您这笔钱，不过有个交换条件，您得写一封信。”

“一封信？要我写什么内容？”

“就是您刚才说的话：为了惩治奥古斯丁，您假造了一场婚礼。”

阿玛多尔认为，为了确认“假造”这个词，他已经做出最大的抵抗。里瓦斯说出这个词来，是为试探对方的虚实。再说，一千比索的支票在那里诱惑他；他盘算的结果是，再固执下去，也不会弄到比这好多少的结果，说不定还会冒险打官司。

“好吧，”他笑着说道：“您口述这封信吧。”

于是，马丁口述，阿玛多尔执笔，写明惩治奥古斯丁的经过。写到这里，马丁问道：

“为婚事，您找了谁帮忙？”

“一个朋友。”

阿玛多尔说出帮他制造骗局的人名和身份。马丁继续口述，他把奥古斯丁事先的介绍和阿玛多尔的补充揉合在一起。

“您答应我对这位帮忙的朋友不得起诉，行吗？”阿玛多尔问道，随后说出那个教堂的佣人的名字。

“我用自己的名誉来担保。您已经看到了，这封信只是为了安抚达玛索的证明，无论如何，也不会损害您，或者别的什么人。任何一个见到这封信的人，都会明白，这件事是为了好好教训一个走上歧途的青年。”

阿玛多尔在信末签上字，眼睛里流露出贪婪的神情，急忙收下了支票。

他放好支票，心里想：“总而言之，结果不坏，没费多少力气就捞到一笔钱。”

马丁·里瓦斯满心高兴地回到达玛索的家，因为他希望凭这次出色地完成任务，他在丽奥娜眼里的地位会略有提高。

三 十 五

象虔诚的信徒收藏圣物一般，阿玛多尔放好这张使他成为一千比索据有人的证件，然后向阿德莱达的房间走去。

“一切都办妥当了。”他对妹妹说道。随后，便讲述了刚刚和马丁会面的情形，只是没提那张支票。

一千比索，对于阿玛多尔，是笔大数目的进项。轻而易举地赚到这笔钱，非但没有满足他的野心，反而激起他更狂妄的想法，并且吐露出来：

“要是没有人出卖我们，也许事情会更妙。我估计是埃德米拉把事情告诉马丁的。”

阿德莱达没有吭声，她很高兴这一阴谋的和平了结；虽然她参加了这个骗局，但很快就后悔了。至于阿玛多尔的猜疑，她认为无关紧要。哥哥处理事情，总是从金钱出发。

“除去埃德米拉这个傻丫头，不会是别的人。”阿玛多尔继续说道，“她要为这件事付出代价。”

“你得把发生的事告诉母亲。”阿德莱达对哥哥说。

“等过几天，十八号以后再对她说。现在事情刚刚了结，她听了会生气的。”

阿玛多尔和阿德莱达于是商定先快快乐乐过独立节。他们熟悉母亲的暴躁脾气，自然会想到，一旦惹她生气，就会取消他们过节的权利，可是阿玛多尔早就盼望着在节日里吃喝玩乐，挥霍

一番。

阿玛多尔说：“如果把事情告诉她，她一定会发火。可是对你们俩就不单单是发脾气了，她会在十八号那天把你们关在家里，根本不让出门。”

凡是知道我国社会各阶层如何热烈庆祝独立节的人，就能明白他们兄妹谈话的重要性了。如果十八日那天不去看节日游行，那对任何一个智利青年都是一种苦刑。（“苦刑”二字是表达这种情形唯一确切的字眼。）特别是首都圣地亚哥，这里宏伟壮观的盛大场面吸引了周围村镇许多居民的光顾。

但是，在本故事的人物里，有一位不那么关心节日临近的人，而是十分关心橡树庄园的承租，那就是菲德尔·埃利亚斯先生。他决定接受西蒙·阿雷那从中斡旋的条件，但他不满足于第三者居间调停，便亲自拜访了彼得罗·圣路易斯，直接说清这项交易；谈过一阵，他就同意在橡树庄园续租合同签字的当天，为女儿和拉法爱尔举行婚礼。

彼得罗于是对他说：“那么我侄子自然可以再去您家做客了？”

“那当然喽！您知道那是由于别人劝告，我才中断了对您侄子的接待。如果他愿意来我家做客，一定会受到欢迎。”菲德尔回答说。

彼得罗接着说：“我很快对您进行回访，到时候，由拉法爱尔陪同我去。”

这时，在达玛索家里，奥古斯丁焦急地等待着里瓦斯的归来。

丽奥娜走进哥哥的房间，谈起那件使全家不安的结婚话题。

奥古斯丁部分地恢复了那饶舌的习惯，他对妹妹讲起这件事的始末来。

“阿玛多尔另外那个妹妹怎么样？”丽奥娜问道。

“是个很好的姑娘。”

“你不是说过其中一个喜欢马丁吗？”

“对，就是那个埃德米拉。”奥古斯丁为感谢里瓦斯的帮助，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心中狐疑的事当做真实情况讲述出来。

丽奥娜听罢沉思起来。

“马丁回来了！”公子哥突然喊起来。他看见里瓦斯正穿过院落向达玛索的书房走去。

奥古斯丁急忙喊住他，马丁来到房间里。

丽奥娜和奥古斯丁不约而同地问道：

“结果怎么样？”

“好极了。”马丁回答说，“我带回一封信，它可以平息大家的不安。”

说着，他把阿玛多尔的信递给丽奥娜。

“我可以看吗？”姑娘问道，“对我不保密啦？”她看看哥哥，又补充说：“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这位先生对我嘴巴可严了。”

“可以看，妹妹，快念吧。我急得都快冒烟了。”奥古斯丁叫嚷道。

“看来你的法语又练回来了。”丽奥娜笑着对哥哥说。

“因为马丁的消息给了我从来没有过的快乐。”公子哥搂着妹妹说道。

丽奥娜开始念信，她每念一段，奥古斯丁就喊一声：

“啊，妙极了，妙极了！”

“你对我说过，阿玛多尔没有什么文化，可是这封信写得很漂亮。”念完签字之后，丽奥娜说道。

“是啊，亲爱的，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阿玛多尔的确是个 *siutique pur sang*（法语：俗不可耐的人）。”奥古斯丁说道。

“那末这信是有人口述的。”丽奥娜立刻说道。她一面嘲笑奥古斯丁的法语，一面调皮地看看里瓦斯，说道：“难道是埃德米拉小姐口述的？”

“啊，对，是埃德米拉小姐，还是她身边的什么人？对吗？马丁。”

“阿玛多尔是当着我的面写的。”马丁面颊通红地回答说。

“这没什么关系。”奥古斯丁说，“重要的是我又成了未婚青年。”

“这从你说话的口气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丽奥娜说道。

这封信由丽奥娜和奥古斯丁转交给他们的父亲。达玛索这时正在和恩葛拉萨夫人谈话，小狗地阿梅拉在地毯上跑来跑去。听过这封信，达玛索高兴得容光焕发。信上每句话在他脸上的效果，有如旭日把光芒逐渐送到昏睡的草原一般。

恩葛拉萨夫人为表示激动，早已抱起地阿梅拉，随着丈夫赞许地频频颌首，她就用力搂搂小狗。

丽奥娜评判说：“爸爸，我想这封信是由马丁口述的。您不认为写得很漂亮吗？”

“说得对。你看这信的风格，正象佛兰西斯卡说的那样，她是喜欢读书的；这风格是男子式的，不知道根据什么，结尾要用

‘昂’的音节……这个关系不大。总而言之，应该谢谢马丁，他把什么都给办妥当了。这小伙子样样都行。丽奥娜，你瞧，你应该设法让他收下一些礼物。我的东西他死活不肯收。”

“我试试看吧。”姑娘回答说，“大概不容易。”

按照达玛索的命令，奥古斯丁被叫到一旁去了，他因为自己的荒唐行为而受到严厉的申斥。

“爸爸，您要我怎么样呢？”小伙子慌乱地辩白道，“总得过过青春时代嘛。”

“好哇，但是用别的方式去过。”达玛索驳斥他说，摆出一副喜剧中长者教训人的神气。他随后走到恩葛拉萨夫人身边，低声说：“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他结婚的事，菲德尔的建议来得很及时。”

夫人紧紧地搂抱着地阿梅拉，表示看见儿子即将喜事临头的激动心情。

那天晚上，马丁没有得到在钢琴旁谈话的机会，他觉得这种谈话既是快事又是折磨。丽奥娜在弹琴，但是没有招呼他；在她身旁翻乐谱的是埃米略·门多沙。

过了一会儿，奥古斯丁坐到里瓦斯身边。这时，他妹妹正要离开钢琴，哥哥喊住了她。

“丽奥娜，你过来！帮我让马丁高兴起来。”他对妹妹说道，“他心情很忧伤。”

丽奥娜回答说：“那大概是感到诺言的压力了，看来说出那句话是没有经过考虑的。”

“小姐，您指的什么诺言？”马丁问道。

“不，再去莫里那小姐的家。”丽奥娜语气逼人地说道。她特

别在我们点上点的几个字上加重了口气。

“这诺言是对我自己许下的，我可以撕毁它，而不会对不起任何人。”马丁生气地反驳说。

“我不信您的想法就那么坚定。，，姑娘说道。

“是些什么想法呀？”奥古斯丁叫起来，“让我也知道知道。有关这位朋友的任何情况，我现在都感兴趣。”

丽奥娜答道：“比如说，谁也不爱。”

“真的吗？亲爱的。”公子哥问道。

“但是，看来跟莫里那小姐在一起，毅力也就让步了。”丽奥娜用讥讽的口吻，在里瓦斯还没来得及回答奥古斯丁之前，急忙插话道。

说完这些话，姑娘扭转身就到母亲身旁去了。

“这个丽奥娜真是个调皮鬼。”奥古斯丁望着妹妹离去的背影，说道。

“她真是厉害。”马丁想道，怀着极为沮丧的心情离开了客厅。

在同一天晚上，拉法爱尔陪同彼得罗叔叔访问了菲德尔的家。

一对恋人，通过情深意长的谈话，追忆了不曾相见的岁月。由于菲德尔期望着橡树庄园的好处，所以特别亲切友好地招待彼得罗和他的侄子。佛兰西斯卡夫人也同拉法爱尔谈了一阵，谈话中，她尽情地表露出由乔治桑培育起来的浪漫情感。

在她喜爱的女作家的理论影响下，她说：“当代的妇女丝毫不比那神权时代的妇女所受的奴役少些。女人本是一朵鲜花，在爱情之光的照射下才能开放，但是有些男人却借助淫威束缚妇女

的心灵。你自己的经验就说明，你凭着坚持不懈的精神证明自己有一颗高于金钱之上的灵魂，而我们有些人却终日在那里乞求上帝让他发财致富。”

这时，拉法爱尔正扬帆航行在幻想和爱情的海洋上，他认真地听取这一席话，用与对方一致的热情口吻，交谈下去。

在客厅的另外一端，拉法爱尔的叔叔对菲德尔说：“在给他俩办婚事之前，我们再等一个月也不算多。我需要安排一下拉法爱尔的生活，他将和我儿子一道工作。”

结果双方做了如下安排：十月中旬举行婚礼。这时，那对情侣正在云端里海誓山盟，忘却了世界。

送走了彼得罗叔侄以后，佛兰西斯卡夫人听了丈夫关于开始着手在橡树庄园工作的计划，这时，才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从妇女解放的理论突然转到这个或那个牧场需要多少公升的小麦，对她那富有诗意的想象力实在是个过急的转变。她的心还系在那些想象上面，还在以激情宣扬自己喜爱的女作家的思想。于是，她连打两个呵欠，劝菲德尔去见她哥哥，随后便和女儿回卧室了。

次日，菲德尔来到达玛索的家，这时他们刚刚吃罢午饭。

“姑父，您好。”奥古斯丁一面说，一面向菲德尔点头打招呼。

菲德尔把达玛索拉到一旁，兜了几个圈子之后，说明了来意，结果便打乱了他大舅子企图给奥古斯丁成家立业的计划。

三十六

独立节来临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街门上挂出了国旗，从依达尔哥兵营传来阵阵的礼炮声。想到需要花钱买身新衣服在美丽的女人面前显摆一下，男人们就不由得心头激荡；女人们想到衣着打扮，逛街游玩，也同样激动不已。当天的爱国者们则想到午宴上要为祖国开怀痛饮。全城的大街小巷，都响起嘹亮的国歌声。为庆祝一年一度的独立节，到处充满了欢乐的气氛，使圣地亚哥城摆脱了往日午睡的习惯。

九月十七、十八日两天，只不过是圣地亚哥人在这光荣月份里狂欢的序幕罢了。看来人们打算补回这一年其余时间里应该娱乐而未享受的时间。划破晨曦的礼炮声，清晨学校里传出的国歌声，以及为庆祝独立节而从乡下赶来的农民的喧闹声，汇成了一口节日交响乐。去马尔代广场看军事操练，到大教堂里做恕罪弥撒，上白杨树街闲逛，观看烟火，去大戏院，都只不过是十九日盛大典礼的前奏：去班比亚观礼。

这几天，圣地亚哥人不再是艰苦创业者的后裔了。人们抛弃了全年里占统治地位的西班牙式的假正经，把城市变成一座疯狂的乐园，而整天投身于享乐之中。九月十九日这一天，圣地亚哥全城在狂欢，仿佛骑上了骏马，穿上了盛装，高唱着独立之歌，在自由地驰骋。人们赶着华丽的马车，在吉他声中，不断地狂饮。旧习惯与新风俗并行不悖，如同姐妹，互谅互让，汇合成对

祖国和自由的颂歌。

如果介绍九月节日的详情，会使我们离题太远，对圣地亚哥人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各省市的居民通过旅游者的叙述或是本地模仿首都的庆祝方式也都备悉这一套。因此，我们就不必一一赘述，以便专心于我们正在叙述的故事情节。

十八日入夜，五彩缤纷的礼花飞上天空，宣布了烟火的开始。每一颗在高空爆炸的花炮，都受到聚在广场上人群的欢呼；千百万人的“好啊！”谱成了真正的赞美诗。

在贝尔纳尔达太太一家及其朋友们组成的一圈人里，正在议论每朵礼花的优劣，一面同过往的熟人打招呼。

阿玛多尔挽着贝尔纳尔达太太的手臂，阿德莱达挎着一位男朋友，埃德米拉尽管不愿意，还是把胳膊伸给了里查德·卡斯达纽，后者则趁机向姑娘倾诉衷肠。

这时，又有一群人走进广场，他们是由达玛索和菲德尔两家人组成的。丽奥娜提出看烟火，大家就得陪着她。恩葛拉萨夫人和达玛索走在这一队人的最后边，有个女仆在他们左侧抱着地阿梅拉。玛蒂勒德和拉法爱尔走在前面，互诉衷曲；丽奥娜和奥古斯丁海阔天空地闲聊；马丁挽着佛兰西斯卡夫人，开始一场富有诗意的谈话。

奥古斯丁不甘心于只是身边的人听他讲话，便放大喉咙描绘起巴黎的烟火来。

他们在离贝尔纳尔达太太一家不远的地方停下来。

“巴黎的烟火，那才叫绝呢！”奥古斯丁高声道。这时四棵“火树”飞向空中，向四面射出银花。

“好哇！”人群里发出一片赞美声。

“哎，这回放的是‘老太婆’。快把地阿梅拉抱起来！”恩葛拉萨夫人看到一颗叫做“老太婆”的花炮向人群飞来，便惊慌地喊道。

那颗叫做“老太婆”的火箭，闪电般地飞进人群，引起一阵骚动，别的地方则幸灾乐祸地喝彩。

“巴黎人看到‘军舰，上天时，那是怎样的鼓掌啊！”奥古斯丁说道，“那才叫妙呢！”

“喂，咱们快离开这里吧！”恩葛拉萨夫人看到地阿梅拉刚刚经受的风险，一面紧搂着小狗，一面高声喊道，“可怜的宝贝儿！瞧它象个小鸟似地在抖。”

这时，佛兰西斯卡夫人仍然没有中断那场抒情的交谈。

她对马丁说：“在嘈杂的人声中，我感到的只是孤独。当人们依靠智慧来安排生活的时候，一切娱乐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又一颗火花四射的“老太婆”飞过这群人的头顶，从而免去马丁回答问题的必要。

“在这里再呆下去，就会挤坏了我们。”恩葛拉萨夫人把地阿梅拉裹在斗篷里面，呼喊道。

为平息夫人的担心，这一队人从贝尔纳尔达太太及其随行人员面前经过，向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转移。

“跟拉法爱尔一道走的那个姑娘是谁？”贝尔纳尔达太太问道。

“那是菲德尔·埃利亚斯的女儿。”阿玛多尔回答说。

“瞧他那付神气的样子，连个招呼都不打。”贝尔纳尔达太太又说道。

阿德莱达看到玛蒂勒德和拉法爱尔从她面前走过，脸色立刻

变得煞白。因为她很熟悉拉法爱尔的历史，所以能充分估计到眼前情景的重要性。

“你看，你看，”奥古斯丁指着阿德莱达对丽奥娜说：“那个就是他们让我跟她结婚的姑娘。”

“另外那个是她妹妹吗？”

“是的。”

“是她喜欢马丁吗？”

“是她。”

“长得挺美。”丽奥娜说道。

马丁及其同伴经过贝尔纳尔达太太一家面前时，向他们一一颌首问候。埃德米拉回礼时，长长地发出一声叹息。

“要是让我知道您爱上了这个年轻的里瓦斯，我就要拿他来报复。”里查德警官对埃德米拉说。

“奥古斯丁也不理睬我们。这个假法国佬，他想装出没事人的样子。”贝尔纳尔达太太说道。

称做“火山式”的花炮这时飞上天空，它吸引了贝尔纳尔达太太的注意力。

烟火以传统的楼船与军舰对攻而告结束。与本书有关的人物都没有发生意外，平安地回到家中。不过其中有些人，在思考广场上的偶遇。

贝尔纳尔达太太不能容忍奥古斯丁对她家的轻蔑与冷淡。

她说：“既然他和很多人来往，我就到处去宣传，说他已经跟我女儿结婚了，好让特洛伊城一把火烧起来。”

阿玛多尔极力安慰她，向她保证，节日一过，他就去处理这件事。

在大戏院里，马丁坐在正厅前排，亲身感受到丽奥娜的美貌在观众中引起的赞叹。几乎所有的望远镜都指向丽奥娜所在的包厢。这姑娘衣着华贵，风度高雅，显示出惊人的美丽。马丁周围的人，在纷纷赞扬丽奥娜的美貌；那些话语象清风一样吹拂着里瓦斯的心灵，使他产生一股甜蜜的忧郁感。在音乐声中，在由于低声谈话而造成的嗡嗡声中，他听到一个由幻觉而产生的亲切声音，一个时来运转的预告：总有一天，这个受大自然如此厚赋的姑娘会爱上他。这个预告好似沙漠里的旅行者由于美好的幻觉而看到的海市蜃楼一般。当马丁想把这个预告思考得具体一些的时候，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为他脑海里涌现出他和丽奥娜之间的那条鸿沟。遇到现实生活，那轮廓不清的遐想就在一片阴影中变得更加模糊了。

满足了初次的胜利之后，丽奥娜就想到了马丁。她忽然心血来潮地想到：藐视一切人的赞美，只想着一个贫穷、卑微的青年，用自己的爱情使他升高到让那些洒遍香水、最时髦、最自负的人感到嫉妒的地位；对这个想法，她感到某种得意和自豪。这个想法自然是出于她那异想天开的怪癖和反复无常的性格。被这一想法所驱使，丽奥娜用目光寻找马丁，很快就被她找到了。马丁用火一般热烈的眼光来回答丽奥娜，这使得她的脸颊变得绯红。每一次心波的荡漾，都意味着爱情对她的冲击；她那高傲的性格往往对此感到惊奇，这种情形我们以前就在丽奥娜身上见过。刚才里瓦斯的目光在她身上的影响，足以使她高昂起头，蔑视四周的观众，仿佛是对旁人批评的回击和对自己能力的考验：她依然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者。这时她心里想，她可以使马丁比周围一切人都幸福。可她没有想到，仅仅这种想法本身，就违背了

她主张的心灵独立的观点。

第一和第二次幕间休息都过去了，丽奥娜仍在爱情与傲慢之间搏斗。第三场的幕布刚一落下，她再次用目光找到马丁，并示意他到包厢里来。小伙子立刻心领神会，马上起身。

丽奥娜离开座位，坐到包厢的一侧，把身旁的位子空出来留给马丁。

“看来今天晚上您不大开心。”请马丁坐下之后，她说。

“您说我嘛？小姐。”小伙子高声说道，“您为什么要这样认为？”

“我看见您在沉思。您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不知道。”

“我想您对那天当着我的面提出的打算感到后悔了。”

“我不记得是个什么打算。”

“不再去莫里那小姐的家。”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反驳您。”马丁截住丽奥娜的笑声，分辩道，“不过，我可以向您说清楚，我本来已记不起这个打算了，这就足以证明，说话兑现，对我来说是毫不费力的。”

“我在广场上看见了那位姑娘，我钦佩您的欣赏力：她长得很美。”

“对一位姑娘的美丽，发出这样由衷的赞美，那只有处在您这种情况下才行。”马丁说道。

“为什么？”丽奥娜问道，尚未理解这番话的含义。

“因为只有确信自己处于优势地位，才会承认别人的美丽。”小伙子回答说。

“我看您是在学那套恭维的话。”丽奥娜声调严肃地对他说。

说。

这严肃的语气再次反映出她那骄傲的性格。她不让马丁越雷池一步，只能处于一个胆怯的爱慕者的地位。接着，她一面向马丁射出女王般高傲的目光，一面问道：

“您以为我是那个姑娘的情敌吗？”

看到这种目光，马丁的心痛苦得紧缩起来，他再次想到：在这惊人的美丽外表后面，这个怪人儿有一副捉弄人的狠心肠。

“我并没有这种想法。”他忧郁、但自尊地回答说，“您这样理解我的话，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在戏院的顶层楼座里，莫里那一家占据了几个座位。马丁走进包厢，在丽奥娜身旁坐下的时候，被埃德米拉看见了。

“我可以肯定马丁爱上了那位小姐。”时刻不离埃德米拉身旁的警官里查德，说道。

埃德米拉又叹息一声，她想，身旁这位醋意十足的追求者，也许说得很对呢。

与此同时，贝尔纳尔达太太对大女儿说：

“阿德莱达，你瞧，明年九月十八你就可以和你的法国人坐在包厢里了。你可别不在意。”

听见马丁表示遗憾的话，丽奥娜沉思起来。过了不久，小伙子就走了。

“我过于严厉了。”望着马丁离去的背影，丽奥娜不禁这样想到。从大戏院回到家里喝茶的时候，她打算抹去自己那些话在里瓦斯心里的坏印象。

“马丁还没有回来吗？”她问端茶的女仆。

“小姐，他早就回来了。”女仆答道。

上床的时候，丽奥娜已经忘记戏院的胜利，忘记了一些青年阿谀奉承的话，忘记了埃米略·门多沙令人讨厌的殷勤，忘记了富有的克列门德·巴林沙小心翼翼的追求，而是一心想着马丁·里瓦斯如何回答她那鄙夷的高傲态度。

“我是过于严厉了。”她再次想到，“他虽然受了委曲，可是并不自轻自贱。”

在这个贫苦的外省人身上，有着不卑不亢的尊严；这种精神使她那骄傲的性格不能不感到由衷地钦佩。马丁身上的自尊心比首都的纨绔子弟们要多得多。那些公子哥们，在她那任性的怪癖面前，总是摆出一副俯首贴耳的样子。

三十七

九月十九日上午十点钟，一辆由一对公牛拉着的篷车行驶在大街上，车门口挂着一条床单充做门帘，这是去逛班比亚的。

这辆车上坐着莫里那全家以及亲朋好友，他们坐在毛毯上，背靠枕垫，正在兴高彩烈地闲谈。

贝尔纳尔达太太右手扶着食品篮，左手放在饮料筐上。两个女儿坐在她对面；埃德米拉身边是警官里查德，由于上司的特殊恩典，他被批准不参加阅兵仪式；阿德莱达身旁坐着一位男朋友；阿玛多尔则跨在车辕上，两腿垂向地面，怀里抱着吉他。这群人构成一幅九月十九日特有的风俗画。

阿玛多尔唱的是即兴的顺口溜，结尾是：

“赶呀，赶呀，赶车的人儿。”

于是，车里的人便齐声合唱，有人则用手掌和嘴巴模仿爆炸的声音，大家一面不停地喝着由阿玛多尔配制的混合甜酒。

贝尔纳尔达太太一家乘车来到马尔代广场后，在位于监狱对面的一条街上，占据一块停车的地方。这时，街上已停满了车辆，游人熙熙攘攘，小商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一片热闹景象。

在达玛索家里，这一天下午两点钟，里瓦斯和奥古斯丁跨上两匹骏马，院里的青石路面上，响起一阵“哒哒”的铁蹄声。

这两个小伙子从班德拉大街拐向白杨树街，加入了车马的洪流，这都是向马尔代广场去的。

“振作起精神来。”奥古斯丁对里瓦斯说，一面使坐骑前腿腾空立起，向街两侧的观众显示自己的骑术和这匹马的雄姿。

为了使马丁高兴起来，奥古斯丁特地央求他出门散心。

“家里别的人会到广场上来吗？”马丁问道。

“我想不会的。妈妈害怕出门。”奥古斯丁回答说。

上面我们说过，贝尔纳尔达太太一家在街上停好牛车之后，便投身于狂欢之中。他们跳起民间舞，唱起抒情歌，一面不断地喝着甜酒，爱国热情也随之高涨起来。

阿玛多尔一面带头示范，一面鼓励旁人；贝尔纳尔达太太频频举杯祝跳舞的人幸福快乐；警官里查德站在人群里讲了一通恭维埃德米拉的话。外面一些好奇的人围上前来，为跳舞的人助兴；掌声，笑声，碰杯声连成一片，人人喜笑颜开，个个都在纵情欢乐。只有埃德米拉除外，她心情忧郁，违心地参加这种心里厌烦的娱乐活动。

但是，心爱的人儿尽管再冷淡，里查德也绝不后退，他不顾埃德米拉的漠然态度，出于爱情的冲动，想握住姑娘的手。这时，贝尔纳尔达太太刚好举起一杯酒，恰巧看到了警官这一举动，于是半真半假地高声说：

“喂，小警官，要是你有些过份，我可要把你打发到对面的感化院里去。”

围观的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赞成这个警告。贝尔纳尔达太太说这些话时，一手指着对面的监狱，但是，一般老百姓都采用这位太太的说法：感化院。

这阵掌声吸引了奥古斯丁和马丁的注意，但是，由于围观的人较多，他俩一时没有看清是什么人。

“看来这里正在跳舞。”奥古斯丁说罢双腿一夹坐骑，向人群走来。

马丁跟随在后面。

这时，贝尔纳尔达太太刚好看见了这两个小伙子向她这里跑来，便用力高喊：

“小法国人，到这儿来！里瓦斯先生，您过得好哇？昨天晚上你们的架子可真不小，连朋友都不认了。”

“这不可能啊！太太。”奥古斯丁装出惊讶的神色，分辩道，“昨天晚上我根本没机会看见您啊。”

“你看见了，肯定看见了，只不过装蒜罢了。”贝尔纳尔达太太打断他的话。

“我跟您说实话……”

“别说啦，来，拿着！”她一面说，一面递给奥古斯丁一杯酒。随后，压低嗓门说道：“为你的媳妇干杯！原来你爸爸还以

为这门婚事是悬着呐，啊？”

阿玛多尔一看见是他们俩个，便急忙跑过来，一听见母亲这句话，还没来得及拦住，奥古斯丁便开口回答说：

“根据我的了解，事情都解决了。我父亲也是这么看的。”

“解决了？这是怎么回事？”贝尔纳尔达太太惊讶地问她的儿子。

“是的，妈妈，以后再谈这个，咱们先跳舞吧。”阿玛多尔闪烁其词地搪塞道。

“那么也好。”贝尔纳尔达太太大声说。由于酒精的缘故，她已经十分亢奋了。“那更好。奥古斯丁也是咱家里人，应当下马玩一玩。”

“实在抱歉，我不能……”奥古斯丁说道。阿玛多尔这时急忙使眼色，要他别抵触老太太。

“什么能不能！”贝尔纳尔达太太一面说着，一面上前拉住奥古斯丁手中的缰绳。“你是不是这家里的人？嗯！什么意思？”

母亲的口气立刻使阿玛多尔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必须使她平静下来，否则就要在如此不合时宜的地点向她说明假结婚已经解决的原委。

“我母亲还不知道那件事。”阿玛多尔附在奥古斯丁耳边说道，“如果你不下马，可能要出乱子。”

“我不能下马。”奥古斯丁答道。他害怕在这群人中抛头露面。

这时舞蹈暂停下来，围观的人便纷纷散去。

与此同时，贝尔纳尔达太太还没有放开缰绳，仍然要奥古斯

丁下马。

“您劝他下马吧。”阿玛多尔恳求马丁说。“请您帮帮这个忙！”

马丁看到，要想让贝尔纳尔达太太平静下来，就必须下马。这时埃德米拉说的话，促使他下定决心。她说：

“您在这里被人看见，是不是感到不好意思？”

“得了，小法国人，你要是再不下马，我可要生气了。”贝尔纳尔达太太叫嚷起来。

马丁立刻跳到地上，奥古斯丁也这样做了，并且接过贝尔纳尔达太太的酒杯。

这时，里查德举起一只酒杯猛然摔碎在车辕上，因为埃德米拉在跟马丁谈话。

“您把我们给忘了。”姑娘对马丁说，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爱慕。她和马丁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但是心中对里瓦斯的爱反而日益发展了。

“我并没有忘记您。”他回答说，“但是，为了让奥古斯丁家保持平静，我答应过不再去您的家。”

“这么说我是在替他人受过啦？”埃德米拉真诚地说。

“您！为什么会代人受过呢？”小伙子问道。

“您根本想象不到，我是最近几天才了解到的。”姑娘红着脸回答说。

马丁没有来得及回答，因为他恐惧地看到有辆马车刚刚停在他们对面。

车上坐着丽奥娜和达玛索。

奥古斯丁脸红得象石榴，真是无地自容。

达玛索打个手势，叫儿子过去。

“你竟然跟这种人在一起鬼混。”他愤愤地说。

“爸爸，我给您解释一下。”公子哥羞愧地回答说。

“上马！跟我们走！”达玛索口气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丽奥娜极其轻蔑地瞥了他一眼，就坐到车厢里去了。

埃德米拉这时对马丁说：

“您曾经对我说过，您是信任我的。”

“是的。”里瓦斯回答道，一面竭力掩饰自己的难堪与绝望。

“您爱那位小姐吗？”埃德米拉问马丁，由于激动那声音是颤抖的，一面热切地注视他。

“这算什么问题！哪有那么高的奢望啊！”马丁高声说，一面借助微笑加以掩饰。

“好了，好了。我父亲要咱们跟上他呐。”奥古斯丁这时招呼马丁说。

二人支吾其词地道过歉以后，开始在达玛索的马车后面纵马奔驰起来。

“我得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贝尔纳尔达太太暗暗在思量。

埃德米拉抑制着涌上眼眶的泪水，拿起阿玛多尔递来的吉他，开始唱起一首民歌。

“祖国万岁！”为分散母亲的注意力，阿玛多尔大声喊道。

“万岁！”在这辆牛车旁边，几个站着或骑马的人连忙响应。

这一声爱国的口号被淹没在军队的礼炮声中和周围的狂欢歌

舞里。这嘈杂的声音传到马丁耳边，仿佛是阵阵嘲笑。他一面策马飞奔，一面咒骂命运之神发动的这次突然袭击。

与此同时，心如枯槁的埃德米拉，正在机械地唱着民歌；四周的人，随着歌声，踏着舞步，沉湎于欢乐之中。人们一直狂舞豪饮到阅兵结束，乘车而来的人方才纷纷离开这座欢乐的舞台。

三十八

丽奥娜在马尔代广场的出现，实在出乎两个青年的意料之外，因为午饭时她曾说过只去白杨树街。

这天上午，丽奥娜本来的打算也是如此。她在大戏院里同马丁谈话之后，承认自己对他过于严厉了，从那时起，她便希望一人独坐，以便默想自己的心事，即女孩子进入一个新时期特有的心事。在这个时期之前，大部分智利妇女把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投入庸庸碌碌的机械生活。经过深思，我们认为用“机械”二字修饰女同胞们的生活并不算冒失。丽奥娜和她的女伴们一样，只受过学校的启蒙教育，她也一度认为，女性主要操心的事就是穿着打扮，家庭生活和狭窄的社交天地。她那高傲的性格自然会使她在这些方面胜人一筹；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天赋的姿容，她都要出众超群；所以她常常是时装女王和舞会上的明星。当心灵尚未受到命运之神的捉弄时，上述那些胜利还足以填满她的生活。但是，我们看到，厌烦之情尽管是悄悄地，却已经扣打着她的心弦了。自从她认识马丁以来，心理上逐渐在变化。如今，她对

几乎达到朝思暮想的地步了。她觉得自己征服马丁的计划是一桩恶作剧，因此寻找一些牵强附会的理由用以解释向马丁道歉的必要性，即对自己说过的刻薄话表示忏悔。说过不去广场游玩的话之后，丽奥娜用去一个小时的功夫思考上述问题，这时她的心仿佛网上的蜘蛛，七上八下，颇不安宁。

倔强的性格常常是比较急躁的。丽奥娜觉得要等到晚上才能见到马丁，用眼色和安慰的话语来治疗他的忧伤，那意味着从愿望到实现要等上一百年。人在恋爱时，任何延误都是以世纪来计算的。当心灵处于真正欢乐的原野时，它是那样地博大，以致于认为我们平时衡量时间的概念已无价值。丽奥娜决定缩短这个世纪。象通常一样，女儿的愿望就是命令，丽奥娜现在要去马尔代广场，达玛索只好遵命奉陪。这就是丽奥娜突然在广场上见到马丁和哥哥的缘故，那时恰巧他们俩个刚好跳下马来。

当丽奥娜看到马丁在和埃德米拉谈话的时候，她心里感到一阵冰凉，这在以前是从未体验过的。她决心蔑视他，再也不去想他。回到白杨树街的路上，她没有注意任何别的事情。为什么另外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爱上马丁以后，她觉得他更令人感兴趣了呢？丽奥娜无法解释这个问题。这是九月十九日的下午，白杨树街上熙熙攘攘的游人穿流不息地从她面前经过；那里面有身穿新装、花枝招展的妇女，有走在大街中央、踏着军乐节拍前进的步兵队伍，还有扮演爱国志士，反映兰卡和纽那奥两地英雄人物的化装游行，这些人故意穿上破烂的旧式制服，走在大街两侧。丽奥娜的条条思绪就象眼前的人群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她平生第一次感到悲伤，回到家中时心情很坏。

这天晚上，马丁没有去大戏院。丽奥娜不快地听着哥哥的辩

解，后者正在向达玛索说明广场上的相遇。她虽然在戏院里同玛蒂勒德和拉法爱尔就爱情的一般法则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却不能从脑海里排除这样一个念头：里瓦斯言而无信，他不来戏院，为的是到贝尔纳尔太太家里去。上床以后，她反复思忖这件事；最后，她那傲视一切的性格也不反对把一个下层社会的姑娘当作情敌的想法了。因此，第二天当她听奥古斯丁说，里瓦斯和拉法爱尔一道去吃午饭的时候，她感到饭厅里的气氛是一片凄凉，因为她本想在那里会见到他。

马丁之所以借口出门，是因为在广场事件以后，他不敢在丽奥娜眼前露面。

奥古斯丁看到里瓦斯从拉法爱尔那里回来的时候，上前说道：“丽奥娜一点也不相信我的解释，还得你来说服她。爸爸对我还挺厉害，因为她怎样想，爸爸也就怎么想。”

吃晚饭的时候，有个情况使马丁大为吃惊，甚至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丽奥娜向他打招呼和他谈话时，平心静气，和蔼可亲。这当然要使他惊讶。反复思索之后，马丁得出如下结论，一个害单相思者的结论：“她非常瞧不起我，以至无心嘲弄我了。”

“现在是你替我讲情的好机会。”奥古斯丁走出饭厅时，对里瓦斯说道。

“我不大敢……”马丁回答道。他其实很想和姑娘谈谈，但是需要别人的鼓励。

“帮帮忙吧。”公子哥哀求道，“她对你的印象很好。你瞧，今天早晨她还问我为什么昨天晚上你没有去戏院。”

说完这番话，奥古斯丁把他的朋友领到客厅。这时丽奥娜已

经开始弹钢琴了。

我们看到，尽管马丁怀有一般初恋者的胆怯心理，但是遇到困难，他感到自己的毅力正在复苏。这时他又单独和丽奥娜在一起了，他觉得心中产生了勇气。奥古斯丁丢下他到客厅中央的写字台前翻阅一本书。

“我昨天晚上没有在戏院里看见您。”丽奥娜开口道。那声音温和自然，使得小伙子完全镇定下来。

“因为郊游有些累，我留在家里了。”马丁回答说。

丽奥娜调皮地望着他说：

“可是您在广场下马休息过，那真是个好地方。”

“奥古斯丁告诉我，您不大相信他说的关于我们被迫下马的原因。”

“您也觉得那里面有不少疑问，对吗？”

“您可能把我们想得太坏了。”

“不，对您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知道您有杜撰的本领。”

“小姐，怎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奥古斯丁的解释颇具匠心，叫我难以相信，我自然就想到这是从您那里拿来的。”

“不管这种看法对我的能力是多么地过奖，我都不能接受。奥古斯丁只不过讲出了事情的真相。”

“不过有的事情我亲眼看见了，他可没有说明。”

“什么事情？”

“您和埃德米拉小姐那场看上去十分亲密的谈话。”

“既然您有幸使我记起与我本人有关的事情，那就请允许我

完全坦率地加以解释。”

“又是什么机密吗？”丽奥娜问道。她极力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装出漠不关心的神情。

“不是，小姐，只是说明一下您看见的情况。”

“我可以事先估计到，这个说明一定令人满意，因为我很了解您那虚构的本领。”

“听我讲完之后，您再评定。”

“好吧。”

“您看见我在埃德米拉身旁时，我们确实谈得很投机。”

“哎呀！看来您真的越来越信任我，要把秘密告诉我了。”

丽奥娜说道。她的声调不同寻常，眼睛也不看着里瓦斯。

她这些话显然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脱口而出的。一副挂在花边领口外面的珍珠项圈仿佛浪上行舟一般在上下起伏；在那声惊叫里，她显得呼吸紧张、气息急促。

“小姐，不是什么秘密。我要告诉您的，就象我刚才说过的，是个简单但是坦率的说明。”

“好吧，我正听着呐。”

“小姐，我过去和今后之所以愿意同那位姑娘谈心，是出于我对她人格的真正尊重。”

“小心，您谈到这种尊重是很热情的。”

“小姐，我这个人是好动感情的。”

“所以我对您说‘小心，；据说这种尊重很容易变成爱情。’”

“这我并不担心。”

“因为您希望这样吧？”

“不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爱上她。”

“马丁，您太自负了。”丽奥娜声调严肃地说，一面微笑地望着他。

“为什么？小姐。”

“因为您过于相信自己的毅力。”

“我是多么希望能有这样的毅力呀！”马丁诚恳、但沉重地高声说，“要是能够借助毅力生活，也许会幸福一些。”

丽奥娜避免在这方面深谈下去，如同蝴蝶躲开玫瑰花底诱人的芬芳，因为害怕它的尖刺，所以只满足于普通的花草。

她对马丁说：“咱们看看您是不是象自己说的那样坦率。”

“请您考验我。”

“据说那位姑娘爱上了您。”

透过丽奥娜说这句话时的微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痛苦，这只有非常老练的眼睛才能识破。

“我不相信，小姐。”马丁态度坚决地说道。

“您坦率点吧。奥古斯丁都对我讲了。”

“我的确一无所知。不怕您说我不够谦虚，如果这是真的，我可以告诉您，我感到很遗憾。”

“为什么？”

“从您批评我自负这一点来看，我也不会爱上她。”

“啊，您觉得她社会地位低下，有更高的向往。”

“并非如此。问题是我主张感情要独立自主；在爱情面前，社会等级毫无价值。”

“那么您不爱那位姑娘的原因一定是个秘密啰？”

“不，小姐，不是秘密。”

丽奥娜又一次回避了这个话题，因为她脑海里闪出一个危险

的问题：“那么，您爱上别的人啦？”这样就会涉及谈话的原因。

因此，她兜了一个圈子，象刚才那样躲开这种谈话。

她对马丁说：“昨天晚上我对您的态度有些生硬。”

里瓦斯忧伤地说：“当我有幸同您谈话时，我总是十分留心不要使您感到不快。可是坦白地说，我总是不能讨人喜欢。”

“您注意到这个啦！”姑娘用一种不自然的惊讶口吻，说道。

“小姐，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马丁声音激动地说。

丽奥娜胸前那个项圈又象扁舟在波浪上一样地颠簸起来。

她的手弹错了几个音符，那本来是记得清清楚楚的，现在只好两眼紧盯着乐谱。

“您的记忆力可不错。”她说，一面反复重弹刚刚弄错的音符。

“小姐，这不是记忆力，而是经常担心，怕惹您不高兴。”

“我的上帝！您以为我的脾气很坏吗？”丽奥娜高声说，一面装出惊讶的神情，借以掩饰心中的慌乱。

“小姐，我只是缺乏信心罢了。”

“我把以前对您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我看您没有道理缺乏信心。假如您真的使我感到不快，那我不是早就避免跟您谈话了吗？”

她一面把最后几个音符急忙弹奏出来，一面在音乐声中说完上面这一席话。关上琴盖的时候，她的两手在微微发抖；随后，默默不语地向奥古斯丁那里走去。

马丁比她更为慌乱，他仍然呆呆地留在原地未动。他觉得一道光芒突然照亮了他的心田，但立即又重新笼罩了黑暗。当他从有利于爱情的角度来理解上面那一番真心实意的话时，他的心由于担心而感到压抑，仿佛身临悬崖一般；同时对自己的一味追求，又感到羞愧。她就在那里，象往常那样的雍容华贵与高雅，姿容秀丽达到理想的程度，而且荣华富贵应有尽有，为众人所欣羨。

“我真是发疯了！”他想。由于激烈的心跳而感到浑身发冷。

奥古斯丁转身望着丽奥娜说：

“我希望马丁已经把你说服了，妹妹。”他用双手亲热地搂住姑娘的肩头。

“说服什么？”丽奥娜问道，不由得脸红了。

哥哥的话无意中同她想的心事吻合在一起。

“就是当时我们不可能推辞，只好下马。”奥古斯丁说道。

“啊，是的，完全说服了。”姑娘答道，说罢便匆匆离开客厅。

“我很高兴。”奥古斯丁对里瓦斯说，“她会说服爸爸的。其它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三十九

九月二十日，郊游后的第二天，醉意已从贝尔纳尔达太太脑中完全消失，奥古斯丁那些话又回到了她的记忆之中。她从那些

话里判断出，那件婚事可能已用某种方式解决了；阿玛多尔当时那些含糊其词的话也可以证实这一判断。是怎样解决的呢？为什么不让她知道详情呢？而她是有关一方的家长啊！经过反复思考，贝尔纳尔达太太对心中产生的这些疑问和好奇，决意弄个清楚明白，正象她自己说的那样，绝不给人当傻瓜，更不能让人欺骗。

于是，她再三诘问长子；后者则百般拖延，不肯说清真相，一心希望母亲的怒气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下降，所以回答问题时，一味支吾搪塞；因此，她非但没有消除疑团，反而有增无减。

为此，贝尔纳尔达太太又反复追问过几次。阿玛多尔由于主意已定，所以仍旧用新的遁词加以敷衍，不过也有意隐约透露出某些真情。时间又过去几天，贝尔纳尔达太太没有再追查，那小子便以为系统加以解释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把发生的事讲给母亲而不会激怒她那暴躁的脾气了；在这之前他可不敢直接说出这一害人的骗局来。

但是，贝尔纳尔达太太可不是用三言两语就能够蒙混得了的，她根本不满意阿玛多尔的解释，决定按照自己的分析，亲自出马，在听取详细汇报之前，去查清全部事实。

十月初的一天，贝尔纳尔达太太决定要和她认为是亲家公的那位先生见面，于是便裹好披肩，走出家门。在采取这一步骤之前的几天里，她细心地考虑了见面时该说的话；准备坚决拒绝任何不以二人结合为前提的建议；一定坚持要达玛索全家承认这门婚事，用她的话来说，有钱的亲家必须给她女儿吃喝穿戴。

达玛索给贝尔纳尔达太太让过座之后，她便单刀直入进入话

题。

她说：“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您知道的那件事。”

“太太，说实话，我不明白您说的是哪件事。”达玛索回答说。

“哎呀，您怎么还不明白！还能是什么事呢？就是那件吗？”

“请您说明一下。”

“先生，难道您忘了您的儿子和我的女儿已经结婚了吗？”

达玛索诧异地说：“太太，您来谈这件事，我感到很奇怪。”

“那么，谁来跟您谈呢？我不是她母亲吗？这是他俩的事啊，我是个当妈的，自然要管了！”

显然，贝尔纳尔达太太从谈话一开始就劲头十足，态度明朗，决心把事情干到底。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说您不是她的母亲，这没有人否认。”达玛索反驳道。对方的问题和谈话的方式使他颇不自在。“我奇怪的是您好象还不知道一切都解决了，这件事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哎呀，我也这么说呐，要是一切都解决了，就让他俩同居好了，干嘛咱们还开玩笑？”

“您要谁同居？”

“孩子们呐。瞧您多有意思！奥古斯丁和我女儿呗，还能是谁呢？”

“可是，太太，看来您还不太明白，我再跟您说一遍：一切都解决了。”

“那么好吧，阿玛多尔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样的解决。”

“怎么！您还不知道呐？”

“我要是知道了，干嘛还问您？”

“您的儿子，您自己的儿子承认这件婚事是个骗局。”

“什么！难道我没亲眼看见？上有天，下有地，莫非我是傻瓜？再说还有那个为他俩证婚的神父呢？”

“神父也不是什么神父，那是您儿子的朋友装扮的。”

“这是谁说的？”

“阿玛多尔本人。”

“他发疯啦？我早就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事实是他自己承认的”。

“向谁承认？”

“向我承认。”

达玛索说着向写字台走去，拿出阿玛多尔的信给贝尔纳尔达太太看。

“您看看，这是您儿子的信，里面讲明了事情的真相。”

“那就看看这封信都说些什么吧。”贝尔纳尔达太太答道。她目不识丁，可是又不想声明。

“全都写得清清楚楚。”达玛索一面说，一面拿出信纸。

接着，他从头至尾把阿玛多尔的信念了一遍。

真相突然大白，把贝尔纳尔达太太吓得目瞪口呆。虽然她从儿子口中听到一些含糊其词的回答，却没有怀疑真情。她一直以为阿玛多尔暗示的解决就是一项与达玛索家达成延长承认婚姻的协议。刚才听到的这封信把她的一切希望都轰毁了；当着她的面，

扯开了那道掩盖丑恶画面的薄纱。这个意外的变故点燃了她那火爆的脾气，于是一心急着回家，把全部怒火发泄到子女身上。

“要是真有这种事，我绝轻饶不了他们。”她说，气得浑身乱抖。

当贝尔纳尔达太太决定去见达玛索，并于十月初进行了上述会见的时候，本书中的其它人物并没有发生任何值得叙述的事情。

玛蒂勒德和拉法爱尔投身于毫无障碍的热恋之中，他俩幸福而平静地消磨时光，期待着预定结婚的日期。菲德尔得到续租橡树农庄的保证之后，非常亲切地接待女儿的未婚夫。与此同时，佛兰西斯卡夫人则终日埋头于她所喜爱的书籍，有时也和她未来的女婿进行抒情的长谈。这位幸福的女婿怀着喜悦的心情陪她漫游幻想的国度。这位夫人喜欢耽乐于这个国度里，从而摆脱首都的无聊生活。

贝尔纳尔达太太的儿女们却不能呼吸玛蒂勒德及全家所享受的幸福和快乐的气氛。上面说过，贝尔纳尔达太太同达玛索谈话以后，是满腔愤怒的离开那里的。

阿德莱达在暗中流泪，因为拉法爱尔准备结婚的消息很快传遍圣地亚哥，她听到以后，由于恼恨，心都要碎了。

阿德莱达以前的情人即将结婚的消息，自然会传到她本人耳中，对此谁也不会奇怪。在首都，任何消息都会以惊人的速度不胫而走，传到各家各户。再说，阿德莱达又是属于这样一个阶层，他们总是渴望得到上流社会的享受和荣誉，因此往往寄希望于社会地位的变动。但是，他们又喜欢对上流社会品头评足，揭露他们的弊端。鉴于圣地亚哥这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有着强大的

公众舆论，拉法爱尔准备摆脱现状弃旧图新的消息，经过街谈巷议送进阿德莱达的耳中，就不足为怪了。

在阿德莱达身边，她的妹妹在单相思中，忧郁地叹息着。

埃德米拉心地善良，她认为不见面反倒是一种慰藉。在马丁不去她家的这些日子里，她的爱情象山坡上的野花，它们除去天降雨露之外得不到别的滋润。唯一浇灌爱情的，就是那些以多愁善感为特色的丰富想象力。

警官里查德在戏院对马丁那番评论，给埃德米拉的爱情提供了营养。美丽、富贵的丽奥娜使她感到自卑。她认为任何一个男人看见丽奥娜而不喜欢她，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马丁是住在她家里。所以，马丁在她眼里的形象，一个被别的姑娘爱上的形象，便显得格外高大。那个别人果园里的果子分外甜的谚语故事，也每天发生在这个最理想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中。

埃德米拉要把自己的爱情之火消耗在孤独、忧郁的沉思中，每天还要忍受着那令人痛恨的爱情追逐，这两方面的痛苦一起压在她的身上。

里查德以惊人的耐性忍受着她的藐视。他追求埃德米拉是得到贝尔纳尔达太太和阿玛多尔的支持的。他们母子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未婚对象。我们有些男人，不会估计不中意的求爱者的执拗态度，给女人造成何等的厌恶。因为女人具有男子无法相比的敏感性。

自从埃德米拉心里吹响了初恋的晨曲以后，里查德的固执，对她来讲，毋宁是一种酷刑。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她求助于许多姑娘解除痛苦的办法：写信。她给马丁写了很多信，但从不投寄，这些信大大助长了她的遐想。在这些信中，她虽然从最浪漫

的言情小说中借来大量辞汇，信的内容却闪烁着激情的异彩。许多少女在没有心上人的时候，总是运用种种奇特的办法来寄托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对这种消磨时光的办法没有感到厌烦之前，埃德米拉已经写了很多这样的信了，直到十月初，即本书叙述到目前这个阶段时，她还没有觉察到这有什么不好。

马丁·里瓦斯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是这个姑娘的心上人。他在马尔代广场上和她短暂的谈话中，发现埃德米拉责怪他不去她家时，露出宽宏大量的神情，这更加深了他对这位姑娘的尊重和友情；他只是隐约地猜想到，在这种友好邀请的外衣下，可能掩饰着别的更深的情感。马丁在思考之余，并未越出这样一种假设：“如果我追求她，她也许会爱上我。”

马丁由于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恋爱，加上近日来又很少见到她，当然就很难猜测别人的心事了。丽奥娜的言谈举止给马丁以极大影响，所以他从未落到绝望的地步。在前一章我们听到的对话中，她给马丁留下一线希望。他时而觉得这希望是渺茫可笑的，时而又为这希望涂上现实的色彩。

丽奥娜既不卖弄风情、任意撒娇，也不用怀疑的手法有意去撩拨马丁的激情。她往往在那言不尽意、无关紧要的言谈中，表现得十分坦率，仿佛已经表白了自己的爱情。马丁的情况对她来说是崭新的和破例的。她早已习惯于所谓的“人人看重”，终日处于那些享有富贵荣华的追求者们的包围中，她的美貌被称颂为最值得渴望的瑰宝，所以，如果她想向马丁吐露真情，就必须克服从小扎根的某些思想；就必须在打消顾虑、冲破社会成见之前，认真衡量一下这个赢得了她的心的人的重要性。这就是为

什么她经常和马丁谈话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有时说出某些给人以希望的话时又那样吐吐吞吞，虽然她自己认为这些话是颇有含义的。这些谈话，对于马丁来说，只是把他心中的疑问弄得长期不得解答。

四十

贝尔纳尔达太太从达玛索口中听到她儿子竭力掩盖的秘密之后，悻悻而返。

一路上，她越想越气。事情的败露粉碎了阿玛多尔设计的宏伟远景，儿子欺骗了她，那些希望已成泡影。因此，她的怒火越发增高了，一进房门，就把披肩朝椅子上一扔，大声喝叫她的大女儿。

阿德莱达立刻应声而至。

“你哥哥呢？”贝尔纳尔达太太问她。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大女儿回答说。

“去叫他来，我有话跟你们两个说。”

过了一会儿，阿德莱达和阿玛多尔来到贝尔纳尔达太太的房间。

老太太极其愤怒地瞪着大儿子。

“这么说，你把我给骗了，啊？”她说，一面晃着脑袋，两手叉在腰间。

“我？可为什么呀？”阿玛多尔语无伦次地应声说。他象所

有对自己的隐私都经常保持警惕的人那样，立刻猜疑到母亲问话的含义，脸色马上变得煞白。

“我哪里知道啊？我可傻透了，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来骗我。就差这个啦！阿德莱达这么说是真结婚喽，啊？”

“妈，我不是对您说过，一切都已经解决了吗？”

“真是解决得好哇！你别来这一套啦！你倒落个清静！这样解决，弄得咱们一身黑。怎么有脸上街啊？连小孩子都会指着咱们的脊梁骨。”

“那就是人家的事了。”阿玛多尔慌乱地辩解道。

听了这句话，贝尔纳尔达太太如同火上浇油，她认为这是在顶撞她；因此，便构成对阿玛多尔和阿德莱达发泄全部怒火的信号：没头没脑的诅咒，难以入耳的谩骂，以及可怕的威吓，连珠炮般地喷射出来。出于对读者的礼貌，实在难以言传。阿德莱达比哥哥胆子小，她想躲避这场谩骂的冰雹，免得暴露更深的秘密，便用颤抖的声音为自己开脱：

“妈妈，这没有我的错。”

对此，阿玛多尔讥讽地反驳说：

“是呀！那就是我有错啦！您没看见要结婚的是我吗！那好吧，我也不遮着盖着。”

“那么是谁呢？”贝尔纳尔达太太叫嚷道，“不是你跟我谈起婚事的吗？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一定有利可图。”

“您想我能有什么利呢？这事可真怪！”

“那她干嘛说她没有错？”贝尔纳尔达太太指着大女儿问道。

“是啊，她说的是真的呀……”

“你在信里说，带来一个穿神父衣裳的朋友。”

“在什么信里？”

“你写给达玛索的那封信。”

“对，可那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阿德莱达。”

贝尔纳尔达太太立刻转身看着大女儿，眼里直冒火星。

“没有我的错。”阿德莱达望着母亲的眼睛，怯生生地又重复一遍。

“好呀，把过错都推到我头上来了。”阿玛多尔一面生气地抱怨道，一面回答母亲质问的目光。

接着，他又补充说：

“要是她没错，那您问问她，我干嘛要弄这种事？”

贝尔纳尔达太太对着阿德莱达大喝一声：“快回答！”

“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你对我说，这对我有好处。”

“瞧见吗？我早就说过，就是你一个人的错。”

她随后对着长子就是一顿臭骂，阿玛多尔说出这样一句话才把她的话打断：

“您先问问家里出了什么事，别毫无道理地光骂我。”

阿德莱达向他使了一个哀求的眼色，可是他没有看见，一心想平息母亲的愤怒。

“家里出了什么事？”她质问阿玛多尔。

“让阿德莱达对您说吧。要不是为她，我才不会干这种事呢。她反而不费劲地说，她没有错。我可没什么可掩盖的，她倒是有的。”

阿德莱达明白，如果她哥哥继续说下去，再把全部责任推到她头上，她将面临怎样的危险。但是，已经迟了，因为贝尔纳尔

达太太听罢长子那些话，便已怀疑还有别的秘密。阿德莱达再三发誓，说她支持哥哥，只是为了跟贵族结婚。贝尔纳尔达太太并不理睬她的誓言，只是重复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他这么说，你一定还瞒着什么。”

如果阿玛多尔证明他妹妹的誓言是真的，贝尔纳尔达太太的疑团也就可以消除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害怕母亲再次冲他发火。

与此同时，贝尔纳尔达太太看到阿德莱达总是重复那两句话，阿玛多尔又不开腔，就转身向着儿子，发出一连串可怕的威胁，逼他说出真相。

“要是你不老实坦白，我就送你蹲班房，告你个不孝的混蛋。你要记住，你还不到二十五岁呢。”她一面说着，一面挥舞拳头，神情极为激动。

这类威胁，对阿玛多尔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可以付之一笑，弃家出走。但是，无论在哪里落脚谋生，都必须动手劳动，而他是个游手好闲的懒汉。他觉得还是抛弃妹妹，供出真情，比和母亲吵翻要好些，因为母亲一向供给他吃穿用度，有时节衣缩食帮他还债，摆脱困境。他那习以为常的放荡生活早就使他丢掉了任何高尚的情操；因此，仅仅为平息贝尔纳尔达太太的愤怒，他就不假思索地牺牲了阿德莱达。这种自私的考虑只在他心中盘旋了片刻，便毫不踌躇地向母亲报告了阿德莱达和拉法爱尔俩人爱情的后果，最后说了几句缓和事态的空话。

听罢阿玛多尔可怕的叙述，贝尔纳尔达太太脸色苍白，愤怒地向大女儿猛扑过去，一把抓住她漂亮的长辫，拖着她在房间里走，一面发出刺耳的尖叫。

埃德米拉和女佣人闻讯赶来，加上阿玛多尔一道，企图从贝尔纳尔达太太手中夺下阿德莱达。

为了不让过往行人听到母女加上拉架人的叫喊声，女佣跑到院子里把街门关上了。此时，贝尔纳尔达太太使出与她这种年龄极不相称的惊人力量，不仅揪住阿德莱达，弄得大女儿连声惨叫，同时还在扇埃德米拉和阿玛多尔的嘴巴，因为他们极力要夺下她手中的牺牲品。一个不够冷静的观众，看到这种家庭场面，由于画面的粗野也许会忽略了那可怜的哀叫。画面上的主要人物是贝尔纳尔达太太，她右手愤怒地抽打着，左手上紧紧缠绕着那不幸姑娘的长辫子。但是，正如人间的万事皆有终了，这个场面也会有个完结。果然，当贝尔纳尔达太太要打埃德米拉的时候，这位姑娘勇敢地迎上前去，用双臂抱住母亲的右手。贝尔纳尔达太太赶忙松开左手上的长辫，然后猛然一挥右手；她用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不仅把小女儿甩到一把椅子上，而且由于埃德米拉突然倒下，她便失去了依靠，立刻轰隆一声摔倒在屋子中央；她正在盛怒之下，加上重重的一摔，马上就失去了知觉，躺倒不动了。

阿玛多尔和埃德米拉把母亲抬起来，阿德莱达也过来帮忙把老太太送到床上，女佣忙给她按摩双脚，阿玛多尔往她脸上洒水，两个姑娘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贝尔纳尔达太太终于恢复了知觉，为大女儿的耻辱流下了辛酸的泪水。过份的激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疲惫不堪。由于极度的消耗，她感到身心都十分劳累，所以第二天宁愿卧床休息。一切对拉法爱尔的感激都变成了仇恨，她想用披露他这一丑行的办法加以报复。她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思索，终于找到帮助拉法

爱尔改正那不光彩行为的好办法。但是，三思之后，她并不觉得满意，决定以妥协为好，也许会给全家带来幸福和荣誉。

最后这个想法比较符合她的心意。几天以后，她向拉法爱尔·圣路易斯的家里走去。

这是上午十点钟，拉法爱尔独自在房间里。贝尔纳尔达太太意外的光临使他感到慌乱，心中有种不祥的预兆，但是，他极力控制自己，尽量亲切有礼地接待她。

贝尔纳尔达太太显然也在掩饰内心的焦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她笑容可掬地在拉法爱尔彬彬有礼地让过来的扶手椅上坐下；然后，一面把围巾推到脑后去，一面用友好的、但带有责备的口气说道：

“您从我们家里失踪啦。”

“请您相信我，贝尔纳尔达太太，这可不是不讲交情。”小伙子连忙说。

“总会有点原因吧。难道您不明白，无风不起浪嘛？”

“还能有什么原因呢？绝对没有。您是了解我对您的友谊的。”

“当然^罗，我很喜欢你。你瞧，那天我还对阿德莱达说过：

‘拉法爱尔怎么啦？他因为什么不来咱们家？’”

拉法爱尔立刻注意到老太太只提她大女儿的名字，为此更加深了这种预感：这次来访除去她声称的友谊之外，还别有企图。

“我感谢您的热情关怀。”

“好吧，那你不想再来看看我们吗？”贝尔纳尔达太太问道。

“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没有空闲。虽然我很想去拜访，可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行。”拉法爱尔搪塞道。他想尽快弄清对方来访的目的。

“是啊，我们在家里也是这么说的：‘他什么时候能来呢？人家又交了阔朋友啦，再也不好意思到这里来了’。”

“我不好意思？那您可说错了，太太。”

“您不愿意去了，就是证明啊。”贝尔纳尔达太太反驳说，口气已经不象开始那样和蔼可亲了。

拉法爱尔已察觉到这一变化，也有些按捺不住焦躁的脾气。

“我并没有说我不愿意去，而是我去不了。”

“这是一码事。反正你是不去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这些话里，那不快的口气越发加重了。

“那原因就是我现在说过的：我没有时间。”

“人家都说你要结婚了。”

“您也听说啦？”

“昨天才知道的。是真的吗？”

“可能。”

“你瞧，我说什么来着？”

“这是很早以前订下的，早在有幸认识您家之前。”

“那就很早啦。我说什么来着？可是，您忘了在我家您也许下了诺言。”

说完这些话，贝尔纳尔达太太紧紧盯着拉法爱尔；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决心已定的神情。

听到这些话，这位青年变得脸色惨白，虽然贝尔纳尔达太太的出现使他怀疑来访的动机，但是绝没有料到她竟然直接向他进攻。

“我不知道您指的什么事。”他回答说，一面装出猜不透的样子。

“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比我更清楚嘛，最好是协商解决吧。”

“太太，一句话，您到底想要干什么？”拉法爱尔不耐烦地叫嚷起来。

“要你跟我女儿结婚，她是被你奸污的。”贝尔纳尔达太太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办不到！我已经和一位小姐订婚了……”

贝尔纳尔达太太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

“那我们的名声怎么挽救呢？我的女儿也是小姐，你用结婚的话骗了她。你要是男子汉，就该说话算数！”

拉法爱尔找理由，寻借口，企图开脱自己的过错；但是白费功夫，贝尔纳尔达太太总是那句老话：跟我女儿结婚。

拉法爱尔火冒三丈地叫道：“一句话，要我跟您女儿结婚是绝对不行。您为她能做到的顶多就是接受我的建议。”

“什么建议？”老太太问道。

“我有一万二千比索，是从我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产。我可以承认自己的儿子，并且把这笔钱的一半分给阿德莱达。”

“我要的不是钱。”贝尔纳尔达太太回答说。

接着，她劈头盖脑就是一顿责备的话，拉法爱尔只得忍气吞声地听着。最后，她用威胁的口气说：

“你不想和我女儿结婚，对吗？那我就告到法院去，咱们看谁倒霉。现在不少人已经知道我女儿的不幸遭遇，上告的时候，不说清楚，我绝不罢休。既然你想来武的，咱就奉陪，你走着瞧

吧！

贝尔纳尔达太太走了，拉法爱尔陷入极度的慌乱中。

拉法爱尔写信给马丁，约他在我们现在称之为旧门的地方，即贝亚毕斯塔相见。

一小时后，两位朋友在约定的地点碰头了，随后便走上白杨树街。

“有件严重的事，我很需要听听你的意见。”拉法爱尔说道，一面拉住马丁的胳膊。

“发生什么事了？”马丁问道。

“平静的生活里忽然出现一片乌云，暴风雨要来了。你绝不会想到谁来访问我。”

“阿德莱达？”

“贝尔纳尔达太太！她全知道了，非要我跟她女儿结婚不可。”

“她是有理的。”马丁公正地说道。

“这我知道。”拉法爱尔不快地反驳说，“我并没有让你发表评论。”

“说下去！”

“我一点也想不出怎样挡住这次打击。我答应拿出一半财产，这可恶的老太婆并不满足于这六千比索。”

“既然如此，你就尽最大力量，拿出一万二千比索来。”

“那她也不干。只要我不同意和她女儿结婚，她就什么也不想听。对她说这根本不可能，看来也是没用的；因为就算我没有处于日夜盼望的幸福前夕，我也不会答应同她女儿结婚。”

马丁心中暗想，有许多受骗失足的姑娘，如果她们能够早一

点听到这些话，便可免遭不幸了。

“要是你处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办？”拉法爱尔问道。

“按照你刚才说的那样进行下去。既然贝尔纳尔达太太除去结婚什么也不想听，你就别给她考虑这件事的机会。”

“具体怎么做？”

“马上结婚。”

“说得对，不过还有一个危险。”

“什么危险？”

“贝尔纳尔达太太威胁说，要告到法院去。”

“你想她敢这么做吗？”

“我很担心，因为她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恨起你来就别想和好。我想，为了对我报复，就是公开女儿的丑事，她也不在乎。”

“还有个办法，尽管不大保险。”

“说说看。”

“阿玛多尔是个贪财的人。”

“他比喜剧里的吝啬鬼还贪婪。”

“咱们给他五百比索，让他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不上法院的保证。”

“你能和他谈谈吗？”

“可以。”

“这样一来，你又帮我一个大忙。”拉法爱尔感激地说，
“你知道在我到达幸福的门口之前，我吃了多少苦头哟！贝尔纳尔达太太的威胁真叫我发抖。如果我的良心无愧，也许现在不至于如此。可是，正象你说的那样，这可怜的老太太是有理的，我

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总而言之，咱们尽力而为罢。”

“你帮助玛蒂勒德重新回到我身旁，我已欠下你很大的人情。假若你能使贝尔纳尔太太保持沉默，那我又欠你一笔恩情。我怎么才能报答你呀！”

“你不是我的朋友吗？说点别的事吧。”

“那好，就谈谈你的爱情吧。事情进行得怎么样？”

“一向很糟。”里瓦斯笑着说。但是这微笑也不能掩盖他脸上的愁容。

“我认为并不很糟。”拉法爱尔反驳说。

“为什么？你知道些什么情况？”马丁感兴趣地追问道。

“玛蒂勒德告诉我，她表妹经常谈到你。这就是好兆头。”

“大概谈到我跟谈起别人一样。”

“这里面有点不同：她只谈到你一个人。来，说给我听听，你和丽奥娜经常谈些什么？也许我的眼光比你敏锐些。”

于是，他俩就开始了一场推心置腹的交谈。马丁讲述了他和丽奥娜之间的每次谈话，讲到每个细节，凭着恋人的美好记忆，甚至能够复述出每一句话来。他既热烈地谈到某些希望，也说出自己的灰心与烦恼。在拉法爱尔面前，这些时而希望时而烦恼、灰心的言辞仿佛被乌云遮住的月亮，忽而放出光辉，忽而躲入云层。

“既然目前没法确定，那就还有希望。要是我处在你这种情况下，就会来个果敢的行动，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怎么办？”

“给她写信。”

“不行！我绝不能嘲弄人家对我的信任。”

“马丁，好朋友，你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里瓦斯只是用沉重的叹息做为回答。

“这么说你是决心生活在疑团之中罗？”

“是的。另外，我坦白地告诉你，丽奥娜的雍容华贵使我感到自卑。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往往连答话的勇气都没有了。我衡量过我俩之间的巨大鸿沟。我一看见她，就感到自己十分的卑微与渺小。”

“一句话，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两个年轻人从白杨树街旁的长椅上站起来。

“你什么时候办我的事啊？”拉法爱尔问道。

“如果可以，我今天就给阿玛多尔写信。答应给他多少钱？”

“你看着办吧。我准备拿出全部现款。”

他们在民族街对面的路口处分手，各自向家中走去。

这时候，阿玛多尔和刚刚来访的警官里查德，埃德米拉的追求者，攀谈起来。

“阿玛多尔，我想和你谈谈。”寒暄之后，里查德说道。

“亲爱的，请吩咐吧。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阿玛多尔应酬道。

“你知道，我喜欢你妹妹。”

“知道一些。朋友，人人都有所爱嘛。”

“可是，我觉得她并不爱我。”

“天哪！她还能爱什么更好的人呢？”

“你是怎么看的？”

“我还能有什么看法。她爱你，爱极了。”

“那她怎么不表示出来呢？”

“你还不知道女人那一套吗？得了，看上去你象个毛孩子。没有一个女人是不装腔作势的。”

“那你认为她会跟我结婚吗？”

“我可以发誓，伙计。好了，去找一个不喜欢结婚的女人吧。只要你对她一提结婚，她准会冲你微笑。”

“阿玛多尔，你母亲的看法怎么样？”

“她一定说行。谁不愿意把女儿嫁出去呢？伙计，就是阔佬也一样嘛。”

“那么你替我说说情好吗？”

“好吧，亲爱的。”阿玛多尔一面回答，一面拍拍里查德的肩膀。

“对这种事，我性情急躁。心里一动，想到了你：阿玛多尔一定会帮我克服困难的，因此就来了。”

“做得对。今天晚上我就跟我母亲谈谈。你放心吧。”

不久，二人便互相道别，双方都很高兴；警官怀着和他倾心喜爱的女人结合的希望，阿玛多尔则盼望这项使命会帮他得到贝纳尔达太太的原谅，因为自从骗局败露以后，母亲一开口就骂他。

阿玛多尔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听见有人敲门，便连忙起身去看。

一个仆役装束的人交给他一封信：是马丁·里瓦斯写的，约他黄昏时分在白杨树街拱门见面，有要事相商。

“要带回信吗？”送信的男仆看到阿玛多尔已经看完信，于

是问道。

阿玛多尔复信说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又剩下他独自一人的时候，阿玛多尔不安地揣测着马丁约他的目的。他暗暗想到，最好与马丁见面之后，再去完成里查德的委托，这样比较慎重。

约定的时间未到，阿玛多尔就来到白杨树街拱门；过了不大功夫，马丁也赶来了。

里瓦斯一开始就谈起约见他的目的，一面拿出二百比索让他向贝尔纳达太太求情，不要诉诸法庭。

“您说拉法爱尔愿意拿出六千比索给我妹妹，可我母亲不接受，是吗？”阿玛多尔问道。

“是的。”里瓦斯回答说。

“我以前说过，我母亲很固执。为那封信的事，她向我大发雷霆。给我的那一千比索还不够受气的呢。”

“会给您三百比索。”马丁说。

“不再给阿德莱达和孩子点什么了？”

“八千比索。拉法爱尔拿不出更多的了，因为他没有钱。”

“试试看吧。”

“什么时候给我回话？”

“不晓得。谁知道我母亲什么时候能答应。”

“得到答复以后，您给我写信。”

“好吧。”

谈完以后，阿玛多尔回到家里，看到母亲和两个妹妹正在缝补衣裳。

“妈妈，到您房间里去，我有话跟您说。”他附在母亲耳边

低声说。

“什么事？”贝尔纳尔达太太单独和长子来到寝室以后，问道。

阿玛多尔首先为过去的所作所为辩解了一番，声称他都是为了全家的利益。

接着，他说：“在没有什么好事跟您说以前，我本来不想谈起这件事。”

“那么现在有什么好事啦？”贝尔纳尔达太太问道。她基本上息怒了。

“当然啦！您看我总是为家里的事操心，可是您还生我的气。”

“说吧，什么事呀？”

“您不想嫁出去一个女儿吗？”

“这还用问吗？”

“您认为里查德怎么样？”

“好哇。”

“他希望和埃德米拉结婚。”

贝尔纳尔达太太立刻喜笑颜开。

“里查德的薪水不少，还能升官。”阿玛多尔补充说。

“我看很好。”母亲说道。

“那么您跟埃德米拉谈一谈。”

“今天晚上我就跟她说。”

“妈，您得给她来点厉害的，因为里查德说，她不喜欢他。”

“看她敢跟我任性！”贝尔纳尔达太太用威胁的口气说道。

“对，您可别心软。象里查德这样的丈夫，不是每天都能送上门的。”

“她就是任性也没关系，不用理她。”

“另外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阿玛多尔把他和马丁的谈话内容讲了一下，他说，只要贝尔纳尔达太太不告到法院，拉法爱尔可以拿出七千比索给阿德莱达的儿子。

“我知道告到法官那里对我也没有好处。”贝尔纳尔达太太说道，“我和一位熟识的律师、你父亲的朋友见过一面，他告诉我，除去吃饭穿衣也争不到别的什么。”

阿玛多尔立刻说：“再说，干嘛要把事情闹到法院去呢？能拿到这七千比索不是很好吗？”

阿玛多尔两次说到七千比索，而不是马丁许诺的八千；他的算计是这样的：只说七千比索，那一千就可以落到他的腰包里去了，还不算那三百比索的额外酬劳。

“您拿到七千比索，谁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他又添上一句。

“知道也没关系。”贝尔纳尔达太太阴沉地说，“家里的女仆都知道了。”

“谁给她讲的？”

“我已经问过了。她大概跟不少人说过。有孩子的那位也知道了。弄得人人都知道了。这个可恶的花花公子，他一定得付出代价。

“妈，最好还是先拿到这笔钱。”

“你们看着办吧。”老太太心情不快地说道。

她又回去缝补了，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让拉法爱尔对他干的勾当悔恨终生。

阿玛多尔第二天答复马丁说，只要交给阿德莱达那笔议定的款子，他母亲就保证不告到法院。为了证明这个答复的真实性，他还引用了他母亲说的有关律师的那番话。但是，当他发现交给他的不是那可以从中渔利的八千比索现金，而是马丁受托拿出一张以拉法爱尔的名义赠款的支票，并把它存在一家银行里，让阿德莱达拿利息的时候，他目瞪口呆了。

办完这些交涉，马丁去拉法爱尔家，向他汇报经过。

“虽然事情都办了，只要你没结婚，仍然还会有新的威胁。”

“我也是这么想的。”拉法爱尔回答说，“因此，我通过彼得罗叔叔，已经把菲德尔预定的日期提前了。我打算在最迟不到两个星期内就举行婚礼。”

四十一

贝尔纳尔达太太等到第二天才对埃德米拉谈起里查德向她求婚的事。由于和阿玛多尔谈话后的强烈印象，以及自信对全家具有的权威感，当她对考虑一个女儿受辱而报仇的时候，就不那么急于和另一个女儿谈出嫁的事了。因此，她集中精力考虑惩罚拉法爱尔的办法，而把里查德的事留待次日再说。

考虑的结果大概比较满意，因为贝尔纳尔达太太起床以后似乎比前几天更为平静，呼喊埃德米拉的声音也比较温和；自从她会晤达玛索以来，她对家里人一直是很粗暴的。

听到母亲的召唤，埃德米拉胆战心惊地跑过来，因为几天来她母亲都在盛怒之下，没有说过什么令人愉快的事。

“坐到这里来。”贝尔纳尔达太太指着身边一把椅子，对埃德米拉说，“你的好运气来了。”

埃德米拉向着母亲胆怯地看看，同时露出询问的神色。

贝尔纳尔达太太沉默片刻，继续说道：“你姐姐因为傻气出了事，这你已经看到了。让这些可恨的花花公子进到咱们家里，我也有责任。不过，你比她有头脑，所以上帝现在想到了你。”

贝尔纳尔达太太要点烟，便暂时中断了这篇道德演说。这功夫，她女儿心里隐隐约约地产生一种痛苦的预感。

贝尔纳尔达太太接着说：“里查德愿意跟你结婚。”

埃德米拉变得脸色苍白，坐在椅子上颤抖起来。

“他是个满不错的小伙子。”母亲继续说道，“薪水不少，还能升官。我们是穷人家，能有这种机会，就不能放过。”

贝尔纳尔达太太静等了一会儿，准备听取女儿的答复。可是，埃德米拉并没有吱声，她只是低头望着地毯，好象同夺眶欲出的泪水在斗争。

“闺女，你到底觉得怎么样啊？”母亲催问道。

姑娘费力地抬起头，望望苍天，仿佛在恳求上帝的帮助。

“妈妈……”她喃喃地低语道，“我不喜欢里查德。”

“你说什么？”贝尔纳尔达太太提高嗓门说，“你放明白点吧！你是个什么公主吗？整天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喜欢不喜欢又

有什么关系？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套？难道你听我说过吗？瞧瞧你傻不傻！要不然给你找个侯爵，看你是不是喜欢？你大概以为自己长得太美了。莫非你也爱上了某个阔公子哥不成？”

“妈妈，我没有！”姑娘高声分辩道。她以为母亲从她的眼神里猜出对马丁的爱情。

“那你还要什么样的？女人的命运都一样。”

“妈妈，我不想结婚。”埃德米拉低声哀求道。

“是啊，你说得真对，为的是一辈子在妈妈身边过活。瞧瞧这两个漂亮闺女，一个女儿……得了，大家都知道……上帝保佑！那死去的莫里那应当见见这一切！上帝把他接走了真是做得对！现在，这一位又不想出嫁了！她就不想想，应该减轻母亲的负担！上帝啊，你可怜可怜吧！姑娘，你总不想当傻瓜吧？”

贝尔纳尔达太太用一阵冷笑结束了这番嚷叫。这笑声使埃德米拉觉得比威胁谩骂更可怕。此外，她母亲说话时的可怕神色也让她难以忍受，她只好顺从地、颤抖着低下头来，以示遵命。

为缓和气氛，贝尔纳尔达太太又点燃一支香烟，然后走到女儿身旁，问道：

“到底怎么样啊？”

“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埃德米拉回答说，聚在眼里的泪水扑簌簌地涌落下来。

“难道我要你明天就结婚啦？并不着急嘛。我和你谈这件事，因为我是你母亲，知道这对你有好处。”

这些话给埃德米拉提供一线新的希望。她看到如果一味坚持下去，母亲可能勃然大怒，甚至会大打出手。她想，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

“妈妈，这正是我的要求。”她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再答复吧。”

“这个嘛……你要一个月的时间，可那一位就该等烦了，说不定会改变主意。你以为过一个月也许我会软下来，是吗？这里，谁当家？我跟你说不是明天结婚，可是你得马上回答我。”

“不过，妈妈……”

“又怎么啦？你以为我会同意放过这个机会吗？你好象还不了解我！别心存侥幸了！你以为我会让你拖延时间？”

“妈妈，我按您的吩咐去做。”

“这才叫我高兴。这样说话，才象个好闺女。”

“不过，您得给我一两个月的准备时间。”

“一个月足够了，用不着多说啦！”

埃德米拉无可奈何地低下头。

“在这个世道，人不能犯傻气。”母亲继续说道，“跟他在一块的时候，要正经，可也不能傲气十足。不要总是哭丧着脸。你一定比别人更有福气。”

埃德米拉听完母亲这番训诫之后，就回自己的房间了。自从阿德莱达出事以来，贝尔纳尔达太太总是用权威的口气对待家人，这次教训埃德米拉便是如此。

埃德米拉独自回到房间时，便扑倒在床边的椅子上，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滴落在枕巾上——那陪伴她单恋相思的知己。在呜咽声中，她与那充满浪漫幻想的失眠之夜告别；这些幻想越是不能实现，她越是感到留恋；与那不可企及的希望告别；与那忧愁之中的欢乐告别；与那不为人所知的纯洁爱情告别。她曾经以培育这一爱情而自得其乐，作为抵制痛苦的慰藉。她被这第一

次意外的沉重打击战败了。她不想抵抗，也不想寻求逃避残酷命运的办法；她只是想哭，象孩子似地哭，借以为被压抑的心灵寻找解脱。

贝尔纳尔达太太这时正在盘算，一个女儿的前途总算有了着落，还剩下一件心事：为另一个丢掉了前途的女儿报仇。自从揭开阿德莱达的浪漫史以来，她一刻也没有放下这个想法。由于对拉法爱尔的仇恨在增加，她对女儿的火气在逐渐减少。她已经习惯于这样一个看法：女儿是个苦命的人，而不是有过错的人。她派人把外孙接回家里来，一看见这个小娃娃，非但没有缓和她那复仇的欲望，反而火上浇油，变得越发顽强和积极，简直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要。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她同菲德尔家的仆人建立起情报联系，以便刺探玛蒂勒德结婚的准备情况。此外，她还侦察拉法爱尔的行踪，而后者则置身于热恋之中，完全忘记了贝尔纳尔达太太的威胁。这个老太太正在秘密筹划复仇的行动，没有让任何人参与她的计划。

在这期间，丽奥娜和马丁除去恋爱中常见的摩擦之外，没有新的变化。我们曾经描绘过他俩的情况：在他们的爱情里，一方正在逐步克服那骄傲的性格，另一方在摆脱那过度的敏感；一对情侣的心仿佛在平滑的地面上互相追逐。他们已经在交流那脉脉含情的目光；已经在喁喁的私语中，互相诉说着有所影射的心事；二人正处在从含糊其词到开诚布公的过渡阶段。无论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是情侣独处的时候，他们都感到周围是那样温暖和芬芳；他们觉得空气里充满着氤氲的吉兆，似乎整个自然界都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感情与他们秘密共谋，鼓动着他们前进。但是，他俩并不幸福。

丽奥娜虽然看到前面有着美妙的爱情远景，但是马丁过于胆怯，她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而她又实在太骄傲了，难以迈出第一步。可是要求马丁登上他所崇拜的人所处的楼阁，又真的缺乏勇气。两个人都在叹息这气馁的时刻，把那遥远的未来看做是海市蜃楼。于是，丽奥娜再度唤醒那骄傲的声音，发誓忘掉马丁。这位小伙子并不那么自信，便乞求上帝从他心中抹去她的形象和那不幸的爱情。但是，两个人只消互相一望，便忘掉了誓言和乞求，重新向火光扑去。飞蛾呀！你们一但离开温暖的空气，便找不到必不可少的生存环境。

四十二

玛蒂勒德和拉法爱尔的双方家长把结婚的日子更提前了。由于喜期将至，菲德尔的家便显得格外忙碌。

亲戚朋友纷纷前来给新娘送贺礼。

佛兰西斯卡夫人只好回到现实生活的琐事里来。她整日和女儿忙于设计嫁衣的样式。

母女二人经常去裁缝家里试穿结婚礼服以及别的新衣裳。这些服装是由一位艺术大师推荐制做的。

她们热烈讨论着从阿乌玛达街上一家德国珠宝店里购买的首饰，一面不断地打开和关上一个个丝绒包裹的小盒。

贵客宾朋，纷至沓来。开始个个低声细语，随着话题的展开，嗓门也便逐渐加高，好似巴西里奥的咏叹调。礼品一件件拿

来过目，免不了一番褒贬议论。特别是新娘必备的钻石十字架，更成为评论的话题；有人甚至借此发挥，说丈夫便是妻子的沉重十字架。

一批客人告辞，刚要收拾看过的礼品，又是一批客人光临，如此循环不已。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飞逝过去。

玛蒂勒德心情激动地度过每一天。分析她的心理状况，如同分析许多自由恋爱结婚的姑娘一样（也有大批的姑娘是包办婚姻），好比描绘风和日丽的明媚春光。幸福的花朵，在爱情的哺育下，伸展开颤抖的花瓣。花儿的芳香熏染着正在喁喁私语的情侣。爱人的话里包含着多么神圣的许诺。对玛蒂勒德来说，以往的生活和自己的责任仿佛是一场梦；如今，幸福及其美好的前景如同灿烂夺目的阳光一般放射着异彩，使她感到目眩，而不敢正视它。

“你还没有恋爱，不能理解我的幸福。”玛蒂勒德握住丽奥娜的双手，温柔而又坦率地说道。

丽奥娜深情地看了表姐一眼，那目光显然是在想着别的地方。

她表姐继续说道：“你瞧，我一离开拉法爱尔，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象我这样的爱情，不知道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谁能把我的心情描写出来呢？可是，这些事对你来说又有什么要紧呢？”说罢，她看看心神恍惚的丽奥娜。

“怎么不要紧？”丽奥娜淡淡地一笑，反问道。

“你没有理解我的话。”

“我很理解你的话。”

“啊！你恋爱啦？”

玛蒂勒德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活泼样子，可以看出女人的本性超过爱人的地位，好奇心理压倒了谈论自己爱情的喜悦心情。

“我？没有，亲爱的。”丽奥娜用同样活泼的口吻回答道，但是脸上一片绯红。

“你在说谎。”

“为什么？”

“丽奥娜，你和从前不一样了。你什么时候这样呆呆地沉思过？可现在我经常看见你默默地在想什么。告诉我，别保密了。你瞧，我猜得可准呢：巴林沙还是门多沙？是哪一个？”

丽奥娜没有回答，只是轻蔑地撇撇嘴唇。

于是，玛蒂勒德列举出首都许多贵公子哥的名字，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最后，她用惊讶的口气，补充了一个人名：

“那么是马丁喽？”

“噢，你真是发疯了！”

丽奥娜的两颊又燃起一片嫣红。

“为什么不可以呢？”玛蒂勒德继续说道，“马丁很有意思嘛。”

“你觉得是这样？”丽奥娜问道，一面装出毫不介意的神情。

“我认为的是。他人穷又怕什么？”

“噢，不是为这个。”丽奥娜高声说，神色郑重地抬起头来。

“他为人高尚，心地善良。”

“谁跟你说的？”

“你自己。”

丽奥娜垂下眼帘，装做用别针剔指甲。

“你还告诉我他很有才华。”玛蒂勒德继续说道，“你还想否认吗？”

“你说得对。”

“瞧见吗？我的记性很好。”

“不过，你夸奖他是因为你感激他。”

“是的。可我是重复了从你那里听来的话。”

“我们家有几件事也是多亏他的帮助。”

“那你也很感激他^{保罗}？”

“嗯。”

“你对他远远超过任何人，因为你总是对我谈起他。”

丽奥娜没有吭声。

“你知道，我可要生你的气啦！”玛蒂勒德说道。

“为什么？”

“因为你不信任我。可我总是把什么秘密都告诉你。”

“你要我对你说什么？”

“你爱上马丁了。还要否认吗？”

“很长时间以来，我自己也没察觉。”

“啊！你到底承认啦！”

“真的，我不能不承认，我总是想着他。”丽奥娜说道，一面骄傲地扬起她那美丽的前额。

“我敢肯定，他早就爱上你了。”

“谁对你说的？”丽奥娜兴趣盎然地问道。

“没有人。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打破了以前的守口如瓶，丽奥娜向表姐倾诉衷肠，讲出来她心中逐渐萌发成长的爱情故事。凭藉她那出色的记忆力，她把自己和马丁的每次谈话一一复述出来，正象马丁讲给拉法爱尔那样，任何一个细节都没有忽略，甚至连她误认里瓦斯爱上别的姑娘时所产生的想法都没有忘记。

“啊，你还吃醋呐？”

“这不是吃醋。要是我知道他真的爱上了别人，我有足够的勇气可以忘掉他。”

“根据你讲的情况来看，他从来没敢向你谈起他的爱情。”玛蒂勒德接着说道。

“还没有。”

“你也没向他暗示过什么吗？”

“我不清楚。我有些话也许会使他动心。可是随便什么时候，我都会收回的。”

“可怜的马丁！”沉默一会儿，玛蒂勒德高声说，“处在你这种地位，应该对他更同情一些。”

“你这样认为吗？”

“让他明白你爱他，这能使你失去什么呢？”

“我告诉你，他很有自尊心。他不开口的原因也许是由于骄傲。”

“或者是出于谨慎。这你比我了解他。”

表姐的看法使丽奥娜陷于沉思。又谈了一阵，她看看手表，下午两点钟了。

玛蒂勒德在好奇心得到满足以后，又回到她喜爱的话题上来。她正说到拉法爱尔的时候，佛兰西斯卡夫人抱着给女儿做的

一件新衣裳走了进来。

我们暂时搁下玛蒂勒德和她的母亲，让母女二人去欣赏新衣吧。让我们这支笔继续跟随着丽奥娜的行踪。告别表姐以后，她登上家里华丽的马车——它一直等在门外，命车夫向家里驶去。

丽奥娜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看到门厅里有个穿着寒酸的女仆，手里举着一封信，在打听马丁·里瓦斯先生。

丽奥娜走过门厅，那女仆并没有怎么引起她的注意，但她并非没有猜想，她认定这封信是从拉法爱尔那里来的，或者是别的什么男友。

这时，马丁正在达玛索的书房里，门厅的男仆把信转交给他。

马丁拆开信封，看过信纸上的日期以后，读到下面这一席话：

“您是我唯一的朋友，由于您几次对我谈到友谊，所以我对您深信不疑。因此，当能给我出主意的人抛下我不管，或者对我进行迫害的时候，我就只好求助于您了。我盼望在痛苦中能有人安慰我，擦干我的眼泪；所以，马丁，我想把发生的事向您请教。我母亲要我和里查德结婚，他已经向我求婚了。我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到现在我仍然莫名其妙。您一向对我表示友好，也许能给我出些主意，告诉我如何应付这种情况。那您的朋友将永远感激不尽。

埃德米拉·莫里那。”

马丁把这封信读了两遍，没有猜出在那朴实无华的字里行间，隐藏着一颗腼腆的、满怀希望的心。信中的词句都别有用意，过了若干时间以后方才明了。

读罢信，马丁把男仆叫了进来。他问：

“这封信是谁送来的？”

“一个姑娘。她说回头来取回信。”男仆回答说。他的唇角挂着一丝几乎难以觉察的微笑，用以向主人表示，他们很懂得这一套。

“好吧。我马上把回信给你。”马丁说道。

男仆走后，里瓦斯写好下面一封信：

“埃德米拉：您的信使我非常惊讶。我当然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之所以惊讶，与造成您慌乱的原因是一样的：对这种事发表意见，我毫无思想准备。所以，说真的，我无法对您以准确果断的方式说些什么使您满意的话。

“您要我出些主意，也许您没想到，这个题目对我实在难了一些。首先，坦白地说，对眼前这种事，我是不会充当公允的法官的。我能够对您说的一切，都会由于我对您的诚挚友谊而感到痛苦。如果您要求我对您的未来表示祝愿，我会立刻热烈而真诚地祝您幸福。并且为大家都希望实现的正当愿望，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以全部热情恳求苍天保佑，如愿以偿。但是，为这样一件可能决定您一生命运的大事出主意，我缺乏足够的勇气。埃德米拉，象您这类问题，谁也不能比当事者做出更好的判断了。与您自己的良知商谈吧，在这种时候，心灵的声音是很响亮的。

“此外，假若我的某些话尚能平息您所谈及的苦恼，或者我能荣幸地对您有所帮助，请写信给我，不必犹豫。对您信中向我表示的信任，我引以为荣。当您认为我能有助于您的时候，请不客气地吩咐。

您诚挚的朋友

马丁·里瓦斯。”

马丁封好信，交给男仆，命他交给前来取信的人。

吃饭的时候，大家谈起菲德尔家即将举行的婚礼。利用奥古斯丁的饶舌，丽奥娜在谈话中对里瓦斯说了几次话。

离开饭桌时，奥古斯丁挽住好朋友的手，陪同妹妹来到客厅。丽奥娜象往常那样，坐在钢琴前面，两位青年分别站在她的两侧。

“今天我和玛蒂勒德在一起。”丽奥娜开口道，好象在继续饭厅里的谈话。“你们想象不出她是多么高兴。”

“那是自然的，小姐。”马丁说道。

奥古斯丁接着说：“法国人常讲：L'amour fait rage et l'argent fait mariage。（法语：爱情使人成婚，金钱使人发狂。）可是在这里，爱情可以使两样都做到：rage et mariage（成婚和发狂）。”

“我认为现在她是圣地亚哥最幸福的姑娘。”丽奥娜继续说道。

“妹妹，你为什么不向她学习？”奥古斯丁问道，“若是你乐意的话，也会象她一样幸福。你不是有两个漂亮的追求者吗？”

马丁深情地注视着姑娘，脸色变白了。

“难道只有两个吗？”丽奥娜笑着问。

听了这句话，马丁苍白的脸又变得绯红。

奥古斯丁这时解释说：“亲爱的，我说两个，是指拜访你最多的那两个。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愿意，可以在最有钱的人里面选择。”

“有钱的人对我来说有什么了不起！”丽奥娜轻蔑地高声说道。

“莫非你要找个穷人？”

“谁知道……”

“妹妹，那你可是不懂得当今世界。你可真可怜！”

“有很多东西比财富更宝贵。”姑娘反驳说。

“荒谬之极，*ma charmante*（法语 我的妹妹），财富是个伟大的东西。”

“您也和奥古斯丁的见解一样吗？”丽奥娜面向马丁问道。

“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财富可能是一种必需品。”马丁回答说。

“在什么情况下？”

“比如，有人认为，财富有时是通向他所爱的人的桥梁。”

“马丁，您对女人的看法太肤浅了。”姑娘声调严肃地说，“并非任何女人都会被黄金的光泽所迷惑。”

“对，但是，所有的女人都 *rafolan*（法语：欣羡）奢华。”奥古斯丁叫道。

“我假设的情况是，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却有着很高的向往。”马丁勇敢地说道。

丽奥娜立刻接着说：“如果这个人自身尊贵，他就应当相信，一定会找到一个理解并尊重他的人。”

奥古斯丁刚刚离开钢琴，丽奥娜一面站起身，一面低声对马丁说：“您太缺乏信心了。”

马丁赶忙接着说：“我之所以缺乏信心，是因为我的处境十分困难，就象刚才我举的例子那样。”

姑娘声音颤抖地回答道：“您已经看到了，对我来说，财富不是介绍人，象我这样的姑娘有很多。”

丽奥娜说完这些话，就急忙走开了，似乎害怕听到马丁的答复。

里瓦斯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怦怦的跳着，仿佛梦中迎来了幸福，刚要抓住不放，却醒转过来。姑娘走远了，马丁心神专注地琢磨刚才那些话的含义。

这时，从菲德尔家来了一名男仆要找丽奥娜，随即交给她一张便条，上面只写了这样几行字：

“快来看我。我急需见你。否则我会痛苦得发狂。我在等你。

你的表姐

玛蒂勒德。”

要想知道这张便条的内容，就必须了解丽奥娜走后，在菲德尔的家里发生的事情。那时，我们不得不暂时把玛蒂勒德和她母亲放下不表。

四十三

丽奥娜走后，佛兰西斯卡夫人和玛蒂勒德仍然留在客厅。不久，拉法爱尔，彼得罗和菲德尔一起走进来。

菲德尔，彼得罗和女主人聊起家常话。玛蒂勒德和拉法爱尔双双走到钢琴旁，姑娘坐到方凳上，心不在焉地弹奏起来，一面和爱人谈话。

通过交谈，一对情侣踏进了自己盖起的空中楼阁。他们履行

着恋人的天职：只谈论自己，千百次重复着海誓山盟的话，所以恋爱的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最后，他们深情地互相凝视，陷入一阵遐想。他们兴奋得心醉神迷，两颗激动的心按照同一节拍和谐地跳动着，整个身心沉湎于巨大的幸福之中。

这片充满幸福爱情的明静天空，他们四周馥郁芬芳的空气，突然之间就被搅乱了。有个女仆走进客厅，来到钢琴旁边。

“小姐，”她附在玛蒂勒德耳旁，低声说道，“有位太太要跟您说话。”

“跟我？”姑娘问道。她正从那金色的美梦中苏醒过来，一面望望她的爱人。

“是的，小姐。”

“会是谁呢？你问她有什么事情？”

女仆出去了。

“谁会找我呢？”玛蒂勒德说着，再次看看拉法爱尔那双可爱的眼睛。

玛蒂勒德的话音未落，女仆已返回客厅。

“她说叫贝尔纳尔达·德·莫里那。”女仆走过来说道。

可以说，这简直是晴天一声霹雳，落到拉法爱尔头上。玛蒂勒德惊讶地重复着女仆刚刚说过的名字，她爱人的脸色已经变得一片惨白。

“我不认识这位太太。”她说，一面用征询的目光望望拉法爱尔。

而这位青年似乎已僵化在椅子上。这个打击来得如此出乎外，种种后果立刻汇集在他的脑海中；因此，由于惊恐和慌乱，他竟然连喉咙也壅塞住了。但是，他的思维活动却未停止，他马

上估计到，处境将会十分尴尬。他办事一向能够当机立断，看到必须用坚决的回击方能跳出困境，他便装出由于某种不舒适，而不得不暂时放下一件快活的事情所表现出的厌烦心情，对玛蒂勒德说道：

“告诉她以后再来！”

姑娘已经觉察到拉法爱尔苍白的脸色和极力掩饰的慌乱。

“你怎么啦？”她亲切、关心地问他。

“我吗？一点事也没有。”

“问问她有什么事。”玛蒂勒德转身对女仆说。

“她说，她一定要跟您谈谈。”

姑娘犹豫不决地再次询问拉法爱尔，他把刚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告诉她以后再来！”

“你告诉她，我正忙着呢，以后再来吧。”玛蒂勒德对女仆又说了一遍。

“也许是那个腼腆的寡妇吧。”姑娘笑着说道。

“可能。”小伙子回答说，也想勉强一笑。

拉法爱尔这时的心情很象一个紧张地等待着炸弹爆炸的人，他呼吸急促，努力抓住从外边传来的每个声音。他惴惴不安地计算着女仆出门和贝尔纳尔达太太回话的时间，以及老太太会提出什么异议，或者女仆陪伴贝尔纳尔达太太一起走进客厅的时间。他那慌乱之极的心里所以产生这后一种假设，是因为他十分了解老太太的固执脾气和暴躁的性格。

五分钟过去了。对拉法爱尔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煎熬。对玛蒂勒德来说，这是难以解释的沉默，她还在寻找一刻钟前他们

内心欢唱的恋人曲呢。

客厅的门终于开了。拉法爱尔惊愕地看到贝尔纳尔达太太进来了。老太太到处点头招呼，她虽然极力装得谦恭有礼，却显得怪模怪样。

玛蒂勒德和其它在场的人都好奇地望着她。姑娘和她的母亲望着莫里那寡妇那身稀奇古怪的装束，不由得感到十分惊讶。

这里必须提醒一句，贝尔纳尔达太太之所以盛装打扮，是因为要在她会见的人面前显得尊贵一些。她身穿一件色彩鲜艳的长裙，九月十八日独立节刚刚穿过一次；一条泡泡纱巾披在裸露的肩膀上，纱巾上绣着五颜六色的花边，是从一个女仆手中购买的便宜货，女仆的老主妇年轻时的用品。总而言之，贝尔纳尔达太太浑身上下散发出小康之家的气味。老太太神气活现地向客厅里面走来，她自信无论谁看见这身打扮，都会对她倍加敬重，何况，还要加上矫揉造作的礼貌呢。按照她事先的考虑，这是为了叫别人看看，她是很有教养的，并非第一次搞社交。

“这位奇怪的太太是谁呀？”玛蒂勒德低声问拉法爱尔。

后者早已站起身，脸型变了样，颜色煞白，他古怪地盯着贝尔纳尔达太太。

“哪位是佛兰西斯卡·恩西那·德·爱利亚斯夫人？”

“我就是，太太。”佛兰西斯卡夫人回答说。

“我很高兴认识您，亲爱的夫人。这位先生大概是您丈夫，对吗？那一位，不用问，一定是您女儿，和母亲一个模样。拉法爱尔先生，您好！这位先生我认识。当然啦，过去我们是朋友。哎呀，我可要坐下了，要不然就太累了。夫人，我年纪显出来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家里诸位都好吗？”

“都好。”佛兰西斯卡夫人莫名其妙地看看周围的人，弄不明白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怪人。

其余的人也象女主人一样，惊讶地注视着贝尔纳尔达太太。

“难道她是疯婆子？”玛蒂勒德问拉法爱尔。

她瞅瞅爱人，发现他苍白的脸上露出异常慌乱的表情，因而内心感到有种难言的恐怖在压迫着她。

贝尔纳尔达太太这时发觉没有人搭腔，如果她沉默下去，担心别人会说她不懂礼貌，于是马上继续说道：

“夫人，我得跟您说说我来这里的目的。就为这个，我才让人叫您的女儿，因为我不喜欢大吵大闹。有身份的人办事都是悄悄干的。可是您的姑娘让女仆打发我改天再来。这就不对了，所以我就进来了。因为我上了年纪，住家离这里又远。差一点，我就要喘不过气来了。一路上流了差不多几斤汗水，怎么能就这样夹着尾巴，跟谁也没说话，就回家去了呢？难道我是来要饭的吗？谢谢上帝，我们还不缺吃少穿。于是，我想，来的正是时候。在他们结婚之前，我得来这儿说一说。”

佛兰西斯卡夫人利用贝尔纳尔达太太喘息的间歇，问道：

“您为什么事，我有幸跟您谈谈？”

“夫人，我能听您的吩咐，才是三生有幸。夫人，刚才我喘口气，我正要往下接着说呢。听说您要把女儿嫁出去了。瞧瞧，长得多象母亲呀！”

“她是要出嫁了，太太。”佛兰西斯卡夫人回答说。

“是跟这位先生吧，对吗？”贝尔纳尔达太太指着拉法爱尔说道。

这时，拉法爱尔感到羞愧难当，绝望之极，真想钻到地缝里去。

“太太，您到底打算干什么？”他怒不可遏地问贝尔纳尔达太太。

“我正要把事情说给佛兰西斯卡夫人听呢。”

“您不应当让这个女人再胡说八道了。”拉法爱尔对佛兰西斯卡夫人说。

“是胡说八道么？”贝尔纳尔达太太怒目吼道。“那咱们就来看看吧。”她转身面向佛兰西斯卡夫人又说：“您让佣人把门外抱小孩的姑娘叫进来。看看我是不是胡说八道。”

这时，菲德尔摆出家长的姿态，神气活现地说：“太太，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很明白嘛。”贝尔纳尔达太太回答说，“你们要把女儿嫁给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你们来看嘛。”

她迅速从座位上站起，朝门口走去。

“贝达，贝达，到这儿来，把孩子带来。”她高喊道。

众人惊讶地面面相觑，只有拉法爱尔例外，他用两只痉挛的拳头顶着钢琴盖，脸上显出愠怒的神情。

贝尔纳尔达太太的女仆怀里抱着一个漂亮的男孩走进客厅。

“好啦，孩子就在这里。拉法爱尔先生，你说，这是不是你的儿子？你敢说是讲信用的吗？你敢说没欺骗过一个可怜的诚实姑娘吗？”

“不过，太太……”菲德尔刚要开口，贝尔纳尔达太太就打断了他的话。

“证据摆在这儿呀！您不会说我胡说八道了吧？证据在这里，你还敢否认这个孩子不是你的吗？你敢否认没说过跟我女儿结婚的话吗？”老太太向拉法爱尔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接着，客厅里笼罩着一片寂静。大家都注视着拉法爱尔，他气得浑身颤抖，向客厅中央迈了两步。

“我把差不多全部财产做为赔偿给了您的女儿，并且尽我的可能保证孩子的前途，您还要怎么样呢？”他恼怒地叫道。

玛蒂勒德一头扑倒在沙发上，双手蒙住面孔，众人再度陷入沉默之中。

贝尔纳尔达太太转身又对佛兰西斯卡夫人说：“夫人，您瞧，我来求您，让您看看，一个姑娘就因为穷，别人就可以作践她。这是不是公道啊？要是别人对您女儿也干下这种事，您会怎么说呢？上帝当然是不答应的了。人人平等嘛！有人尽管穷，她也有名誉嘛！既然拉法爱尔说了话，为什么不算数？”

“老太太，这件事我们无能为力。”菲德尔说道。

与此同时，彼得罗走到她侄子面前，说道：

“我看你最好离开这里。事情我替你解决。”

拉法爱尔拿起帽子，向外走去；最后，他看了玛蒂勒德一眼，她伏在沙发上，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啜泣声。

彼得罗随后走到贝尔纳尔达太太面前，低声说：

“太太，这个孩子和您女儿的生活由我来负责。请您先回去。今晚到我家来，再具体商量吧。”

或许是贝尔纳尔达太太把自己长期策划的报复行动，看得比彼得罗的许诺为重，或许是她热衷于眼下的角色，打算用平民的自豪感，羞辱一下那些企图用金钱堵住别人嘴巴的贵族老爷们，所以她对眼前这个说话的人注视了片刻，随后低下头，用凄然的声调说：

“先生，我并没有向您乞求什么。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想

这位夫人和小姐有副好心肠，她们不会让一个可怜的姑娘被毁坏名誉的。这个姑娘并没有做下什么对不起她们的事啊！所以她们绝不会让这个上帝的小天使当孤儿的。过些日子，等拉法爱尔消火气，明白自己的行为不象人样的时候，他会和我女儿结婚的。”

菲德尔这时说：“不过，太太，我认为拉法爱尔是自由的，他觉得怎么好就可以怎么做。本来您应该事先和他达成谅解。”

“我清楚地知道，我到这里来要做的事。”贝尔纳尔达太太用更加打动人的声调继续说：“我想知道的是，这位夫人和小姐是不是同意我那可怜的女儿被毁坏名誉。她们荣华富贵，应有尽有，不象一个穷姑娘除去自己的名誉之外，没有任何本钱。她们不会没有良心的，穷人也不会这样啊！”她抽抽搭搭地哭了一阵，又说：“这么一位文雅的小姐，难道会找不到丈夫吗？小姐，上帝是公道的，好人终归是好人。我跟您说这些话做什么用呢？我这话到那里都说得出去。您扪心自问吧：既然知道由于他的过错一个穷姑娘被毁坏了名誉，一个娃娃成了孤儿，那还能再跟他结婚吗？”

贝尔纳尔达太太抽噎地结束了这番演讲，她抬头望天，双手向上伸出；随后，又大声揩鼻涕，一面反反复复地唠叨着刚刚说过的话。

贝尔纳尔达太太申诉的这番道理已在佛兰西斯卡夫人浪漫的心灵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她说：“太太，您看，现在不可能决定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等拉法爱尔平静下来以后，我们去找他。明天或后天再决定。”

贝尔纳尔达太太回答说：“女士们，你们应该考虑考虑。特

别是这位要结婚的，她还以为未婚夫是清白的呢。那我会说，我女儿怎么办呢？她让人家给骗了，穷人的命苦啊！感谢上帝，我们是个好人家，拉法爱尔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我的丈夫，那去世的莫里那做过买卖，可一个小钱儿也不亏欠别人的。”

“我们会认真考虑的。”佛兰西斯卡夫人说。

“那好吧，夫人，我相信您。我想，既然人家办事象君子，那最好去见见这些受了骗的女士们，总比去见法官好，何必让事情四处张扬呢！她有什么过错呢？干吗让她的名字在大堂上出现呢？我想，她们是有教养的人家，解决问题就不该大喊大叫的。对待穷人，可是正派的人，她们一定会象个基督教徒。冤仇宜解不宜结嘛。这是没有疑问的。一个有钱的漂亮姑娘是不会没有对象的，一家伙就会有百八十个上门来。穷姑娘可不会有这种事，一有机会人家就想骗她们。”

“好吧，太太，我们一定解决这件事。”

贝尔纳尔达太太的泪水已干，又把她的要求重申了一遍，再次提出她刚才巧妙暗示的威胁，同时还表示她将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及后果，说罢就走了。而听她说话的人则感到极为狼狈。

四十四

玛蒂勒德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啜泣声壅塞住她的喉咙。

菲德尔在一旁说：“算了吧，我希望你们对老太婆的话不要介意。她想说什么，就随她说好啦！咱们怎么能使她女儿恢复名

誉呢！您说对吗？尊敬的彼得罗先生。”

菲德尔这些话说明他的利益所在。他认为如果撕毁女儿和拉法爱尔议定的婚约，那实在可惜；因为承租橡树庄园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这门亲事。

“我马上和老太太谈谈，尽量安慰她。”彼得罗就他的问题回答说。

“我认为很好，谢谢您的帮助。让老太婆的想法见鬼去吧！叫我们堂吉诃德式地去弥补她女儿的荒唐行为，亏她想得出来！为什么她不好好管教自己的女儿，反而来抱怨女儿被人诱奸了呢？瞧瞧这些女神……”

“亲爱的，行了，看在上帝面上，别说了。”佛兰西斯卡夫人高声打断丈夫的话，对他当着女儿的面宣扬这样的社会哲学感到气愤。

“这有什么呐！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菲德尔反驳说，他对妻子的任何异议都感到恼火。“那老太婆是个疯子，谁知道还是个什么？就好象我不了解这个世道似的。”

“可是，亲爱的……”佛兰西斯卡夫人再次开口喊他，用那动人的表情和哀求的眼色，请他丈夫尊重女儿的痛苦感情。

菲德尔判断事情往往错误，他一心想着承租橡树庄园，很难理解女儿伤心的原因。他仅仅以为女儿的痛苦是担心失去未婚夫所造成的；于是，便来到女儿面前，亲热地拍拍她的肩头。

“好女儿，别担心，谁也抢不走你的丈夫。”他说。

彼得罗趁着他们夫妇争执的间歇再次保证，只要解决了这件事，如果可能，还要继续合作。

只剩下这一家人的时候，菲德尔充分阐明了自己的担忧。

他说：“你们让彼得罗先生就这样走掉了。你们瞧瞧，家里什么事情都得我操心。”

“我们娘儿俩能干些什么呢？”佛兰西斯卡夫人悻悻地问道。

“你们能干什么？没有让你们干什么大事业嘛！对人家更客气一些，再象我那样强调一下，不去理会老太婆。总而言之，好好招待彼得罗先生。假若橡树庄园从我手中溜掉，那咱们的日子可就好看了！”

“我不打算考虑承租的事。”佛兰西斯卡夫人反驳说，一面拉走女儿，丢下菲德尔继续想他的生意经。

母女二人来到女儿的房间，这里只有她们自己，玛蒂勒德便一头扑在母亲怀里，抱头痛哭起来。

“妈呀，谁能想到会有这一步呢！”玛蒂勒德抬起头，两眼泪汪汪地注视着母亲，说道。

说过这一句充满痛苦的话之后，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这是一个心灵受到创伤的恋人的痛苦呻吟。

佛兰西斯卡夫人擦干自己的眼泪，明白自己的责任是给女儿以勇气。现在女儿的灰心达到了绝望的程度，应该帮助她逐步从这次意外残酷的打击中摆脱这种精神状态。

“得了，孩子，看在上帝的面上，平静一点。一切都会解决的。”她温柔地抚摩着女儿。

玛蒂勒德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抬起头来，高声说：“妈妈，解决！解决！怎么解决？您也象我爸爸那样认为我是因为失去丈夫才流泪的吗？也就是说，以前我并不爱他吗？您以为我还能爱一个使我相信自己是他唯一的爱人，而他也许是玩够了别人，又

跑来找我以便摆脱别处许下诺言的人吗？丈夫不丈夫有什么关系，我是为自己的爱情落泪。我第一次失去拉法爱尔的时候，您看见我象现在这样难过吗？那时候，我勇敢地经受了打击，因为我相信为他牺牲是值得的。他们把我跟他分离开，可是没有人能使我蔑视他。但是，如今这一回，可就完全不同了！……”

呜咽声淹没了她的话，使她发出一串不连贯的单词。可怜的姑娘紧紧捂住由于激烈心跳而感到战栗的胸膛。

“别哭了，孩子，平静点吧。”这是母亲唯一能说出来的话。她认为，这种时候，没有任何安慰能够解除如此撕裂心肝的痛苦。

在母亲的爱抚下，玛蒂勒德稍微平静一些。她说：“就算我的爱情经受住了令人伤心的揭露，就算我忘记了刚才那个场面，我在他身边能够安静地生活吗？难道别人不会责怪我自私吗？知道一位不幸的姑娘为我牺牲了自己，我能幸福吗？如果这位姑娘仅仅因为受骗就得牺牲自己，那么我呢，相信他从来没有爱过别人，不是也上当受骗了吗？妈妈，您瞧，这简直太可怕了！我越是考虑这些，就越清楚地看到这真是个无底的深渊。我已经不爱他了，我厌恶他。”

停顿一下，她继续说道：“谁能担保他之所以没有和那个给他生过儿子的姑娘结婚，不是由于缺乏爱情，而是由于她是个穷人呢？谁能使我相信他追求我，不是为了我爸爸的钱财呢？”

这无情的假想仿佛把一股新的、巨大的痛苦灌入玛蒂勒德的心田，她不再说话，两眼可怕地望望周围，突然间“哇”的一声，绝望地又哭起来。佛兰西斯卡夫人无可奈何地用些慈爱的话缓和女儿的痛苦，同样无可奈何地紧抱着女儿，让她不要泄气，

为她祈求爱情。那姑娘没有听她说话，没有感到她的爱抚，没有明白耳边这些话的含义；顺着刚才的思路，她回想起她们相爱的时刻，海誓山盟的语言，甜蜜的四目相顾。这条条思绪把她带回到那温文尔雅的境界中，但是，冷酷的现实粉碎了所有的幻觉。

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玛蒂勒德时而开口说上几句，时而陷入痛苦的回忆。这些回忆好似火上浇油，使她痛不欲生。玛蒂勒德觉得她的心房实在难以容纳这样巨大的苦楚，而她母亲又无法理解这种心情，于是，只好把这些痛苦，如同过去把幸福那样，诉说给丽奥娜听。因此，她走到桌旁，给表妹写下简单几行字。丽奥娜呢，正象我们在上一章见到的那样，在马丁·里瓦斯的心中留下一线希望之后，就收到了玛蒂勒德的便条。

四十五

丽奥娜收到玛蒂勒德的便条之后半个小时，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菲德尔家。

丽奥娜到表姐的房间去了。佛兰西斯卡夫人从女儿的房间出来，因为她刚听说达玛索已到前厅，便和菲德尔出来迎接。

两位姑娘一言不发，长时间的拥抱在一起，直到丽奥娜打破沉默为止，因为她还不清楚玛蒂勒德痛苦的原因。她问道：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你的信把我吓了一跳。”

刚才一见表妹，玛蒂勒德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这时，便极力抑制住眼泪，详细地叙述了贝尔纳尔达太太扮演主角的那出戏。

对这件事的揭露，丽奥娜感到十分意外。她同情表姐，同时心里也闪出一个想法，表明她这时的心情：“也许马丁和另一个姑娘在恋爱吧？他可是拉法爱尔的好友啊！”

“你要是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办呢？”玛蒂勒德问道。她以为表妹只是想着她的不幸呢。

“我吗？……说真的，玛蒂勒德，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

“你就假设处在我这种情况吧，你会怎么办？”

“你能原谅他吗？”丽奥娜问道。她没有直接回答表姐的问题。

“我可以原谅他。”玛蒂勒德回答说，“但是，再也不会爱他了。”

“对这种事很难出主意。”丽奥娜说。

“我没要你出主意。我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我蔑视他。”

“你要知道，我父亲无论如何不愿意中断这门亲事。”

“那我自己断掉它。”丽奥娜以她那富有特色的干脆口气说道。

“我也要这样做。”玛蒂勒德说，“我什么都不怕了。无论我父亲就是拿出什么手段，也不能强迫我再受这样的罪了。”

沉默片刻后，玛蒂勒德继续说道：

“这事怎么去办呢？我爸爸是不肯去谈的，不会去找他本人，也不会找他叔叔。”

“那就给他写信吧。”丽奥娜说。

“说得对。干脆一下了结。事后我父亲也就无可奈何了。”

她在桌旁坐下，拿出笔来。

刚一写她爱人的名字，泪水就模糊了眼睛，随后便滴落到信纸上。

“我怎么写呢？”她问丽奥娜，声音是含糊的。

“别着急。好好考虑一下。”丽奥娜回答说。

“不，不，”玛蒂勒德用力叫道，“我下定了决心。谁也不能让我改变主意了。”

“简单明瞭地写一下就行了。”

玛蒂勒德被疯狂的激情所振撼，开始写起来。几分钟后，她抬起头，念道：

“您与我之间的一切关系都结束了。我想无需多做解释。我的良心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这个决定。我给您写信，是为了回避任何澄清，我既不想听，也不想看。

玛蒂勒德·爱利亚斯。”

“这样就行了。”丽奥娜说道。

玛蒂勒德叫来一个女仆，命她把信送到拉法爱尔家里，并嘱咐她不要让家里人知道信的去向。

办完这件事，她在表妹身边坐下。

“我之所以要见你，因为你会给我勇气。你看，我既没有胆怯，也没有犹豫。”

费了这番气力之后，玛蒂勒德显得十分沮丧，只见她双手捂住脸，身体在呜咽中抖动。

“如果你愿意把信追回来，还来得及，佣人大概没有走远。”丽奥娜对她说。

“什么？你以为我后悔了？我并不是为这件事情难过。一切

都结束了。”

达玛索从妹妹口中听说了事情的经过。在她讲述过程中，几次被菲德尔打断，他自以为能把事情说得更清楚。

“我早就说过了，”达玛索嚷道。他尚未忘记拉法爱尔双手的份量。“那小子是个流氓。”

“可是，老兄，这种事谁没干过呢？”菲德尔反驳说，“小孩子淘气的事，每个人都有过嘛。”

“老天爷！菲德尔，你这是什么逻辑啊！”他妻子生气地说。

“你瞧，女人认识世界就是和男人不同。”他用训斥的口气回击道。

“但是，女人懂得道德。”

“你是说，因为我这种逻辑，我就不道德啦？”菲德尔用尖刻的口气问道。“我比你了解这个世界。让你哥哥说吧。”

达玛索这个人，用句智利话形容，就是善于随风转舵，不仅政治上如此，其它方面也是如此。他说：

“犯过这类错误的人，确实很多。这我不否认。”

“瞧见吗？我说我了解这个世界，因为我心里有底。拉法爱尔的事不过是芝麻粒大的一点错，很快就会被人忘掉的。”

“我不知道玛蒂勒德会不会很快忘掉它。”佛兰西斯卡夫人回答说。

“会忘掉的。我难道还不了解女人吗？两天以后，她就想起这件事了。”

“那就走着瞧吧。”佛兰西斯卡夫人说。

“你瞧着好啦，我绝不会错的。”

当菲德尔去找火柴的时候，达玛索走到妹妹身旁，说：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小子不是好东西。”

“玛蒂勒德是不会原谅他的。”佛兰西斯卡夫人回答。

“亲爱的，那就好，那就好。那家伙不会使你女儿幸福的。

假如我处在你这种情况下，我会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那你应该帮助我呀。”佛兰西斯卡夫人对她说。

“啊，当然要帮。”达玛索高声说道。

菲德尔回到兄妹俩谈话的地方。又谈过一阵之后，达玛索命人去叫丽奥娜，随即告辞了妹妹和妹夫。

这天晚上，丽奥娜把菲德尔家里发生的事讲给里瓦斯听，她说：

“可怜的玛蒂勒德，她太不幸了。我现在开始相信您说的话了：实践您那绝对冷淡的理论，是有根据的。”

马丁说：“不幸的是，一个人并非时时刻刻都能主宰自己的心灵。这个道理几乎总是停留在理论阶段，而不能实践。”

“啊！您改变主张了。”丽奥娜叫起来，“那么埃德米拉小姐有很大影响喽？”

马丁回答说：“小姐，不是她推翻了我的主张。”

丽奥娜不想再谈下去，因为马丁说话时的诚恳态度打消了她在玛蒂勒德家联想到的疑团。

马丁看到她离开座位走了，便知道可能从谈话中带来的希望又落了空。

他心里想：“她总是这副样子。难道她一辈子不会爱人？”

不久，他离开客厅，走出家门，径直去找拉法爱尔，但是他不在家。

“他出去有一个小时了。”拉法爱尔的姑母说。

“我明天早晨再来。请您转告他一声。”马丁说罢告别了老太太。

在这同一个晚上，菲德尔来到彼得罗家里。

阐述过他那套人生哲学之后，菲德尔说：

“现在最好尽快把婚事办了。”

“可是我想还是应当再等一段时间，除非他俩有别的想法。还必须研究一下和那个老太婆解决的办法。不然的话，她会给我们捣乱的。”

“我让孩子们明天就见面。”菲德尔接着说。他一心想的是，拖延婚期就会耽误租地。

正在这个时候，拉法爱尔来了。两个正在谈话的人，一看见他那副模样，都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体。小伙子的脸变了样，手足无措，向他们打招呼的时候，神情异样，满面愁容，木然地坐在椅子上。这一切使彼得罗和菲德尔沉默了一会儿。

首先打破冷场的是菲德尔，他对拉法爱尔说：

“我和彼得罗先生正在商量，最好赶快举行婚礼。我是为女儿的幸福着想，你认为怎么样？”

“先生，不行了。”小伙子声音低沉地说道。

“怎么不行了？”菲德尔叫嚷着站起来。

拉法爱尔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过去说：

“您念念就明白了。”

菲德尔很快看完玛蒂勒德的信，最后他一面把信折叠起来，一面喊道：

“呸！孩子气。你知道你俩的爱情比这些气话要宝贵得多。咱们一起到我家去。你看她就两样了。”

“不，先生，我再也不去了。”拉法爱尔忧伤地说。

“真妙！尊敬的彼得罗先生，您看看这对情人吧，就象玻璃做的，一碰就碎。”

彼得罗从菲德尔手中拿过信来，念了一遍。

“这封信是严肃的。”他说。

“亲爱的彼得罗先生，您不了解女孩子。”菲德尔回答说，“您没看见这明摆着是要别人去求她吗？让拉法爱尔跟我去好了，您就等着瞧吧。”

“先生，我不去。”拉法爱尔说道，“看来这封信是玛蒂勒德没有经过您的准许自己写出来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一切都完了。”

“不行！我来解决这件事。哪能听一个失去理智的丫头的话！我敢肯定，这会儿她已经后悔不该写这封信了。”

“我感谢您的关心。”拉法爱尔说道，“不过，我请求您，让玛蒂勒德自由行事。如果她对写这封信感到后悔，她会说明的。因为她知道我是会向她道歉的。”

菲德尔一心想着租地的事。他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我对这件事的态度，以及让我女儿跟你结合的愿望。如果不幸婚事未成，我希望你们能够证实我的努力和一片好心。”

“噢，对您我们是没什么可说的。”彼得罗大声说。

“做买卖，我喜欢严肃认真。”菲德尔继续说，“所以，我一旦成交，绝不食言，更不会感情用事。”

“我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诺言。”彼得罗说。

女儿这封信给他造成极大的不安，听到彼得罗这句话，才感到比较舒服。他心里想，这句话就意味着正式同意租地。尽管发生了上面那件不快的事，如果能租到地，别的事也就次要了。

对买卖行为中不讲信用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从而捞到承租橡树庄园的许诺之后，菲德尔就开步了。回到家里，他一心想着如何凭藉自己的权威，迫使玛蒂勒德收回那封信，从而能保证承租一事顺利地进行。

但是，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玛蒂勒德从气馁中获得勇气，她虽然流着泪，还是顶住了菲德尔专横的喊声。菲德尔再次离开家门，心中由于有了承租橡树庄园的部分保证而稍感自慰。

菲德尔心里清楚，除非借助暴力进行这门婚事，否则是不可能的。这段姻缘实在奇怪，突然之间就被破坏了。他朝着达玛索家走去，暗暗庆幸自己的远见卓识；一面走，他一面盘算着：“租地的事有了保证，再把玛蒂勒德嫁给奥古斯丁，那可真是两全其美了。”

走进客厅，菲德尔把达玛索拉到一旁。

“今天当着我女人面我说的那些话，并不是真心实意的。”他说，“当时我不得不那么讲，因为否则的话，人家会利用这件事把我拖进一场纠纷里去。玛蒂勒德很任性，虽然我不乐意，可是为了女儿高兴，就和彼得罗定下这门婚事。不过，现在一切都变啦。”

“为什么？”达玛索问道。

菲德尔把玛蒂勒德的信和他女儿表示的决心都对达玛索讲了。

“好极了！”达玛索大声说。

“我的全部希望就是让她给奥古斯丁当媳妇。”菲德尔说，
“可是因为我不想阻拦她……”

“既然她自己退婚了，事情就不同了。”

“我就是这么考虑的；不过，必须再等一段时间。”

“啊，那当然了。”

那天晚上，菲德尔回家的时候，暗暗感谢贝尔纳尔达太太的行动，而在上午，他还认为那是不合时宜的访问哩。

四十六

马丁极不耐烦地迎来了黎明的曙光。为拉法爱尔的命运担心使他未能成眠。加上同丽奥娜谈话后的苦恼，两样烦扰占据了他的心怀。直到破晓前，方才蒙眬入睡。但是，七点钟，他仍然起床了，并且象往常那样，攻读两小时。

九点钟，他去拉法爱尔家。

拉法爱尔的房门还紧闭着。马丁于是敲敲另一扇拉法爱尔的姑母卡拉拉住屋的房门。

老太太立刻应声而至，她刚从教堂归来。

向卡拉拉问好之后，马丁问道：

“拉法爱尔早晨出去啦？”

“你还不知道发生的事吗？”老太太反问道。他双手合拢，一副难受的模样。“拉法爱尔扔下我们走啦！”

“到哪儿去了？”小伙子焦急地问道。

“到芙兰西斯卡娜修道院去了。”老太太回答说，显出难过的神情，但也露出一丝宽心。

“到修道院去啦！”马丁机械地重复道。“什么时候？”

“今天一大早。”

“他为什么下这样的狠心？”

“难道你一点情况都不知道吗？”

“昨天在菲德尔家发生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那么，好啦。那以后，拉法爱尔收到姑娘一封信，她告诉他，别再想她了，还有别的一些什么话。可怜的孩子！要是你看见他那副样子呀！昨天晚上，他哭得象个小孩子。我的上帝，他那个哭呀！我的心都要碎了。”

“可怜的拉法爱尔！”里瓦斯打心底里感到痛心。

“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昨天晚上什么都对我讲了。我的上帝，现在的年轻人是在怎样地生活哟！所以，你看，他进修道院，我倒是不感到十分难过。他应该向上帝忏悔。那样生活怎么能幸福呢？”

老太太朴实而虔诚的话，感动了马丁高尚的心灵，但是，他不得不为朋友辩护几句。

“您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吗？对自己的过错，他已经感到悔恨了。”

“是的，孩子，好可怜的拉法爱尔！”老太太说着又是眼泪汪汪的了。

“今天我去看看他。”马丁说罢从座位上站起来。

“他告诉我说，不行，他谁也不见。”

接着，她好象想起什么事来，便接着说道：

“啊，我忘了一件事：他留下一封信，让我交给你。信在这里呢。”

老太太把一封粘好的信交给马丁。他告辞出来，准备带回家里再看。一进家门，佣人也交给他一封信。

“是上次那个姑娘送来的，她还要来取回信。”佣人对他说，脸上露出机灵的笑容。

里瓦斯上楼回到自己房间，拆开拉法爱尔·圣路易斯的信，同时把佣人刚才交给他的信放在桌上。

拉法爱尔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马丁：明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姑母会向你说明我的决定。现在正是午夜，在万籁俱寂中，我可以认真思考一下今天这起可怕的事情。我失去了她！向你诉苦吗？我不能那样做。你还记得吧，有一天，咱们读到路德·马丁的生平时，我认为他是懦弱的，因为由于他的胆怯造成一位朋友的死亡，闪电击中了他身旁的那位朋友。正是那次胆怯促使他当了修道士。这种见解是我青年时期空口说的大话。你谅解了我的见解。现在你会明白我受到这致命一击时，心中是如何的混乱吧。这是那天上的霹雳啊！这闪电击中了我的爱情，击中了我的心，从根本上烧毁了一个人一生中最后一点短暂的幸福。在我的心里，只有一次感到象现在这样冰凉，那是在我父亲的遗体旁，他是在我的怀抱中咽气的。如今这冷冰冰的，就是我那被抛弃的良心，我那没有爱情的、完全孤独的心。而在这之前，我仅仅靠着爱情才得以生活下去；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了。

马丁，她的信只有三行字，三行啊！但是，这三行字象炽热的熔^山从我的胸膛上流过，除去我那深沉的爱情，它毁灭了一

切。短短的几行字里，没有任何缓和语气的告白；向我劈头掷来的，尽是她那可怕的蔑视。字里行间一点也不谈那些还在振撼人心的往昔；丝毫不给宽恕的希望，宽恕本是代表上帝的恩惠，赋予任何高尚的心灵，以备处理我们可鄙的失足。她，有一颗天使般的心，有个神圣、纯洁的灵魂，她蔑视我，马丁，她厌恶我。怎样跟这个可怕的想法做斗争呢？在这之前，我一向以为自己的毅力可以经受任何打击，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并没有遇到这样的打击；是因为我认为失去生命才是对我最可怕的威胁，并且认为自己有勇气同死神做斗争。

马丁，我在思索中度过几个小时，我尚能思考，也理应认真思考。有个想法，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执拗，时时在冲击着我的心田：这是上帝的惩罚。确实，既然我无情地践踏了一个纯真弱者的幸福，我还有什么权利追求幸福呢？如果天上的正义之神有时也干预人间的邪恶，那我就应该忘却那些圆滑的道德观；由于愚蠢的冲动，我们习惯于用这种道德观嘲笑地上应该尊重的事物。我应该在上帝公正的裁判面前伏首认罪。这个真理的重量——在教堂里，从那高高的讲坛上，人们机械地重复着它——镇压着不幸的心灵；即使处于幸福之中的心也会感到恐怖。如今面对真理，我只好让步：真理的力量压倒了我。

但是，你不要以为，在这种巨大悲痛的支配上，我会把一生献给修道院，用一些难以解脱的许愿把自己束缚在禅房里。我想在寂静中寻求安宁，我想借助贞节的榜样使自己坚强起来。我想试试能否从我的心中抹去她那可爱的形象，能否做到在她哭泣时，仿佛她已不在人间。以后，当时间平息了我的激情，把那使我肝胆欲裂的剧痛变成可以忍受的忧伤的时候，谁知我会再干些

什么呢？我在情网里跌得如此之重，以至于除此之外，几乎不了解自己，为此，还不能预见对未来的打算。

你也别以为，我就不再想念阿德莱达。我不能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她，或者她的母亲。我原谅她们。但愿她们也原谅我。我清楚的知道，我本可以在世人面前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且交还她已被我损坏的名誉。但是，马丁，你不是不知道，我并不爱她。也许那会是一场鬼怪式的结合，除去自杀，不会有别的结局。这样的结合也会使她不幸。我知道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给她，但是不会幸福。总而言之，这一切都在慢慢考虑。

在我的住所，我谁也不见，连你在内。如有必要，我会写信给你。我姑母接收我的信件，随后转交给我。有位神父，是先父的老朋友，为我提供了这个隐居的地方，并将担任我的导师。

你的朋友

拉法爱尔·圣路易斯。”

马丁读完以后，把拉法爱尔的信放在桌子上，一只手支着前额，陷于悲伤的沉思中。

当他还在思索着拉法爱尔的不幸时，有人来叫他吃饭。他已忘记回家时收到的那封信，走出房门前，方才记起，便拿在手上，下楼来到餐室。穿过庭院时，他拆开信封，仅仅看了一眼落款，是埃德米拉写来的。

为了说明这封信，使读者了解这封信以前的背景，我们必须退回埃德米拉给马丁写第一封信的那一天，那封信读者早已知晓。

我们看到，埃德米拉和贝尔纳尔达太太最近那次谈话以后（谈话中，她出于对母亲的畏惧，已同意和里查德结婚），她告别

了那一叠写给马丁、但作为自己排遣情愫而加以热情保存的信件。她之所以热衷于此，是因为有一颗富于幻想而又易于激动的心。母亲下达的命令把这位姑娘从爱情的美梦中唤醒。往往有许多姑娘象她那样，一边编造着幸福的前景，一边沉迷在爱情的美梦中。这虽然是幻想，埃德米拉却渐渐认为它有可能。起初她觉得荒唐可笑的念头，却发展成固执的向往了。她那颗热烈的心终日默默地思恋着那个她已经塑造好的理想人物。在已选好目标的情况下（我们借用司汤达关于爱情富有画意的理论），埃德米拉认为强迫她嫁给别人，就是用暴力抢走她那可爱的既定目标，使她无法实现自己的希望。她的意志在无声中抗拒那强加在她身上的暴力，强加在她悄悄进行的恋爱上。从抗拒到想嘲弄一下强加于她的压力，只是一纸之隔。所以，她决心真的给马丁写信。如果考虑到埃德米拉所受的教育和她所处的社会地位，这个决心并没有什么不合规矩的地方。即使这个阶层的姑娘也有上层文明社会的女性的羞怯本能，而生活的实践，就象我们在前面某些章节见到的那样，会逐渐克服这种羞怯，仿佛惊飞的小鸟，在一个感情冲动的女性身上惊醒过来。在中产阶级的人们中间，追求女性的话语，不十文文雅，自然要依靠实践的力量来克服心声的敏感。男女追逐的影响以及生硬求爱的言辞，使这个社会阶层的女子就人世关系问题产生各式各样的想法。这些想法在我们称之为小康之家的范围里，姑娘们从小就产生并发展起来。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埃德米拉比她所在的阶层中的大多数有文化，却对自己刺探马丁感情的办法不感到越出常规。再说，虽然方式不同，各个阶层的人都会走这一步，只要心儿是炽热的，又孕育着单方面的相思，便总会有这种时刻的，也就是说，任何女人都会有勇气

克服羞怯心理，在她所爱的人身上，寻求那种激动自己心灵的强大声音的共鸣。

埃德米拉写给马丁的第一封信，读者已经看到了。那只能被看成当人们处于某种痛苦的重压下，试图向一颗友好的心倾吐衷肠罢了。她收到马丁的回信后，发现信中多有真挚友谊的表示；也看到他的内心，由于某种思想的影响，能够很好地理解她的忧苦。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埃德米拉不敢想象马丁是否用友好安慰的话装做爱情的表示，却至少模糊地想到，这总是个极大的安慰，因为有了马丁这番话，她就可以在决心对抗母命的时候，向他要求援助。

她这第一步，结果很好，所以更受鼓舞，便决定走第二步，写信给马丁。这就是里瓦斯走向餐室时拆开的那一封。这时达玛索全家正围坐在餐桌旁。

吃饭时，几乎没有人说话。因为达玛索尊重马丁对拉法爱尔的友谊，这位资本家时时想报答里瓦斯在商务方面的帮助。离开餐室的时候，奥古斯丁喊住马丁，后者正准备去书房。这时，丽奥娜在一副刺绣架前坐下，那上面绷着一件绣衣。

“拉法爱尔那件事结果如何？”公子哥点燃一支雪茄烟，一面敬给马丁一支。

“今天一清早，他就进修道院了。”里瓦斯说。

“这可真有点罗曼蒂克。我打心底里同情他。”奥古斯丁高声说。

“他给我留下一封信，表示已经完全绝望。”马丁补充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绝望，”丽奥娜说，“他还可以拿别的爱情寻开心嘛，他从前不是那样干过吗？”

“妹妹，有各式各样的爱情。不要把什么都掺混在一起。”
奥古斯丁接着说。

“啊，我不知道。”丽奥娜讥讽地说。

“既有真挚的爱，也有冲动一时的爱。”哥哥继续说。

“我看没有一个男人能够真心实意地爱。”丽奥娜说着，眼睛注视着马丁。

里瓦斯用目光表示异议。这时，奥古斯丁喊起来：

“啊，漂亮的妹妹，这回你可错了。比如，不算阿贝拉尔多^①，他的坟我在巴黎拉谢兹神父公墓里见过，也还有一大批男子汉是为爱情而死的。”

“您不吭声，那么想法也一样喽！虽然是用西班牙语思维的。”丽奥娜对马丁说。

马丁回答道：“小姐，我认为您对男人的评判是过于严厉了。”

“您的朋友拉法爱尔的例子还不足以证明我是对的吗？”姑娘问道。

“但是，总有例外。”马丁回答说。

“当然有例外，”奥古斯丁说，“我刚才说了阿贝拉尔多葬在拉谢兹神父公墓就是一例，还不算其他很多人。”

“例外？在哪里呐？一个女子怎么才能认出他们来呢？”丽奥娜不理睬哥哥的话，面向马丁问道。

“妹妹，这事你听我说，”公子哥抢着说，“我认识几个，马丁就是其中之一。”

^① 彼得罗·阿贝拉尔多 (Pedro Abelardo)，法国哲学家(1079年—1142年)，他同爱罗依莎 (Heloïsa) 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爱情。

“啊？您也在例外之中吗？”丽奥娜笑着问他。这时，里瓦斯觉得自己的面颊在发烧。

他回答说：“小姐，有些时候，人们可以自夸也不会脸红的。这个问题上就是如此，我认为自己属于例外之一。”

“您认为，但并不肯定。”

“非常肯定。”马丁说道，一面向姑娘送去极为热烈的目光，使得她只好低下头去看绣架。

“马丁，这么说，你在恋爱喽？”奥古斯丁问他，“来，好朋友，讲给我们听听。”

“你要逼他撒谎啦！”丽奥娜喊起来，一面用微笑控制住心头的慌乱。

“小姐，为什么要撒谎呢？”里瓦斯同样带着笑容问道。

“您大概不愿意连累您所爱的人。”丽奥娜回答说。

“不幸的是我还连累不上她呢。”小伙子果断地回答说，“她比我处的地位要高得多，就连我的声音都送不到她的耳中。”趁着奥古斯丁去院子里扔烟蒂的功夫，马丁急忙说道。

“说话声音太大，远处会听见的。”丽奥娜回答他说。连笑容也难以掩饰她的慌乱了。

“假如您向我提出奥古斯丁那样的问题，我是不会撒谎的。”小伙子立刻说道。

丽奥娜垂下眼帘，望着绣衣。奥古斯丁这时回到座位上来了。

又过了一会儿，马丁回达玛索的书房去了，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想起口袋里埃德米拉的那封信。

四十七

丽奥娜的回答为马丁展示一个新的远景。他就此便如饥似渴地联想起来，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爱情有希望得到响应。那个以臆造空中楼阁为乐趣、去邻村卖奶罐的姑娘的故事，可以充分描绘出那种爱情朦胧初起时的希望之光。而很多人的希望，如同那姑娘的楼阁一样，连同她怀中的奶罐，一起跌得粉碎。对马丁来说，幸亏那时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模糊住他的眼睛，挡住他对幸福远景的眺望。丽奥娜那些话，说话时的慌乱神情，眼睛里的异彩，都在赞助他为幸福而奋斗。

半小时以后，马丁才想起衣袋里还有一封信没读。

他拆开信封，只见上面写道：

“亲爱的朋友：您那封亲切友好的回信，给予我很大安慰，在此谨表谢意。您是我唯一可信赖的人，因为现在我家里的人不给我任何支持，以对抗迫近的威胁。因此，正当我心情悲伤、没有可以求助的亲朋时，您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倘若您就我上一封信的要求，能出些主意，那我就越发地感谢您了。回想我对您说的话，从而了解一下为什么您不肯提出对我是如此需要的主意，我看到我对您应该更坦率些。既然您是我的朋友。我就把一切都告诉给您。我对我母亲强迫的婚事，之所以厌恶，不仅因为我不喜欢里查德，还有另外一个我难于开口的原因，就是我的心是不能自主的；不和我那倾心相爱的人在一起，

我就永远也不会幸福。马丁，现在您可以给我出主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桩婚事越来越使我痛苦，我就越发不甘心和那个我不爱的人结婚。

如果我给您添了麻烦，那就原谅我吧。可是除去您，我再也沒有别的朋友。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埃德米拉·莫里那。”

“可怜的姑娘！”马丁心里想道，一面拿起笔来准备回信。

从他的复信中，可以反映出他刚才和丽奥娜谈话后心理上的激动程度。

“亲爱的朋友：您在恋爱，但又认为自己是不幸的，对吗？您心中没有足够的力量起来反抗吗？那您就在爱情本身寻找力量吧。您一定会找到强大的力量的。我原以为要对付的只不过是一个贪图彩礼的怪念头罢了；我认为我应该只限于伸出友谊之手，避免介入一个会影响您前途的决定。但是，现在您爱着另一位，“全心全意地爱着”；您问我是否应该服从母亲，放弃这一爱情，把手交给一个不能倾心于他的人。依我之见，我们应该专一地、严格地信守那纯洁的爱情；我认为迫于父母之命去抑制爱情是软弱的表现。而且，爱情的法则在生活中是不能任意嘲弄的。不能坚守信念的人，除去眼泪和悲伤是不会有前途的。为什么您不跪倒在母亲膝下，向她谈出您的心声呢？她也是从青年时期过来的，会理解您的。假若对此您没有勇气，可以派我去说，我来和她谈。我对您的友谊是真诚的，我想有能力办成这件事，能够说服一颗为子女幸福着想的心。

此外，埃德米拉，我认为您能够体验到的爱情，一定会由于自身的清白而找到力量，并且理应放弃神秘状态。

母亲的心是最纯洁的圣庙，您可以把圣物存放在那里，直到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公开时为止。相信她吧。别用眼泪使爱情枯萎，这样的爱情应当存在于象您这样高尚的心灵之中。克服胆怯心理吧，以后您就会看到这种心理是荒唐可笑的。

您要我原谅，可原谅什么呢？我希望得到您的信任，因此，以我们的友谊名义，希望您信任我。希望那位您把秘密寄托给他的人，给我一个头衔，以便按照我的愿望为您效劳，并为您的幸福作出贡献，正如我热烈期待的那样。

听候您的吩咐，您的朋友

马丁·里瓦斯。”

下午，埃德米拉从家里的女仆手中拿到了这封信。她与马丁之间的书信往还都是通过这个女仆进行的。马丁就爱情问题简明阐述的道理点燃了埃德米拉的心，使她心中闪烁出真正激情的火光。她想这个小伙子的心地真是宝贵。她多么想得到这颗心啊！她在沉思中，一个浪漫的怪想法，以感人的方式膨胀到过分的程度，以至于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实现它。有了这种信念，这个包含着爱情希望的所谓友谊，就在她心中逐渐变成切实可行的了。

埃德米拉沉湎于这个不敢面对现实的甜蜜希望之中，因此，故意暂不复信，尽管她很想立即实现自己的愿望。

在这几天里，丽奥娜没有给马丁提供任何欲言又止的机会。有些情侣总要在这欲言又止的阶段里角逐一番，最后才发起决定性的进攻。为了自我安慰，马丁紧张地投身于达玛索的商业活动中；现在，整个商务的重担都已落到他的肩上。前一阶段他的功课有些放松，如今也需花较多的时间。按照智利大学生的实践经验，临近期末考试前，必须在九月十八日前夺回失去的光阴，结

束自由散漫的状况，加倍用功读书，争取过关。此外，马丁还得挤出时间给拉法爱尔写信，报告自己的恋爱情况。他在信中，一再重复那永恒的爱情主题，以瑰丽多彩的文笔和丰富的想象力倾诉着内心的激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拉法爱尔却没有回信。

到了第十天头上，仆人交给马丁一封信，用微笑指明了信的来源。是埃德米拉的信。

她在信中说：“您的信使我感到安慰。但是，我虽然尊重您的劝告，却不敢象对您那样，去向母亲谈出来。我坦白地跟您说，我怕她。我还想，她一定会发脾气，因为她喜欢别人一声不吭地服从她，特别是在阿德莱达那件事情之后。

“您说，我可以在自己的爱情里面找到力量。的确如此，我凭着这股力量，决心忍受一切，但绝不违心地出嫁。可是，我仅仅有了这股力量，仍然不敢向母亲坦白我爱着另外一个人，并且是单相思，还不晓得何时才能被他所爱。我过了很多天没有给您写信，一是不愿打搅您，二是还不敢向您坦白如今说出的这些话。总之，您应该知道这一切，既然要您了解我，就象了解自己一样。

“我希望您经常帮我出出主意。我明确地告诉您，您是我唯一的安慰，是唯一能在我处于痛苦的时刻给我勇气的人。随着光阴的飞逝，给我母亲最后答复的那一天就要来临了。”

埃德米拉这封信，同其它几封一样，我们仍然保持它原来的形式，仅仅去掉某些读起来别扭的地方。这封信使马丁深为感动，因为他发觉在恋爱方面他和这位姑娘的处境十分相似。她和他都在害单相思，除去一线希望，他们没有别的快乐。这个相似

点使他越发同情埃德米拉的遭遇。

他在复信中说：“埃德米拉，我原以为无望的爱情之星不会落到象您这样美丽而高尚的人头上，因为您的爱情可以使任何人自豪。您坦率地吐露心声之后，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还不忍问您，那位不晓得您爱他的人叫什么名字？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处于幸福之中。但是，我确信他一定配得上您，一定能够理解您，胸中一定藏有象您献给他的那样一颗珍宝。我说得不错吧？不会错的。我可以奉劝一言的是，要保护自己的爱情，使之完整无损，因为他对自己的爱情，也会保持纯洁。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预感，苍天不负有心人；上帝一定会褒奖那些懂得保护如此美好的感情、不因失败而颓丧的人。

“同时，我坚持认为，尽管您很胆怯，却仍然应该把内心的秘密信托给您的母亲。离最后下决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事先应有精神准备，免得临时惊慌失措带来不幸。在此，我向您重申过去的许诺：随时听候您的吩咐，我将十分高兴为您做些有益于您幸福的事情。”

看罢这封信后，埃德米拉深深地长叹一声。在这三封信中，她已度过计划中的不同阶段，而到了必须点出爱人姓名的时刻。我们在前面说过，她总是盼望马丁的回信中能有某些话或某件事，能给她提供合适的机会，以便向马丁完全揭开已经讲出了一半的秘密。情侣们往往是事物偶发性的盲目崇拜者。但是，他的回信打破了她的幻想，即使有偶然的时机，也难以办成她的事。怎么办？长长的叹息就是对这个伤脑筋的问题的答案。马丁的信，她读过上千次，它们向她揭示出里瓦斯有一颗正直、高尚而又热情的心。这对于一个正在恋爱的姑娘来说，真是一座海市蜃

楼哟！难道这不是天堂里那可望而不可及的鲜花吗？埃德米拉望着那鲜艳美丽的花朵，在香风的吹拂下轻轻摇动，给她送来阵阵芬芳。这香气使她在不眠之夜觉得头晕目眩。失眠中，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好象手持喷火宝剑的天使，站立在她面前，似乎要把她从天堂驱逐出去。她对幸福的憧憬一方面与她那羞怯的天性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与母亲的决定大相径庭。因此，经过漫长的、激动的失眠之夜以后，她除去把命运交给时间，没有想出别的办法来。

这时，有个条件促使她进一步坚持自己的决心。就是里查德向贝尔纳尔达太太建议，将婚期延至取得上尉军衔的时候，因为局长已经答应给他晋升，十一月末呈报批准，十二月中旬即可订婚。

埃德米拉把这个好消息写信通知马丁。里瓦斯复信说虽然值得庆幸，但有必要重申他的劝告：假若她尚未放弃拒婚的打算，就应把秘密告诉贝尔纳尔达太太。但是，姑娘对这个劝告仍然持有异议，仍然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时间上。

这毫无根据的希望麻痹了她的种种担忧。有一天，里查德本人打破了她的迷梦，他宣称。给他晋级的报告已经呈送上级，五、六天之后就会批复下来。里查德宣布这条消息的时间是11月29日，因此离开订婚的日期——12月15日，就只剩下很少几天了。这样，埃德米拉再次感到那令人绝望的烦恼，她既害怕母亲，又讨厌里查德。那小子以为袖口上有三道金杠，就等于给那高傲的心上人奉献上一个王国。她发觉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现在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否则就得同意结婚，永远放弃自己的幸福。

四十八

在这段时间里，马丁并不认为自己幸福，他刻苦读书，努力做好达玛索委托的工作，用以麻痹心里的烦躁，提高自己的勇气。十二月初，他高兴地通知家里，考试成绩优良，因此可以自在地欢度新年佳节。他告诉母亲，由于经济拮据，他不得不放弃假期探亲的旅行。

可是，除去上述原因，爱情是使他留在圣地亚哥的最重要因素。他想，如果他不在首都，也许会失去被爱上的机会；因为丽奥娜近来时时让他窥见到这种可能性。

读者已经看到，这位姑娘如何使自己的骄傲性格逐渐屈服于马丁的爱情；这个青年的社会地位要比那些日益加紧追求她的人来说，是低得多了。克服掉骄傲的性格，她还有不信任的感觉——骄傲性格的副产品。由于缺乏信任，便未免怀疑马丁的爱情是否真诚，因为她不大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胆怯，他在日常活动中是十分果敢、沉着的呀。所以，她在行动上有所保留，这与她那明快、开朗的性格颇不相称。她想，除非握有无懈可击的材料以证实马丁的真诚，否则决不走得太远。可是，马丁从来也不愿利用某些机会冒险表白自己的爱情。而丽奥娜又不理解他的谨慎态度，因此在与玛蒂勒德的谈话中，她仅仅谈谈自己的感受。表姐听着这位知己的倾诉，绝不用自己的痛苦教训使表妹泄气，因为她想以某种方式报答马丁的帮助。

家里所有的人，对玛蒂勒德承受这一下子就摧毁了她正常生活的突然打击所表现出的勇气，个个惊奇不已。她对丽奥娜说的一些话，可以反映出别人意想不到的坚强性格；而在此之前，这个脆弱而又胆怯的姑娘遇到一点波动，都会感到气馁。

“假若我还在欣赏拉法爱尔，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安慰我。而如今我之所以流泪，并不是因为失掉了他，我已经原谅了他的欺骗，而是为我那死去的爱情哭泣。”

她确在心里为自己的爱情唱挽歌，并且早已原谅了那个毁坏爱情的人。

她几次对丽奥娜说：“马丁有颗正直的心，他痛恨欺骗行为。他曾经多次责备拉法爱尔的做法。如果他什么时候说他爱你，你应该相信那是发自肺腑的誓言，比任何人的都宝贵。”

夏天已经来临，达玛索全家准备去乡下避暑。大家已经商定，玛蒂勒德将陪伴表妹，在一处别墅里消夏。这座别墅濒临大海，是游泳季节里圣地亚哥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马丁以此为题给拉法爱尔写了一封长信，他说这次旅行会带给他美好的希望。

他这样写道：“达玛索告诉我，那里有一间房是为我们工作准备的。工作之余，我可以见到她。也许我们俩会一起到那些风景如画的地方走走。因此，亲爱的朋友，一旦丽奥娜象那次马尔代广场上如同孩子般地欢喜跳跃时，难道不会出现向她表白我爱慕她的机会吗？我将倾诉我从多久就已在崇拜她。所有这些使我感到头晕目眩，几乎无法抑制过份的心跳。我曾经极力争学会控制自己，但这时却毫无用处，因为她支配着我的心。我的学业有可能荒废在沸腾的激情中。”

但是，命运却给这位满心欢喜、迎接未来的年轻人准备好了艰苦的考验。

我们在前面说过，贝尔纳尔达太太给埃德米拉和里查德指定的订婚日是12月15日。

12月14日，埃德米拉决心拿出最大勇气，跪在母亲脚下，以上帝的名义哀求母亲，不要逼她跟不相爱的人结婚。

“瞧她多蠢呐！”贝尔纳尔达太太双手伸向天空，高喊：“别人都羡慕你这份运气。我没跟你说过吗？你是一副倒霉相。让她和警察上尉结婚，可这位小姐还不知足！那就等着某个光棍司令来娶你吧！”

“妈妈，跟上这个人我不会幸福的。”姑娘痛苦地说。

“是啊，你是算卦的，预先就知道不会幸福。你以为你知道的比你妈还多。算了罢！要是你现在不喜欢他，以后也会喜欢的，因为他是你的丈夫嘛。我不会随随便便给你上街拉个人就结婚的。你总不能在我身边呆一辈子，闺女应该给妈减轻负担吧。我结婚的时候，也不喜欢那个死了的莫里那，可是后来却非常爱他。我不想再听你那一套了。这事我说了算！”

埃德米拉找阿玛多尔帮忙，可是这小子拒绝当说客。

“母亲要做的事，”他回答说，“什么神仙也别想打消她的念头。别冒傻气了！嫁给一个上尉，你还想要什么？”

家里人人不肯伸手，一味固执己见，使得埃德米拉再次想起她可以指望的人，她的思路转向马丁。

想到这里，她提笔写起来，一面暗自思量：“既然家里人都不管我，他不会见死不救的。”

这时，埃德米拉仿佛看到自己被绝望的绳索套住，由里查德

拉到祭坛前面，在贝尔纳尔达太太严厉的监视下，永远告别了安宁的生活和对马丁纯洁的爱情。这个情景，两个月以来，一直象恶梦那样纠缠着她，如今越发显得真实可见。但是，没有人挺身而出，赶走那些把她捆绑在可怕的命运之车上的人们。

埃德米拉在这些想法的支配下给马丁写信。她告诉他，哀求母亲和哥哥均已无效，她面临着严酷的现实，几乎已经绝望，这时便想起了他几次表示愿意帮助的许诺。她希望他帮助实现她早已考虑好的一项计划，只有这个计划才能救她。概括起来说，就是从母亲家里逃走，去兰卡地方的姨母家躲藏起来。这位姨母曾经收留过阿德莱达，因为这位姑娘不得不对贝尔纳尔达太太掩盖自己的爱情史。

埃德米拉继续写道：“这位姨妈对我母亲很有影响，曾经帮她许多忙，特别是接济过金钱。姨妈在兰卡有很大一块土地，所以母亲对她从来不拒绝什么。她本想要我姨妈到圣地亚哥来住。但是，除去姨妈个人不想来之外，还因为她在那里守寡，不愿意离开丈夫生前劳动过的土地。不然的话，我母亲早就发出邀请了。姨妈只要了解我的决心和行动，就一定会保护我。因为她比我母亲的年岁小得多，象是亲姐妹一样地跟我们一道长大，从小就非常喜爱我们。我相信她一定会很好地接待我。”

除去上述说明，埃德米拉还再三表示，她的决心绝不改变。她请求马丁于第二天清晨七点钟在圣达安娜教堂门口备好一辆马车，她将和女仆借口去忏悔准时到达那里。

马丁收到她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他写信告诉拉法爱尔准备和达玛索全家去避暑的第二天。他在给埃德米拉的复信中，首先希望她认真权衡利弊，接着，他说：

“如果您坚持这一计划，明天马车将按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到达。我不能让您一人和车夫走，请允许我陪您到姨妈家。给您帮忙是我的荣幸。望您准时走出教堂，我在门外等您。请您务必小心谨慎，这还是有好处的。最后，请不要剥夺我送您一程的机会。”

夜深人静以后，埃德米拉一人独处的时候，她连连亲吻这封信。她没有把计划告诉家里任何人。为了比较自由地准备这次出走，她等阿德莱达和家里其他人都进入梦乡以后才动手进行。她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小心地把马丁的信件整理好，用丝带捆扎后，放进包裹里。这些信是她的珍宝。

最后，她上床睡下，仍然考虑着前景，一面期待着次日去教堂的时刻。

四十九

第二天清早六点半钟，埃德米拉和女仆走出家门，不久便来到圣达安娜教堂。

在教堂前面的小广场上，有一辆驿站的马车。车夫骑在一匹著名的古约种马上，手里牵着另一匹马的缰绳，两匹马都套在车辕里。

车夫不时地甩打着马鞭，一面低声用鼻音哼唱着一首单调的民歌。

埃德米拉一看见这辆她要用来逃跑的马车，便不由自主地颤

抖起来，并且下意识地停步看了一眼。

埃德米拉和她女仆的容貌似乎引起车夫的青睐，他停止哼唱，装腔作势地问道：

“两位明亮的晨星在寻找什么？我可以为二位效劳。”

“没有人要车，你瞎忙什么？”女仆回答道。

听见这句话，埃德米拉从观望中清醒过来，连忙快步向教堂大门走去。

“再见，”车夫看见她们走开，便高喊道，“走啦？把我扔下了！好漂亮的眼睛，真厉害的人！”

“脸皮真厚！”女仆反击道。埃德米拉听见这些对话，越发加快了脚步。

她和女仆再差几步就踏上教堂前面的瓷砖台阶时，马丁出现了。显然，他一直在附近什么地方注意着埃德米拉的行动。

看见马丁就在眼前，她的脸色突然间变白了，赶忙慌张地停住脚步。

为避免女仆怀疑，对这次相遇，马丁装出惊奇的神情，他喊道：

“小姐，这个时候您怎么在这儿？”

埃德米拉含含糊糊地回答一声，一面紧走几步，甩开女仆。车夫献殷勤的话似乎并不使女仆感到讨厌，她每走几步便回头望望。

“您看我准时到达。”马丁低声对埃德米拉说，“您真的决定啦？”

“真的决定了。”她回答说。

埃德米拉望着这个和她谈话的人，心中的恐惧与愁苦完全被

忘诸脑后。

“我可以陪您去吗？”

“您干吗为我找麻烦？”她不好意思地问道。

“没关系。”马丁答道，“我在信里对您说过，我不能把您交给车夫，我不认识这个人。”

对车夫的不信任，埃德米拉也有同感，她被车夫那些恭维话给吓坏了。

马丁补充说：“再说，您和我已经结下友谊，我就应当使它起作用。陪着您，对我来说，不但不是什么麻烦，反而是件乐事。”

埃德米拉心醉神迷地听着小伙子这些亲热的话。最近以来，她几乎整天只想着他一个人。

“难道您还不信任我？”马丁问道。

她连忙说：“噢，信任您超过任何人。”

“那么我就在马车里等着。您瞧，我在车里面，保证谁也看不见。”

“我一定尽快出来。”姑娘回答说，一面继续向教堂走去。

女仆没有注意小姐的言行，因为她正在大方地回敬那车夫多情似火的秋波。

她看见马丁擦身而过，便不大高兴地去追赶埃德米拉。这时，小姐已经走进教堂。

“你在这儿等着我。”埃德米拉指着一个地方，对女仆说，“我去找神父忏悔，然后就回来。”

与此同时，马丁已钻进马车，在那里静等起来。

埃德米拉在祭坛前面铺好毯子，跪下来祈祷。

她首先恳请上帝多多保佑，又祈求耶稣基督赋予她所需的勇

气。随后便起来收好地毯，来到忏悔室旁边站住。她在那里望望留在原地等候的女仆。

女仆望着祭坛上的神像借以消磨时光。我们那些下层社会的老百姓常常不爱动脑筋。

埃德米拉趁女仆心不在焉的时候，转身离开忏悔室，快步向教堂门口走去，一面留神着女仆的动静。

这时，不少虔诚的女信徒陆陆续续走进教堂。她们的穿戴和埃德米拉一样，都是大披肩和青色的裙子。那些人进进出出的走动，方便了埃德米拉的离去。这些信徒大部分把教堂看做自己的家。

埃德米拉来到小广场上，心头怦怦跳个不停，浑身颤抖不止，仿佛过往行人和信徒们都在好奇地看着她。她想，行动果断些也许更为稳妥，便径直向马车走去。

车门开了。埃德米拉登上马车，里瓦斯立刻对车夫说：

“走吧！”

鞭子一响，两匹马翻蹄亮掌，飞跑起来。

埃德米拉的女仆看腻了祭坛，就转身瞅着点蜡烛的教士。她觉得车夫比教士更漂亮些。

这位迅速赢得了女仆欢心的车夫，借助于平民百姓的调皮本领，似乎对他拉的主顾做着某些善意的猜想，因为他把一个流行歌曲改了词，边唱边用马鞭伴奏着：

我走了，但是和你一道走，

我把你带在我心头。

如果你想找个别的地方，

这马车里能容下咱们俩。

埃德米拉双手捂住面孔，努力抑制着壅塞在喉咙里的啜泣声。

马丁等待着这种令人尊重的情感爆发渐渐过去。当他的旅伴较为平静时，他方开口说话。

他说：“埃德米拉，回去还来得及。您下命令吧，我听从您的吩咐。”

“您别以为我后悔了。”姑娘擦干眼泪回答说，“我为自己被迫出走而感到难过。”

马丁接着说：“既然您信任姨妈，我希望一切都能按照您的愿望来解决。”

“按照我的愿望？那是不可能的，”埃德米拉说道，一面神情异样地注视着马丁，“不过，我总算摆脱了这门婚事。”

“别的愿望也会实现的。”

“谁知道呢！”

这是一声伴随着叹息的话，里面充满了无可慰藉的悲伤。

“这么说，您在热烈地爱着。”马丁说道。他热情地关注着埃德米拉的爱情，因为正如前面说过的，他觉得她和自己的处境十分相似。

埃德米拉变得脸色绯红。

“我在信里不是对您说过吗？”她低头说道。

“毫无希望吗？”马丁问道。

“毫无希望。”姑娘叹口气说。

这时，车夫的歌声显得额外高昂而嘹亮，他一面抽打马鞭，一面反复重唱：

如果你想找个别的地方，
这马车里能容下咱们俩。
容下咱们俩，哎呀呀呀。……

车夫的歌声和进城叫卖的、颇负盛名的兰卡草莓声混杂在一起了。

埃德米拉和马丁静静地倾听着那快乐车夫的歌声。

“您还记得这支歌吗？”姑娘终于开口道。

“是听您哥哥唱的。那天夜里，我荣幸地认识了您。”马丁回答说，“不过，阿玛多尔唱的不是刚才的歌词。”

“哎呀，您的记忆力真好。”

“难道您忘了当时的情形啦？”

“不，没忘。那天晚上有很多事我还记得。跟您谈的全部内容，我还记得很清楚。”

“大概是因为‘他，在场吗？’”马丁笑着问道。

“谁？”

“我们谈到的那个‘他’。”

“啊，不。那时候，我没有爱上任何人。”

尽管这一声“啊”很自然，话音里却流露出十分明显的悲伤情绪。所以，马丁对她说：

“您一直很信任我，对这一点您后悔吗？”

“后悔？不，一点不后悔。”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帮助您。”

“我已经给您添了许多麻烦。您还要替我做什么呢？”

“要是您把您爱的人的名字告诉我，也许我还能再做些什么。”

“不，不，绝对不成！”姑娘急得叫起来。

“您以为我提这个问题是出于好奇吗？”

“不，可是……”

“好了，我不坚持。不过，请您相信我，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希望给您帮忙。”

“我相信您的话，马丁。原谅我不告诉您。现在不能对您说，”埃德米拉用抱歉的口气说道。接着，她怕对方生气，又特别用温柔的语气，补充说，“我以后告诉您，好吗？”

“只要您认为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许会对您有用，您就告诉我。”

“好吧。”

“不过，咱们可以不点名地谈到他。”马丁接着说。他心里想，除去这个，没有别的话题能使埃德米拉高兴。

“这个可以。”她笑着回答说。

于是，他俩愉快地交谈起来。埃德米拉由于回顾爱情而忘记了眼下的处境。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出爱情的产生，但是没有说明产生的原因，因为她自己也不很清楚。马丁是个出色的鉴赏家，他对姑娘这幅图画的优点给予高度评价。他从那令人赞叹的优美线条中，回忆起自己孤独的爱情。

终于，他们到达姨妈的家。听罢埃德米拉的解释，姨妈给予马丁极为殷勤的款待。

她对马丁说：“如果您不嫌饭食简单，请跟我们一道吃午饭。”

马丁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他，埃德米拉和她的姨妈一起愉快地共进午餐。端上来的菜饌和新鲜草莓使房间里充满了香味。望着四周的陈设，马丁觉得有股令人舒适的田园气息。由于心情愉快，他接受了孀居姨妈的建议：骑马兜风。他用去两个小时骑马闲游，时而纵马奔驰，时而勒马远眺。他无论欣赏什么景色都把

丽奥娜置于想象中——他在她身旁，忘记了世界，紧握住她那柔软、白嫩的双手，向她倾诉着衷肠。

当他准备告辞姨妈返回圣地亚哥的时候，埃德米拉一直送他登上马车。

“您骑马去玩的时候，我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她对马丁说，一面递给他一封信，“这里面有您在路上向我打听的名字。”

马丁接过信，向她们一一告别，他并没有注意到埃德米拉给他信件时的慌乱神情。

马车就要走了。这时姑娘对他说：“等车走远以后，您再看信吧。”

里瓦斯再次挥手道别，马车走动起来。

为埃德米拉帮忙使马丁十分高兴，骑马游玩使他心胸开阔，所以他这时的情绪极好。马车跑得飞快，马丁斜靠在车座上，仔细想着和达玛索全家去避暑的计划。直到马车走出很远的地方，他才想起拆开埃德米拉那封信。

信是这样写的：

“马丁：您已经知道了我的爱情史，我对您毫无隐瞒。您会明白为什么在途中我不敢告诉您我爱人的姓名，当您看到这个姓名就是我写这封信时，放在抬头的那一位。

埃德米拉·莫里那。”

“我！”里瓦斯惊叫起来。

随后，他又把信看了一遍，十分伤感地自语道：

“可怜的埃德米拉！”

在剩余的时间里，马丁不得不考虑手中这封信上揭开的秘密。马车到达圣地亚哥的时候，他感到十分难过，因为他造成了

埃德米拉的困境，虽然并非有意。

他在阿尔玛广场下了马车，徒步走回达玛索家的住宅。

马丁刚要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便听到奥古斯丁从里面招呼他的声音。

“好家伙，”奥古斯丁意味深长地问道，“你从哪儿来呀？”

“我出了圣地亚哥。你干吗问这个？”马丁惴惴不安地反问道。

奥古斯丁把里瓦斯拉进自己的房间，然后关好通向内宅的房门，接着走到马丁身旁，非常神秘地说道：

“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吧。”

五十

若要弄明白奥古斯丁的话，就必须介绍一下马丁外出期间发生的事。

这天早晨，跟埃德米拉去圣达安娜教堂的那个女仆，留在那里把点蜡的教士与多情的车夫做过一番比较。

女仆倾心于那个马车夫，因为她觉得后者比教士更漂亮些。

可是，不久教士就走开了，她失去了比较的对象，便数起祭坛和每个坛上的蜡烛来。四十五分钟以后，她忽然发觉还没有祷告呢，就连忙说了几声“圣母”啊，“天主”啊。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她想，埃德米拉用掉这么长的时间去忤

悔，可见她的罪孽之深。思量过这些事，她觉得百无聊赖，便打起瞌睡来。

半个小时以后，有个教徒唤醒了她，问她是否做过福音弥撒。

女仆摇摇头说：

“我没看见。这儿没做弥撒。”

那个教徒说了一句“上帝保佑你”，就走开了。女仆连连打着哈欠。

她等得不耐烦了，就去各个忏悔室寻找，然后走遍各个角落，看看每个教徒披肩下面的脸盘儿。

她在教堂里没有找到埃德米拉，便来到小广场上。那里也没有小姐的身影，同时，她不无遗憾地发现，那可爱的马车夫也不见了。

于是，她再次快步回到教堂，仍旧瞅瞅每个教徒的面孔，人家都以为她是好奇的乡下佬。然后，她极为不安地返回小广场上来。

在圣地亚哥任何一处广场上，人们都可以见到警察。那女仆快步向一个口中叼着警笛的家伙走去。

她问警察：“现在几点了？”

“十点了，”警察回答说。

“十点啦？真快呀！”女仆惊叫道。说罢，大步流星地朝家里走去。

她回到家里，已经十点一刻了。贝尔纳尔达太太正在催午饭呢。

“埃德米拉呢？”一看见女仆进门，老太太便问道。

“她没回来吗？”女仆反问道。

整个家里都找遍了，没有埃德米拉。全家立刻聚在一起研究，她究竟在什么地方。做过种种猜测之后，大家又等了一个小时。这中间，全家坐下来吃午饭。饭后，众人又等了两个小时，一直没有怀疑埃德米拉已经出逃。

由于埃得米拉迟迟未归，贝尔纳尔达太太便喊来女仆，命她报告教堂之行。在叙述中，女仆十分慌乱，忽略了埃德米拉和马丁的相遇。她的慌乱神情，引起阿玛多尔的怀疑。他于是把自己的疑心告诉了母亲。老太太马上声色俱厉地扬言，要用暴力从女仆口中掏出埃德米拉失踪的秘密，如果真有这个秘密的话。

“这些丫头是天生的蠢种。”贝尔纳尔达太太用训斥的口气说道，“就得这样对待她们。”

结果，女仆再次来到家庭法官面前出庭受审。过了不大功夫，她就被阿玛多尔巧妙设置的罗网包围了。半个小时以后，女仆迫于威胁，和盘托出教堂之行的全部细节。

阿玛多尔和贝尔纳尔达太太单独留下来研究案情，这时，他说：“妈，她可能跟马丁逃跑了。”

“上帝也饶不了她！”老太太捏紧拳头回答说，“我要送她进教养所。”

她把妇女教养所给简化了。

正在这个时候，里查德闻讯赶来了。他的意见是，立刻去达玛索家；结果被一致通过。

下午三点半钟，阿玛多尔和里查德来到马丁借住的房东家。

男仆告诉他们，马丁在早晨七点以前就出门了。

两个小伙子互相对视一下：这个钟点值得怀疑。

“回去吗？”警官问道。

“最好找到财主，把事情告诉他。”

略经商议，阿玛多尔这个主意占了上风。他之所以这样坚持，是希望借此为难马丁，向他报仇，因为里瓦斯介入过阿德莱达事件。

“要是他和这件事没有关系，为什么一大清早去教堂周围闲逛呢？他和埃德米拉竟然同时到达教堂，这实在太凑巧了。”

这番议论挑动了里查德的醋意，于是，他好象指挥部下围攻敌人那样，斩钉截铁地说：

“进门！”

“进吧，没关系。”阿玛多尔一面答应，一面打头阵。

达玛索这时正在书房里阅读一篇反对派报纸上的文章。

阿玛多尔和警官十分有礼貌地向他问候，随后，由贝尔纳尔达太太的长子说明了来意。

“我认为马丁不会干这种事。”等阿玛多尔刚一讲完他的怀疑，达玛索便这样说道。

“先生，您并不了解他，”阿玛多尔反驳道，“看上去他心肠软的连个鸡蛋都不肯打破，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达玛索把自己的儿子叫来，当着那两个家伙的面，问他是否知道一些情况。

奥古斯丁听完事情经过，说道：

“这是可耻的行为。我不相信。”

“那么马丁为什么一大清早出门呢？”阿玛多尔追问道。

“大好时光，出去散步，并不一定去偷姑娘啊。”奥古斯丁答道。他趁机嘲弄一下那个不久前使他吃过骗婚之苦的人。

“我们不是来让您嘲笑的。”里查德生气地抗议道。

“我说的是自己的想法。要是马丁真的抢了别人的姑娘，那你们最好到别处去找。”奥古斯丁反唇相讥。

达玛索行使了自己的权威，他声明说，如果马丁参与这个出逃事件，他将会受到这家荣誉法庭的审判。

听见这样的话，阿玛多尔和警官里查德便告辞而去。

“爸爸，这两个家伙想对您敲竹杠。”奥古斯丁说。

达玛索回答说：“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毫无道理地怀疑马丁。如果这件事属实，我绝不允许家里住着这样一个行为恶劣的青年。”

听父亲讲到这里，奥古斯丁就走了。他在这件事上的正直态度使父亲感到满意。这时，他已经来到丽奥娜的房间。

他说：“妹妹，你还不知道发生的事吧？”

“什么事，我不知道。”

“人家来控告马丁，说他把埃德米拉拐跑了，就是我以前的那个小姨子。”

丽奥娜手中的书，一下子丢落在地上，她陡然立起，脸色惨白，象个垂死的人。

奥古斯丁把刚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话，复述了一遍。

“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丽奥娜沉重而又不安地问哥哥。

“说心里话，我是不太清楚。”奥古斯丁回答说。前面我们说过，他以为马丁和埃德米拉之间有爱情。

丽奥娜真想痛哭一场，但是，她极力克制住自己。

“可是，马丁总是不承认他爱那个丫头。”她高声说道，在我们做了加重号的那两个字上，特别用了轻蔑的口吻。

“妹妹，你以为怎么样呢？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人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这是让人难以饶恕的虚伪！”丽奥娜用难以抑制的愤怒口气高声说道。

“虚伪吗？妹妹，不管你怎么想吧，总得考虑一下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也是人。”

“那他为什么要否认自己的爱情？”

“为什么？谈何容易！不是所有的真实感情都要说出来，漂亮的妹妹。”

丽奥娜颓然地坐到奥古斯丁一进门看见的沙发上。

他又补充说道：“我发现你对可怜的马丁丝毫不肯宽容。他帮了我们很多忙，你这样做不好，妹妹。这样一来，那句很美的谚语就不能成立了：‘女人的心，宽宏又大量，。’”

“我并没说什么呀！”丽奥娜不耐烦地叫起来。

“我看你对待这件事太认真了，……”

妹妹打断了他的话：“你弄错了，奥古斯丁，”她装出十分平静的样子，“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因为你说他帮助了我们，所以我对发生的这件事才感到遗憾，因为父母亲是不会等闲视之的。”

“啊，好啦，这样的话我听起来才高兴。你说得一本正经的，好象在发表声明。我要抽支雪茄惩罚你一下。不过，我理解你的意思。”

奥古斯丁离开丽奥娜的房间，点燃一支大雪茄，又回到妹妹房间。

过了不久，马丁回来了。正象我们在上一章看见的那样，奥

古斯丁把他喊住了。

奥古斯丁把自己房间的两扇门关好之后，表情神秘地对马丁说：“我给你讲讲发生的事。”

“说吧。”马丁在椅子上坐下。

“阿玛多尔和埃德米拉的追求者刚从这里出去。”

“真的吗？”马丁问道，脸色有些变了。

“他们找我父亲告状，说你拐跑了他们的姑娘。”

“卑鄙的东西！”马丁咬牙切齿地骂道。

“我也是这么说的。坦白地说，他们的告状真是 *plaisante*（法语：令人可笑）。我为你做了强硬的辩护，这你不必担心。我告诉你，我把他们气得够呛。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打消我父亲的疑心。”

马丁十分冷静地问道：“为了什么？”

奥古斯丁迷惑不解地望着他，然后惊讶地说：

“比如证明他们说得不。”

“我看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哎呀，老天爷！仅仅证明他们说得不还不够，必须让我父亲确信你是清白的才成。”

“可是有个不利的条件，很难使他相信我是清白的。”

“什么不利条件？”

“就是阿玛多尔说的话有一半是真实的。”

“真实的！？你把埃德米拉带走啦？”

“我陪她走的。”

“到哪儿去了？”

“到兰卡。”

奥古斯丁听罢急忙起身，戴好帽子，恭恭敬敬地给里瓦斯行个礼，然后说道：

“我佩服你的本领，”他说，“你瞧，要是我对阿德莱达干下你这样的事，那就没人敢笑话我啦！朋友，你是位有才干的人。我钦佩得五体投地，真得拜你为师。”

“为什么？”马丁问道，一面笑他朋友那副假装正经的滑稽样子。

“怎么！拐走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还觉得不够吗？我的朋友，你可真不简单，何必过于谦虚呢！”

“我并没有拐走她，只不过陪她走了一程。”

“还不是半斤对八两，我父亲就是这么说的。”

“你没有明白我的话。”马丁反驳说。

“我太明白你的话了。你真是个有福气的人。”

马丁只好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是没有谈及埃德米拉的爱情。

奥古斯丁把他那支熄灭的雪茄重新点燃。

“那事情就很不一样了，”他说，“这么说，你为友谊而牺牲了自己。”

“我看不出有什么牺牲。”

“算了吧。多精明的女人也会搞错。你想不到丽奥娜是多么生气。”

“啊！她已经知道啦！”马丁慌张地说道。

“她全知道了。她跟我想的一样，虽然我劝了她半天。”
正当这时，仆人来叫他们吃晚饭。

“你应该当着我父亲的面把这些事推得一干二净。”奥古斯

丁劝他说。

“我又没犯错，干吗要遮遮掩掩？”马丁颇为自尊地回答说。

“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吧。”奥古斯丁说着打开房门，
“反正我的意思已经给你说明了。”

两个人向餐室走去。

奥古斯丁为马丁担心，因为他对里瓦斯确实有好感。

马丁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虽然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他最害怕的就是丽奥娜轻蔑的目光。

他俩走进餐室的时候，家里其余的成员已在餐桌旁就坐。

五十一

两个年轻人坐下以后，餐室里笼罩着一片寂静。

达玛索装做神情严肃的模样在喝汤，恩葛拉萨夫人在给小狗地阿梅拉切熟肉。

丽奥娜两眼望着窗户，那上面垂下一幅丝绒窗幔，遮挡住另一幅细白纱窗帘。

马丁难以追寻她的目光，他在姑娘的前额上看到了对自己的判决：她是那样罕见地高昂着头颅。

但是，这样沉默下去实在令人窘迫，并且难以忍受。那位意志最薄弱的人不得不首先起来打破它。

达玛索看到既然谁也不来打破这讨厌的寂静，便渐渐改变回答马丁问候时的严肃神情，决定开口讲话。

他问马丁：“您到外面散步去啦？”

“是的，先生。”马丁答道。

达玛索一时想不起别的问话来，餐室重新陷入沉寂之中。但奥古斯丁不是那种能够长时间沉默的人，他觉得应该追随父亲的榜样。

“这里没有象巴黎那样可以郊游的地方，”他说。

接着，他便专心致志地描写起恩格茵湖，圣克鲁公园以及巴黎附近其它几个名胜古迹。别人都不想打断他的话，所以几乎整个吃饭的时间，他都在滔滔不绝地报告着，喷吐出大量的法国方言俚语，自以为会给他的讲话增添异国情调。

“那里确实有地方可玩，”最后，他满腔热情地高声说，“不象咱们这里，圣地亚哥的 *environes*（法语：四郊）真难看，既没有公园，也没有城堡，空空如也。”

晚饭结束了。丽奥娜仿佛根本没有看到马丁也在饭桌旁。

走出餐室，恩葛拉萨夫人对丈夫说：

“亲爱的，我希望你跟马丁谈谈。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还有时间。我晚上和他谈。”达玛索回答说。他对自己的消化器官极为在意，便以此为借口，极力拖延同马丁的谈话，因为埃德米拉事件是个棘手的话题。

“好吧。这件事你可不能不谈。咱们这个家不是用来瞎胡闹的。”恩葛拉萨夫人认真地说道。她用力搂紧地阿梅拉，似乎让小狗给自己的认真态度作证。

小狗尖叫一声，作为回答。夫妇二人回到前厅去了。

丽奥娜和奥古斯丁跟在父母后面走出来。马丁最后一个离开餐室，并且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

当奥古斯丁和丽奥娜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哥哥开口道：“你知道吗？马丁的事有一部分是真的。”

“谁对你说的？”姑娘问道。她内心深处十分希望马丁能够粉碎对他的人身攻击。

“马丁本人说的。”哥哥回答说。

“你瞧瞧，他甚至都不敢否认！”丽奥娜高声说，那模样好象有满腔的怒火。从表情上看，她似乎在谈一件切齿痛恨的事情。

“可是他做这件事，纯粹出于好心。”

“真的吗？”姑娘冷笑道。

“你想想看，那老太婆要强迫那可怜的姑娘出嫁。”

“于是，就象你说的那样，马丁纯粹出于好心肠，自告奋勇去搭救她，对吗？我看这套理由编得太荒唐，堂吉诃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马丁这样做可不好！妹妹。”奥古斯丁叫喊起来。他早就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主见的特性。“你知道吗？你这番话真值得我好好想一想。你说的可能有道理。”

“你还信他那一套呢！”丽奥娜继续说道，带着一副义愤填膺的表情。“算了吧！你什么都轻信。你说，你要是处在他那个地位，会怎么办？也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因为问题太严重了。那个姑娘要是贞节的，家里穷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呀！你说的这些话，我觉得就象福音书上说的那样真切。好妹妹，我不过是个老实厚道、容易被人欺负的人罢了。马丁弄得我很容易就相信他了。”

“你可太轻信了。”

“是太轻信了。我连想都没有想，就相信了他的说法。”

奥古斯丁嘴里嘟哝着走开了。丽奥娜也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她不想承认心中的火气；为岔开内心的纷扰。她试戴一顶准备去避暑用的帽子。她向穿衣镜里望去，两行晶莹的泪珠顺着绯红的面颊滚落下来，那眉宇间露出怒色。

这天晚上，达玛索发现马丁没有来客厅，在他女人怂恿下，命人去叫马丁。当别人都在客厅里谈话的时候，他和马丁单独留在前厅。

看看他们二人的脸色，人们会以为达玛索是肇事者，他觉得这个开场白难于启齿。马丁则是镇定自若的，他毫不做作，平静地等待着达玛索打破沉默。过了片刻，他看到达玛索极力在掩饰心中的慌乱，知道再等下去也是无用，便决定帮他摆脱困境。

“先生，我已经和奥古斯丁谈过了，”他说，“从他那里我知道，有人在您面前控告了我。”

“啊，啊，您已经知道啦。那么，好哇，我很高兴。您想想看，那两个小子在我面前，讲了您已经知道的那些话。当然啦，我是不相信这种事的，可是，我内人，她……”

达玛索好象在寻找适当的字眼，马丁趁着这个间歇，说道：

“先生，在您往下说之前，我想告诉您，他们的控告不是毫无根据的。”

“您说什么？”达玛索惊问道。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先生，我说的是那些控告不是都没有根据的，其中有些是真的。当然，告状的人把很多事情搞错了。”

“您把我说糊涂了。”达玛索说道。

马丁把饭前讲给奥古斯丁的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遍。

于是，达玛索继续说道：“就我本人来说，我是谅解您的，

这一点您可以完全放心。但是，您瞧，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内人很严厉，好家伙！她随便对什么事都会生气。我当然是不会的。嗯，特别是……”

“先生，我感谢您的宽宏大量，”马丁打断他的话，说道，“我问心无愧，几乎用不着您的宽容。从您这不多的几句话里，我明白您夫人被惊动了。我欠您许多恩情没报，绝不会当那种破坏您家庭安宁的人。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请允许我明天离开您的家，尊夫人也就可以心安了。”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达玛索嚷起来，“不过，您了解我的难处，对吗？我内人也会说，既然不是事实，那就……”

“我从来不让别人怀疑自己的诚实。”这个青年极为自尊地说道。

马丁再三坚持上面那些话，达玛索说不出半句果断有力的决定，一味地自我辩白。

马丁起身离座，走进客厅。那里照例聚集着往常前来谈话的人。达玛索望着小伙子的背影，心里想：“如果他走了，我可就缺少一条膀臂了。”

丽奥娜正在客厅里和玛蒂勒德聊天。自从那门亲事破裂以后，她表姐于不久前才又到舅舅家做客。

马丁走进客厅时，面部表情与往日在丽奥娜跟前的大不相同。那神气表明他已经下了不可动摇的决心。因为，他既不犹豫也不慌张，向两位姑娘坐的地方径直走去，眼睛里闪烁着同表情一样自信的目光。

看见马丁神情坚毅地走过来，丽奥娜的脸色变得苍白，立刻向小伙子投去冰冷的目光。

但是，这并没有吓住马丁，他似乎被一个固有的念头支配着。

他刚一离开达玛索，心里便闪出这个念头：“假如她不信，那可怎么办？但是，一定要向她谈出来。”

按照这个既定的意图，他在丽奥娜身旁坐下来，极力装出这个举动并非预谋。

丽奥娜故意把头扭向表姐那一边；可是，马丁并没有因为这个羞辱性的动作而泄气。

“小姐，”他口气坚决地对她说，“我想跟您谈一谈。”

“跟我吗？”丽奥娜惊叫道。她的声音流露出几乎难以察觉的轻微颤抖。“您不是和我父亲已经谈过了吗？”她又补充一句，脸上显出严峻和傲慢的神情。这使得马丁感到阵阵惊悸。

他反驳说：“我虽然和他谈过那件事，却希望您现在能听我说几句。”

“说真的，您说话的口气使我害怕。”姑娘表示惊讶地说道，一面装出十分冷漠的神情，眼睛里射出蔑视的目光。

“请您原谅。我可能有些激动。那件事对我的前途影响很大，所以有些动感情也是不足为怪的。”

“到底出什么事了？”丽奥娜问道，一面露出笑容，这和小伙子的严肃神情截然相反。

“小姐，那件事您已经知道了。”

“啊！埃德米拉小姐的事。我不相信。”

“奥古斯丁大概对您说了。他是从我这里听到的事情经过。”

“对，奥古斯丁给我讲过什么您愿意帮助那位小姐的事。是个很糟糕的辩护。一句话，是奥古斯丁的瞎编。”

“小姐，您所说的辩护是事情的本来面貌。”

“真的吗？请原谅。我以为那是我哥哥为了让我开心而瞎编的故事。”

“那么您认为没有任何男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帮助喽？”

“不管怎么说，已经有了一位，就是先生您。既然您现在已经这么说了，我就只好相信。”

“您和我谈话的口气是言不由衷的。”

“您认为我是在装腔作势喽？”丽奥娜说着，骄傲地扬起那漂亮的前额。

“我认为您没必要采取这种态度，更不必对我这样，”马丁十分自尊地回答说，“我希望您说话更严肃些，因为我尊重对我的意见和看法。”

“既然您这样尊重我的意见，那在事先就该和我商量一下这个拐骗或者出逃事件，随便您怎么称呼吧，我也许会贡献一个不象您那样容易被人识破的计划来。”

丽奥娜的话是这样地尖刻，使马丁感到面红耳赤。

“小姐，您对我太狠了，”他有些生气地说道，“实在欺人太甚了。假若您象您母亲那样，以为我给人帮忙——如果必要，今后我还会这样做——就是对您家不够尊重，那么现在我来说明理由了，您就应该宽容一些。”

这番话打动了丽奥娜的心，她原以为马丁会用些无足轻重的开脱为自己辩护。

小伙子继续说道：

“通过达玛索先生，您的母亲只是让我明白，我必须离开府上。要做到这个，本来不必暗示；仅仅惹得您这么不痛快，对我

来说，也就够呛了。可是，我的决心已定，特别是不愿意没向您讲清真相、解答您的意见，就离开这里。现在，您用冷嘲热讽对待我，为什么您不让我带着以往对您的好印象离开呢？怀着感激的心情总比怀着痛苦的心情回想起您来，更使人感到欣慰吧。因为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忘记您的。”

丽奥娜有所震动，她定睛地望着他。不管怎样，小伙子那忧伤的声音是打动了她的心。

“我父亲也许没说清楚，”她说，口气里更多的是胆怯而不是骄傲。

“不知道。我也不再打听了。”马丁说道，“我主要的愿望就是当着您的面说明情况。”

“您做得很对，”她说，“那姑娘是您的心上人，理当为她出力。”

马丁无法知道这些话是否出自真心，他看见丽奥娜用这句话示意谈话结束了。

他对丽奥娜说：“总有一天，时间会替我说明真相。”

“与其留待将来，何必不现在说清楚呢？”丽奥娜定睛注视着他，问道。

“小姐，现在不行。我必须尊重别人的秘密。”

于是，种种怀疑都汇集到姑娘心坎上来。她认为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出由马丁精彩表演的丑剧罢了。

“无非是那位女友的秘密，对吗？那怎么办？我们只好等着时间来说明罢。”

她那讽刺的口气又来了，眼睛里闪烁着傲慢的目光。

“如果您相信我的诺言，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会相信的。”她冷冷地回答说。

听见这句话，马丁只产生这样一个想法：“为什么还要一味坚持？她是瞧不起我的。”

为了中断和马丁的谈话，丽奥娜转身跟玛蒂勒德交谈起来，她的表姐那时正在和奥古斯丁聊天。

马丁真想扑倒在丽奥娜脚下，了此一生；那样苍天就可以为他辩明，或者用埃德米拉的信件将自己洗清。

看到丽奥娜和玛蒂勒德在继续交谈，马丁只好起身离座。

他走出客厅，回到自己的房间，猛然扑倒在椅子上，象孩子般地失声哭起来。十五分钟以后，他想起埃德米拉那封短信来，便从衣袋里取出。

“可怜的姑娘！”他喃喃自语道，一面将自己和她的命运做了一番比较。

这时候，他想起刚才他曾打算用埃德米拉的信打消丽奥娜的疑团，便把全部信件从抽屉里拿出来，加上当天收到的这一封，一起放在蜡烛上，付之一炬。

看见信件已经烧完，他心里感到十分痛快，暗暗想道：“这样，我就可以摆脱诱惑了。”

他两眼盯着烛光，脸上的表情说明，由于精神上受到打击，大脑有些错乱；似乎眼泪都流干了，痛苦的知觉全部麻痹了。

对马丁来说，这是难熬的一夜。为分散心中的痛苦，他用去一段时间整理行装，东西并不多，准备工作很快就做完了。随后，他长时间地把前额贴在通向院落的玻璃窗上。他虽然看不到丽奥娜，脑海里却翻腾着生活在这里的一幕幕情景。他最初踏进这个院子的时候，人虽穷，志不短，内心充满了希望。如今却在

吟咏一首几乎人人都唱过的失望之歌，告别那由爱情编织的如花似锦的青春美梦。但是，大自然给了他坚强的性格，面对惨淡的前景，他毫不气馁，反而从痛苦的教训中汲取力量。这在很多人身上是难以做到的。他想起母亲和妹妹，他想到应该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他们。随着回忆，他越发坚强起来。接着，便在桌旁坐下，提笔给达玛索写了一封信，感谢他的慷慨留宿；又写了一封信给拉法爱尔，叙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以及他回家的打算，他说，待到民族学院重新开学时，再返回首都读书。

写完两封信，他还有埃德米拉的一封尚未回复。怎样回信，他思考了很久，因为，虽然他认为以实相告对她是很沉重的，他那颗正直的心却不容许他发展他不能响应的感情。这种正直的态度胜利了。他向埃德米拉讲述了回到圣地亚哥以后的心情，尽管他没有点出丽奥娜的名字，却在字里行间表现出对这姑娘的爱。直到把这封信写完，马丁也没有向埃德米拉吐露近日来发生的变故，最后他说，他准备离开首都两个月。

第二天清晨六点钟，马丁把行李运到当初到达圣地亚哥时住过的旅店。

他立刻委托达玛索的仆人把夜里写好的信发送出去，尽管他生活简朴，还是慷慨酬谢了那仆人，以保证信件及时送到。

他接着去找车辆，终于雇到一辆带篷马车，便占据了一个坐位。上午十点钟，马丁已经踏上通往巴尔帕莱索港口的旅程。

五十二

元月初，达玛索全家住在自己的庄园里。

按照事先的商定，玛蒂勒德也加入这一行列。她和丽奥娜合住一个房间，那里的窗户面向着果园。

奥古斯丁和他父亲每天上午骑马出游，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才和家人会合在一起。饭后，丽奥娜弹钢琴，奥古斯丁百无聊赖，便对表妹献殷勤。

恩葛拉萨夫人满意地看着长子对玛蒂勒德的亲近。其余的人也对这姑娘表示好感。夫人还高兴地表示，乡下的气候对地阿梅拉颇有好处。

达玛索则每天阅读来自圣地亚哥的报纸，他的观点时而倾向政府，时而倾向反对派，根据对每篇文章的印象而定。每当处理来往信函时，他就不免念叨马丁的好处。从前，马丁处理信件时，善于领会他的想法，使他省去不少精力。

这种孤寂、单调的乡间生活，一天天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值得记载的事件。一对表姐妹虽然生活得亲密无间，她们的心理活动却是各不相同的，每个人都深藏着自己隐秘的思想。

正如读者见到的那样，玛蒂勒德曾为自己的痛苦经历流过泪。那番经历已经摧毁了她对拉法爱尔的敬重，因此爱情也就熄灭了。

时过境迁，她心灵上的创伤已经逐渐愈合，仅仅留下忧闷，

而忧闷则是伤痛完全平复的先导。在这种情况下，充满了青春活力、天性快乐而温文尔雅的奥古斯丁，使玛蒂勒德渐渐忘记了以往的爱情；她从幸福之门被猛烈的打击抛到不幸的深渊之后，现在奥古斯丁给她以慰藉。终于，她愉快地同表哥畅谈起来。

丽奥娜的心情则完全不同。对马丁与埃德米拉之间可能存在爱情关系的判断，乍看起来似乎确实可信；但是，冷静与孤寂迫使她反复思考，便发觉不少疑窦。于是，往日的谈话，马丁由于胆怯不敢表白而用眼神诉说的爱，一一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对往事的回忆似乎证实了马丁的自我辩护是正确的。人们为实现心上的愿望而寻找理由时，思路往往是很敏捷的；丽奥娜的大脑这时便想到了马丁承认参与埃德米拉出逃事件时的坦率态度，为了从中得出有利的结论，她还想起犯罪的人常常用全盘否认的方法来确保自身的安全。经过这番思考，丽奥娜感到十分内疚，因为马丁的态度是真诚的，而她对人家则很生硬，又常常讽刺挖苦。现在她和马丁分隔两地，上述想法更具浪漫色彩，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了。因此，在达玛索全家返回圣地亚哥之前（那是二月末的事），马丁未经自我辩护就重新赢得了在丽奥娜心目中的地位，并且还具备了这样的有利条件：姑娘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高傲是愚蠢的，因为以前马丁准备向她倾诉衷情时，她总是用高傲的态度堵回对方表白的话。

对马丁的思念，使得几位追求丽奥娜的人连遭冷遇，其中包括门多沙和巴林沙，这期间，他们也常来达玛索的庄园访问。对那位不在身边的爱人，丽奥娜一丝不苟地保持着忠贞不渝；现在，对那些追求者的表白，她感到心慌意乱，从前她往往付之骄傲的一笑。如今她总是小心谨慎地避开跟任何一个青年单独在一

起的机会。当客厅里充满了融洽欢乐的气氛时，她常常一人走到果园里，伫立在树下，回想过去在圣地亚哥的日子。她有这样的预感，美好的过去一定会再来的。

在此期间，拉法爱尔给马丁寄来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在孤独、寂静、沉思和眼泪中，我度过了两个月。但我依然如故，仍象从前那样地热恋着。我恳求苍天从我心中抹掉这种感情。我不愿意再沉思默想，打算忘记这个爱情。我渴望我所见过的道德规范能给予我扼杀爱情的精神力量。但是，我还是不能忘却。我不会象宿命论者那样说什么‘命中注定’。但是，我却经常内心恐惧地自问：‘这是上帝的惩罚么？’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就象修道士的苦行衬衣那样，总是回忆起那些消失了的幸福时光，总是浮现出她的形象。这个形象时而使人痛苦到发狂的地步，时而对我重复那封信里谴责我的冷言冷语。面对这种情况，我该如何是好？

“修道院的寂寞生活非但没有熄灭我胸中的烈火，反而火上浇油；不管是祈祷还是读经，在我身上都起不到安抚悲伤的镇痛作用。在这个冰窖般的环境里，我的前额却总是热烈地燃烧着。这个环境无法消除我心中的焦躁；我那火热的青春和那顽固不化的疼痛，则要我去更大的空间，见到更多的光明，呼吸更多的空气；总而言之，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去耗尽身上的力量，以便结束精神上那一味紧张的状态。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不曾做过任何过激的决定；同样，今天也不会被上述心情所左右而放弃隐居的生活。我现在的想法同第一个月完了的时候一样；但是，第二个月一结束，我便决定回到可怜的姑母身边，她老人家好心地认为我已经皈依了宗教。

“因此，我明天将离开这里，去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眼下有件事同我的性格比较一致，也许对减轻我的病症更有实效。当咱俩重新相会的时候，大概你也能够在这件工作中找到减轻痛苦的办法，我知道这类痛苦也在折磨着你。那么请到我这里来吧，说不定你会跟着我走上我即将启程的路。既然我们从前没有在广阔的原野上播下希望的种子，那么为求得自我安慰，我们就干脆折断这粒种子为我们长出的枯萎花朵吧。幸福的太阳已经对我放射出夺目的金光，并且晒干了那些可怜的花蕾。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并非总要哭泣。我将向你指明我们能为之献出整个身心的事业。

拉法埃尔·圣路易斯。”

几乎和这封信的同时，埃德米拉的另外一封信送到了马丁手中，信上是这样说的：

“亲爱的朋友：我对您并不隐瞒您那封信给我造成的痛苦。您在信中告诉我，您爱着别人，然而没有说出她的姓名。不管她是谁吧，我向您保证，我乞求苍天，用配得上您的爱情来报答您。我虽然为自己的不幸而流泪，但毫无怨言，因为我欠您的恩情太多了，难以要求您考虑在您幸福以外的事。我恳求上帝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希望什么时候能给我一个机会，向您证明我的爱是无私的，并且能为您出力，以报答您对我的细心照顾。

“这封信我是在姨妈家写的。让我来告诉您，自从您送我到这里以后，为什么我至今没有回到我母亲身边去。我到达这里以后的第三天，阿玛多尔前来找我。但是，我姨妈反对我离开，她写信给我母亲说，只有让我根据个人自愿，自由地选择配偶，她才放我回家。后来，我母亲虽然同意按我姨妈的要求去做，我姨妈

还是把我留在这里，让我再陪伴她一个时期。

“再见，祝您美满幸福。我还要告诉您，您将永远有一位感激您的女友

埃德米拉·莫里那。”

这两封信以及有关的说明，就足以使读者了解在1851年3月初，当马丁回到首都时，本书几位主要人物的概况了。

五十三

我们用了较长的篇幅叙述了私人生活中的事件，因而使读者离开了政治舞台。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生活在智利首都的人们，对这座舞台上那些有声有色的场面，一定还记忆犹新。

在本书开头的几章里，我们曾经扼要地介绍过当时的政治状况。这时，智利各个社会阶层都在发生分化，特别是圣地亚哥的居民；这座城市是自由派积极宣传工作的中心，平等社已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我们准备在历史范畴内做更深入的探讨，但我们要迅速注意一下这时的政治形势。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正在酝酿之中，它对我们书中的某些人物是有极大意义的。

两派报刊介绍的血战情况，造成了群众的沸腾情绪，随着1850年11月5日阿贡卡瓜省府爆发民众暴动的消息，这种情绪达到了新的高峰。胆小怕事的人，认为这是新的流血事件的前兆，所以感到恐慌；兴奋激动的人，则跃跃欲试，做好投入斗争的准

备。这个意味深长的消息，使政府首脑提高了警惕。从那时起，狂热的报纸在逐渐增加论战的温度，从而加剧了各派之间的敌对情绪。党派间的怨仇在人们心中深深地扎下根；以致到十年后的今天，派性斗争的余威还时有出现呢。捍卫起义权利的自由派报纸和收集民意并往往带有预见性的舆论界，在人们心中投下这样的看法：省城圣费利佩的暴动会在圣地亚哥引起强烈的反响。到二月份，人们已经在谈，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对当局作战的人甚至包括守卫京畿的部队和大量的群众；只要某些首领振臂一呼，他们就会揭竿而起。据说，预料国民警卫队也会与人民兄弟并肩战斗，共同反对现政权。

以上就是1851年3月初圣地亚哥形势的简要介绍。马丁这时又回到两个月以前住过的小旅店，他就是从那里回高金堡探亲的。

洗过澡，换好衣裳，他离开旅店，踏上通往拉法爱尔家的道路。一刻钟以后，两位好朋友长时间、亲热地拥抱在一起。二人坐定，每个人都在对方脸上寻找分别期间痛苦的感情可能留下的痕迹。

拉法爱尔在马丁脸上又看到了那熟悉的年轻、同时又是沉思的表情，黑眼睛里射出的深邃目光，以及华美高雅的前额。在这张平静的脸上，不可能看到有任何隐秘痛苦的流露。

马丁则看到，在拉法爱尔的眼神里，苍白的面颊上，微皱的眉宇间，几乎整个面部表情，都有某种捉摸不定的东西，反映出长时间以来内心的苦斗。

两个人不由自主地互相考察了一番。

“怎么样？你过得好吗？”拉法爱尔亲热地问道。

“这你可以想象得到，”马丁回答说，“高高兴兴地拥抱过

我母亲和妹妹以后，其它一切都是悲伤的。”

“你还没有忘掉她吗？”

“一时一刻也忘不掉。”

“可怜的马丁，”拉法爱尔说着握住朋友的双手，“你还记得咱们刚认识的时候我说过的预言吗？”

“记得很清楚。可是，那时候已经晚了。”

“你在家收到过我一封信吗？”

“收到了。我从信上推测，你大概要结束那隐士生活了。”

“在那封信里，我对你提过，我准备从事一项工作。”

“是的。什么工作？”

“我又爱上了一个。”拉法爱尔惆怅地笑着说。

“为的是忘掉玛蒂勒德吗？”马丁问道。

拉法爱尔挨近他朋友的身边，说：

“你看，”他指指自己的头发，“你没发现有白头发吗？”

“发现了。”

拉法爱尔深深地叹息一声，但丝毫没有伤感的样子。

他说：“我又爱上的这个，就是政治。”

“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我告诉你，在我往北方给你写信之后不久，我收到一封两位朋友合写的信。以前我是和他们一起加入平等社的。信在这里。”他说着念起来：

“我们期待着你那爱情的狂热冷却下来。祖国不会欺骗你。考验你没有忘记祖国的时刻临近了。你能让祖国以为你的心有愧于你从前表示的信仰吗？我们仍然在你熟悉的地方等候你。”

拉法爱尔继续说：“这封信促使我下了决心，并且使我克服了想到重返往日的生活所产生的反感；因为虽然我也讨厌眼下的孤

独处境，但是仍然厌恶过去的日子。离开修道院，我首先拜访了那些为我提供新天地的人们。在这个天地里，如果不能忘记过去，至少可以去掉那蜚人的痛苦。在政治沙场上，两种势力一向都有各自的战士。一方是衰老的、腐朽的、倒退的、独裁的、横暴的势力，另一方则是要求变革、进步、保障人权的势力。我想，每个热血沸腾，具有爱国热情，同广大群众共呼吸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己的抉择。我当然献身给进步势力，并且准备为之牺牲生命。”

接着，他进而详细分析了圣地亚哥的政治形势，这在前面我们已经简略地介绍过。拉法爱尔对前途充满了信心，他热情洋溢地阐述了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他那火热的语言和坚定的信念，很快就感染了马丁的心，唤醒了他那正直的天赋，而这正是他的精神基础之所在。

“你说得对。”他对拉法爱尔说，“与其象女人那样为过去的教训哭哭啼啼，不如把自己献给值得男子汉从事的伟大事业。”

拉法爱尔说：“今天夜里，在我们的会议上，我把你介绍给大家，你也要担负一定的工作。我个人认为，和平示威的阶段已经过去，应该进入武装斗争时期。我不知道我们的领导人在考虑些什么。我处在战士的地位，只好耐心等待，但是心里非常着急。”

在这次谈话里，任何意志消沉的痕迹都从拉法爱尔脸上消失干净。他那苍白的面孔变得红润起来，两只大眼睛放出热情的光芒。

长谈以后，两位朋友互相道别，约定晚上再见。

马丁准时前去赴约。他极力消除圣地亚哥的街道对往事回忆的联想。他不得不借助于毅力，才避开达玛索家的大门，只站在街头上遥望了片刻。

在拉法爱尔带领他参加的这次会议上，马丁听到了反对政府政策的激烈发言，以及反对派长时间提出的对现政权的谴责。

在会上，马丁看到一些爱打扮的青年，变成了热情、雄辩的演说家，他们呼吁挽救危亡中的祖国，表示愿为祖国献出力量和生命。鉴于马丁当时的心情，想到自己也要为实现那些青年提倡的政治社会理论做出贡献，便感到一阵欣慰，心脏不由得加快了跳动。散会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拉法爱尔挽住他的一只胳膊，说道：

“我对你有个请求。”

“什么请求？”

“自从我跟你认识以来，”拉法爱尔继续说道，“我打心眼里喜欢你，我们俩相处得十分融洽，可是，尽管我希望经常和你在一起，却不敢向你建议咱们俩个住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地方能比你经常看到丽奥娜的住处更有意义了。如今，你自己单住了，干吗不搬到我家来呢？你了解我姑妈，她为人很好，又喜欢你，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你一定会生活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会把你当成宝贝娃娃一样来照顾。”

马丁立刻决定接受这个诚恳的邀请，并且热情地对朋友表示感谢。

拉法爱尔高兴地说：“那么今天晚上就来吧。我把我的床铺让给你。明天你再搬行李。”

“我打算明天出去一趟，”马丁回答说，“为了早晨找马车

方便些，我想明天下午再搬过来。”

“看你的方便吧。你打算到哪儿去？”

“到兰卡。去看埃德米拉。”

他们道过晚安之后便分手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马丁已奔驰在通往兰卡的大路上。沿途的风景为他描绘出一幅充满希望的图画。他还是第一次怀着希望的心情欣赏这些景色。望着眼前的山水风光，他回想起昔日的欢乐，特别是同丽奥娜一起在田野里的交谈。现在，除去那美丽姑娘的形象，在他尚未认识幸福之前，一切便已逝去。当他看到他曾伴送埃德米拉前往的住宅时，忧伤的感情渐渐散去，代之以对埃德米拉的命运的担忧。他与这位姑娘一向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马丁在院子里下了马车，向正屋走去。埃德米拉从她住房的窗子里看见了他，立刻奔跑着出来迎接。

马丁真诚而热情地问候埃德米拉。后者看到他走过来，起初脸上羞得绯红，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坐定之后，两个人便谈起近两个月来各自的生活情况。

埃德米拉说：“我虽然很希望回到母亲身边，但是我想再住一段时间，直到里查德确实不再去我家纠缠为止。”

在这次会面中，两个人都没有提及埃德米拉最后那封信。姑娘的姨妈随后也参加了谈话，她极为殷勤地款待了马丁。两个小时以后，当马丁准备告辞的时候，埃德米拉站立起来，稍微犹豫了一下，便露出果断的神情，她趁着姨妈刚起身离开的一瞬间，对马丁说：

“我得问您点事情。”

“我听候您的吩咐。”小伙子回答说。

“您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回答，”埃德米拉说着脸红了，“我提醒您，我对您一向很坦率。”

“这个我很清楚。我发誓……”

“用不着发誓。您要回答我的问题，您爱的是丽奥娜，对吗？”

“是的。”

“我一直这么猜想的，因为不久前我哥哥给我讲过，他和里查德访问过那位小姐的父亲。我才发觉，您大概为帮助我而害了自己。”

“有那么一点。”马丁说着，努力装出一笑。

埃德米拉的姨妈进来了，小伙子便告别了她们。

象上次那样，埃德米拉一直送马丁登上马车，她伫立在门口，眺望着载着马丁远去的马车。当车子从大路的拐弯处消失以后，埃德米拉走向房间，对姨妈说：

“我对您说过吧？马丁为我丢掉了自己的幸福。我一定尽可能让幸福回到他身旁，也许这样才算报答了他的慷慨无私。”

五十四

4月15日，玛蒂勒德陪着母亲来到达玛索家。母女二人都穿的是青色的裙子加披肩，她们是从教堂径直来这里的。这时正是上午九点钟。佛兰西斯卡夫人走进哥哥的房间，玛蒂勒德则来到丽奥娜的屋里。

“你在干什么呢？”她问表妹。丽奥娜这时手里拿着一本书，眼睛却望着窗外出神。

“没干什么。刚才念书来着。”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时候来看你吗？”

“不知道。”

“离开教堂的时候，我遇见一个人。”

“谁？”

“你猜。”

丽奥娜嘴上想说马丁·里瓦斯，但却回答说：

“我猜不出来。”

“我遇见了马丁，”玛蒂勒德快活地说道，“他立刻就认出我来，并且向我打了招呼。”

丽奥娜不想掩饰脸上的慌乱。

她叫了起来：“他在这儿！可是我爸爸还派人四处找他呢。我们推测他已经回来了。他怎么样？”

“很漂亮。我觉得他比从前更精神了。”

“就他一个人吗？”丽奥娜调皮地问道。

“是的。即使他和拉法爱尔在一起，我跟你说，那也没有关系。你知道，事情已经完了。”

过了一会，佛兰西斯卡夫人来叫女儿回去，她们便告别了丽奥娜。

面对表姐带来的消息，丽奥娜思索起来。她知道，如果把马丁回来的消息告诉父亲，他会想一切办法把马丁请到家里来。想到能象以往那样在亲密的家庭生活中看到马丁，她不由得高兴起来，竟然忘记了小伙子离开她家的原因。

“可我怎么能够知道他是不是爱我呢？”首都最漂亮时髦的贵族公子们，不断前来讴歌礼拜的高傲美人，竟然这样自卑地思考着。

在这段时间里，爱情对她那骄傲的性格进行了一项水滴石穿的工程，已经彻底挫败了她的抵抗。她那倔强的脾气已经被爱情所驯服，因为她首先是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妙令女郎，其次才是父母的娇女和社会的宠儿。这位姿色无双的美女曾经戏弄过许多追求者的心，现在却心甘情愿地扮演卑微的恋人角色，而且对于把自己的心交给起初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人而感到难以抑制的快乐。爱情支配了她的身心，在她心中，也绽开了那忧郁的白色花朵。而不久前，她还会嘲讽地说过，天资聪颖的人怎能被爱情征服和奴役呢？

吃罢午饭，丽奥娜一面弹着自己心爱的曲子，一面回忆着她同马丁的每次谈话，回忆着情侣们喜欢思考的那些细枝末节。

这时，有个女仆走到她身边说：

“有位小姐在院子里打听您的名字。”

丽奥娜拉开一幅窗帘，朝庭院里望去，她看见那里站着一个身穿青色长裙外加披肩的姑娘，她那青春健美的面庞使丽奥娜闪出这样一个疑问：“我在哪儿见过这姑娘？”

丽奥娜很难识别那姑娘的面部特征，因为大披肩遮盖住她的部分前额。

“你问问她姓什么，”她对女仆说。

片刻后，女仆回来复命，只听见她说：

“小姐，她说是埃德米拉·莫里那，需要单独和您谈一谈。”

“埃德米拉！”听到这个名字，丽奥娜惊叫起来。

她似乎沉思了一下，然后抬起头说：

“你把她让进我的房间。”

当女仆返回院子的时候，丽奥娜对着客厅里的一面镜子瞧了瞧，她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用手梳理一下编成两条粗大长辫的黑发，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埃德米拉这时也刚好来到。

丽奥娜好似女王般地回答了她认为是情敌的人的谦恭问候。

埃德米拉有些窘迫地说道：“小姐，我有一件事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请坐。”丽奥娜说，她一眼看出埃德米拉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慌乱。

埃德米拉在指定的椅子上坐下，再次开口道：

“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是多亏了一位青年的帮忙，他去年是住在您府上的。几天前我才知道他离开您家的原因，所以直到今天我才能来这里，”她立刻又补充一句，“是我哥哥把我带到这里的，他在门外等着呢。”

“我对这件事又能怎么样呢？”丽奥娜冷冰冰地问道。

埃德米拉继续说：“我之所以找您，是因为不敢跟您母亲提这件事。我想，为了替马丁把事情讲清楚，我无论如何也要走这一步。”

两个姑娘为之动心的名字，在房间里回响了几秒钟。

埃德米拉接着又说：“我听说，府上的人以为马丁把我从家里拐跑了。因为我哥哥和另外一个青年使您父亲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他们两个人在我离开圣地亚哥去兰卡那天，曾经找过您父

亲。我在兰卡一直住到现在。”

“您一个人到兰卡去的吗？”丽奥娜问道，那口气里既有讽刺，也夹杂着不安。

“不是。是马丁豪爽地陪我去的，”埃德米拉老实地回答说，“所以他们以为马丁跟我有爱情关系，是他把我从家里拐跑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到兰卡去，是因为他们逼我跟那个和我哥哥来这里的青年结婚。多亏马丁陪我出走，不然的话，也许我今天已经是个不幸的人了。”

“马丁·里瓦斯先生真够豪爽义气，”丽奥娜说道，“尽管您不爱他，他居然肯冒这份风险。”

“我并没有说我不爱他。”埃德米拉勇敢而又活泼地说道。

“啊！”丽奥娜惊叫一声，两眼射出愤怒的目光。

这样的目光使埃德米拉发出一声叹息，因为这足以使人确信马丁已经得到丽奥娜的青睐。

丽奥娜高傲地说：“既然如此，我看不出在这中间我能怎么样。如果您爱马丁，您最好去告诉他本人。”

“小姐，我的确爱他。”埃德米拉口气自卑、但是感情真挚地说，“但是他并不爱我，而且从来也没爱过。”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赞扬您的坦率，或是您的谦虚。”丽奥娜用讥讽的声调说，“遗憾的是马丁不在这里，没人替您求情。”

“我不是来求什么帮助的，”埃德米拉自尊地反驳说，“我是来替马丁把事情说清楚的，因为可能是我造成了他的不幸。”

“啊，他遭到不幸了吗？”

“是的，我是从他本人那里了解到的。两天前他对我说的。”

“您在哪儿看见他的？”丽奥娜问道，忘掉了自己漠然置之的角色。

“他曾经去兰卡看我。”

“这可太微妙了！”丽奥娜用嘲弄尖刻的口吻说，“那您怎么说他不响应您的爱情呢？”

“马丁为人高尚，他去看我，是出于对我的友谊。”

“您可别糊涂啦，从友谊到爱情，没有很远的距离。”

“小姐，不会的。他只是一位朋友。我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些话。”

“证据？”

“是的，我有证据，我带到这里来了。就象刚才我对您说的，我的责任就是为那位曾给我慷慨帮助的人，把事情说明白。”

埃德米拉把她保存的马丁的信件全部拿出来，递给丽奥娜。

她说：“要是您不嫌麻烦，请看看这些信，您就会知道我刚才讲的都是真话。”

丽奥娜打开埃德米拉递给她的第一封信，轻蔑地一笑，然后看起来。

“这好象是一封回信。”读过几行之后，她大声说道。

埃德米拉于是向她说明给马丁去信的内容。丽奥娜继续看下去，轻蔑的表情渐渐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颇感兴趣的模样。这样，她便了解到埃德米拉与马丁有着正常的友谊关系，了解到马丁在处理出走事件中是如何正派老实。当丽奥娜读到马丁回乡探亲前写给埃德米拉的那封信时，她已无法掩饰心中的快乐。她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知道自己是那颗高尚心灵的主宰者；马丁的高贵品质一一反映在那些信的字里行间。

看罢信件，她两眼瞅着埃德米拉，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变样，极为热情诚挚的目光替代了那严厉嘲讽的眼色。

她说：“这些信说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疑问；特别反映了您的牺牲自己乐于助人的精神。”

埃德米拉热情地回答说：“小姐，凡关系到马丁的事，对我来说，做任何牺牲都没有困难；这不是由于我爱他才这么说，因为您看到了，这些信说明我是毫无希望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对他的感激是真诚的。因此，我把全部真相告诉您，只不过是尽到一点责任罢了。”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不仅我本人感谢您，我们全家也感谢您，因为我们对马丁欠下许多恩情没报。我父亲一定很高兴去看他。您知道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吗？”

“住在一个叫拉法爱尔的朋友家里。”

告别的时候，丽奥娜一直陪埃德米拉走到院门口，并且亲切友好地握握手。这些亲热的表示使埃德米拉确信，马丁已经得到这个美丽姑娘的钟情。

埃德米拉走后，丽奥娜去敲奥古斯丁的房门。这时，她哥哥正忙于穿衣打扮。

“我在穿衣裳，马上就来。”奥古斯丁说道。

过了一会儿，他打开门，丽奥娜走进房间。

“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她说。

“你见到玛蒂勒德啦？”哥哥问道。他以为好消息指的是表妹。他越来越喜欢这位姑娘了。

“没有。是另外一个消息，马丁在圣地亚哥。”

“我一直挺想念他，那真是位好朋友。这段时间，我非常需

要他。他住在哪儿？”

“在拉法爱尔家。”

“这有点麻烦。”

“为什么？”

“你知道，在表妹心里我是替换那个青年的人。”

“没关系，你的任务是去找马丁。”

“好家伙！妹妹，你可真性急呀。”

“你可别忘了马丁是怎么离开咱们家的？”

“没忘，没忘。那是爸爸的过错。他相信了那些闲言碎语。”

“所以现在应该由我们来纠正错误了。不能让人家以为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人。”

“妹妹，前不久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不错。人是可以变的嘛！”

“法国国王说过：souvent femme varie(法语：女人多变)，这句话在任何法文书里都有。妹妹，这是实在话。”

丽奥娜于是和奥古斯丁商定把这件事通知父亲。下午，达玛索高兴地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他每天都深深感到实在需要马丁。当天晚上，奥古斯丁奉命前往拉法爱尔家找马丁。

但是，拉法爱尔和马丁离家外出了，奥古斯丁便说次日再来。

这里有必要提醒一句，第二天就是1851年4月19日，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五十五

马丁和拉法爱尔于4月18日午夜12时回到家中。在他们二人身上，由于政治问题而引起的情绪激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面部表情和眼神都反映出心头的热血在沸腾。他俩积极参加自由派的讨论，完全赞成对本届政府的谴责。

马丁已经热情地投身于人民的事业，从而摆脱了近两个月来深深折磨着他的忧伤。由于他努力让爱情的声音沉默于政治之中，便终于做到让丽奥娜的形象做为甜蜜的回忆保存在脑海里，而不是象蜂刺般地伤害那颗备受折磨的心灵。为保持这种状况，马丁在白天埋头读书，夜晚则生活在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

至于拉法爱尔，他根本不摸书本，孜孜不倦地从事某种连对他的好友都不肯相告的工作。他时而显得阴郁、沉默，时而装做快活饶舌。他经常同前来找他的人进行秘密谈话；除去同马丁出入秘密社团之外，还常常一人独来独往。他的行动具有某种神秘的色彩，这引起马丁的注意；但是，直到如今，马丁仍克制住自己不去提问。

丽奥娜和玛蒂勒德的名字，也偶而从他俩的谈话里流露出来，似乎每人都极力向对方掩饰自己对她们的思念。

如上所述，他们于午夜十二点回到家中。

当把点燃的蜡烛放在书桌上的时候，眼前现出一张名片，拉法爱尔凑近一看，递给马丁。

只见名片上写着：奥古斯丁·恩西那。下面用铅笔写道：
“我明天十一点钟再来。”

马丁心事重重地坐下来。拉法爱尔点燃一支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自从发现那张名片之后，两个人进门时谈话的热烈劲头似乎消散了。过了几分钟，拉法爱尔打破了沉默。

“你对他这次来访，有什么看法？”他在马丁跟前停下来，问道。

“出乎意料，”马丁回答说。

“但是，你感到高兴。”

“不晓得。”

“他会请你回去。”

“我想不会的。”

“万一邀请你，那该怎么办？”

“那就不接受。”

“如果不仅以父母的名义邀请，而且还以他妹妹的名义邀请呢？”

“我仍然不接受。”

“说得对。”拉法爱尔说着又迈起方步来。

“我不否认，我非常尊敬那一家人，”稍停片刻后，马丁接着说，“我刚到圣地亚哥的时候，既没有钱，又没有人帮助。是她家殷勤地款待了我，而很多人对待亲朋好友还象是施舍慈悲一样呢。不仅如此，他们待我就象家里一个成员，对我十分尊重，给了我许多鼓励。”

“你给达玛索帮忙，又把他儿子从泥坑里救出来，难道都不算数吗？”

“我本可以为他们做更多的事，但并不因此就会忘记对他们的感激。”

“那你就回他们家吧。”拉法爱尔口气生硬地说。

“我说过了，我不去。”马丁干巴巴地答道。

房间里再次被沉默笼罩了。拉法爱尔重新打破僵局，抬起那中断的政治话题。但是，马丁说起话来，已经没有见到名片前那样兴致勃勃了。拉法爱尔看到他满面愁云的神情，便道过晚安，上床去了。

第二天，奥古斯丁按时前来赴约，上午十一点钟，他走进马丁的住房。

两个青年亲热地拥抱在一起。

“我是来请你回家的，”奥古斯丁说，“我给你捎来全家的衷心问候，从我爸爸开始，他想拥抱你，直到地阿梅拉，它想咬你的鞋后跟。”

“我亲爱的奥古斯丁，”马丁说，“我非常感谢你们全家对我的热情问候，我会永远记在心上。可是你瞧，我现在绝对不能接受你们的邀请。”

“我要问问那是为什么？”

“因为要是扔下拉法爱尔，他是不会原谅我的。”

“你先是住在我们家里的。”奥古斯丁强调说。

“这我知道，我一直非常感激你们家的热情款待。”

“亲爱的，不管你怎么说，你要是不回去，大家会说你忘恩负义。”

“正是为了不当忘恩负义的人，我才抱歉地拒绝你们的邀请。”马丁说着，友好地拍拍奥古斯丁的肩膀。

“得了，得了，亲爱的，别跟我来这一套了。咱们快走吧。你看，我还特别向一个人做了保证，说没有你我就不回家。”

“向谁保证？”马丁很感兴趣地问道。

“向丽奥娜。我们从她那里才知道你住在这个地方。我不明白她是怎么打听到的。看来法国人说得有道理；女人喜欢的事，就是上帝的吩咐。”

“请你转告丽奥娜小姐，我十分感谢她的关心。”马丁激动地说，“我很遗憾不能接受你们的友好邀请。”

“可是她会狠狠说我一顿，”奥古斯丁说，“如果丽奥娜提出某种要求，你就得理解成是命令。她斩钉截铁地宣布，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弥补给你造成的伤害。你的行动本来是慷慨无私的，我们闹误会了。”

“啊，她替我主持了公道！”马丁高兴地喊起来。

“可谁不替你主持公道呢？”奥古斯丁用同样的声调说，“家里的意见完全一致。可在政治方面就不同了，我还摸不准我父亲的倾向，他今天是反对派，明天又成了内阁派。这些事你不必介意，绝对放心地来吧。我爸爸说了，他非常需要你。”

马丁再次婉言谢绝，其理由是对拉法爱尔已做过许诺。

“那你自己去家里解释吧。”奥古斯丁表示为难，“我回去通知你的访问啦。”

“我尽可能今天晚上去。”马丁说。

奥古斯丁听到这个答复以后，便象往常那样，转而饶舌地谈到他的秘密，他说，他爱上了玛蒂勒德，并且有希望得到垂青。

一小时之后，奥古斯丁告别了马丁。后者则沉浸在与丽奥娜有关的回忆里。在姑娘家里的往事仿佛历历在目，一想到她那变

化无常的性格，便冲淡了急于看见她的渴望，这个渴望是奥古斯丁那番话引起的。

当他反复思索，并且对晚上的访问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时，下午 4 点钟，拉法爱尔回来找他。

拉法爱尔似乎心情很好，他笑着问马丁：

“奥古斯丁来过啦？”

“嗯，他呆的功夫很长。”

“他邀请你去他家吗？”

“是的，非要我去不可。”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尽量在今天晚上去。”

“这可不对。”拉法爱尔用他那种权威的口气说道。马丁以前看见他对同学们用过这种口吻，可是对他从来不这样。

“这种事只能由我自己来作主。”马丁恼火地回答说。他那骄傲的性格对任何性质的专横都表示反对。

“因为你和我相处得亲密无间，我当然可以给你出主意。”拉法爱尔的声调比较柔和些了。

“那我听听你的高见。”马丁说。

“我想你不应该去她家，至少现在不去。”

“为什么？”

“因为你会重新踏上那苦难的历程。自从我认识你，就发现你走在这条路上。马丁，你的心地太善良了，决不能拜倒在一个自高自大、浑身怪癖的姑娘脚下。当她看到又一个牺牲品来崇拜她的美貌，她会无情地加以践踏。再说，今天晚上你访问一次，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你在女人面前太胆怯。当你壮起胆去见

她的时候，就会轻易地变成她的奴隶。”

说到这里，拉法爱尔停顿下来，看到马丁没有反应，他继续说道：

“我带来一个消息，它能使你走上另外一条路，帮助你结束这首过份浪漫的情歌。”

“什么消息？”

“在告诉你以前，我先问你一件事。”

“说吧。”

“你在我们秘密团体里发表的那些意见，是真心话呢？还是一时心里不快的牢骚？”

“如果不是真心话，我也就不说出来了。”

“这么说，你参加我们的事业是不惜任何代价了？”

“是的，不惜任何代价。”马丁态度坚决地说。

“你在团体里的保证也是算数的了？你说，随时服从指挥，现在我告诉你，首领发来了命令。”

“我说话是算数的。我信守自己的诺言。”

“丽奥娜不会使你放弃履行诺言吗？”

“不会的。不管他是谁。”

“你是我一向深为敬佩的男子汉。”拉法爱尔说着，在好朋友对面坐下来。

“经过这番反复的查问，我还没听到你的消息哩。”

“我的消息就是：万事俱备，明天举行武装起义。”

拉法爱尔压低嗓门，说出上面这句话来。

他继续说道：“只有很少几个人掌握这个秘密。在我们这个小组里，只有四个人知道；我和他们一起给大家分配任务。我给

你留了一个位置，如果你参加战斗，就做我的『手。』”

“做得对。”马丁意气昂扬地说道。

拉法爱尔接着说：“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你去看丽奥娜的原因。我担心你抵挡不住她的魅力，我不愿意朋友们把你看做怕死鬼。”

“你说得有道理，我不去看她。”

“许多人认为不会有什么激烈战斗，他们说，正规军会大批转到我们的旗帜下来。我并不这么乐观，不过，我对胜利是有信心的。”

“我们已经掌握了哪些部队？”马丁问。

“最有把握的是巴尔底维亚营，卡哥布高营的一部分，也许还有个炮兵营。依我看，唯一保险的是巴尔底维亚营。我们有了这个装备良好、服从指挥的一营人，加上即将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我们就能占领全部兵营。战斗首先从炮兵营地开始，因为从那里可以搞到我们所需要的军火。比尔堡和你认识的许多人都将参加这个行动。我已经答应他们，你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

“谢谢你对我的高度信任。”马丁说着，一面握握朋友的手，“我一定努力，不让你失望。”

拉法爱尔继续说：“回头咱们再详细谈，因为今天有一整夜可以商量这件事。现在，我告诉你可以做这样一件事，虽然我考虑不让你去看丽奥娜。”

“什么事？”

“我敢肯定，就算你能够和丽奥娜再相处很长一段时间，你仍然不敢向她表白爱情。”

“假若她家不是那么有钱，我又不欠她父亲的恩情，我也许

敢开口。”

“我的看法正是根据上面那些理由，因为它们都很实际，所以我说你不敢。再说，她又很骄傲，绝不会主动向你伸手说：‘马丁，我已经看出你的心事，我也有同感。’要是她能这样做，那当然太美了。”

“是啊！”马丁长长地叹口气。

“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出的这个主意，是要让你明白你现在的处境是多么地特殊。”

“你快说说你的想法吧。”

“我的意见是，你给她写封信，就说你爱她，明天派人给她送去。”

马丁沉思起来。

“你想让她永远不知道你的爱情吗？”拉法爱尔问道。

“不想。”马丁口气坚决地回答说。

“你如果想把心里话告诉她，那么眼下这个时机最好不过了，因为当你面临危险的时候，人们就可以原谅你的大胆。她若是爱你，就会谅解你。万一情况相反，她不愿意，你也没有失掉什么。就算你不去她家了，他们也不能责怪你不守信义。”

拉法爱尔又说出几条理由，便说服了马丁。后者已经忘记了第二天还有危险在等待着他，而一心沉醉于如何倾诉长期埋在心底的情愫。

天黑以后，拉法爱尔准备外出，他对马丁说：

“你留在这里。我去接受最后的指令。十二点钟以前，我就回来。”

他关好门走了。马丁回到桌旁写信，关于信中的措辞，那象

火一般的字句，早已在脑海里闪闪发光了。

五十六

对马丁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庄严的时刻，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向那个占据他心灵的人表白自己的爱情，又是准备投身一项以生命为代价的事业的前夕。他并不感到恐惧，却体验到死亡迫在眉睫时在坚强的心里所产生的不安；在这个时刻，生存的本能，在他那生机蓬勃的身体上，似乎更为有力地抓紧了他的胸膛。他怀着这样的心情写道：

“小姐：当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也许我已不在人间，或者正处于死亡的严重威胁之下。只是凭着这些想法，方敢给您写信。使我产生灵感的是爱情。不晓得对于您这是否是秘密。虽然我在您面前总是非常胆怯，虽然我对这个热情款待我的家庭十分尊敬，我却没有力量掩盖心中的秘密。我真心诚意地向您坦白，但是并无他求：您使我生平第一次产生了唯一的爱情。我心中的理智劝告我，要抵御这个爱情的进攻，结果却无法取胜；我的心灵由于没有希望得到响应并且无力反抗，便屈从于爱情的统治。经过同爱情的斗争，并且至少取得了能够把这一感情瞒住大家、也瞒住您本人的胜利以后，当明天有一起偶然事件很可能会夺去我的生命的时候，我禁不住要对您谈到它。请您原谅我这种缺乏礼貌的软弱性吧。也许这是一个垂危的人的诀别。也许这是一个命运乖蹇、明天将离开您而漂泊外乡的人的告别。总而言之，是

要把一个秘密托付给您那正直的心。我希望您不要蔑视它，也不要嘲笑它，因为这种感情是发自肺腑的，它自认为对得起您的评价，尽管命运之神不让这个爱情属于您。

“小姐，自从我离开您们的家，对那件不公正的诬告，我没有说过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也许时间会把它澄清的。过去我曾有希望为自己辩白，但是却借助勇气忍受了那清白之冤；现在，要这样做的机会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仅仅想重申一下，以前我对自己行为的有关说明，都是诚恳的。现在，我可以带走这样一个安慰：我将获得您的信任，因为您一定会考虑到，我是在严肃的时刻向您提出这件事的。”

在这封信里，马丁对丽奥娜家一再表示感谢，他完全摒弃了当时流行于爱情小说中的尺牍体以及矫揉造作的浪漫文风。马丁给他心目中的女神写信，除去表达心中的深情而别无他意。他不会用那些沸腾在情侣脑海中迷人的话语，去加剧心中熊熊的烈火。尽管如此，他把这封信反复念了几遍。他想到若是牺牲了，丽奥娜不会不了解他的心事，她虽然不会把爱情做为缅怀的祭品奉献给他，至少会表示尊重，因此便松了一口气，感到如释重负。

深夜十一点，拉法爱尔回到家里。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他对马丁说，“我把作战的东西拿来了。”

说罢，他拿出两副武装带，上面各系着一把手枪；还掏出两把军刀，这是藏在斗篷底下带来的。

“伸手接着。”他一面说，一面递给马丁一副武装带和一把军刀，“我以祖国的名义发给你武器，让你武装起来去保卫祖国，为她而战斗。”

两个小伙子检查了武器，分配了子弹夹，佩上腰刀。他们脸上笑着，嘴里说着意外情况的戏言，用以掩饰心头的紧张和不安。

拉法爱尔随后向马丁解释了他了解到的进攻计划，以及参战的人员。他俩一直谈到清晨两点钟。在这段时间里，街道上传来的每个响声，都会引起他们的不安；他们有时则长时间的沉默，似乎要从寂静的深夜里感受到这座沉睡城市的脉搏。

“集合的时间快到了。”拉法爱尔望望座钟，时针指着三点，他说，“你的信写好了吗？”

“写好了。”马丁回答说。

“我已经付给达玛索的仆人一个比索，让他等着我。”拉法爱尔又说：“我答应他，等把你的信送到以后，我再给他八个比索。”

说完这些话，他走出房间，不大一会儿就回来了。他脸色苍白，神情激动。

“可怜的姑妈，”进门以后，他说：“她睡得很香。”

拉法爱尔对室内的陈设扫视一眼，那是他欢乐与悲哀的见证，他似乎要避开对往事的回忆，便高声说：

“咱们快走吧。也许会凯旋而归。”

二人来到大街上。武器已藏在斗篷里。他俩悄悄走到阿尔玛广场，穿越之后，向达玛索家走去。快到门口时，拉法爱尔对马丁说：

“你在这里等我。”

他走到门前，轻轻敲了几下，男仆立刻开了门。

“你把这封信交给丽奥娜小姐本人。”他把马丁的信递给男仆，说道，“她一起床，你就把信送到她本人手中。这些钱是给你的。”他把任务重复一遍，嘱咐那仆人好好完成。

然后，他叫上马丁，一直向河堤旁的一所大宅院走去。大门很容易就开了，他让马丁走进漆黑的院子，把街门随后掩上了。

接着，三三两两的人群，陆续走了进来，大衣或斗篷里面都藏有武器。随着时间的过去，一批批人站满了大院。

拉法爱尔把大家集合起来，分成两组，站好队伍。他把一组人交给马丁指挥，另一组由一个青年率领；他本人则负责指挥整个队伍。马丁和拉法爱尔所属的那个秘密俱乐部的其它青年，都被拉法爱尔安置在下级领导岗位上。拉法爱尔让全体成员站成方阵，由他做简短的动员，他号召大家以智利人的勇敢精神去战斗。随后，他命令一个军官去阿尔玛广场上联系，一旦大部队开始集合，就迅速回来通知。十分钟后，联络官回来了，他说，巴尔底维亚营马上就到。

拉法爱尔于是下令出发。大家秩序井然地向指定地点走去，他们在巴尔底维亚营到达不久之后，也就来到广场。在4月20日这一天的行动中，巴尔底维亚营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拉法爱尔与起义的主要首领彼德罗·乌里约拉中校会合了。他俩和其它首领共同商议了下一步的行动。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军队和老百姓会起来支持他们。拉法爱尔是主张立即行动、占领各处兵营、把群众武装起来的激烈人物之一。

时间在消逝，它证明那些主张进攻的人是正确的。因为到拂晓五点半钟，起义队伍的人数增加得很少，而这支部队从四点钟就集结在阿尔玛广场上。

于是决定进攻。一支先遣队出发了，拉法爱尔的队伍随后跟进，去占领消防警察的营地。

起义军和老百姓共同行动，战斗的第一枪就要打响了。由于

迟疑不决，便发生了智利首都史上最残酷的战斗之一。

五十七

我们从起义次日发出的报道上摘录两段。它们是描述 4 月 20 日战斗序幕的：

“彼德罗·乌里约拉中校的部队，”报道上这样写道，“成功地袭击了消防警察的巡逻兵。他们在兵营外边只有三个人，其它岗哨象往常那样是设置在营地里的。”

“消防警察的营地被占领了。里面的武器分给了群众。消防警察都加入到起义军方面来了。与此同时，在卡哥布高营担任警卫的士兵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消防警察面对起义军进攻确实没有抵抗。缴获了武器之后，大部分队伍转回到阿尔玛广场上来。

但是，一个意外的消息使大家感到泄气。就是充当先遣队的巴尔底维亚营的两个军曹，去占领国民警卫队三营的驻地时，突然哗变，开枪打死、打伤军官各一名，随后率领先遣队投降到政府军方面去了。

这个消息传到广场，立即在起义者中间笼罩着不祥的预兆。这种背叛的例子可能会传染开来，蔓延到整个巴尔底维亚营。到此时为止，这个营是参加起义的唯一有战斗经验的队伍。

这时候，起义的消息已传播到城市最偏远的角落。大批的群众涌到阿尔玛广场，起义的首领们正在那里宣讲起义的宗旨，但

是，却没有武器发给报名参加起义的人。这个消息通过不同的渠道也传到政府内阁耳中。政府首脑立刻抓住起义军浪费的宝贵时间组织自卫反击。各个兵营马上拉响了战斗警报。炮兵营开始抵抗的枪声已经隐约传来。能够拿到武器的国民警卫队已在莫内达广场上集结待命。政府军占领了圣达路西亚山，那里是全城的制高点。

在这紧急关头，起义军看到没有任何新的队伍投到他们的旗下，而且没有武器发给要参加战斗的群众，便决定攻打炮兵营，那里有武器仓库，因此对起义能否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关的报道说：“炮兵营位于圣达路西亚山脚下通向卡涅达大街的地方，地形十分不利于进攻，因为它占据着卡涅达大街与安高斯大街交叉的街头，前方和两侧都有一片面积很大的开阔地；另外营地的大门有六米多宽，需要炮火的轰击才能突破。”

炮兵营的地势就是这样的。这时，起义军正沿着国会街转向卡涅达大街前进，目标正是炮兵营。

在介绍那里的激战场面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在达玛索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达玛索的住宅位于圣地亚哥中心区的街道上。起义的消息把全家人从黎明前的酣睡中惊醒。

达玛索听到隔壁仆人房里叫喊“起义了”的声音，一个翻身跳到床下。恩葛拉萨夫人听见丈夫一面找裤子一面声嘶力竭地叫道：“造反了！喂，造反了！”便以惊人的灵活，象达玛索那样跳下床来。

由于漆黑无光，越发增添了恐怖色彩。这不仅吓坏了恩葛拉萨夫人，也加剧了达玛索的恐惧心理。他没有料到自己的喊声是

那样的怪异。由于这突如其来的惊吓，他们夫妻二人满屋乱转，寻找那就在手边而没有发现的衣物。

“怎么搞的？我的皮鞋呢？”达玛索绝望地喊道，一面四处乱摸。

恩葛拉萨夫人终于点燃一支蜡烛，她冲着达玛索吼道：“老头子，你瞧瞧，你穿着我的衬裙呐。”她站在床边，身上只有一团遮羞布。

借助光亮，达玛索看到不知怎么搞的，他的肩膀上果然披着老婆的衬裙。他慌忙脱下来，朝着妻子劈头盖脑地扔了过去。恩葛拉萨夫人本想用一只手接住裙子，另一只手仍然捂住盖在腹部的一团乱衣，结果一挥手便把蜡烛打灭在地毯上。

这意外的事故使惊慌失措的夫妇越发喊叫起来，再加上地阿梅拉的狂吠，房间里更是混乱一团，而且他们二人都极力提高嗓门来压倒对方。

最后，蜡烛总算又点着了。达玛索找到鞋袜，恩葛拉萨也穿上了衣裙，地阿梅拉爬在主人刚刚离开的床上，也渐渐安静下来。

“要赶快穿衣服。”达玛索说道，一面带头行动。但是，一点也不迅速，在这紧要的关头，似乎每件衣裳都已隐蔽起来。

这时，忽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难道他们进来啦？”达玛索脸色惨白地叫道。

“爸爸，爸爸，”奥古斯丁在外面喊道，“快起床！闹暴动啦！”

“来了。”达玛索答应着，给长子开了门。

达玛索和恩葛拉萨夫人刚穿好衣服，就向大儿子提出一连串

关于暴动的问题。奥古斯丁由于什么也不知道，只好跟着父母重复一遍。

“丽奥娜怎么样？”达玛索看到长子既不能回答问题，也不能平息他的焦虑，于是问起女儿来。

三个人一起来到丽奥娜的房间，他们看到她已经梳洗完毕，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桌旁边。

“孩子，闹暴动了。”达玛索告诉女儿。

“人人都这么说。”姑娘沉着地回答。

“咱们该怎么办呐？”父亲问她。他对丽奥娜的镇定感到迷惑不解。

“您想怎么样呢？”她说，“我看在家里等着就很好。”

达玛索可无法平静下来，他不明白这个时候怎么能安安稳稳地坐着。他快步走出女儿房间，喊来几个男仆，命令他们关紧大门。然后，又回到丽奥娜的屋里，他说：

“这就是向穷鬼们演说的结果！这些可恶的自由派分子！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丢失的，所以就闹暴动。啊，假如我领导政府，马上把他们都枪毙。”

这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一下子堵住了他的嘴巴，几乎把他吓死在沙发上。

恩葛拉萨夫人更是惊恐万状，突然扑倒在丈夫怀里，没想到她和丈夫之间挤住了地阿梅拉；由于这个意外残忍的酷刑，害得小狗可怕地嚎叫起来。

“爸爸，妈妈，勇敢点！地阿梅拉，你安静点！”奥古斯丁说道，一面极力装出镇定的神情，可是他那发抖的双腿却不肯听话。

唯一好象没有感觉的人就是丽奥娜，她既不做作，也不害怕，只是冷冷地劝他们安静一点。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天亮了，家里的骚动逐渐停止了。但是，丽奥娜的心情却难以平静。

这时，有个女仆来到房间，由于慌张，她气喘嘘嘘地说：

“先生，有人敲门。”

这句话对于达玛索就等于宣布：一颗炸弹要落到他家屋顶上了。因此，他双手抱头，狂吼道：

“要来抢劫了，要来抢劫了！”

丽奥娜不理睬父亲的叫喊，对奥古斯丁说：

“你干嘛不去看看是谁敲门？”

“我去？你说得容易。要是几个带枪的穷鬼怎么办？我不去，我还要保护你们呢。千万不能开门！”

“这种保护法可真新鲜！”姑娘嘲讽地说，一面离开房间，朝大门走去。那里的敲门声显得很急促。

敲门的人是菲德尔，后面跟着佛兰西斯卡夫人，玛蒂勒德和她的弟弟妹妹。他们走进院子，七嘴八舌地讲述起街上看到的情景。当他们朝内室走去的时候，看门的仆人走到丽奥娜的身边说：

“小姐，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姑娘接过信，机械地拆开来。

当她看到马丁的名字时，泪水模糊了双眼。她声音低沉地对仆人说：

“好，你看门去吧。有人敲门就来叫我。”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已经恢复了平静，只有面颊上泛出

的绯红说明她的心被一股强大的激情所左右。

丽奥娜没有去父母和菲德尔一家呆的房间，而是来到一间空无一人的小屋。她关好门，急不可待地打开衣袋里的信。

这姑娘一看完信的内容，立刻失去了镇定和勇气，而刚才她的表现是完全不同于家里人的。她的脸色变得苍白，眼睛里充满了热泪，呼吸十分急促，胸脯激烈地起伏。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呀？”她惊叫道。这一声喊叫反映了她内心的种种痛苦，因为马丁这时正处于危险之中。

接着，她突然站起来，仿佛又一个可怕的念头袭击了她的心。

“他要是受了伤呢？或是死了呢？”她一面自言自语，一双美丽的眼睛一面望着天空，爱情的泪水第一次顺着面颊滚了下来。

她于是为马丁的生命，虔诚地祈求上帝保佑。她的祷告虽然语句不连贯，却发自肺腑，崇高而感人，因为那是一颗热恋的心在说话。随后，她似乎悟出这样一点道理，就是傲慢的性格，动人的容颜和无聊的虚荣心全是无用的；她觉得自己十分软弱，便象孩童般地哭泣起来，忘怀了周围同自己爱情无关的一切。

又过了片刻，她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理一理由于一时绝望而弄乱的衣裳，把马丁的信装在胸前，离开了房间。

这时，由于菲德尔的到来，达玛索的思想又来一个突然急转，他几乎完全平静下来。菲德尔进门以后讲述了在大街上探听到的消息。据说，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全部兵营，现在正向莫内达宫进军，这是政府的最后堡垒。

最后，他说：“说不定这功夫什么都结束了。”

在菲德尔请求下，大家都离开房间，登上高处，从阳台上瞭望街上的动静。

“喂，那边出什么事啦？”菲德尔问那些跑着的行人。

“听说起义成功了。乌里约拉中校占领了炮兵营。”有个人回答道。

这时不知谁喊道：“人民万岁！”

“万岁！”达玛索连忙响应。他一向站在胜利的一方。

接着，他好象要遮掩这种造反性质的口号，立刻解释说：

“有时也要替穷人主持公道，他们总是受压迫的。”

“可是他们也不能压迫我们啊！”菲德尔反驳说。他非常仇恨这些“痞子”运动。

“人民收回自己被践踏的权利是应该的。”达玛索以令人惊讶的爱国热情宣称。他已经忘记在半个小时以前对他说来还不存在着这样的人民，而只是一些穷鬼。

正当他们分析、判断、争论发生的事件时，丽奥娜则来到马丁以前住过的房间。她对着室内的陈设一面追忆那个离去的人，一面替他向上帝祈求保佑，同时双手热烈地紧捂着胸前的那封信。

正当这时，从炮兵营方向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迫使这些好奇的观众慌忙离开阳台，赶快躲到楼外，以防不测。

我们的笔锋不再描写这一小撮人物，而要回到战场上去。在那里，本书的主人公正处于生死搏斗之中。

五十八

起义军朝着炮兵营地进发，他们从国会街已经拐到白杨树街上来。

拉法爱尔走在队伍前头。在行进中，队伍的人数增加了许多，但是新来的人没有武器。

马丁十分镇静，好象在参加阅兵式，他积极维持秩序，告诉大家要保持队形不乱。

聚集在白杨树街两侧人行道上的观众，向秩序良好的起义军高声欢呼。人们都以为夺下炮兵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起义军在到达炮兵营之前，发现卡哥布高步兵营已经控制了圣达路西亚山旁的一系列阵地。这座山及其所属阵地掩护着炮兵营地；要攻打该营地，就必须首先把卡哥布高营从阵地上赶走，以防他们从侧面偷袭。为此目的，起义军开始爬山。守敌没有抵抗就放弃了阵地，慌忙向卡涅达大街南侧撤退，向炮兵营地跑去。炮营的守军立刻打开大门，这支援兵增加了兵营的防守力量。

起义军虽然行动迅速，却没有能够打乱敌人的部署。他们刚追到兵营附近，卡哥布高营的人已经进了大门。

起义军的首领于是下令攻击。在群众的呐喊声中，部队发起冲锋。由于没有武器和组织领导，很多老百姓只是在一旁助威。如果没有人带头，许多群众是不会积极行动的，他们习惯于大人

物的指挥。虽然一再宣传人人平等，他们还总是把老爷看得高人一等。

拉法爱尔指挥部下从侧翼进攻，而巴尔底维亚营的官兵从正面主攻。战斗全面打响。被围困的人，为节约弹药，尽量瞄准射击。富有作战经验的巴尔底维亚营朝着大门和窗户猛烈开火。拉法爱尔和其它首领指挥的群众队伍向屋顶上的士兵猛扔石块，一面企图打开兵营的另一座大门。终于，他们在大门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由马丁率领的一小队人，冒着密集的火力，推倒了那座面向收获街的大门。

“弟兄们，冲啊！”马丁高喊着，一手挥刀，一手拿枪，奋力冲进兵营。他的人紧跟在后面，但是，一股密集的火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向后转。不管马丁怎样以自己的行动和声音激励大家，也终归无效。这时，从大街另一侧传来一阵被围困者更猛烈的射击声。那枪炮声响彻云霄。街上的起义军伤亡很大。

就是这阵枪炮声把达玛索和菲德尔两家人从阳台上赶了下去。丽奥娜这时正在恳求上帝保佑马丁。而马丁呢，却象古代骑士那样，心里想着她的模样，嘴里念叨着她的名字，在奋力冲杀。

被包围的人虽然在拼死顽抗，在进攻者持续不断的火力杀伤和勇猛冲击下，其处境已经岌岌可危。据报道说，正在这个时候，在奥古斯丁大街上出现了一支由戈尔斯亚中校率领的政府军，他们是由刚刚集合起来的国民警卫队组成的。他们沿着大街飞快地前来救援。但是，他们很快被巴尔底维亚营派出的分队和群众队伍所阻击。战斗十分激烈。起义者以惊人的勇猛顽强同政府军作战。这时真是弹雨横飞，尸陈遍地。

马丁和拉法爱尔也在勇敢沉着地作战。他俩不仅指挥和鼓励部下，同时也象战士一样拿起步枪向敌人射击。指挥官的声音被淹没在枪炮声中，又同那些受伤后退出战斗的人的叫骂声混杂在一起。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一颗子弹击中了起义军的首领乌里约拉中校。他倒下的时候，说道：“他们骗了我。”这句话成为这样的历史见证：起义者没有预料到那样顽强的抵抗。

首领阵亡的消息在起义军中迅速传开来。在战斗中，心理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起义军的火力显著减弱了。进攻者变成防御者。大家纷纷向卡涅达大街撤退。突然，一股起义军和部分参战群众又返身向炮兵营猛烈射击起来，因为营地的大门敞开了，守军从里面拉出两门火炮，准备轰击起义军。

在圣依西特罗大街上，马丁和拉法爱尔在群众的支援下，对准从兵营里冲出来的敌人猛烈开火，一面把牺牲者的武器传递给赤手空拳的人。

毫无疑问，这是最艰难的时刻。交战双方的距离如此之近，彼此的表情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每一枪都是弹无虚发，被击中的人是如何倒下的，能够看得很分明。枪炮声震耳欲聋。双方都伤亡惨重。早晨那些助威的人，看到战斗如此激烈和危险，都吓得四散奔逃了。只剩下厮杀的双方士兵。在搏斗中，一批批祖国的优秀儿女倒下了。但是，马丁和拉法爱尔仍在顽强地率领手下的弟兄们对准兵营那两门火炮组织了有效的火力封锁。他们连续杀伤两名敌方军官和一些炮兵，使炮火大为减弱。这时，兵营的指挥官亲自接替牺牲的军官，其中一名是他的儿子。但是，他刚一上阵，一股更为猛烈的弹雨射杀了全部的炮手。在弥漫的硝烟掩护

下，起义战士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缴获了这两门已经无人使用的大炮。马丁和拉法爱尔一起冲到大炮跟前。他俩是第一批摸到这个给起义军造成重大伤亡的怪物的人。

“胜利了，胜利了！”拉法爱尔高喊道。

战士们一面把火炮拉回自己的阵地，一面跟着欢呼起来。但是，声音未落，兵营的门突然大开，随着一阵可怕的轰鸣而飞来密集的枪弹，给起义军造成意想不到的伤亡。

拉法爱尔一把抓住马丁的胳膊，向部下吼道：

“开火！敌人还在挣扎！”

但是，又是一阵枪声淹没了他的叫喊。他刚说完那句话，就双手楼住马丁的颈项，痛苦地说：

“我受伤了，站立不住。”

马丁抱住他的腰，将他拖出阵地，带到一所房屋门口，用脚一踹，门应声开了。他把拉法爱尔拖进屋里，浑身沾满了鲜血。

马丁带拉法爱尔进去的这家人，有两个妇女和一个老人。

马丁对那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说：

“太太，劳驾帮帮这个青年。”

两个妇女和那位老人一起帮助马丁给拉法爱尔脱去衬衣，发现他胸部中了两颗子弹；随着呼吸的起伏，大量的鲜血从伤口涌流出来。

拉法爱尔拉着他朋友的双手，说：

“别动我。没办法了。我活不了多久啦。”

马丁的眼睛里在片刻前还充满着战斗的激情，这时候，却已热泪盈眶。

“你也受伤啦？”拉法爱尔吃惊地问。他看见马丁的一只胳膊

臂上染满了鲜血。

“不知道。我没有什么感觉。”他说。

击中拉法爱尔的那一阵弹雨，也使马丁的右臂挂了彩。

“胜利在望了，你听枪声，兵营的火力减弱了。”拉法爱尔说话更加困难了。

他每说一句话都十分费力，声音越来越微弱。尽管马丁和那三个人努力用手巾和绷带给他止血，但是大量的血还是不住地从胸口涌出来。

又过了一会儿，拉法爱尔好象在侧耳倾听某处的枪声，他忽然激动地握住马丁的手，竭力要坐起来。他难过地说：“替我向可怜的姑妈告别吧。要是你能看见阿德莱达，请她原谅我。别忘了我，马丁，因为……”

他努力想说最后一句话，结果反而加快结束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些话僵止在唇边。头颅跌落在那个老妇人事先放好的破枕头上。

“啊，死了，他死了！”马丁惊叫起来，一面紧紧抱住拉法爱尔，孩子般地哭了，“可怜的拉法爱尔！”

他痛哭了一阵，随后突然吻过拉法爱尔的前额和面颊，便起身对两个妇女说，如果她们能把尸体交给彼德罗·圣路易斯先生，一定会得到酬谢。说罢，他离开房间，一面喊道：“我替你报仇！”

他的眼睛里射出仇恨的怒火，右手紧握着出鞘的腰刀。

马丁回到战场上，那里已经乱成一团。这时，起义军已经溃散。卡哥布高营一个被俘的军官趁着混乱逃进了炮兵营地，还带走了一些士兵。这一变化很快就影响到别人。起义军的火力逐

停歇下来。许多人以为胜利了，纷纷涌进兵营，结果落入守卫兵营的人手里。

马丁正是在这个时候跑到前线的，他也带着同样的错觉冲进兵营。但是，他在门厅里遇到了阿玛多尔·莫里那。战斗一开始，这家伙就躲在兵营里，因为他站在政府一边反对起义军，而当初他本想支持造反派的。

马丁手下的一个青年跑来告诉他：“马丁，咱们垮了，队伍把咱们扔下撤退了。快跑吧！”

就在这时，阿玛多尔喊起来：

“里查德，这里有两个叛乱分子！”

“王八蛋！”马丁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怒吼道，“我可怜你，饶了你这一遭。”

说罢，狠命一推，把阿玛多尔撞到墙上去。

“快跑吧！要让他们抓住，那才是傻瓜呢。”那个小青年对马丁说。

小伙子把马丁拉到兵营外面。这时门口附近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

马丁想挣脱那个小青年。这时阿玛多尔已经跑去叫警官里查德。这位警官本来是召集一些市民，由他率领前来支援炮兵营的。

马丁决定撤离那里的时候，阿玛多尔带着里查德和一些士兵已经追到了门厅。

“走吧，走吧，别让他们抓住当俘虏。”那小伙子对马丁说。

马丁握握他的手，说：“再见吧！”

他朝着达玛索·恩西那家的方向跑去。这时，阿玛多尔和里查德正在门厅的人群中寻找他。

因为拥挤在大门口的人很多，这使马丁能够跑得远远的。等他们追出来的时候，马丁已经离开兵营一里地了。

“咱们到达玛索家去找。”阿玛多尔向警官建议说。

“要是在那里找不到，咱们就全城大搜查。”

五十九

我们已经叙述了1851年4月20日在圣地亚哥发生的主要激战场面。我们的材料仅限于那天的官方公报和有关的新闻报道。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本书中的另一些人物了。

丽奥娜和家里其它成员在难以忍受的担忧中挨过了几个小时。战斗的喧嚣声一直在他们恐惧的心头回响，几乎每个人都是胆战心惊的。丽奥娜则感到更大的不安。

恩葛拉萨夫人早已把家里的全体成员召集在一起，祷告了一遍又一遍。达玛索和奥古斯丁象个忠实的信徒，虔诚地祈祷着。只有丽奥娜这时不在房间，而是独自一人伫立在阳台。

她斜倚在栏干上，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街上的动静。她祈求上帝保佑马丁。每听到枪响，她都竭力排除那心头上的不祥之兆。她不敢向街上的行人打听，害怕听到坏消息。

她两眼注视着作战的方向。她看见有一群人正朝着她家的方向跑来。其中有个人从阳台下经过的时候，好象要喘息一下，便

停下脚步。

“小姐，”他对丽奥娜说，“我们被打败了。巴尔底维亚营的人向政府投降了。”

说罢，他继续拔腿去赶已经跑远了的人群。

听完这句话，丽奥娜突然感到一股寒流传遍了全身的血管。她想，如果起义军失败了，马丁有可能被俘或牺牲。她感到浑身发凉。于是，她仰首苍天，不由自主地高声祷告起来，在那些激动的临时急就的祷词中，夹杂着马丁·里瓦斯的名字。

正在这时，她看见有个人从远处向这里跑过来。又过了一阵功夫，她以为是错觉在作怪。但是，她突然高兴地喊了一声，便急忙下楼到院子里去了。她已经辨认出来，那个人就是马丁。

庭院里空无一人。街门上着锁，外加一根粗大的门栓。她打开锁，又轻而易举地拉开门栓，似乎它并不很重。她在几秒钟内便干完了这些事，大门敞开了。

就在此时，马丁·里瓦斯也跑到门口，他站在丽奥娜面前，觉得她那不整的衣着和苍白的面庞比任何时候都更美丽。

这个青年，刚刚勇敢、沉着地经历了三个小时惊险的战斗，现在，站在这位面色苍白的姑娘眼前，却显得慌张起来。她那一对满含热泪的大眼睛，正以难言的欢乐注视着他。

“小姐，”他口将言而噤嚅。“我来……”

他还没有说完，丽奥娜就用双手拉住他说：

“进来，快进来。要不然会看见你的。”

马丁顺从地接受了姑娘那两只柔软的手的压力，以及伴随一行动的甜蜜命令。

接着，丽奥娜用同样的灵巧和气力把大门关好，一面对马丁

说：

“跟我来。”

他俩穿过庭院，丽奥娜没有走进全家正在祈祷的房间。她穿过奥古斯丁的房子，从后院拐了一个弯，走进她自己的住室。马丁刚一进屋， she 就把门插上了。

“没有人看见我们。”她象刚刚跑过长路，激动地说道。

马丁站在住室的中央。他看着丽奥娜，觉得这仿佛是在梦中。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他多次念叨着这位美丽姑娘的名字，现在她就在他身旁，就在这个他奉为圣殿般的房间里。这个有着尊贵的前额、傲慢目光的骄美人，现在却不知所措，但是，满面笑容地靠近他身边，温柔多情地注视着他。

“坐在这里。”她说着，给他拉过一把椅子。

“我今天早晨收到了您的信。”她接着说，一面柔情地望着他。

她刚要继续说下去，突然惊叫一声，急忙接近马丁。

“啊，您受伤了！”她扶着他一只胳膊，那手上也有血迹。

“没什么，我不觉得怎么疼。”马丁回答说。

“来，脱下衬衣。”她用命令的口气说道。

他衬衣的袖子上有一大块血迹，粘在伤口周围。伤势很轻，上面的血已经凝固了。

“只不过擦破一层皮。”马丁说。

“没关系。我来把它包扎好。”姑娘说道。

她从脖颈上解下一块细纱巾，先把马丁的袖子挽起，然后把纱巾轻轻裹在伤口上。

她一面缠绕纱巾，一面说：“今天早晨您让我受的罪比我这

一辈子都要多。昨天晚上您为什么不来我家？您不是已经答应我哥哥了吗？”

“小姐，”马丁回答说，他决心再重申一遍自己信中曾经表白过的话，“昨天晚上我没有勇气来这里。我虽然离开您家很久，我虽然对刚才冒着生命危险所投身的事业十分热衷，我对您的爱却一直占据着心头。我明白，假如我昨天晚上来了，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参加斗争的勇气了。”

“您竟然拿着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丽奥娜用责备的口气一面说着，一面垂下眼帘，“您从前为什么不用最后这封信里的坦率态度跟我直接谈呢？”

“因为我没有勇气。再说，您不是根据一些表面现象还责备过我吗？”

“是的。是埃德米拉本人打消了我的疑团，她把您给她的那些复信都给我看了。”

“我所处的地位也迫使我不能开口。”马丁神色忧郁地补充说。

“既然我爱你，你的地位有什么关系呢！”丽奥娜高声说，一面深情地凝视着马丁的眼睛。

“噢，丽奥娜，请你把这句话再说一遍。”马丁欣喜若狂地喊道，一面激动地握住那美丽姑娘的双手。

“不错，我爱你。这一点我对谁也不会隐瞒。”丽奥娜回答说，“今天上午，我回忆起你住在这里的那些日子，我意识到因为骄傲，我待你是很冷淡的。”她脸色苍白地继续说，“万一你今天遭到不幸，我就永远没法原谅自己，也永远得不到安慰。即使我没有收到你的信，也没有任何人能去掉我对你的想念。马

丁，你竟然下了这样的狠心。你这样做，会让我一辈子流着泪生活。”

“自从我被赶走以后，怎么能想到会有这样幸福的一天呢？”

“为什么要把你赶走呀？假如我没有爱上你，你就是喜欢那个可怜的姑娘，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丽奥娜，我心里也是怀着这样一线希望的，可是怎么才能证实呢？”

“你可以问我呀。”

“你又忘了，”马丁笑着说，“有时你的眼神可以把最勇敢的人的血液冻僵。这样的目光，你对我用过很多次。”

“你说得对。惩罚我吧。”她柔顺而又可爱地嫣然一笑。

“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加倍地酬报了我爱情吃的苦。”马丁声音热烈地回答说。

随后，他不知所以地离开座位，跪在丽奥娜跟前，一面紧握着她伸出来的双手。

“马丁，过去咱们俩的头脑都发昏了。”姑娘对他说。两个人激动相望的目光火热地交炽在一起。“咱们不是早就通过眼睛，互相倾诉我们是相爱的吗？啊，对了，你是有道理的。过错在我。那时候，在追求我的男人里面，我觉得只有你这个地位最低的人最高尚。从前我心里不敢承认这种对你特殊的爱慕。好了，从现在起，我一定改正错误，因为你的爱情使我自豪。”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配得上你的人。”马丁说道，“但是，我可以肯定，我是对你最钟情的人。从前我哪里有力量抵抗你的美丽呢？我心甘情愿地被你的美貌所征服，根本不想会有什

么样的后果。我极力克制自己，但是已经没有力量赶走占据心头的爱情了。从那时起，没有任何东西能从我心中除掉这种深情：无论是我的自尊心，渺茫的前途，或是你那傲慢相待的目光，都已经统统没用。所以，今天上午我很愿意在战场上拼命。因为，我以为你瞧不起我。我心里想，只有牺牲才能熄灭我的爱情。”

那美丽的姑娘如饥似渴地倾听着马丁的这一席话。她任凭马丁狂热地亲吻着自己的双手。她为眼前这个青年曾经多次恳求上帝保佑。现在，她以为是上帝的奇迹才使她听到这些情深意长的话语。

马丁刚要说下去，从外面传来沉重的敲门声和喊叫声。

“丽奥娜！”达玛索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来。

丽奥娜跑到门边，从锁孔里望去，看见父亲，里查德，还有几个士兵站在房门不远的地方。

“你要是不跑，可就糟糕啦！”她说转身向马丁跑去，“外边有个军官和几个士兵。”

“丽奥娜！”达玛索又一次喊道，一面敲打房门。

“马丁，从这儿跑！”姑娘说着拉开另外一扇门，“你熟悉家里的路。趁着他们在这里找你的时候，你就从我父亲的书房出去，再跑上大街。”

“街上也会有人追捕。”马丁答道。

敲门声再次响起来。里查德还嚷嚷着要破门而入。

“看在上帝面上，你如果爱我，就快跑吧！”丽奥娜万分焦急地喊道。

“要是能脱险，我一定回来看你。”马丁说，“要不是为了你的名誉，我宁可在这里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丽奥娜把他推出门外，自己扑倒在沙发上，几乎失去知觉。

父亲的喊声把她从惊惧中唤醒。她走到父亲叫喊的那扇门
前，故意把门大大地敞开来。

“小姐，”里查德对她说，“有一项痛苦的任务，迫使我要
求您，允许我搜查一下这个房间。”

“先生，请搜查好啦。”丽奥娜答道。她的态度十分傲慢，
嘲讽地说道，“一位胜利者决不会执行这种所谓的任务，从而玷
污了自己的光荣。”

“孩子！”达玛索低声呵斥女儿。他转身高声说：“负责维
护社会秩序的人，追捕捣乱分子是理所当然的。军官先生，您
看，您可以作证，我丝毫没有反对。窝藏叛乱分子对我们有什么
好处呢？跟暴动分子打交道，倒霉的是有钱人。”

士兵们细致地搜查房间的每个角落，达玛索在继续发表攻击
自由派的言论，丽奥娜坐在沙发上，在为马丁的命运担心。

马丁熟悉这座住宅，他穿堂越室，通过达玛索的书房，来到
庭院里。

丽奥娜不久也离开士兵搜查的住室，来到院落里看看马丁是
否已经脱险。

马丁一到院里，就快步向街门走去，但是，街门早已关闭。
两个手持马刀的警察在那里看守着。马丁已经走到门厅里，他既
不能后退，也不能躲藏，因为那两个门岗挥舞着军刀猛扑过来了。
这青年毫不慌张，他背靠门厅的一面墙壁，英勇抵抗着警察
的进攻。那两个家伙一面包围，一面呼喊同伙。正当马丁朝其中
一个猛劈一刀、那小子慌忙后退的时候，丽奥娜跑来了。她看见
马丁向另外一个警察又扑了过去。可是，与此同时，里面的军警

已经听到两个笨蛋的呼救声，便蜂拥而至，团团围住了马丁。小伙子在继续英勇奋战。这时候，丽奥娜焦急万分地对父亲说：

“爸爸，救救他吧！他们会杀死他的！”

闷声闷气的搏斗声，和以恩葛拉萨夫人为首的一群闻讯赶来的妇女的惊叫声混杂在一起。

达玛索吓得浑身发抖，他哆哩哆嗦地凑近围攻马丁的那群人说道：

“马丁，不要抵抗，没用了。放下武器吧！”

“再不投降，就开枪啦！”里查德喊道。他认为这个青年不仅是个叛乱分子，而且还是他那不幸爱情的制造者。

丽奥娜一听见里查德这道命令，马上惊叫起来。她看见有两个士兵正在装子弹，准备执行命令，便立刻冲进门厅。

“马丁，别抵抗了，他们要杀害你。”她对里瓦斯高喊。马丁一直在沉着、勇敢地奋战，但是一听到她的声音，就象听见命令般地服从了。

四个士兵冲上去抓住他，解除了他的武装。

达玛索对里查德说：“对待这个青年，我希望宽宏大量些。请尊重他的人格。”他又强调说，“我是支持当局的。他的事，我会跟总统先生交涉的。”

警官下令回营，马丁被夹在军警中间。小伙子向丽奥娜望去，她的脸色死人般的惨白。她也默默地注视着马丁，在这意味深长的送别目光中，仿佛她的心儿也随着他去了。他迈开大步走了。

六十

阿玛多尔把追捕马丁的军警领到达玛索家的门口以后，听从别人要他小心的劝告，便留在街上等候。不多时，大队人马抓住马丁出来，他看看没有危险，才加入队伍，回到军营。一到那里，马丁就被扔进牢房了。

达玛索全家经过刚才那个场面，仍然惊魂未定。众人对于马丁的突然出现，各人凭着主观臆想都有各自的解释，他们之所以想入非非，是因为误以为大街门是关闭的。马丁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从家内传到邻里，由此及彼传给附近的街区；结果一小时后，达玛索家的客厅里挤满了亲朋好友，纷纷打听这个惊人事件的始末。

在前厅，男客围住达玛索；在后厅，女宾缠住恩葛拉萨夫人。

这两个房间的谈话是值得一听的，因为它既描绘了这些受惊女士们的丰富想象，又揭露出上午流血事件在男人们心里的反响。

“我们总算躲过了这场灾难。”达玛索对前一天象他那样站在自由派一边的人们，说道：“假若这些流氓胜利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政府现在应该马上枪毙一、二十个捣乱分子。”一位整个上午躲在家里祈求上帝保佑免遭不测的绅士，愤愤不平地发表议

论。

女宾们这时正在谈论马丁·里瓦斯。一位太太对恩葛拉萨夫人说：“亲爱的，那小子是个土匪吧？是他在院子里杀死三个警察吗？”

另一位女士喊道：“啊，亲爱的，要是这个家伙跑进我家里，那可怎么办哪？我就得吓死了！街门是关着的，他是怎么进来的？”

“从房顶上爬过来的呗，”又一个女人自作聪明的回答说，“这些自由派可不是什么守规矩的人。”

“房顶上怎么站得住？也许是从下水道里钻过来的吧。”

“要是这样，应该在下水道里按置铁丝网。”

女客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恩葛拉萨夫人只是把小狗紧紧搂抱在怀里。

在隔壁房间，一位绅士说道：

“现在，爱国的人们应该支持政府，为的是让那些煽动分子看看公众舆论是谴责他们的。”

“我也在这样考虑。”达玛索说，“我们这些正直善良的公民们应当去见政府首脑。你们愿意到总统府去吗？”

“好啊，好啊！”众人一起响应。

“我们要求采取强硬措施。”那个主张杀一儆百的人叫道。

大家戴上帽子，向莫内达宫走去，为的是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也为的是要求惩处上午曾把他们吓得半死的那些人。

丽奥娜这时已回到自己的房间。她担心马丁的命运，绝望地啜泣着。她不断地回想起刚才和马丁的谈话。他那些相倾相慕的话语仙乐般地在心头上荡漾。她刚刚亲眼看到，他是多么英勇地

面对人数众多的敌人呀！如果说从前她的心儿为爱情而跳动，现在则因为回忆这种场面而感到自豪。她暗自发誓，一定把身心献给这个最可宝贵的人。但是，一想到新的危险还包围着马丁，顿时打乱了她那激动的思绪。她看到，叹息落泪毫无用处，最迫切的是保护他那受到威胁的生命；于是急忙走出房间，决心寻找一切可以使马丁生还的门路。

在这个念头支配下，她来到奥古斯丁的房间。这时，她的长兄正频频举杯，企图用樱桃美酒来安抚上午被吓坏的神经。

“啊，妹妹，好可怕的一天！”看见丽奥娜进来，奥古斯丁叫喊起来，“说实话，我真可怜那些妇女和胆小的男人，因为我可以想象他们一定被吓坏了。”

“现在咱们应该想一想怎么营救马丁。”丽奥娜没有理睬哥哥的牛皮大话。

“咱们？咱们能干什么？”奥古斯丁说着又喝干一杯。

“要让爸爸跟部长们，跟总统本人，跟任何对政府有影响的人去交涉。”

“好妹妹，别着急嘛。这个时候，办这种交涉是很危险的。糟糕的是马丁怎么会想到要藏在咱们家里。别人会以为咱们也参与了暴动，所以替他求情。”

“刚一说替他办事，你就害怕。可他给你帮过多少忙呀！奥古斯丁，我原来以为你只不过为人轻浮，可是没想到会忘恩负义。”丽奥娜说完，轻蔑地瞪了哥哥一眼。

“不，亲爱的，不是忘恩负义。不过，你也明白，政治上必须谨慎小心。真见鬼！来，看看替可怜的马丁能做些什么吧。不错，我是欠下他不少恩情没有报答。可你总是希望什么事情都一

下子办成。”

“问题不在于希望，而在于行动。”姑娘口气坚决地反驳说，“你要是什么也不想干，我就去跟爸爸谈。假如他对这件事也象你这么冷淡，我自己去找愿意为马丁交涉的人。”

“好家伙！妹妹，你可真热心呀！谁都会以为这不仅仅是为朋友，而是……”

“而是为爱人，对吗？”丽奥娜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说罢，她便起身走了。

“哎哟，这位的劲头真足呀！要赛过我这个男子汉和老大哥啦！”奥古斯丁望着她的背影暗暗思量。

丽奥娜告诉女仆，她父亲一回家就立刻通知她。说罢，她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一小时后，达玛索走进妻子刚刚送走客人的房间。

奥古斯丁看见父亲穿过庭院，便急忙尾随而至。

“总统府里挤满了人。”达玛索一面摘下帽子，一面说道，“舆论界一致谴责叛乱分子，总统府里充满了爱国公民的勇敢精神。我想，如果必要，大家会一起唱着歌参加战斗的。”

这番话很难使人想到他在上午还赞扬说，自由派的事业是为人民的。他的话音刚落，丽奥娜高昂着头颅，神态坚决地走进房间。

“爸爸，情况怎么样？”她一面问达玛索，一面在父亲身边坐下。

“好极了，孩子，总统感谢我支持维护社会治安。”这位绅士躊躇满志地回答说。

“我问的不是这个。”丽奥娜接着说，“马丁的事情有消息

吗？”

“啊，马丁的事吗？他大概被关起来了。可怜的小伙子。”

“您为他什么事也没做吗？”姑娘紧盯着父亲问道。

“孩子，这时候不合适呀！”达玛索回答说，“现在人心惶惶的，还是等一等好。”

“等一等？”丽奥娜喊起来，“马丁为我们办事从来没有拖延过。”

“是的，孩子，假如马丁不异想天开和自由派搅在一起，谁也不否认他是个有信用的正派青年。”

“这轮不到我们来评论他。”丽奥娜说，“既然他已经入狱了，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去办对他有利的事。”

“我们会办的，你不必操心。现在我和政府的人关系很好。”

“可是时间一长，他们会把马丁送交法庭的。”姑娘高声说，显然她已经很不耐烦了。

“这可是免不了的。”达玛索平静地回答说。

这个回答显然激怒了丽奥娜，她霍地站起身来，用命令的口气说：

“爸爸，您应该马上去找内政部长交涉。”

“这件事对咱们有风险，因为马丁是在咱们家里抓到的。等过几天再说吧。”达玛索搪塞地说。

“那么我去见部长夫人。”丽奥娜叫道，父亲的冷淡态度真的惹恼了她。

“你对马丁怎么这样感兴趣呀？”这位绅士用责备的口气说道。

“岂止感兴趣，”丽奥娜激动地反驳说，“我爱他！”

这句话在达玛索，在他的夫人和奥古斯丁身上产生的效果，就象上午激战中的枪炮轰鸣。

达玛索猛然站立起来，奥古斯丁仿佛吓呆的木鸡，恩葛拉萨夫人一把抱起小狗，用力搂在怀中。

“孩子，你在说些什么呀？”达玛索喊道，他被刚才那句话吓坏了。

他的喊声和小狗的哀叫混合在一起。女主人的神经一紧张，便弄得地阿梅拉乱汪汪。

“我说的是，我爱马丁。”丽奥娜声调自如、神态高傲地回答说。

“你爱马丁？！”达玛索惊慌失措地重复道。

丽奥娜不屑于再回答，只是神色庄重地重新坐下来。

达玛索这时才认识到女儿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他刚要摆出家长的威严，就遇到了丽奥娜挑战般的镇定而坚决的目光。

达玛索为软弱的性格所主宰，垂下头来，说道：

“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不应该？马丁尽管人穷，可是有志气，而且心地高尚，聪明过人。这就足以证明，我是有道理的。难道让我掩饰自己的感情？你们不是我理所当然要信任的人吗？”

丽奥娜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讲了这一番话。三位听她讲话的人除去缺乏反驳她的勇气，更没有对付这样一个性格高傲的姑娘所必需的果断。

恩葛拉萨夫人只是无可奈何地紧抱着地阿梅拉。

奥古斯丁用一半法语，一半西班牙语嘟哝了几句什么。达玛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借以掩饰自己的心虚。

丽奥娜继续说：

“爸爸，您知道马丁是个有作为的青年。您自己曾经多次说过。他的家庭也很好。因此，他要发家致富并不困难。可以肯定，凭着您所了解的才干，他将来不会受穷的。那么，我爱上他有什么不对呢？他比那些现在追求我的人要强百倍，我当然要喜欢他。眼下他担着很大的风险，我们就应当报答他多次给我们的帮助。说不定他是出于绝望才参加起义的。他把奥古斯丁从一个可耻的圈套中搭救出来，不然的话，哥哥就得在社会上出丑。再说，您的全部生意都是他经管的，您天天夸奖他办事牢靠。”

“这些事的确不错。要说今年大部分盈利多亏了马丁帮忙，那是不过分的。”做父亲的说道。

达玛索对女儿无法使用家长权威，于是便乐于找到这样一个下台阶。

丽奥娜趁机抓住这些话，进一步奉劝父亲照顾马丁。她讲得使人心服口服；片刻之后，达玛索只好出门寻找有影响的人士，去交涉马丁的事。他为人懦弱，这时便闪出这样一个念头：“只要设法让他流放，一但送到国外，丽奥娜就会忘掉他，去跟别人结婚。”

与一切意志薄弱的人一样，达玛索希望借助时间来摆脱困境。

六十一

马丁被转到警察局以后，被扔进一间狭小的牢房，门外站着岗哨。

粉刷得马虎了草的四壁，用厚白杨木板搭起的屋顶，没有棧框只由粗铁条封住的窗户，就是给马丁充做监牢的一切。至于家俱等等，一概全无。

马丁背靠墙壁，坐在砖地上，两臂搭在胸前。他这副低头沉思的模样，似乎是脑海里翻腾的巨浪压迫的结果，使他难以象走进牢房前那样高昂着头颅。

在这动荡的一天里发生的种种事情，现在充满了马丁的脑海。丽奥娜的美貌，那些情深意长的话语，亲切的照顾，临别时那凄然的目光，一起闪现在马丁的记忆中，并且使他心魂激荡。这一切，好似一束光源，把一颗热恋的心，通过灿烂绚丽的形象，反射在牢房四壁光秃的墙上。

假如有人看到马丁脸上热情洋溢的表情，看到他那浮游在空间的目光，一定会想，这个年轻人虽身陷囹圄，却梦想征服某个帝国。

但是，不安的心绪很快忆起别的一些事情。欢乐从这位战俘脸上悄然逝去。他愁肠百结，仿佛痛苦使他感到窒息，便起身走到窗前。他怀着沉重的哀痛，从口中吐出这样一句话来：

“可怜的拉法爱尔。”

他热泪盈眶，满腔的哀怨变成了痛苦的呜咽。

“多么高尚！多么勇敢！可怜的拉法爱尔！”他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他哭了很长时间，几乎泪水流尽，眼睛红肿方才停止。随后，那英雄气概涌上心头，他准备勇敢地承受命运的打击，把生命心甘情愿地献给他认为是正义的事业。

他心里想：“拉法爱尔也许比我更幸福。与其被枪毙，不如战死的好。”

对于牺牲的可能，他面不改色，毫无畏惧。他性格坚强，敢于正视危险，并嘲笑那句一般说来是有道理的格言：“无论太阳或是死亡，人们是不敢正视的。”马丁所具有的镇定与果敢，无需他人旁证与恭维。这种力量的源泉大概在于他那得天独厚的神经系统吧。

但是，当夕阳西下，当他不仅仅回顾了全天，而是毕生的种种遭遇时，当一缕光线斜射在房间、随后变成一个光点而消失的时候，马丁感到浑身发冷，心中痛苦难忍。因为他象一切被某种不幸压倒的人那样，不可避免地会做某种假设。他想：“我要是不那么骄傲，也许早可以知道丽奥娜是爱我的。那样，我就不会呆在这里，而是她的身旁了。”

读者可以看到，马丁在短短的几小时里，思前想后，回顾了种种事情。但是，他是勇敢的，可以心胸坦然地处置。最后，他在原来选中的地方坐下来，由于思索得疲倦了，便去梦中寻求忘却。

过了不大一会儿功夫，一阵吱嘎作响的开门声把马丁从沉睡中惊醒。

一个士兵用大托盘给他送来几样饭菜。在他后面，又进来一个士兵，扛着一张行军床。先来的那个士兵把托盘放在一旁，帮助后来的那一个把床安置在房间的一角。

做完这一切，那先来的士兵等他的伙伴一走开，便神情诡秘地走到马丁身边。

“您看看这张纸条，然后回信。”说罢，他丢给马丁一个纸团。

那士兵走到一旁，开始铺床。马丁满腹狐疑地读到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父亲获准我们每天可以给你送饭。现在送去一张床，枕头里面有纸和笔。你可以给我回信。我促使奥古斯丁克制了恐惧，他疏通了这个给你送饭的士兵。振作精神吧，我在为你操心。为了能见到你，我在奔走交涉，希望会有好结果。这个希望鼓舞着我。但是，在你未见到我之前，不要以为我的身心就不属于你……”

丽奥娜·恩西那”

马丁满心欢喜地做了如下的回答：

“如果一颗热恋的心能够报答你为我做的牺牲，你知道我的心就是如此。今天上午，危险和死神在我头上盘旋。但是，丽奥娜，你甜蜜的声音为我敞开了天堂的门。随后是牢房与孤寂，但是，你的声音再次传来，它用绝妙的彩画遮住了牢房的凄凉四壁。啊，丽奥娜，所有这一切使我惊异不止，无法正常思维。虽然思绪万千，对我唯一闪闪发亮、确定无疑的是那一线夺目的光辉：你爱我！”

拉法爱尔的死讯大概已传到你耳中。他死得英勇。他的心是

高尚的，不幸夭折。我无限的幸福、你的爱情，都无法抵销我为他流出的泪水。丽奥娜，原谅我以实相告。如果情侣中最幸福的那一个不能忘却朋友的话，请你根据自身的感受判断一下，你的爱情在我心中所占的地位吧。”

“好了，好了。”那个士兵走过来，催促道，“我不能再等了。”

马丁迅速注明他朋友的遗体存放的地点，请求丽奥娜把这个消息通知拉法爱尔的亲属。他把信交给士兵，掏出身上带的少许钱钞，给士兵做酬劳。随后，便坐下吃饭，一面轻蔑地望望重新关闭的牢门。凭着贴在心窝上的这封信，他对敌人的监禁，嗤之以鼻，并感到可以宽恕他们。

读罢那封信，马丁不由得浮想联翩，从而克服掉孤独的感觉。第二天，通过同样的途径，他收到丽奥娜的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她用温柔多情而又朴实无华的语言，向他吐露了他从来也不敢梦想的爱情珍宝。

通过两天多的通信，马丁甚至认为，在牢房里度过的这几天，是他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

与此同时，这桩对马丁起诉的案件，正以智利法院处理政治案件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进行着。法庭已明白确认马丁·里瓦斯参与4月20日的叛乱事件。对此，他供认不讳，而且还在法庭上公开宣讲自由派的主张。经过短短四天的审理，法庭便宣布判处马丁死刑。

丽奥娜是在读过父亲给她看的一封信之后，知道判决消息的。在那封信中，准许达玛索及其家属于下午六点至七点探视马丁。这一天，规定的时间已过，只好等到次日。丽奥娜一想到这

要命的判决，便好似自己在经受酷刑；整整一夜，都是在惊慌与担心中度过的，虽然在白天，家里人说过，判决不会执行的，这样的话曾经使她稍微有些安心。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刻，爱情在她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她时刻都在考虑马丁的、同时也是自己的死亡。

丽奥娜哭了一整夜，一清早就离开卧室，来到哥哥的房间。奥古斯丁正在酣睡。

听到妹妹的呼唤，这位公子哥只好揉揉双眼。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他看见丽奥娜站在床边，于是喊道，“好妹妹，你的脸色真苍白呀！”他又补充道，“谁都会说，你大概一夜没有合眼。”

“嗯。一想起这个可怕的判决，哪能睡得着呢？”

“你放心吧。这个判决是不会执行的。”

“谁能担保呀？”丽奥娜眼泪汪汪地问道。

“人人都是这么说的。”

“那可不行。我来求你帮个忙。”

“好妹妹，我听你的吩咐。你说吧，我照办。”

“今天你得陪我去看马丁。”

“这可不容易。咱们怎么进去呢？”

“爸爸有封信，你把它要来，就说你要和我去看马丁。”

“你说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办。”

时钟打过六下的时候，丽奥娜和奥古斯丁凭着那封信，被带到马丁的牢房。

这时，那位年轻人正在把丽奥娜的一封封信件平摆在窗台上，高兴地阅读着。

丽奥娜走进牢门时，看见马丁霍地立起身，迅速地把信藏好。当里瓦斯一认出来是她，便飞跑到门边，双手握紧她伸出来的那只手。

“好家伙！”奥古斯丁望望四周，一面叫道，“这个环境可不舒服，我可怜的朋友。”说着紧紧拥抱马丁，“说老实话，真有点凄凉。”

马丁伤感地一笑。他看到丽奥娜的双眼满含着泪水，便忘记了任何顾虑。

“这是唯一能找到的椅子，”说着，他给姑娘搬来一把破藤椅。

丽奥娜坐下来，转过身去擦眼泪。

“好了，妹妹，”奥古斯丁也很难过地说，“我们要有勇气。善于思索是我们区别于没有理智的人的标志。”

听到奥古斯丁用伤心的口气讲出这么一句至理名言，马丁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丽奥娜充满自豪地望着自己心爱的人。

“事情是既来之则安之。”马丁说道，他不愿意被兄妹俩的伤感情绪所感染。

“可是，那个判决……”丽奥娜喊道。

“从第一天起，我就料到这个结果，所以并不感到震动。”这位囚徒神情自若地说，“而真正使我心情激动的是你的信，”他在丽奥娜耳边低声补充道，“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听见这些话，姑娘透过被泪水模糊的眼睛，放射出一束热情的光芒。

不知是有意，还是心不在焉，奥古斯丁这时站到牢房门口，

望着外面来回走动的岗哨。

马丁握住丽奥娜的一只手，那美丽的姑娘一直在凝眸注视着他。

他对丽奥娜说：“我感到爱情使我全身充满了幸福，排除了眼下任何顾虑和烦恼。”他欢快地补充道，“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预感，我是不会这样死掉的。”

姑娘回答说：“可是必须认真考虑越狱的办法。”

“我看很困难。”

“不见得。你看，我有一个主意，明天这个时候，我和奥古斯丁再来。我身上穿好两套衣服。你穿上我的一套，化装成我的样子，跟着奥古斯丁一起出去。”

“那么你怎么办？”马丁敬佩地问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人眼里闪烁着热情的光芒。

她回答说：“我就留在这里。就算他们发现了，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马丁听罢真想象崇拜上帝那样，跪倒在这个为了救他而不惜牺牲名誉的姑娘脚下。

“你想我能同意用你的名誉来保存我的生命吗？”他一面说着，一面激动地亲吻她的手。

“我盼望你赶快离开这里。”丽奥娜焦急地说，“马丁，你千万别抱幻想。政府对参加起义的人凶狠极了。谁能担保内阁一定会赦免你呢？就算免除死刑，会不会用别的徒刑来代替呢？我们一点把握也没有。这一切我都非常担心。”

“对呀，”奥古斯丁这时靠近他俩身边，“丽奥娜说得有道理。这间房子太凄凉了，你一定要想办法离开。”

“你要是有勇气，马丁现在就可以离开。”丽奥娜对哥哥说，“你替他留在这里，他和我一起出去。”

奥古斯丁立刻变得脸色灰白，一想到那份风险，他不禁浑身颤抖起来。

“妹妹，出门的时候，人家一定能认出他来。”奥古斯丁声音嘶哑地说道，“再说，谁把我弄出去呀？”

“他们会释放你的。”丽奥娜回答说。

“奥古斯丁说得对。”马丁插话说，“出门的时候，他们能够认出我来。”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公子哥赶忙接着说。听了马丁的话，他稍微平静些，随即掏出怀表，看看探视的时间是否快结束了。

“假如奥古斯丁明天给我带来一把好锉刀，两把手枪，我倒是可以试一试。”马丁说。

“一言为定，绝没二话。”奥古斯丁口气肯定地说道。他再次看看怀表，担心妹妹又提出什么使他冒险的越狱方案来。

这时，看守进来通知说，时间到了，应该离开牢房了。丽奥娜和奥古斯丁答应给马丁带来所需要的东西，让他第二天做一次越狱的尝试，随后便告别了。

六十二

越狱的尝试没有进行。因为法院动作之快，出乎任何估计之外。

当丽奥娜和奥古斯丁凭着原来的许可探监的信，要求探视马丁的时候，答复是斩钉截铁的：

“不行。”

“为什么？”丽奥娜焦急地问。

“因为他已经进死牢了。”那个说“不行”的人答道。

丽奥娜一下子倒在奥古斯丁的怀抱里，几乎摔倒，她被这些可怕的话吓昏了。

奥古斯丁也吓得胆战心惊，他连忙把妹妹扶到大街上，马车在那里等候他们。

姑娘扑倒在后座上，发出绝望的啜泣声。

“回家！”奥古斯丁对车夫说。

马车走动起来。

过了片刻，丽奥娜抬起头来，仿佛透过晶莹的泪珠，看到了一线渺茫的希望。

“绝不能就这样完了！”她扑在哥哥怀里，叫嚷起来。

“那当然啦，妹妹。”奥古斯丁没有理解她的话，只是说，“别难过了，别难过了。”

“你想起什么办法救马丁吗？”丽奥娜惊喜地问他。她被哥哥说那句话的自信神情欺骗了。

“我嘛？没有。我什么也想不出来。”这位公子哥急忙回答说，他担心妹妹又要他做出什么牺牲。

“我可是想出一个主意来。”

“什么主意？”

“你带我到埃德米拉家去。”

“干什么？”

“到那里你就明白了。”

“妹妹，我可觉着不合适，你……”

丽奥娜没有让他说完，就放下一扇车前窗，对车夫说：“停下！

然后，她用命令的口气对哥哥说：“给他地址。”

奥古斯丁一声不吭就照办了。马车走上指定的路。

“我们必须和埃德米拉谈一谈。”沉默片刻以后，丽奥娜说道。

“到她母亲家里，不是寻找她的好办法。”奥古斯丁接着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识我。自从那件事情以后，他们非常讨厌我。”

“有道理。”丽奥娜双手揉着前额说，“可是，今天我非见到埃德米拉不可。”她极不耐烦地又说，“来，想想看，出些主意，我头昏脑胀，心里乱极了。”

伤心的姑娘捂住脸庞，斜靠在车座上，她那一阵阵呜咽仿佛暴风掀起的波涛不停地涌来。

“我想想看。”哥哥说，“不过，不能去贝尔纳尔达太太家。那样一来，会把事情搞糟的。”

“回家！”丽奥娜对车夫喊道。

她转身望着哥哥，眼睛里迸发出火一样的目光。她秀眉蹙蹙，似乎蕴藏着极大的勇气。

“咱们现在回家，”她说，“不过，我告诉你，两个小时内，你要安排好我和埃德米拉的见面。”

“可是，妹妹，我怎么能把她从她家里请出来呢？”

“我不知道。可是我今天一定要跟她谈一谈。要是你不给我安排，我就自己去找她。”

“那可不合适！”哥哥生气地喊道。

“我要去，我要去！”丽奥娜态度激昂地反复说，“这谁也拦不住。你没看见马丁已经被关进死牢了吗？难道你不明白枪毙了他，我也会死吗？”

听着妹妹这发自肺腑的强烈呼声，奥古斯丁无言以对。他知道，为了不让妹妹走上绝路，他必须尽一切可能实现她的愿望。这时，他想起阿玛多尔那难以满足的对金钱的欲望。

“有个办法可以让你和埃德米拉见上一面。”他说。

“什么办法？”姑娘急切地问他。

“给那位姑娘的哥哥一些钱，请他本人把姑娘带到咱们家里来。”

马车这时已经来到达玛索家的附近了。

兄妹俩下车的时候，丽奥娜说：“我给你去拿钱，你在房间里等着我。”

果然，片刻后，丽奥娜拿着30块金币转来，交到哥哥手中。

“你拿着。”她说，“我信任你。你大概不希望看到我一辈子流泪，对吗？”

说到这里，她亲热地拥抱着哥哥。

“好家伙！”奥古斯丁叫道，“你真是个财神。妹妹，你开阔气呀！”

“这些钱是爸爸刚给的。我给他简单地说了我的打算。”

“你可对我什么也没说明呀！我这是蒙在鼓里干呐。”

“你先办事去吧。回头你就都知道了。”

奥古斯丁走了。丽奥娜跪下来，祈求上帝保佑她的计划能够成功。热烈而虔诚地祷告以后，她来到奥古斯丁的书房，动笔给马丁写信。她在信中说明自己的打算，再三向他表示那忠贞不渝的深情。她说，对他的爱，已经发展到难以克制的狂热程度。

这时候，奥古斯丁已经来到贝尔纳尔达太太家里。他一踏上她家的门槛，立刻回忆起那桩所谓的婚事，不由得心里有些发慌。但是，他知道他必须执行丽奥娜的命令。这个想法给他壮了胆，他上前敲敲阿玛多尔的房门。

阿玛多尔开了门，因为他不晓得对方的来意，只好含含糊糊地回答奥古斯丁的问候。

“我想单独和您谈谈。”公子哥说道。

“这里没有别人。”阿玛多尔一面回答，一面请客人进屋，并且随手关好了房门。

“我对您开门见山地说吧？”奥古斯丁还没有坐下，就这样宣称。

“我最喜欢坦率的脾气。”阿玛多尔高声响应。

“您想赚 500 比索吗？”

“500 比索？这还用问吗？谁不爱钱呀！您抽烟吗？”阿玛多尔一面吵吵嚷嚷地说着，一面递过一支香烟。

“谢谢，我不抽烟。求您帮忙的事很简单。”

“你尽管说吧。我的理解能力相当好。”

“我的妹妹希望马上和您的妹妹埃德米拉谈谈。”

“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估计是想请您妹妹帮忙在某个人面前替马丁·里瓦斯说情。因为他已经被判死刑了。”

“可怜的马丁！他的被捕与我有关。我现在后悔了。您看，我可以带埃德米拉前去，不过，不是对那 500 比索感兴趣，而是想替马丁做点事，虽然我也很穷。”

“好极了！您把埃德米拉送到我家，就可以马上拿到钱。”

“我说过了，我虽然穷得象鬼，可不是为挣钱才这样做的。”

“我认为很对。不过，钞票再多也不会压手。”

“不错。可是您瞧，我手头可总是缺钱。”

阿玛多尔答应半小时以后陪同埃德米拉到达奥古斯丁家。听完这句话，奥古斯丁就告辞出来。

奥古斯丁向丽奥娜汇报了联系结果。过了不久，阿玛多尔和埃德米拉来到他们家里。

丽奥娜陪着埃德米拉来到自己房间，让哥哥陪着阿玛多尔。

当丽奥娜关好房门，两个姑娘单独相对的时候，二人好奇地互相望望，彼此的脸上都露出惊讶的神色。

在达玛索的女儿身上，埃德米拉发现从前那种骄傲的样子完全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温柔和妩媚，这使她产生了一股难以言传的爱怜。

丽奥娜看到的则是，埃德米拉原来那粉红色的面颊，由于痛苦的折磨，已变成苍白的颜色；从前那活泼水灵的眼神已被一种显而易见的忧伤所熄灭。丽奥娜凭着女性恋爱时特有的洞察力，估计埃德米拉仍然爱着马丁·里瓦斯。

这个想法如果在别的情况下出现，一定会使她感到不快，但

是此时此刻，却恰恰相反，使她感到倍受鼓舞。

“您知道马丁现在的处境吗？”她请埃德米拉坐在自己身旁，开口问道。

“我仅仅知道他被捕了。”她回答说，“可是我哥哥刚才告诉我，他已经被判处死刑了。”她声音慌乱地补充说。

谈话的双方四目相视，两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泪水。

丽奥娜一下子抱住埃德米拉，一面高声喊道：

“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一定要救救他呀！”

听到这个饱含深情的自白——丽奥娜在上次和她见面时，掩盖了这一点，埃德米拉感到心如刀割。

丽奥娜激动地说下去，并不理会满脸的泪珠。

“到今天为止，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原来以为，马丁也许能被宽大处理。现在看来，他们很怕他，不打算宽恕他。我实在想不出什么越狱的办法来。我很想为他牺牲，可是想不出什么可行的主意。今天上午，我一听到他进了死囚牢，心里绝望极了，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您。您说，这种所谓的一闪念，总会有些道理吧？您以前说过，您愿意给马丁帮忙，那是不久前在这里说的。现在真的要请您出力了。您知道，他为人高尚，又正直，又勇敢。可是他们竟然想杀死他。”

看到丽奥娜绝望地说出这番话来，埃德米拉被深深地感动了。她虽然心如刀割，对丽奥娜倾城倾国的姿色，却不但不嫉妒，反而感到一种美的魅力。

她说：“小姐，为营救马丁，您尽管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

“可是，我的上帝，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想出来。”丽奥娜双

手按住前额，叫道，“我好象刚要想起点什么，那想法就跑了……哎……为什么我会想到您能搭救马丁呢？……啊，对了，不是有个警官想和您结婚吗？”

“是的。”

“是个青年，对吗？”

“嗯。”

“这个青年一定还爱着您。您很漂亮，他不会因为一次不理睬，就不喜欢您了，对吗？他还爱您，这可以肯定。那么好了，马丁刚好关在他那个警察局里。您可以请他帮忙越狱。一切必要的东西，比如金钱，职业等等都可以答应他。我父亲负责满足这些要求。请您别拒绝帮忙，我会一辈子都感激您的。”

“小姐，我一定尽力去办，”埃德米拉说道，“如果您能让阿玛多尔陪我去见里查德，也许能够救出马丁来。”

听到这个答复，丽奥娜欣喜若狂，把埃德米拉紧紧拥抱在怀中，给予她十分温柔的抚爱。

“那咱们去见您的哥哥，”她说，“因为不能浪费时间。”

她俩离开卧室，来到奥古斯丁的房间。

阿玛多尔正在喝奥古斯丁给他斟上的第十杯酒。他斜靠在沙发上，嘴上叨着一支特大的雪茄，俨然一个颇晓得自己身份的大富翁。

丽奥娜简要地说明了她的想法，随后便暗示阿玛多尔，希望他能陪埃德米拉走一遭。接着，她走到奥古斯丁身旁，问他是否把钱给了阿玛多尔。

奥古斯丁马上悄悄地把30块金币放到阿玛多尔手中，后者的脸上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

他说：“小姐，马丁一度也是我的朋友，为了营救他，我可以去办理您希望办的一切。”

丽奥娜把奥古斯丁叫到一旁说道：“你陪他们去一趟，我等着你带回结果来。另外，不要怕花钱。那个警官要是表示为难，你就告诉他，爸爸负责安排他的前途。这一点我担保做到。”

她象个大姐姐那样温柔地拥抱了埃德米拉。在果敢精神的推动下，她甚至握握阿玛多尔的手，尽管后者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烟味。

“让奥古斯丁把结果带回来。”穿过院落的时候，丽奥娜对埃德米拉说，“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您的身上了。”

奥古斯丁说：“妹妹，你用不着担心，我来料理一切。要是不能从监牢里救出可怜的马丁，就让我暴病身亡。”

丽奥娜把他们一直送到大门口，一回到自己的卧室，便躺倒在沙发上，焦急和不安把她累垮了。

六十三

警官里查德看见从达玛索家出来的那三位进来找他的时候，脸上露出极为惊讶的表情。

在本故事发展的过程中，读者可以看到，里查德在恋爱问题上是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常常拿起以忍为上 的哲理来对付女方的傲慢。他虽然知道埃德米拉瞧不上他，可是爱情之火依然在燃烧，并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火力。通过她母亲和哥哥的联系，他儿

乎就和她结婚了。因此，当他看到她来到警察局的房间时，他的心脏怦怦地加快了跳动，除去惊讶之外，由于血液加快了流速，他的面颊也立刻变得绯红。

他十分慌乱，一句清楚明白的话也说不出，一面急急忙忙给埃德米拉和两位陪同让座。

大家就座之后，埃德米拉打破了沉默，她语气自信、表情坚决地说：

“我们来看您，是为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小姐，我听您的吩咐。”他答道，脸色变得更红了。

“尽管这两位，”她转身指指奥古斯丁和阿玛多尔，一面接着说，“知道我的来意，我想单独跟您谈谈。”

阿玛多尔笑着插话说：“这里没有书记官，你就放心说吧。就算你说的不对，我们也不会去调查。”

“不，这位小姐说得对，”奥古斯丁表示说，“我是主张 tête à tête（法语：二人交谈）的。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出去抽支烟嘛。”

阿玛多尔说：“好吧。那就出去抽支烟。”

两个小伙子离开房间，沿着通向这位警官住室的走廊散起步来。

警官这时仍然站在屋子当中，搜索枯肠地准备要说的客套话。

埃德米拉替他省去了这道手续，她说：

“您看见我上这儿来，一定很奇怪吧？”

“不，不，小姐。不过，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里查德慌乱地回答说。

“我知道，从前我对您的态度不好，我感到很后悔。”埃德米拉继续说道。

“小姐，谢谢您，您太客气了。”

“您还爱我吗？”埃德米拉用坚决、深沉的目光盯着警官问道。

“那当然啦！”里查德叫起来，“我每天都到您家去看您就是明证。”

“现在需要您拿出一个足以使我信服的证明，眼下就有一个机会。”

“您只管说吧。您就会看到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了。”

“我希望您把马丁·里瓦斯营救出来。”

里查德猛然一惊，口气激怒地大声说：

“即使我能办到，我也不干！”

“可是，您想证明爱我，就一定要把马丁救出来。”

“想的多么美！为了以后您继续爱他？不，还是枪毙掉好。那就都了结了。”

警官说这些话时的阴沉口气，使埃德米拉明白，这个人的爱情丝毫没有冷却。

“可是，如果把他枪毙了，咱们就永远也不能见面了。”姑娘说着，一面从座位上站起来。

“那您得证明您不爱他。”里查德激动地喊叫着，“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还可以谈一谈。”

“您要是把他救出来，我一定证明给您看。”

“怎么证明？”

“如果您愿意，我跟你结婚。”

这句话使警官迟疑不决，一刹时，他沉思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那您干嘛为他这样操心？”

“您能保密吗？”埃德米拉反问他。

“当然了。”

“那么我告诉您，我之所以要救他，是因为我答应了奥古斯丁的妹妹。她哥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把您的答复带给她。”

“那这位小姐爱上马丁了？”

“是的。”

“您呢？不爱吗？”

“不爱。”

“可我怎么救他呢？”

“您明天值班吗？”

“明天不轮到。”

“您可以跟那个当班的换一换嘛。”

“可以。”

“要是您值班，让马丁越狱就很容易了。您可以买通哨兵，叫他和马丁一起逃走。”

“好的。不过，我跟您说一件事，我可是没有钱。”

“奥古斯丁会拿出这笔钱的。”

“可是马丁自由以后，谁保证您履行诺言呢？”

“如果您愿意，可以请来公证人，当着我母亲的面，向您发誓。今天我母亲还对我提起您呢。”

里查德思索一阵，说道：“埃德米拉，您知道我过去爱您，现在更爱您。除去和您结婚，我还盼望什么呢？可是您提的条件

太困难了。如果我把马丁放跑了，我就会被开除公职。”

“啊，既然您把您的前程看得比我还重要……”

“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丢了薪水，我就得流落街头。我非常爱您，不忍心看着您在我身边挨饿受穷。”

“要是仅仅为了这个，那倒不必担心。”

“为什么？”

“假如某个富翁由于您帮忙搭救了马丁而感谢您，并且负责安排您的前程，您答应我的要求还有困难吗？”

“那就没有了。我跟您说过，我只是为了您才肯去的。”

埃德米拉喊来奥古斯丁。这时，他和阿玛多尔正呆在门口附近。

“请您把咱们出门的时候，丽奥娜小姐委托的话，给这位先生重复一遍。”

“好家伙！这可不容易。我妹妹说起话来象八哥儿。我的记性又不强。”奥古斯丁回答说。

“可是，关于里查德丢掉职业那些话，您总不会忘记吧。”埃德米拉提醒他说。

“啊，没有忘。她说，爸爸负责一切。丽奥娜一定会对我父亲讲的。因为她一向牵着他的鼻子走路。”

“您瞧，我没有骗您吧。”埃德米拉低声对里查德说。

姑娘这种信赖的口气——从前她对他则是很傲慢的——使这位警官因为爱情而高兴得容光焕发。

“我不是说您会骗我，”他回答说，“只要您跟我结婚的话兑现，我虽然穷了，您也不抱怨，那您就只管吩咐好了。”

“只要马丁明天晚上获得自由，”埃德米拉极力掩饰着内心

的激动，一面回答说，“我就准备跟您结婚，随便哪一天都可以。”

“要么他获得自由，要么我名声扫地。”警官说着，拉起埃德米拉的手，狂热地亲吻一下，做为发誓的印记。

姑娘再三叮咛他不许食言。奥古斯丁则保证送来收买哨兵用的钱。这个哨兵将协助马丁越狱。

埃德米拉、阿玛多尔和奥古斯丁回到达玛索家中。丽奥娜正在等候他们，她几乎处于精神错乱的不安状态之中。

埃德米拉告诉她，马丁有希望得救了。丽奥娜听罢立刻高兴得跳起来，一下子把埃德米拉拥抱在怀中，发疯似地抚摸着她。

“您是怎么办成的呀？”丽奥娜问道。她没有察觉埃德米拉由于十分难过而蒙住双眼，不让别人看到脸上的泪珠。

“我向他保证，将来跟他结婚。”姑娘回答说。

埃德米拉说这句话时，感到支撑自己同里查德谈话的勇气和忍耐顿时消退了，因此最后半句话几乎淹没在啜泣声中。

丽奥娜对着埃德米拉仔细地看了一阵，脸上立刻显出难以确定的表情，既生敬佩之情，又有埋藏在任何真正爱情深处的嫉妒之心，这二者同时占据着她的心头。在短暂的几分钟里，她还想到：埃德米拉象我一样地爱他，可是……可怜的姑娘，她有一颗天使般的心啊！”

丽奥娜这些不由自主的想法很快就闪过去了，她难过地紧紧搂住了埃德米拉。

她说：“埃德米拉，只有上帝才能对您这样的慷慨无私给予厚报。我会感谢您一辈子，如果这对您有些意义，请接受我的谢意，让我做您的好朋友吧。”

一颗高尚的心灵和用全部热情说出来的这番话，止住了埃德米拉的抽泣，使她平静下来。

丽奥娜一再表示感谢，这些话只有女性在吐露心声时才会使用，它使埃德米拉忘记了各自不同的社会身份。

第二天上午，里查德和阿玛多尔来到达玛索家里。他们和丽奥娜、奥古斯丁一起商量准备当天夜里进行的越狱计划。

六十四

马丁此时此刻正在与生命和爱情诀别。爱情是他青春时代的第二生命。

他在诀别的时刻，虽然感到悲伤，却有勇士般的沉着与无所畏惧的气概。但是，爱情在他的心里占据着这样巨大的空间，竟然使他感到，与丽奥娜的永别比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失去生命更令人悲伤。

马丁在这样的情绪支配下，平静地考虑着自己的遗嘱，他没有任何财产，因此有关物质方面的考虑，丝毫没有占据他那不多的宝贵时间。

可是，他拥有一笔巨大的爱情财富。在这个庄严的时候，他愿意把整个心灵献给它。

他给母亲和妹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他有意识地在字里行间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准备迎接那可怕的考验。

他在信的末尾写道：“在目前情况下，死亡对我说来，也许

并非坏事。假如我仍然活着，为实现丽奥娜给我的幸福理想，就必须逾越一系列的障碍；也许为克服这些障碍，我就必须经受十分残酷的折磨。我坚信上帝，并不缺乏勇气。你们纯真的祝福将为我铺平出庭于神圣法官面前的道路。”

封好信以后，他想，可以集中精力给丽奥娜写信了。为了向她讲述自己无限的爱，他准备写出爱情在他心中发生、发展的历史。这是一部朴实无华、温柔多情的恋爱史，它充满了希望与痛苦，理想与悲伤，虽然近日来的欢乐与幸福已将痛苦和悲伤从心中抹去。我们的主人公面临着一个悲惨的结局，这是这幅用青春和爱情的瑰丽色彩绘出图画是唯一阴影。马丁以艺术家对待得意之作的偏爱心理，反复琢磨，仔细推敲，给那精雕细刻的绵绵情话再锦上添花。就在这个时候，牢房的门悄悄地打开了。

这时正值晚祷的时间。马丁看见一个蒙面人走进来，所以他看不出那是什么人。

走到正在昏黄的烛光下写信的马丁身边时，蒙面人摘掉了面罩。

“里查德先生，您这时来访，有何贵干呐？”马丁已经认出那是警官里查德，便用傲慢的口气问道。

“您看看这封信。”警官一面回答，一面递给马丁一封短信。

马丁读到下面这样一段话：

“您越狱的事已经安排妥当。里查德将买通哨兵，后者会给您指出一条安全可靠的生路。希望您好好使用这一机会。千万谨慎小心！请记住，这一步的成败不仅关系着您的生命，而且也关系着您的爱人。

丽奥娜·恩西那。”

马丁抬头望望里查德，眼睛里立刻闪出希望的光芒，同时打算把信保存起来。

“最好把它烧掉。”警官对他说。

“为什么？”马丁问道，他对丽奥娜的书信视如珍宝。

“因为万一被人发现，会给我带来危险。”里查德回答说。

“您说得对。”马丁说着，把信烧掉了。

里查德说：“好，我走了。您只要离开就行了。站岗的士兵会把您从一条安全的路上领出去。”

“请允许我说句话，”马丁走到里查德身旁说，“您在这个时候给了我意料之外的帮助。我完全没有想到您会来帮忙，因为以前您一直把我当成敌人。”

警官说：“不是这样的。我跟踪您，又逮捕了您，那是因为我们双方在作战。”

“仅仅是这个原因吗？”马丁问道，“咱们坦率地说吧，您一直把我当成是您的情敌，对吗？”

“是的。”

“可是您搞错了。我从来也没有跟埃德米拉谈过恋爱。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

“真的吗？”里查德十分欣喜地问道。

“真的。从前，我认为向您坦白是一种耻辱。现在您既然帮了我的忙，我想应当向您讲清楚，也不必问您办这件事的动机。”马丁继续说，“如果您爱这位姑娘，我想我的说明会打消原来您对她的成见。再说，除去讲清这件事情，我还希望您接受我的友谊，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方法向您表示感谢了。”

“谢谢。”里查德热情洋溢地握住马丁伸过来的手。

警官走了，他让牢门敞开着；临走之前，他告诉马丁，灭掉蜡烛再离开。

在马丁越狱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小说家用来刺激读者的惊险场面。看守牢房的那个士兵同马丁一起离开哨位，领着他穿过无人的走廊，来到一处院落里，这里也同样空无一人，他们俩借助梯子，爬上屋顶，再跳到一条大街上。

“再见吧，老板。”那个看守对马丁说道。

看守沿着大街走了，一路上想着衣袋里那些叮当作响、令人喜爱的金币。这些钱是经过丽奥娜纤巧细嫩的手交给里查德的。

马丁看到，在距离看守和他分手的不远地方，停着一辆马车，便快步走过去。立刻，有个人跑来迎接他，一边用他十分熟悉的声音说：

“马丁，你脱险了，让我祝贺你。”

于是，奥古斯丁同他象兄弟般地热烈拥抱。

“我妹妹在那边。她正盼着你呢。”奥古斯丁说着，指指马车。

这时，丽奥娜已经从马车里下来。

她一边伸出手让马丁紧紧握住，一边低声说：“这段时间，我一直提心吊胆，总以为听见警报响了。”

“好了。赶快上车，要开路了！”奥古斯丁说道，“这个地方离监狱太近，我看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

丽奥娜坐在后座上，她让马丁坐在自己身边。奥古斯丁则在他们对面坐下来。他对马丁说：“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们有个仆人备好马在等着你。万一有人追捕，你可以骑上就跑。”

“我永远没法报答你们给我的帮助。”马丁说道，他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帮助你的同时，不是也有为我个人的自私成分吗？营救你也就是挽救我那被死神威胁的幸福。”丽奥娜极其甜蜜地低声对马丁说。

几乎是同时，奥古斯丁也说：“得了，亲爱的，还讲什么报答呀。要说报答，是我们报答欠下你的恩情。给我免除的那份纠纷，你认为还不够吗？我差一点请一位无底的钱口袋做大舅子，就是那位阿玛多尔先生。法国话里有句成语说： *Un bienfait n'est jamais perdu* （法语：好事难忘），这是千真万确的。”

路上，奥古斯丁一直在唠唠叨叨。丽奥娜和马丁几乎没有听他的话，他俩不时地说上三言两语，仿佛在交换心声。情侣们觉得这切切私语比最精彩的演说更千百万倍地富有雄辩力。

他们来到郊区一条人烟稀少的街道上，距离圣保罗路不远，是通向瓦尔帕来索港的必经之路，马车按照奥古斯丁的命令停了下来。

三个人下了马车。奥古斯丁向路旁一个骑在马上的人走去，那人手里还牵着另外一匹马的缰绳。

“我们需要在这里分手了，”丽奥娜对马丁说，“一有可能，你就给我写信。我一定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不需要我向你发誓了吧？”

“不要。不过，丽奥娜，请你再对我说一遍，眼前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常常以为这都是在梦中。特别是你的爱情，我是从来也不敢想象的，它只是深深地藏在我孤独的心中。”

“马丁，我对你的爱象其它事情一样，都是千真万确的。”

“它是始终不渝的，对吗？”小伙子低声耳语着，一面激动地紧握着丽奥娜的双手。

“它是我终生唯一的爱情。”她说，“你别以为这是由于一时爱慕而发出的空洞誓言。世界上除了你，我没有爱过任何人。谁会想到，你来我家时，我会爱上你呢！”

马丁说道：“我呢，那时把你奉为女神。啊，丽奥娜，那时候你回答我问候的神情，可真傲慢呀，我感到自己十分渺小。”

姑娘用孩子撒娇时的快乐声调叫道：“谁会想到，在一个可怜的乡下人的外表下面，会珍藏着一颗能够征服我的心呢！马丁，你已经惩罚了我的傲气，我现在非常爱你。”

最后这句话，她是用伤感的口气说出来的，与前面那孩童般的快活声调形成鲜明的对照。

“使我幸福，你感到后悔吗？”马丁问道。

“正相反，我后悔没有早一点告诉你，我爱你。”美丽的姑娘依然用那伤感的口气回答说。

“那有什么关系。仅仅刚才这句话，就足以使我忘记过去的一切了。”马丁继续说。

“可是我们不得不分开，我甘心忍受这种牺牲，因为这关系到你的生命。”

“我也甘心忍受。丽奥娜，因为我知道，你的关心会鼓舞我与前面的厄运斗争。我明白，当我重新回到你的身边时，再次听到你刚才那些话，我的奋斗一定会获得丰硕的成果。”

“我们的幸福不得不延期到那个时候了。”丽奥娜说道。当她想到片刻之后，再也听不到爱人的声音时，不由得发出一声长叹。

“这一天会很快到来的，对吗？”马丁说道。他一时忘记了面临的别离，姑娘这一声叹息使他回到现实中来。

“会很快吗？是的，一定很快。因为不搬掉压在你身上的判决，我就不能平静。凭着你给我的幸福，我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不管是父母的异议，还是社会上的非难，都不能使我后退。这是关系到我们重新相见的大事啊！我有勇气和力量来迎接任何事变。马丁，你知道吗？只有你才能征服我的意志。你知道，这几乎是个奇迹。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懂得，今后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你的希望对我来说就是命令。只有你下令不让我爱你，我才会拒绝执行。”

当马丁听到奥古斯丁的声音时，才从五里彩云中回到地面来。正是那位热恋的美女用温柔甜蜜的话语，把他的心高举到云端的。奥古斯丁走到这对情侣身旁说：

“好了，好了，马丁，我的朋友。告别的仪式应该结束了，快上马吧。”

奥古斯丁耐心地抽完半支雪茄，方才上前提醒他俩。他一直站在离马车不远的地方，同那个骑马的人在聊天。他心里不时地想：“应该做个好朋友，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告别吧。好家伙！可怜的小伙子吃了不少苦头。我看，应该让他稍微高兴高兴。”

在黑夜的掩护下，马丁在丽奥娜的前额上，印下一记热吻，便下了马车。

丽奥娜双手捂着脸，让谈话时极力忍住的眼泪痛快地流淌下来。

这时，马丁亲热地拥抱过奥古斯丁，便飞身上马。

“亲爱的，我们会在这里为你奔走。”奥古斯丁对他说，

“你可多加小心，千万别在离开瓦尔帕来索港口之前，被他们抓回去。这个陪同你的仆人，给你带了一个手提箱和简单的行李。里面有给利马商人的保荐信，那些商人是我父亲的朋友。另外，还有一路上的旅费和到利马后的花销。其它的事在我跟你说的那些信里都有安排。好吧，再见了。祝你运气好，一路顺风。”

两位青年友爱地握握手。马丁向丽奥娜投去离别的一瞥，便放马奔驰而去。丽奥娜一动不动地站在马车旁，双手蒙住布满泪痕的面颊。

六十五

马丁·里瓦斯给妹妹的信：

“我亲爱的妹妹：五个月的离别，不但没有冷却我心中蕴藏的深情，反而使它越发地加深了。我又见到丽奥娜了，她比以前更加美丽多情。这位骄傲的姑娘，她曾经那样狂妄而又轻蔑地对待一个来自外省向她家求助的可怜的青年，现在却把珍贵的爱情许给了你的哥哥，这使他感到无上荣光，并使他拜倒在她那天使般的眼光下面。正是那使我脸色苍白的双眸，现在却朝我投来炽热的火花，使我格外激动，把我的心迳直送进一个最纯洁、最诚挚的爱情领域。原来那高傲的前额，现在以深情的关注、诗一般的和谐面对着我。以前那骄傲的玫瑰色的嘴唇，现在朝我微笑，并说出保证我们永远相爱的庄重誓言。总之，亲爱的妹妹，从前那个骄傲的丽奥娜，由于爱情的神秘影响而整个变了样。

“我从利马曾经特别详尽地给你叙述过，我到达圣地亚哥以后的生活。在那些信里，那更多的是谈论自己，实在有些自私，因为我想通过回首往事而忘却当时的悲伤。你大概已经了解与我行动有关的那些人物了。现在我想告诉你我回到圣地亚哥之后他们的状况如何，使你了解全貌。

“奥古斯丁仍然那么风雅，总喜欢用法语讲上三言两语。几天前，他已经和他的表妹玛蒂勒德结婚了。在谈到他们的幸福时，他对我是这样说的：‘我们俩如醉如痴地相爱着，象天使般的幸福。’

“回到圣地亚哥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我和丽奥娜去白杨树街游玩。我挽着她的手臂，仅从这一点，你就可以想象，我是多么自豪。没有走出很远，我们看见一对男女朝我们迎面走来。我立刻认出，那是里查德和埃德米拉，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挽着她的胳膊。我们双方走到一起，交谈了很长时间。谈话以后，我心里想，这个可怜的姑娘现在幸福吗？她生活在那样一个社会下层，却怀有那样高尚的情感。我没有得出满意的答案。因为我发觉她言谈中流露的沉静，有时是快乐，却被目光中的忧郁神情所否定了。我想，埃德米拉已把终身献给了那个男人的幸福，也许是高尚的情操把她与他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也象我一样了解她那颗高尚的心。可能这是比较接近事实的答案。

“我索性把有关埃德米拉家的一切情况都对你谈一谈吧。我从奥古斯丁那里知道，阿德莱达，埃德米拉的姐姐，跟一个德国人结婚了，他是一家车铺的店员。阿玛多尔现在四处躲债，那些债主们一心要把他捉拿归案，投进监狱。贝尔纳尔达太太生活在埃德米拉身边，她狂热地迷恋着赌博和酗酒。

“回到首都后，我第一批拜访的人家，就有拉法爱尔的姑妈。可怜的老太太，她热泪盈眶地给我讲述了他的弟弟彼德罗，为寻找我那不幸朋友的尸体，四处奔走的经过。看过拉法爱尔的房间——他姑妈按照4月19日夜里我们离开的原样保存在那里，我离开她家的时候，感到心都要碎了。这是在我的幸福生活上，唯一笼罩着的乌云。拉法爱尔那充满生命力的高大形象，他那高尚、勇敢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不能不为失掉这样一个青春健美的青年而感到抱憾终天。不幸的事件尽管给他留下了致命的忧伤，却无法使他高尚的本性永远沉沦。这样的人不应该夭折，以至于把有益于人世的才华回归上天！在这位失恋者的心里，自由之声造就了另一种爱情的天地；在那里，他的忧伤象遥远的阴影，从那颗失恋的心上掠过。亲爱的妹妹，一但我告诉你，我和丽奥娜把谈论拉法爱尔和安排我们的幸福生活放到同等地位时，你就会明白我怀念拉法爱尔的深远含义了。

“假如通过我给你的多次介绍中，你了解到丽奥娜的性格，你就会明白，她如何使她父母及全家高高兴兴地赞同了我们的结合。她希望这样，事情就这样办了。经过达玛索先生的多方交涉，我终于得到大赦。我回来以后，达玛索先生不得不在他女儿面前承认，他当年结婚的时候，社会地位并不比我高多少。

“恩葛拉萨夫人象往常一样，顺从她女儿的意志。奥古斯丁待我有如亲兄弟。至此，我还有什么要补充再谈的呢？给你描写我是多么地幸福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丽奥娜仿佛只给我一人保留着温柔和甜蜜的珍宝，别人都以为她不可能有这样的性格。她说，她要从我的记忆中抹掉过去对待我的傲慢态度。昨天晚上，她对我谈到埃德米拉所做的牺牲时，说道：‘我只能钦佩她，

因为我明白，我没有她那样的高尚品格。你教我认识了爱情，也告诉了我，什么是自私。’

“我亲爱的妹妹，总而言之，如果我信笔写来，可以给你一幕幕地叙述我所听到的、满怀柔情、难以形容的话语，这些话，只有你们女性在恋爱的时候才会说出的。但是，那样一来，这封信就无法收尾，而邮车就要开走了。

请替我热烈地拥抱母亲。你亲爱的哥哥

马丁

1851年10月15日，于圣地亚哥。”

这封信寄出后十五天，马丁又给他妹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已经和丽奥娜结婚。这封信没有前一封那样长。

信的末尾，他是这样写的：“我本想亲自把你们接到这里来。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丽奥娜再次表现出她原来的高傲性格，她对我说：‘你去吧。但是，要带着我。’所以，你们不要耽搁，快点来吧。为了使我们的幸福更加圆满，现在就差你们来团聚了。”

达玛索·恩西那先生委托马丁经管他的全部商务，以便自己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政治角逐的漩涡中去。他希望总有一天人们会给他安排一把参议员的交椅。他属于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团，由于他们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人们便冠之以稳健派的尊称，并巧妙地给他们按上这样一个雅号：“正派的阴谋家”。